

卷之三

寒山子集

注解  
注解  
注解



1000

# 自序

雪鴻淚史出世後余知閱者將分爲兩派愛余者爲一派譽余者又爲一派愛余者之言曰此枕亞之傷心著作也譽余者之言曰此枕亞之寫眞影片也愛余者之言余不能不感譽余者之言余亦不敢不承何也無論其爲愛爲譽皆認余爲有情種子也余之果爲有情種子與否余未敢自認而人代余認之則余復何辭輓近小說潮流風靡字內言情之書作者夥矣或豔或哀各極其致以余書參觀之果有一毫相似否豔情不能言而言哀情普通之哀情不能言而言此想入非非索寞無味之哀情然則余豈真能言情者哉抑余豈真肯翦綠裁紅搖筆弄墨追隨當世諸小說家後爲此旖旎風流悱惻纏綿之文字聳動一時庸衆之耳目哉余所言之情實爲當世興高采烈之諸小說家所吐棄而不屑道者此可以證余心之孤而余書之所以不願以言情小說名也余著是書意別有在腦筋中實並未有小說二字深願閱者勿以小說眼光誤余之書使以小說視此書則余僅爲無聊可憐隨波逐流之小說家則余能不擲筆長吁椎

心痛哭。昔有苦吟者之詩曰。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余願即借此二十字以題余書并質閱者。

乙卯十一月二十日東海三郎自序於滬濱之望鴻樓

# 雪鴻淚史總目

自序

題詞

例言

第一章 己酉正月

第二章 二月

第三章 閏二月

第四章 三月

第五章 四月

第六章 五月

第七章 六月

第八章 七月

第九章 八月

第十章 九月

第十一章 十月

第十二章 十一月

第十三章 十二月

第十四章 庚戌正月至六月

題跋三首

崇明徐吁公

春機織得相思鳥。春風吹綠斷腸草。落花時節矣。春歸白怨紅愁。梨花老。梨花滿院悄。  
閉門臨邛酒醉近黃昏。儒冠誤似犢。皇禪琴心閒撥月。下魂可憐玉鉤斜。畔路麌麌誰種合歡樹。三郎恩重美人輕。李死桃殞風日暮。重爇當初劫餘灰。秋墳鬼唱空徘徊。粉痕界赭血殷朱。千古癡人眼淚陪。

浮塵過客

狂風怒雨撼乾坤。絕少生花江筆存。冷眼情人揮熱淚。壯心終自阻銷魂。世衰賈傅才何用。書著虞卿愁更繁。本性真情餘幾輩。喚醒兒女仗名言。  
入間何地住。紅裙離合悲歡慘澹聞。一什關雎翻別調。雙飛彩鳳敢同云。琴心覺到文君誤。劍氣欣從俠士分。幾事而今非淚史。空教山鬼哭秋墳。

虞啓徵

人間無計相迴避恨不初逢未嫁時一死能完兒女節半生且了夢魂癡月圓花好宜郎壽玉碎香銷豈妾期儂欲懾情情不斷英雄自誤誤蛾眉自鎖葳蕤春意消不將豔曲譜文簫餘生已分紅情斷有客還來綠綺挑玉女半懷霜後菊美人心事雨中蕉願移舊愛移新寵甘伴明珠慰寂寥

劍影

俠骨癡情累此身相思無復問前因寂寥夜月埋香塚惆悵斜陽送別人一劍血花欣馬革三生紅粉感征塵蓉湖啼鳥鴻山柳司馬傷心卓女顰英雄殉劫蛾眉死一樣癡情付水流家國無緣驚客夢海天何處問歸舟風寒大漠新狐泣血冷中原暮鬼愁幾度秋聲幾回首敢書時憤弔枯髑莽莽風波渺渺春天涯遺恨楚萍身犧牲碧血酬知己慷慨黃泉哭故人鄂渚怒雲欣逐鹿沙場浩刦歷飛塵死生一卷哀鴻史閱盡滄桑幾苦辛梨魂筠淚淒涼夢落葉殘花刦火灰端合鴻山酬俠女偏教鶚水妬英才斜風細雨藏詩閣枯草垂楊掛劍台鏡裏姻緣成泡影斷磚遺骨在蒼苔

用枕亞自題玉梨魂原韻

武進劉穀蓀

蓉湖一水路迢迢梨白筠青恨未銷名士多留倩女影新詞莫唱念奴嬌因防禮義難同夢非爲功名始折腰李代桃殭空有願夢魂夜夜度藍橋

我亦傷心鬢已絲年來難覓合歡枝守身如璧甘淪絕立志兼金豈等差詠絮才華誰比擬蕙花心事莫能知從今曾告癡兒女刻骨相思無盡期

梨花香塚已無存風雨年年獨閉門殉國殉情甯惜死多情多病自忘言鴛盟未許今生訂鸞帕難招異日魂一讀殘編一淒絕最難消受是黃昏

花落春歸剩一亭真娘豔跡幾曾經青陵幽怨向誰說黃鵠歌成未忍聽玉隕香銷剛六月含情忍淚看雙星詩詞評語題名徧淚史流傳萬古青

南沙蔣滄海

乾坤巨眼失岷崐去果前因莫再論蕉葉有心留恨史梨花無語鎖啼痕春風枉切莊生夢夜月還歸荆女魂一樣蛾眉偏薄命荒江歲歲泣文鴛

昔日詞壇有勝兵只今說部擅才名天教彩筆傳鴛譜魂斷靈犀絕鳳城羅襪霓裳悲

杜宇玉樓金谷渺雲英傷心莫展畫圖問我讀斯篇淚亦傾

瘦竹

嫠婦心懷孤客影相憐同病益淒涼茫茫世事天胡醉皎皎丹心日有光塵夢漸隨鄉  
夢老愁苗並逐愛苗長狂瀾倒處吾能挽情史千秋姓字香  
愈經挫折愈纏綿朗澈晶瑩燭大千一點精誠貫金石三生誓約薄雲天癡心猶欲逃  
情劫苦海誰能了夙緣如此關頭真險惡空空色色問何年

蜀南太瘦生

兒女相思總惹愁夢魂梨影更悠悠飄零幻海誰青眼顛倒情場孰白頭天意難回歌  
當哭塵緣已盡死方休可憐一現曇花後博得人間雙淚流  
都向愁城寄此身相逢何必問前因明知此境終成幻偏把儂心示與人事到強爲多  
兩敗情如可憐總難真三千淚史從頭看鴻爪雪泥盡作塵  
乞得三生石上盟天心無那不公平忍將慧業期來世反被多情誤此生歌哭無端終  
侘傺文章賈禍是聰明緣慳命薄淒涼甚一枕梨雲夢未成

羞向俄眉說報恩。只將哀怨細評論。由來兒女情關險。不願風流姓字存。蝶夢驚風多失意。梨花帶雨總銷魂。卽今一部傷心史。知是墨痕是淚痕。

張慶霖

一卷新詞萬恨攢。擊河刻刻有驚湍。梨魂已是長生怨。淚史重翻絕命瀾。紅豆種成憐月缺。綠章奏罷惜花殘。佳人小傳才人筆。挑盡蘭燈不忍看。

天愁生

傷情畢竟是傷春。同是天涯淪落人。紅袖留痕離恨舊。青衫弔影客愁新。一池綠水君多事。古井生波卿有因。善病工愁難自勝。相思相慕夢中身。  
春風容易懶吾思。半作情緣半作癡。冷月淒烟傷心色。淚花血絮斷腸詩。相如客裏都成病。織女銀河更可悲。留得埋香遺塚在。幽魂夜夜繞殘碑。

勵生

斷腸詞句欲低徊。淚史題名無限哀。雪印鴻痕何處覓。蛛絲馬跡爲誰來。情天未補媧皇拙。海恨難填精鳥猜。別有傷心悴憔者。辛夷零落長莓苔。

笑煞何生好夢。除情絲攬起亂如麻。啼殘杜宇凝成血。哭罷鮫珠散作霞。醇酒婦人自

古爾柔情。俠骨有誰耶。只今天少長生藥醫偏人間短命花。

(何夢霞)

只爲多情葬落英。一場慘史所由成。好花解語都成夢。紅粉憐才惟有卿。萬劫不磨情。

一字期年贏得泪千行。知君別有傷心在。多謝金吾鍾愛情。

(梨娘)

長夜漫漫迄未明。自由侵奪恨難平。漫將怨偶成嘉偶。未必前生訂此生。孤雁聲聲都

怨。泪六歌字字盡哀鳴。含沙射影心何忍。嫂氏當年太不情。

(筠倩)

姚民哀

淡煙疎柳罩池塘。病蝶涼蟬憶夢鄉。不是恨人誰解得。一編新著費商量。

別夢離魂斷客情。笙簧百轉恨流鶯。借澆塊壘人間有豈獨傷心。阮步兵。

明月空堂憶所思。窮居煢獨不勝悲。錦茵苦席都嘗遍。最是躊躇下筆時。

筆精墨妙寫吳殊。嘔盡心肝亦太愚。記事繫年陳迹杳。煙雲過眼有還無。

文雅縱橫親手刪裁冰翦雪。淚潛潛憐君又入梨雲。夢盼斷蓉湖水一灣。

作嫁年年壓線鍼。天涯同一是傷心可憐銷盡輪蹄鐵。讀罷絅囊感慨深。

集疑雨集句

樵漁

誰教傾國更憐才。恰羨頑癡福分來。長日臥多宵不寐。情交總自慧心開。  
掩關多病獨吟身。暫見花間滴淚頻。燈下有時思夢笑。泣看圖畫叫眞真。  
綽約還同未嫁年。倍添今日淚綿綿。情鍾我輩難忘處。青鳥閑將病耗傳。  
爲傳音問與蕭娘密訊紅箋日。幾張料得似儂愁絕。在獨揩清淚兩三行。  
徐淑題詩病甫輕。掃眉才子更無卿。開函喜見翩翩字。更近殘燈一看明。  
自許單棲燕子樓。霎時知遇半生愁。春心久作寒灰死。命薄難將一願酬。  
燕妬鶯猜卒未休。返魂續命亦人謀。閣中碧玉誰人識。只願蓮開是並頭。  
底樣酬郎一片心。剩餘殘骨付哀吟。狂心於此何能已。值得蕭郎到死尋。  
定知名士悅傾城。未稱瓊漿一飲情我已。自知生趣短。不辭辛苦爲雲英。  
染得衾斑似竹鮮。莫教齎恨下黃泉。思量却被歡情誤。心似遊絲百尺牽。

蕊珠宮裏瑞芝香，花覆濃陰硯席傍。  
百計千思來作合，枉拋心力劇無常。  
古皇山畔草芊芊，寄塚佳人絕可憐。  
月似梨花花似月，芳魂隨月照君邊。

楊陞雲

鬱往深愁解不開。天公有意厄奇才。  
不圖小小埋香塚，引起情場慘劫來。  
已被柔絲一縷牽，愈思解脫愈纏綿。  
心猿縱有千般巧，逢此情魔也惘然。  
不能自處欲全人，疑思天開選替身。  
爭奈癡郎癡到底，祇將一死報情真。  
千古名言說至情，情深不必果圓成。  
是誰曠達是誰戀，澈底翻騰辨不清。

萬幼新

文明怕說自由婚，錯認良緣已斷魂。  
一念癡迷惟誓死，誤人誤己兩含冤。  
孽緣應自悔，當初鰥緒無端嘆。  
索居曲譜求凰心，未死文君不怨怨相如。  
偏從學界誤青年，情到癡時命易捐。  
若未成名先喪志，好姻緣是惡姻緣。  
相思兩地尙冰清，幾度心期竟未成。  
卿自死，情儂死國莫嫌身後欠分明。  
佳人才子逝悠悠，廢宅滄桑感舊遊。  
豔福由來成禍水，休將奇遇詬風流。

淚草曾題無限哀。重摹粉本費清才。徐陵自有如椽筆。新詠今堪續玉臺。

江夏寶琛

生涯黯淡強依人。遭際何緣感夙因。祇爲殘宵花濺淚。一輪明月照愁顰。  
淒涼膩友正相和。匝地風液起愛河。鍊石無方天莫補。爾勞我怨付悲歌。  
眼底滄桑種種哀。錯將心事訴妝臺。擊生夙世雖爲數。陷入愁城不易回。  
埋香埋玉種情根。杜宇啼紅有淚痕。失足沉淪渾不悟。好將骨肉報君恩。  
坐嫌力弱倩人扶。燭影搖紅玉骨曜兩字。祇餘情恨在。生離死別各分途。  
牢縛蠶絲已不堪。鑄成痛史血斑斑。竟因壯志扶搖語。彈雨槍林破素顏。

奉天陳景堯

重翻新樣好文章。一話前情一斷腸。墨瀋淚痕渾不辨。傷心豈獨有江郎。  
埋香塚畔月孤明。滿地梨花任落瓊。東渡聊償知己願。豈因名利便偷生。  
蓉湖風月兩悠悠。一局殘棋帶淚收。往事不堪回首處。淒涼黯淡醉花樓。  
漫說鍾情便是癡。相逢能有幾相思。姮娥不斬長生藥。舉世應無薄倖兒。

樵漁

少年衰颯。恐非宜。淒絕江郎筆。一枝三復雪鴻新。淚史令人腸斷。想情癡身世。飄零淚滿襟。客中偏有惜花心。那知繡閣憐才意。惹起相如一曲琴。夢魂顛倒醉花樓。青鳥傳書互唱酬。名士美人無限意。可憐福慧未雙修。緣慳空喚奈何天。別鵠離鸞我亦憐。君自多情儂薄命。傷心缺月總難圓。桃僵李代了情緣。因愛生憐計萬全。演出家庭悲慘劇。天長地久恨綿綿。沙場畢命一身輕。耿耿此心願殉情。優孟衣冠彌缺陷。夢圓差足慰書生。

芙影室主

民興社演玉梨魂有夢圓一幕

影裏梨花夢裏霞。花飛霞散事堪嗟。當年堪葬殘英日。早把癡情個裏賒。由來紅粉總憐才。造物何心付劫灰。休羨文君司馬事。終身已垢不勝哀。作繭春蠶總自纏。青衫紅粉鎮相憐。多情要以禮爲限。咫尺天涯夢若烟。四行血淚澆香塚。萬縷情絲繞寸心。一點靈犀誰解得。詩詞都是斷腸吟。芳情寂寞到黃昏。滿地梨花更斷魂。淚蘸臙脂紅雨冷。斜陽淡月掩重門。

薄福如儂原薄命。多才若子更多情。傳來綠簡腸將斷。和去新詩眼不晴。

苕溪潘幻影

淒絕三郎筆。一枝兩番一樣寫哀思。却悲個裏因緣誤。何不相逢未嫁時。  
孤燈幽恨繞窗紗。枉自多情惜歲華。一陣杜鵑哀瀉血。晚風吹月照梨花。  
春秋月自年年作嫁爲人絕。可憐怪煞個儂無賴。甚傷心同戴奈何天。  
佳人雙殞怎淹留。到死情懷不自由。且向扶桑償素志。一番小劫憶從頭。

古越倪少白

今年春比去年遲。開到梨花帶雨時。底事書生慳豔福。由來一幅斷腸詞。  
青衫紅袖兩相憐。都被情絲一縷牽。却怪風姨頻肆虐。名花凋謝綠窗前。  
西風黃葉雁迢迢。夜坐書窗魂暗銷。處世淒涼誰似女。深閨猶有可憐宵。  
美人名士兩蹉跎。總是前身孽債多。千古風流同一哭。生離死別恨如何。

姑嫂雙雙一樹花。淒風何事苦交加。可憐零落無人惜。爲有江南何夢霞。

古越汪春樵

潦倒風塵百事哀。滿腔熱血盡成灰。  
客中偏寓無情處。深院梨花帶雨開。  
情天淚雨落深閨。病骨懨懨瘦不支。  
事到於今難省悟。癡心猶有苦相思。  
青衫染淚千秋濕。紅粉憐才萬古香。  
一曲琵琶彈不得。猶悲同調感瀟湘。

蘇恨仙

一腔哀怨託蠻箋。墨淚生涯大可憐。  
月自常圓天不老。空教恨事待人傳。  
風月何曾惹夢霞。不堪腸斷玉梨花。  
只緣小把琴心誤。香塚芙蓉湖又一家。  
嬌閨冷月夢如烟。止水心同古井泉。  
可奈何郎癡太甚。無端抵死把人纏。  
桃旣摧時李亦僵。空餘噩夢到鴛鴦。  
虛名賺得千行淚。撒手還難熱一場。  
白璧生愁着點瑕。情能禮義最堪嗟。  
都拚一死酬知己。願結來生並蒂花。  
無緣何必更相逢。孽鏡臺開到幾重。  
搔首問天天不語。巫山十二白雲封。

王吟雪

兒女情腸亦太癡。英雄肝膽劍相知。  
那堪啼鳥聲聲忍讀。卿卿絕命詞。  
底事干卿拚命寫。教人無語暗銷魂。  
埋香臘有多情骨。含恨猶餘血淚痕。

集句

獨在異鄉爲異客，王維

藥囊詩卷是生涯，宋賀

情鍾我輩難忘處，王次

此恨綿綿無絕

樵漁

期易白居

耿耿殘燈背壁影，白居易

幾回偷看畫圖來，王次

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

夜半分明到鏡

臺回王次

願作貞松千歲古，劉希夷

真成薄命久尋思，王昌齡

紅箋漫有千行字，裴羽仙

恨不相逢未嫁

時籍張

無邊矚眼憎情眼，王次

欲采蘋花不自由，柳宗元

長日臥多宵不寐，王次

他生未卜此生

休隱李商

惟有感君珍重意，王次

小姑居處本無郎，李商隱

不如意時常千萬游，陸

雲南巫山枉斷

腸白李

花影一闌吟夜月，潘堯

情癡自信定非癡，王次

春風無限瀟湘意，柳宗元

恩重真拚命，一

絲回王次

花影一闌吟夜月，潘堯

情癡自信定非癡，王次

春風無限瀟湘意，柳宗元

恩重真拚命，一

投贈芳蘭禮意誠。何期愛葉勃然生。詩筒唱和頻來往。祇爲憐才動感情。  
 天若多情願果償佳人才子好鴛鴦芙蓉帳。煖團圜夜蝶鶼鶼樂未央。  
 太息青年寡鵠傷頻揮酸淚宿空房。紅顏薄命知無補。辜負書生一片狂。  
 苦被情牽一縷絲客窗魂夢繫相思。求凰一曲難如願。此恨綿綿無絕期。  
 愛河滾滾苦無邊。紅袖青衫都化烟。勘破情禪應失笑。從來恨海有誰填。  
 堂上衰翁閨裏女。同歸泉壤最堪哀。世間多少爲情死。借鑑前車可畏哉。

金縷曲

奉天祝封

便不情根種似那樣。俠骨柔腸也應欽敬。况是一般斷腸人。能不相憐同病正期。詩簡長酬贈。詎料相知纔一載。遽今生永抱分離痛。醉花樓空留影。盟心誓口終何用。霎時間埋香塚畔長辭薄命梨花。拚向東風隕枉說。三生有幸消不盡愁懷萬種却怪媧皇真計拙。補情天遺下情天孔。忍回首蓉湖夢。

滿江紅

魚城楊昌國

浪藉梨魂憐花黛玉知誰是這都是生生有意神情若契鴻雪因緣難再證無端竟把芳魂瘞這癡情欲彩鳳雙飛待來世思往事愁難置鮫絹淚君知未收拾行囊也鼓東瀛柂故國荒烟衰草冷那堪回首銅駝地把這輕輕筆尖兒拋從戎起

羅敷媚

吳江殷梯雲

流鶯不惜啼聲苦春滿兒家儂住誰家愁對階前夜落花人間恨事知多少拋盡年華消盡才華莫把哀情誤認差

彷彿溪道情體

何亞澄

弔夢霞（用弔何小山曲）

淒絕秋風血戰沙場犧牲知己一死相償想夢霞俠骨柔腸酬報莫忘把情苗愛葉血花淚果歸結戎行不論梨帶啼痕梨留夢影俠與義兩全不爽但武漢軍人那一個識得夢霞模樣幸徐公至友黃郎旆返武昌檢點化者衣囊始悉了人兒影響想伊人也無論他恨短恨長也莫問他是李是張須將那小冊兒細細端詳漏洩春光知臺前擘價盡情了帳從今後殞玉銷香物在人亡祇剩一部兒雪鴻史淚流紙上如此淒涼令

我可泣可歌也。不禁目覩神傷。况君殉國如生殉情如矢。忝附同宗教不才。傾倒誠無量思量。只得撫一首商調道情詞。憑弔青陵壞。願吾君咽住悲哀。早超情網。

悲梨影（用弔馬秋玉曲）

命薄紅顏酷歎。乾坤太不情。恨鏡破難圓。從此青鸞障影同。夢鴛鴦夢不成。命短緣慳一片幽淒景。這不特成了充飢畫餅恰又等。那虛生泡影。他心如止水。情不生波本同古井。白頭黃口小姑共處。誰怨誰爭。此恨綿綿偏來了。闔外知音座中佳士公然諦結詩盟。竟來鴻去雁便憐我。憐卿放寬慧眼識英雄。最難得玉潔冰清憶昔司馬長卿譜新詞。琴聲依永深得那求鳳要領文君意。動心傾霍地私奔難言貞靜。這獨禮防森嚴任剝盡紅蕉。此心耿耿休見屏斧柯手秉且以阿姑爲請伊人未省報知音一命身傾。

悼筠倩（用題翁霽堂三十三山堂圖曲）

夫婿馬牛風流水無情竟向東。大好自由水中用閨鏡裏花空。鳳倒鸞顛驚束縛鴛羈鴻桔入樊籠。這樊籠撇得開曉得你自由自在陷將去。惹得他至悲至痛霧濃五里身如墮石。訂三生命怨窮只恨接木移花僵桃代李。暗暗遭愚弄這一片苦詣孤心嫂也。

真如夢到後來一場惡果結得生憐死慟從此黃口童兒白髮翁一樣可憐蟲儘着孩提哭老壻彈夫淚未婚馬首東

傷崔翁（用題何師之採藥圖曲）

命也竟何如最傷心蒼顏白首送老終歎空虛一家風捲殘雲盡僅有那鵬孫寄戚廬憶昔喪明初嘆僅存硯果寡獨鰥孤共處爲延請西賓伴讀書如花天女嬌無語欲覓東床付缺如半子目無餘自由種子那一是求凰侶爲甚麼付托有人志不舒親識盡悲歎失珠痛煞散花女早與孀雌冥叙只剩髫齡孤苦隨侍殘年共起居

億鵬郎（用贈方又將曲）

一片靈光端的從慧根舒放引線穿鍼來鴻去雁青鳥憑誰仗正是碩果猶存傳遞著錦繡文章忍令那家門積善反降不祥無靠無依把刦後餘灰盡了孽冤帳因此上尋根究柢多是爲他人作嫁衣裳如今聽稟子埋蹤孤離淪跡只怕無人肯放還要望你在烟霄之上當學得搏風萬里接衍舊書香

題石癡（用壽蔣貪山五十曲）

一對書生一樣聰明一個是不衫不履一個是多義多情（此指夢霞）疇知道死生有命天道不平先令那效死武昌不作二難併殉國殉情無姓無名蓉湖減色鄂渚咽聲君當班馬彼已騎鯨戴笠難逢已知捉刀誰是豪英全憑着城北徐公因君家一片熱誠記事言情須踐那從前函請想當年夢霞附驥渡東瀛必死之心早萌憶重逢舊雨道故班荆憑誰作合雙賣碧連城何事報酬爲國捐軀命男兒流血竟全仗爾秦君至友流傳了死友英名

贈枕亞（用贈陳亞泉曲）

情種出琴川城北徐公冠世賢羨錦心繡口筆妙天然自玉梨魂人手一編風流佳話都傳徧到而今鴻爪雪泥淚史重新補繕較從前豔跡奇情更吐得珠璣飛濺因此把錦章瑤函增輯成編滿紙盡傷心可憐從來惟才子情多樂得滿目琳琅染錦箋再踐前言伸紙抽毫便把夢霞日記評校一卷終篇更相期將稗史別裁修遍也不枉萬苦千辛操筆硯待他時墨兒也筆兒健他編定得重相見再結三生文字緣

# 例言

一是書主旨。在矯正玉梨魂之誤。就其事而易其文。一爲小說。一爲日記。作法截然不同。

一書中人物悉仍玉梨魂原本。間有加入者。情節較玉梨魂增加十之三四。詩詞書札較玉梨魂增加十之五六。兩書牴牾處。附注評語。以清眉目。

一是書初登入小說叢報時。章復分節。嗣以太嫌割裂。故僅分章。以書非小說體裁。故每章不無疏密不同之處。

一書中稱謂間有錯亂。如余吾爾汝等字。未遑悉數校正。以歸一律。閱者諒之。

一小說家言。多半空中樓閣。此書情節較奇。著者卽以寓言自解。閱者未必肯信。顧卽爲事實。亦未必遂是真相。閱者可毋事深求。

一是書屬稿雖久。或仍不免有失檢之處。深望閱者不吝賜教。俾便改正。如能於每章後。另加評語。見惠尤所歡迎。

# 題補詞遺

## 石 崑

人隔梨花香塚前。魂驚彼美夕陽天。是誰絲縛春蠶死。願結來生未了緣。

憔悴生涯筆一枝。無端文字種思想。若逢柳絮前身認。已嫁桃花薄命知。  
重來園畔草猶青。景是人非已慨零。一笑狂奴太癡絕。護花無術促花齡。

無力春風勢不支。癡人心血美人詩。紅顏薄命同聲哭。何不相逢未嫁時。  
珊瑚瘦骨我猶憐。感舊人來思惘然。杯酒花阡來世祝。姓名先註有情天。  
前情盡付水流東。淚洒梨花瓣。紅脂粉翠書。兩零落。美人名士命原同。

# 雪鴻淚史評

## 第一章

余之身世乃與夢霞如出一轍。余對於元旦亦從無快樂之表示。十一歲時曾有元旦詩云：愁人那有隨時興。鑼鼓聲休到耳邊。余父見之歎曰：是兒才清惜福薄耳。今余父歿且八載，余母年亦五旬。余則飄泊風塵，欲歸無計。風木之悲於焉終古，反哺之願何日能償？讀此章開始數節，不啻字字錚我心頭，躍出也。

性與情相通，家人骨肉之間，率性而聯之，以情情固不必僅用於男女之交際也。人對於家人骨肉而漠然，則於男女交際而言，情其情已爲無源之水，必不可恃。夢霞對元旦而憶去年對生母而悲死父，純篤之性肫摯之情，悉流露於行間字裏。此夢霞所以爲至性中人，亦夢霞所以爲至情中人也。

玉梨魂第二章云：『家本書香門推望族。』今此章第三節云：余家先世經商，至余父而改業儒，到非書香望族也。』又云：『父本淡於功名，且以夢霞非凡品也，不欲其習舉子業，入名利場。』讀第三節末段，其父乃熟於功名者，前清時老師宿儒，中科名之毒者，固不僅夢霞之父亦無庸爲夢霞諱也。

第一節至第六節，皆爲思父之作。一唱三歎，有餘音。其用筆不嫌其重疊複雜者，以其爲至性語也。

第五節中花爺爺三字，奇絕妙絕。花爲情死，信有其事。夢霞家中乃父手植之花，皆情種也。後日梨花木筆兩殉美，人已於此處現影子。

人至成人以後回憶兒時况味無不悵悵若失恨年光之不肯逆流此亦爲人之常情惟夢霞兒時有父此時無父其所感益深則其情亦益可憐耳。

前六節爲痛死後三節爲痛生痛死情苦痛生情更苦。

第七節中何母侃侃數言毫無一點婆子氣有是母乃有是子異日夢霞殉國劍青奉母隱居塚中碧血久已成灰堂上白頭今猶無恙蓋兒死而母心反爲之慰矣。

夢霞答母之語全從肺腑中流出哀哀欲哭讀之覺昌黎祭十二郎文無此慘痛也。

劍青生子於父歿之後玉梨魂第二章云『劍青亦已授室且抱子矣』下接『父母欲卽爲夢霞卜婚』是劍

青生子時父猶在也誤矣。

寫母子之情則節節傷心寫夫婦之情亦層層入彀極雙管齊下之樂卽以詞句論亦當得哀感頑豔四字每見青年學子喜發牢騷爲文則滿紙嗚呼噫嘻爲詩則自命悲歌慷慨雖曰窮而後工然窮字亦有真解境窮非窮心窮乃爲真窮況境實不窮而假託於窮口窮而心樂又何用是做作爲故余謂文人多窮而真窮實不可多得乞兒求富尙是真情文人言窮半爲假話必有如夢霞之境遇之性情乃可以言窮乃可以言窮而後工第十節中何父訓子數言真足爲少年喜發牢騷者之藥石特夢霞非其人耳。

夢霞之姊名夢珊子名蘭兒此爲玉梨魂所略夢霞之姊亦是一個巾幘能人在石頭記爲鳳姐化身在本書爲筠倩小影

人謂夢霞多情。夢霞未嘗不自負。觀十三節末段。實陰以寶玉自擬。而後日之奇緣。會合即胎。於是爲淚史中必不可少之文。然僉父見之必曰。四人身分一一與圖中人脗合。擲骰得此。吾不信。吾不信。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夢霞之獻身教育界。從母命亦從兄命也。能爲孝子。所以能爲悌弟。欲去則不忍不去。又不能不得已。乃決之於不出百里之外。婉曲寫來。想見躊躇之苦。

按劍青由楚入閩。在己酉六月之後。此余得之於劍青之自述。此亦以瀟湘雲夢爲言。是劍青此時明明在楚。玉

梨魂第九章云。『劍青於去年秋間。隻身遊閩。迄今已十閱月』者誤也。

良夜無月色。卽失良夜之價值。每月之望。月色最佳。所謂良夜者。舍此固無他求矣。每歲元宵爲月光第一次圓滿之期。卽爲一年第一良夜。此天然滿美之月光。乃所以潤色良夜。裝點良夜者。吾人不賞此冰清玉潔之月。偏賞彼煙薰火灼之燈。是亦焚琴煮鶴之類也。詩人復卽而歌詠之一。若元夜觀燈。果爲韻事。而月色之佳否。可置不問。積習相沿。不知是何心理。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今良夜又將如遊人。何二十節中所云。自是千古快論。夢霞真端娥之知己哉。

二十一節末段。感慨淋漓。可見革命思想。夢霞蓄之有素。幼時固已不凡矣。

介紹夢霞之人。玉梨魂佚其姓名。但云。『適其同學。有爲之介紹於蓉湖某校。函招之往。』不知實是夢霞自薦。並非子春函招。此亦與事實不符之處也。

校址所在地爲一窮鄉。而是鄉何名。玉梨魂固未指出。此非著者之粗忽。乃從石癡之請。而石癡亦徇夢霞之意。

也。其地著者亦曾到過。非如世外桃源。不容人尋覓者。二十二節中所言之螺村。則遍問錫人。無有能舉其名者。玉梨魂第六章云。『是鄉處蓉湖之尾。間遠隔城市。自成村落。周圍十里。分南北兩岸。回環屈曲。形如一螺。』此數語足爲螺村二字之注脚。有熟悉錫金各地形勢者。當能悟此假名。得其真境。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歸讀此章。別母一段。乃覺此詩之沈痛。

夢霞之去。幸有姊在。可以留伴老母。不然母子二人相依爲命。伶仃孤苦。未嘗一日相離。畢竟是去不得。玉梨魂於此等處太嫌忽略。且未言及夢霞家中尙有何人。更是大疏。

## 第一章

李某之名。玉梨魂亦略之。字曰杞。生殆自命爲盧杞。復生耶。李之爲人。夢霞一見。卽知不可久與。相處後日。猶受其愚弄。幾釀慘禍。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也。

玉梨魂以崔氏爲何氏之親。不知乃秦氏之戚也。張冠李戴。固屬可笑。且崔何旣屬姻親。相去密邇。六七年間。兩家死亡。相繼決無不通。串問之理。玉梨魂第二章云。云非特與事實不符。且亦爲事實所必無。

夢霞之應聘而來。並無他目的。玉梨魂誤以崔何爲戚。因謂其母慈惠。夢霞往得便道。詢崔氏近狀。此誤之又誤也。石癡之行。本其素志。非夢霞促成之也。石癡若無志。東渡者夢霞亦無由來。此與石癡訂交。玉梨魂第六章所記兩人談話全係粧點失實。且石癡若必待他人之勸勉。而始發憤。則石癡亦烏得爲有志之士哉。客中送客。其情最苦。而夢霞之送石癡。又別有一種無名之感觸。轉不在於傷離怨別也。贈別八章。意在言外。所

以○自○傷○者○實○深○不○知○當○時○石○癡○讀○之○其○視○夢○霞○爲○何○如○也○

石癡東渡在二月上旬非四月上旬也。石癡以玉梨魂事略寄余。誤二月爲四月。余初讀夢霞詩。至沽酒無忘今日醉。梅花未落柳初黃二句。亦訝其與物候不符。故易爲沽酒莫忘今日醉。楊花飛盡鬢無霜。蓋欲以牽合於四月。非敢點金成鐵也。然末首云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春正好三字。亦豈可用之於四月而余顧忽之。此不待閱者之訝。余亦無以自解矣。

小學教師爲最苦之生活。却最易受人輕視。爲鄉校教師。其苦尤甚。而受人之輕視亦尤甚。社會之心理。如是此。教育普及之所以難言也。八至十一四節。說得淋漓盡致。實爲普通之鄉校同寫。一照讀之。爲鄉校教師一一哭爲教育前途一哭。

玉梨魂詳於崔氏。一方面於校中情形未着一筆。石癡桑梓情深。容有所諱。故書中略焉。黑幕既揭。乃如羅刹鬼國。若前無石癡之囑託。後無梨影之纏綿。夢霞早作飛鴻之冥冥矣。烏能居此互鄉。至一年有半之久哉。鄉間貧民。暴棺不葬者。往往而是。野田艸露之間。時有此等紀念品出現。無足奇也。然或庇以茅。或覆以瓦。雖不掩埋。可蔽風雨。從未有骸骨委棄於外。如夢霞之所見者。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夢霞所製殆所謂太古之民歟。

墳墓革命近來研究社會學者始創此說。不料數百年前已有人實行。是亦一異聞也。該鄉北岸並無人家。玉梨第六章云。兩岸均有之家者誤也。

鹿萃爲人頗饒豪氣雖職業稍卑要亦吾道中人也夢霞於無聊中與之爲友雖曰慰情聊勝於無然彈鋏曳裾同是窮途潦倒賣漿屠狗非無志士沈淪但得志同道合何求學伴才均落拓如鹿萃正夢霞之良友況相遇於客中無怪其如魚得水如膠投漆也此人亦爲玉梨魂所略不知後來於夢霞情史上煞有關係亦不可少之脚色也

鬼之有無殊難確斷十八十九兩節雖持闢鬼之論實亦說鬼之談也鬼而能說說亦可害祇恐說得不像爲鬼所笑耳夢霞不信鬼鬼故示之以信夢霞旣說之而復闢之鬼又奈此夢霞何哉

二十節以下方入正文夢霞由此航入情海其爲淚史之過渡時代乎

夢霞若無杞生爲其眼中釘未必遽允崔翁之請不寓崔氏卽無由與梨娘通情演出一段情史小人行事往往轉爲人福後日春光漏洩杞生蓄謀破壞其結果卒使兩人愛情上得完全美滿之信用亦猶是也不知我者謂我輕薄知我者謂我狂癡此二語可以代表一部玉梨魂亦可以代表一部雪鴻淚史夢梨兩人之心事同是光明磊落可質鬼神其相感之情至高尙至純潔絕不參以一毫之物欲者也玉梨魂中之書僮淚史中並無其人梨娘以愛婢遺侍夢霞方足以見其待先生之誠且夢霞因此得於秋兒口中悉梨娘歷史說來毫不費力秋兒解人得此已足不必多增一駁釋無知之書僮也

看梅四絕玉梨魂未載有此一段於石癡方面方不冷落

### 第三章

惜花生怕花輕放珍重韶光恰二分早發不如晚達豈惟花爲然人事亦如斯矣  
夢梨兩情之結合以蘭爲之媒折花寄意不待聞聲相思也玉梨魂中贈蘭一節已爲第二次彼時之蘭乃蕙蘭  
也馨香遠贈二律卽步前詩原韻惟第一首第三聯則前後互易耳二詩意甚輕薄似可不錄然此時相感伊始  
卽夢霞亦未必消除妄念其後卒能自持故不可及若不到懸崖便爾勒馬此惟漠然無情者能之試問夢霞豈  
無情者乎故存此二詩所以兄夢霞之真

鴻山踏青一節雖不關緊要而於其地之人情風土亦可略見一斑非無謂之閒文也

虞仲山與讓皇山遙遙相對相距不過六七十里山脈互通應有山靈來往惟二山所占之地位截然不同虞山  
秀色可餐天矯天際四周勝蹟獨多雉堞參差由山腳蜿蜒上達若常山蛇然所謂十里青山半入城者是也春  
秋佳日時有遊人登山眺玩余家於虞亦曾躡屐相從領略林巒風味非如鴻山之荒涼寂寞無可流連也世傳  
虞山十八景與西湖媲美若以比鴻山十八景相去殆不可以道里計一樣千秋兄不如其弟矣

夢霞身世雖云不幸然少年作客尙非人生至苦之事且鄉居風味亦殊不惡何惜作牢騷語鬱鬱至此耶蓋此  
時一縷情絲已怦怦欲動其胸中別有難言之隱故不覺思之苦而語之哀矣

靜庵爲夢霞至友其後兩情繾綣夢霞悉以語靜庵未嘗或諱靜庵亦嘗盡言勸慰冀悟其癡蓋渠亦情場失意  
人與夢霞相憐同病而能攀登恨海跳出愁城者也

葬花哭花爲全書大關鍵兩人由此生出美感事旣非虛情尤獨絕讀之令人意消

律詩二首。下首方詠葬花。上首僅咏落花而已。玉梨魂佚去。第二首便與題目不合。

夢梨兩人之遇合。三生淚債本非正當之因緣。一片詩心僅作無聊之慰藉。觀夢霞第一書。卽願與梨娘作詩友。初無非分之要求。後日卒能相守以禮。不及於亂。此則持圭璧之躬。彼亦堅冰霜之節。但以至情相感應。不以肉慾爲犧牲。嗚呼遠已。

芳訊之通。未免太驟。此時兩人殊均不免。一挑字。惟各能認明情慾之辨。故卒能保全不致墮落。古來大賢大聖。未有能忘情者。於夢梨乎。何尤。

夢霞半生潦倒。無分功名。與梨影之有才無命。正是。一對可憐人。以及第花相贈。正有無窮惋惜。無窮愛慕。寓乎其中。深情密意。亦淒苦亦纏綿。宜夢霞爲之心傾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兩人相遇。其情正復類此。

前六絕後四絕。玉梨魂誤作一起而各佚。其末首四律。則一首未錄。其第三首描寫伊人似嫌刻劃。然詞句絕妙。殊難割愛。閱者勿以辭害意可也。

## 第四章

長歌一首。沈鬱慷慨。濡血成篇。而宛轉言情。蒼涼應節。庚鮑杜兼而有之矣。

夢霞之病。自知之。梨娘知之。費醫亦知之。夢霞自知而不能。自藥。費醫知之而無能爲力。梨娘乃能以一篇錦字。兩剪蘭花。驅病魔而遠去。誰謂治相思無藥餌哉。

梨娘書中有云『留此身以有待』及時而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此數語曾有人函詰著者。謂爲可疑之點。曰有待。曰機緣。果何所指。不知此正是梨娘之妙用。夢霞之病源。梨娘知之審矣。欲愈其病。必先慰其情。如此云云。卽爲慰情之語。若病愈而後又無需此虛言相慰矣。曾謂冰清玉潔之梨娘而懷他念哉。夢霞病而梨娘擔憂一札兩詩。真情畢露。是病魔之來適以助情魔之虐也。第一次贈蘭尚在有意無意之間。第二次則明明有意矣。夢霞詩云。美人此意最分明。斯語確也。從此情苗怒茁。與蘭俱長。無言之蘭能爲癡男怨女作斷腸媒。是亦奇事。

夢霞詠蘭兩詞。寓意亦自深遠。就詞論詞。亦無愧名句。乃深自謙抑。不求勝人。明是退讓。反說求工。其實仍竊怡紅。故智而用意更深一層。謂不如是不足以顯梨影之真才也。此夢霞深情作用。亦夢霞狡猾伎倆。閱者不可被他瞞過。

夢霞索觀梨娘詩稿。若不以病餘消遣爲由。梨娘猶未必遽肯相示。小兒女恃愛。撤嬌夢霞。則恃病乞憐。惡甚亦趣甚。

梨娘詩才清絕。心跡皎然。卷中諸什。雖多淒怨之詞。却有大方之致。多才折福。無足爲怪。使其勘破情禪。一塵不染。舍荼茹蘖。直到白頭。豈非一巾幘完人。今乃於清淨中。又着此一番情感。致復損其壽。夢霞之誤人。甚矣哉。玉梨魂於梨娘。從前種種。未有一字提及。此章事足補其漏。而其人身世。卽於其人詩中得之。重省却幾許筆墨矣。

衾寒如鐵。好夢初回。一點殘燈半明半滅。床頭鼠子。喊喊作聲。此時情景閱者。設身處之。堪乎不堪。傷哉。夢霞身當其境。吾不知其何以挨過此殘宵也。

誤盡才人是此書。一部石頭記之罪案七字。足以定之。夢霞亦被誤之一人。故言之真切。若此然豈第身啞情窟者爲此書所誤。今之喜作哀情小說者。亦皆被誤於此書者也。

玉梨魂第六章已云清和天氣。其時夢霞尚未病。也不知夢霞之病。尚在三月之中。玉梨魂旣將石癡東渡。時日移於後。又將夢霞臥病光陰移於前。前後倒置。不符殊甚。而此章末兩節之情事及詩詞。又均爲所略。是不可不取爲指出者也。

夢梨兩人以理言。以勢言。萬無可合之理。蕩檢踰閑爲文君相如故事。兩人又均非其倫欲合。則無可合欲離。又不能離。無端邂逅。至死糾纏。其情之苦。良有獨絕。古今者使兩人中有一人焉。有自決之能力。知其不可。而毅然絕之。回頭苦海。撒手懸崖。寧非幸事。惜乎其皆一往情深。不遑返顧也。

病後追思。兩情之接觸。又逼近一步。自此以後。更步步淪入苦境矣。

## 第五章

開泰伯廟離墓六七里。夢霞所遇之道士。不知何許人。所贈五律。高唱入雲。習習有仙氣。余頌愛誦之。贈影一節。在夢霞爲過望之喜。在梨影有自獻之嫌。然一觀後文。則此贈自有深意。梨影聰明女子。固早知此事。之無好結果矣。

夢霞之誓毋乃過激。一念狂癡陷人陷己。此實書生之見誤之梨娘與筠倩之死機均伏於是矣。

夢霞第一次覆書玉梨魂略之兩絕則僅載末二句。今讀此書此詩覺其憤無可遏鬱而莫伸不平之氣躍然紙上。如聞禰正平漁陽三搗宣乎梨娘之不能堪也。

名場失手四絕玉梨魂誤置於贈蘭題影數章之前而書則略之。書語頽喪已極然夢霞後來卒踐此言梨娘一勸收效乃在於死後不亦痛哉。

梨娘之書情至義盡字字清醒却字字沉痛語語解脫却語語纏綿委婉若此頑石亦應點頭而夢霞竟終於不夢霞真惡魔哉。

夢霞之於梨娘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一方面愈退讓一方面愈猛進此書爲梨娘第一次正告夢霞使夢霞而即悟者則一場慘劇就此告終後來之事皆可以免此事梨娘實處於被動地位夢霞能捨彼彼無不能捨夢霞彼固至死尙求解脫者也。此書之語不足死夢霞之心適以警夢霞之心此則文字感人之毒在夢霞固有不能自解者惜哉梨娘何不爲無才之女子也。

梨娘之勸夢霞東渡原欲使夢霞離彼而去此層意思余著玉梨魂時却未曾體會得到玉梨魂第一章有云『委曲陳詞情至義至字字從肺腑流出一幅書成芳心寸斷矣』蓋卽指此書也。

兩情愈逼愈緊雖由夢霞爲其主動仔細思之梨娘亦不能無過夢霞第一次上書原是客邸無聊偶然弄筆使梨娘能置之不答或答而明示決絕出以正大光明之語不作纏綿淒苦之詞則夢霞之情何自而入前則無端

竊其詩稿。後則作動情之答書。又復疊次連番贈花。寄意此酬。彼唱折簡傳情。人非木石疇能已。於懷思者。夢霞第一次書。因得梨娘小影而作。夫衾中小影。何自而來。案頭詩稿。又何自而去。此不皆多事乎。後來種種欲專責。夢霞。夢霞決不任受。我爲此論。未免過刻。揆之事實。蓋未嘗謬以實梨娘應亦首肯也。

梨娘以大家閨婦。不辭勞瘁。盡力於蠶事。可謂有敬姜遺風。至彼此時。不答夢霞。自有不可說者。在非因蠶忙。不遑弄筆也。觀下文便知。

夢霞在家時之日記。處處以老母爲言。天性肫摯。自然流露。比離家後。則忽然冷落。彩筆一枝。別有用處。不復作孺慕語矣。然觀其前次病中。聞醫言心疾。忽念及此身未可遽死。乃知夢霞固未嘗須臾忘老母也。卽此篇自責之語。亦純是至性。用作烏得。而非之哉。

梨娘之病。雖出意外。實亦在夢霞意中。梨娘不病。烏得爲夢霞知己哉。

兩情若此。一面尙難隔水。牽牛空勞悵望。無聊之極。妬及侍鬟。癡絕亦痛絕。

問病六絕。未載玉梨魂。誦其詞。深情刻露。沈痛萬分。直受次回衣鉢矣。

梨娘病狀。由鵬郎口中述來。淒然若睹。至今讀之。猶令人傷心淚落。況夢霞留日。能不驚怛。欲絕哉。

就末節崔翁之言觀之。梨娘確是一賢能之婦。苦心全節。隻主持家。洵屬可欽可敬。惜卒爲情誤。身既殞而家亦

墮。九原有知。能無餘痛。

後來梨筠俱亡。夢霞長逝。崔翁亦奄然就斂。卒未知其所以然。此老一生夢大是可憐。

筠倩庸中佼佼。自是可兒。而夢霞視之異常淡漠。蓋其胸中已有一梨花小影。先入爲主。餘子碌碌。無足當其一盼也。以當日地位論。夢霞能用情於筠倩。斯爲正當。今彼乃以筠倩爲可愛。以梨影爲可憐。且曰吾輩用情在彼不在此。是其心以不正當者爲正當也。久矣。牽纏到底。貽恨無窮。何其謬耶。

筠倩之歸在五月之初。奉父命省嫂病也。考其時距校中暑假尚差二三星期。此點足正玉梨魂之誤。李代桃僵之計。微特夢霞不會想到。卽梨娘於未見筠倩之先。亦不曾想到。一棹歸來。會逢其適。蓋冥冥中有牽絲者。然而筠倩冤矣。

梨娘爲夢霞百轉千迴。慘同流血。卒於無可奈何之中。得此一計。其意固欲自免一死。不知此計一成。轉以促其速死。欲不謂之孽焉可得哉。

梨娘之詩不載於玉梨魂者甚多。此章所有六絕二律。皆漏記者也。

所謂眞愛情者。一度屬人。終身不二。夢霞此時胸頭方寸地。已爲梨娘小影佔據殆滿。萬不能以他人奪其位置。此在夢霞亦無如何。所恨者天既生梨娘。何爲復生筠倩。且何爲生筠倩於崔氏之家。使一朶自由花亦陷入於情愛漩渦之内。此實筠倩之命非二人之過也。一着錯。滿盤輸。兩人之錯。錯在於先。先着既錯。欲以未着補救之。已成倒挽九牛之勢。卽此着而果獲效。亦終爲不了之局。況復着着趨於失敗乎。噫。君子所以貴慎始也。

夢霞此次答書。玉梨魂亦未載。沈鬱頓挫傾倒出之。不復自留餘地。其深刻處。入木三分。洵一字一滴血也。夢霞有許多未了事。夢霞不自籌。而梨娘代爲籌之。此計正所以全夢霞也。使夢霞而能如梨娘言者。何嘗不可。自全。

乃一則曰。自全難。再則曰。不能自全。彼所謂難與不能者。意固別。有在女陳平其奈此癡寶玉何哉。

梨娘一宵無寐。望夢霞之一諾。蓋亦知此事萬非夢霞所願。故彷徨無已也。然此一紙斷腸書。入於彼目。又不知悲慨。至於胡地。夢霞萬千情緒。可一言以蔽之。曰始終不肯放過而已。若而人者。余終覺其可恨之處。多可憐之。

處少也。

梨娘書中末段。故作曠達語。愈曠達。乃愈覺其可痛。律詩第二首。欲拋還戀。是欲絕人。而不能自絕也。吾是以知兩人之終不可絕矣。

論情字。十分警闢。世間姻緣。美滿者。往往不能盡。其情量。無怪彼蒼惡作劇。必欲將礙男怨女。一一驅而納諸愁城。恨海中也。使有情的才子佳人。都成了眷屬。天地間之情種子。且將自此而絕矣。

兩人對於姻事。其心理之緩急。適成一反比例。相同者。一癡字耳。梨娘之望其速成。以了心事。癡也。夢霞之望其不成。以全盟誓。亦癡也。

風雨夕製風雨詞。石頭記亦有此事。特彼在於深秋。此則在於初夏。風風雨雨。可憐宵愁人。當之隨時。可以勝斷不必。秋風秋雨。纔是傷心時候也。

荷花生日之約。玉梨魂未曾敍明詩語。便覺無根。其後夢霞因病爽約。故復有已負荷花生日期之句。

首段言情人交際精神形迹分如水犀。真說得出。即此可覩夢梨兩人之心地。固非流俗人所能妄測也。夢霞對梨娘則情真。對家人則情假。低徊往復。若有所不慊於心。實則所謂假者。仍是天真之發現。微至性人。又烏能作是語哉。

諸人初見夢霞之時之語。各如分際出話。不同而親愛。則一觀何母對劍青數言。可見其於夢霞實有所偏愛。惟此偏愛亦正與常人不同。所以能爲夢霞之母。

夢霞姻事。何母未嘗不惓惓於心。有此一番談話。後文乃不覺其突。劍青答母之語。亦能深諒夢霞之心。惜夢霞此時已爲情場失意之人。婚姻二字。言之痛心。初不係乎自由與專制矣。

劍青一夕話侃侃而談。真能抉出情字。眞際足以警醒癡愚。夢霞本能自覺。入此良言。心地乃益明澈。所以異日終不至於墮落也。

家庭之樂。爲人生所不可必得。得之而不能享。是爲至愚。夢霞之家庭。雖未得爲十分美滿。亦足當和順二字。夢霞情感雖多。性靈未汨。一經接觸。便自清醒。然則夢霞固未負此家庭也。

夢霞此次之病。未必全係外感。撓情失志之餘。繼之以驚憂。疑懼。百端交集。那得不病。因病而心地愈明。必欲將隱情說出。以求心安。自是入情入理。玉梨魂作劍青私窺祕篋。此實大誤。抑知夢霞若欲自祕。則此篋烏有不自慎密。而與人以竊窺之機者。且此事惟爲夢霞自陳。乃足以見其覺悟之誠。若待劍青。

窺破而始承認。則夢霞到底欺人。人格復安在哉。

夢霞自陳懺悔。劍青笑其未能正道。得着可謂知弟莫若兄。然劍青能爲此言。則劍青之多情亦不弱於乃弟矣。夢梨之發情止禮。劍青未嘗不佩。抑又深服梨娘之智。一聞夢霞不願之言。便自怫然不悅。繼乃反覆勸喻。言之親切。有味。卒使夢霞胸次豁然無復介蒂。自願繕姻。此一席話。其力乃勝梨娘一紙書。十倍。

夢霞既訴心事於劍青。劍青爲之代陳。老母亦情事所必至。玉梨魂亦將此層略去。且以下亦未表明。若其母終未知訂婚之由來者。非特事實不符。且陷夢霞於欺母之罪矣。

何母侃侃數言。未免有頭巾氣。然自是探源之論。不嫌過刻。且亦不僅爲夢霞說。怯足令行善而心惡者。聞之喪膽。

夢霞之姊忽莊。忽諧。最是可人。一種友愛之情。於謔浪笑傲中。自然流露。家庭間有此種人。足以化慘霧爲祥雲。增進幸福。不少。

聚餐一段。純是至性語。讀之令人油然生孝弟之心。

癥結既解。情感復上。心來夢霞。固無如此心。何此心亦無如夢霞。何也。

八詩敍別後之情語。亦真摯。惟較之他作。則似稍遜。

梨娘之書。姿致自佳。中段尤覺深情婉致。娓娓動人。不言愁而愁至。不言怨而怨深。四絕首。豔絕。媚絕。寥寥二十八字。不厭百回讀也。

## 第八章

兩人通函之法。却補得好。且由此引出靜庵。承上起下。暗暗度過生出。以下無數文字來作文關鍵。即在於是。夢霞歸家後之日記。祇可寫家庭狀況。梨影。一方面用虛筆點綴。不能實寫。行文至此。幾有水盡山窮之概。乃忽然請出一靜庵。便覺生面別開。文勢一展。真如左右逢源。取之不竭。

靜庵確是絕好。一夢霞影子而其歷史妙在。即從夢霞口中說出。烘託暎帶極雙管齊下之樂。此亦借賓定主法也。

雖庵八律均情至語。而以末首爲最佳。末首中尤以末聯爲最佳。靜庵聞聲而感。夢霞即以詩語調侃之。趣語風生。如見當時歡謔情狀。

靜庵亦不愧一情種。故與夢霞交好。亦以情相感也。誦癡到來。生一語可以想見其爲人矣。

情癡者。每不自知其癡。且每笑人之癡。舍己耘人。忽明忽暗。是之謂真癡。不獨靜庵一人然也。

夢霞之癡。實不減靜庵。以癡遇癡。以癡勸癡。雙方癡談。言各成理。卒不能確定。癡者爲誰寫來。煞是好看。

靜庵勸夢霞一番說話。自是正理。彼蓋深知夢霞決非庸庸者流。萬不可輕於一殉。故此勸正與尋常有別。不可以其癡而廢其言也。

靜庵認情甚眞。故議論亦極透闢。彼蒼與人以頂天立地之身。數語尤如棒喝一聲。足以警醒情界。衆生之癡夢。

勸到後來。夢霞仍說到他自己身上。至此而靜庵勸無可勸矣。若要勸人。還須自勸。以吾將娶矣。四字收場。妙極。

趣極

傷心人之懷抱無勸解之餘地故夢霞雖能抉出其所以不可勸之理而卒亦不能自勸也悲夫。

七夕一絕與第一章之元夜詩遙映成趣夢霞兒時出語恆足驚人故後來行事亦自不同凡俗闢千古情場未有之奇。

前次通訊梨娘有牘而無詩夢霞有詩而無牘此次通訊梨娘有詩而無牘夢霞有牘亦有詩有補筆無複筆有活筆無死筆行文得此訣庶免刻板之謬矣。

梨娘十二絕傷離懷遠情見乎詞斷腸集中佳句也懷人詩第七絕未免流於蕩却妙在着一愧字覺其詞雖蕩而意正絕無可疵。

夢霞答書直是兩人遇合後一篇小史敍次極清出語極摯詩亦哀婉動人劍青原來亦是革黨中人物夢霞之志劍青實成之臨行問答之詞何等激昂慷慨讀之而不動者非男兒也夢霞得劍青臨行一激總是真正醒悟然亦幸有彼梨娘先入之言耳後來結果一半殉國一半殉情實無所輕重於其間也。

別兄之後繼以別母別長兒之後復別次兒均是大難爲情人生最苦是離別似此蓋尤離中之最苦者也不幸之人每遭天祐斯語至痛幾使夢霞纔經回復之精神志氣復爲此盲風惡雨所摧殘天厄若人亦太甚矣哉。

飢而進餐亦尋常事。有心人便由此尋常細事發出許多感慨。讀者於此亦可悟無中生有之法。寫夜景絕佳。中間一段實借江山風月寓淪落之感。言外更有意味可尋。

思母一層斷不可少。

此章及前章情事大致皆爲玉梨魂所略。其未略者亦多歧誤。如何母之知否。兩人之通訊。劍青之別話。均屬緊要關節。玉梨魂未曾說明者。故特標出。

## 第九章

夢霞重來適值燈節末日。時機之巧。一至於此。使遲一日來者。兩人又烏得有一面緣哉。夢霞意不在觀燈。故不見梨娘。便興盡而歸。梨娘初未知夢霞之來。忽於燈市見之。如曇花一現。不復留連。可見其意亦不在於觀燈。所以來此者殆因不能却秦氏之請。聊隨人興。安有歡腸賞此良夜燈光哉。

鵬郎初見夢霞。問別後病狀。瑣瑣不休。是必梨娘教而爲此。亦不減一枝解語花也。

蓮開並蒂其兆甚佳。而突遭雨折。則佳兆變爲惡兆。筠倩橫天。應於此矣。

觀燈六絕。玉梨魂軼其二。末首云云。知梨娘聞夢霞病訊。擔盡驚恐。至欲買棹相尋。事雖未行。而其情已至。夢霞。安得而不感。

梨娘和觀燈詩。亦不載。玉梨魂六絕。均佳。爲集中不可多得之作。

靜庵兩律。銷魂刻骨。而哀而不怨。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非傷心人不能爲。此語此夢霞境界。知音亦夢霞詩。

壇勁敵也

石頭記一段恰好回應到前分詠十二律論事言情各如分量出自閨人手筆尤爲難得而夢霞之影事詩獨不可得而見惜哉

夢霞善病梨娘亦善病情者病之因病者情之毒情既不解病終難除梨娘乃爲夢霞之附骨疽矣

梨娘令鵬郎輕讀俾夢霞得安心養病體貼至此真足令人感泣

病中四絕嗚咽聲如聞哀哭卽非傷心人恐亦不能卒讀也

世有爲文自壽或撰聯生輓未聞有預作絕命詩者夢霞此詩洵能了澈於死生之際其情至痛而其意至達玉梨魂軼之不亦辜負此奇文妙事哉

絕命詩成人命不絕然哀莫大於心死夢霞之心固已死矣此詩何可不存

梨娘勸而夢霞不從兩方各有至情然諱疾以慰母何如割情以慰母惜夢霞不能見到

勸歸不得便欲自來省視梨娘之情至矣而夢霞却之此却殊出人意外此兩人之情所以自始至終純白無疵

也

秋兒數言點逗至妙讀之恍有一深憐痛愛之梨娘隱現紙上夢霞何修而得此

中秋夕之詩詞均未載王梨魂六絕末首卽脫胎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何處倚闌干之句而所感不同  
杞生視病一段伏下文釀禍之根却不可少

秋詞兩闋，卽玉梨魂用爲煞尾者。書中詩多詞少，而長令又僅此兩闋，就詞論詞，無愧名作。況是吉光片羽哉。此病則彼亦病，幾成慣例。此次梨娘之病，自在夢霞意中，而夢霞既愈，則梨娘亦愈。此中自有作用，冤煞病魔究竟，何能爲力。

夢霞之詩，梨娘寶之梨娘之詩，夢霞寶之知己文章，自關性命也。然此書一出世，兩人之詩，且將與天下有情人共寶之矣。

末段贈答八律，玉梨魂亦皆未見。靈犀一點，息息相通。溫李之筆，而運以屈賈之思，那得不令人歎絕。

## 第十章

秋風秋雨愁煞雙聲。詩情自是獨絕。梨娘四絕評夢霞詩，至當真知已之言。夢霞亦不枉嘔却一番心血也。戒詩一簡，以痛語起，以趣語收。實則趣語中亦含深痛。吾覺其痛而不覺其趣也。

五古六首，自敍平生與前放歌一章，可互相印證。而詞意沈着，音調激越，似又過之。

人到窮愁，始著書讀夢霞此數節，日記益信。此言之確。

春蘭秋菊，絕好配對。詩裏因緣，不可無名花點綴。花亦何幸，而雙伴此有情人也。

梨娘咏菊詩，實是自己寫照。末聯用李山甫句，意身分恰合。

詩似殘棋，剩劫多一語。意新詞雋，不愧名人吐屬。

首節起至夢霞重陽詩止，其中情節及詩詞，皆爲玉梨魂之佚文。

杞生作劇事出意外然禍根之伏固非一日君子與小人不可與並虛斯言信然

何母以杞生爲熱誠君子抑何可笑然在此時之夢霞尙未能決定其意之良否況何母之隔膜幾層者哉觀夢霞揣測一段在慌亂之時尙能靜心體會若此梨娘謂夢霞才大心細良非虛語無如宵小竊發防不及防然因此亦可多增一番閱歷固非無益於夢霞也

其言甘者其心苦人之忽變其常者必有所謀也夢霞自不察耳

杞生利用鵬郎却是探驪得珠然若非鵬郎傳書適與之值彼亦無隙可乘又何至釀此奇變若此者誠不得不謂之魔矣

梨娘之書辭氣咄咄逼人無復柔婉之致蓋其情急迫不暇擇詞也然不怕急煞夢霞耶

杞生之賺梨影不過年少無賴欲一見顏色以資笑樂耳若必謂其有他種惡意吾却未信

靜庵決定僞書必不能亂梨影之目心比夢霞更細以下數語在夢霞視爲閒言在全書則爲補筆不可少之文也

杞生以僞書賺歸夢霞復以僞書自脫僞書之作用大矣哉心靈計妙俯給卽是靜庵亦自可兒

夢霞在舟中自謂心緒懊懷行蹤狼狽而中途吟誦不輟詩爲性命語實非虛此詩亦未入玉梨魂

禍變之生出於意外會晤之促亦出於意外以意外奇禍結意外奇緣遂有此意外奇文  
梨娘未出之前先寫一番延佇光景旣出之後又寫一番冷淡神情梨娘自始至終曾無數語夢霞亦不多言如

此寫來方不失兩人身分。

杞生交來之紙玉梨魂誤作夢霞友人無題詩四律詩亦未錄二詩旖旎風流在杞生觀之或竟信兩人真步文君司馬之後塵矣。

夢霞隱去鵬郎漏言一節陰慰梨娘之心自在情理之內玉梨魂夢霞語梨娘有破壞好事之罪魁云云未免太過其他談話誤處亦多。

四絕末首吾讀之亦爲淚下何況梨娘有不傷心刺骨者乎既賺人哭復陪人哭夢霞亦無賴哉。

秋風四律玉梨魂與四絕連載茲作次晨續詠與情事較合末首略易數字。

筠倩姻事久已冷落因此一番魔劫乃復舊事重提而卽於梨娘書中帶出石癡歸國之耗應上呼下線索甚清梨娘之必欲玉成姻事一半爲夢霞一半實爲鵬郎此書乃說出心話。

六絕第一首玉梨魂誤爲夢霞之作其餘六首則均失載。

夢霞答書何其哀婉刻深梨娘閱之又將暗却幾許眼淚矣。

玉梨魂魔劫一章考其前後情節蓋在八月記時實誤而此次兩札及章末梨影和詩亦均略去。

## 第十一章

首段言愁能得愁中三昧非眞愁人不能道其隻字言愁至此我亦欲愁矣。  
惜秋兩字絕好題目愁人心孤於此可見詩亦感喟蒼涼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概。

梨影和惜四絕爲玉梨魂所未載詩韵婉妙衣韵沈痛花韵切合魂韵警鍊直駕夢霞之作而上之嗚呼才難不其然乎。

草木無情隨開隨落人卽無情而死者豈能復生然則不僅有情之人不如草木卽使天下之人盡作無情之物亦不能與草木爭榮也我願爲草木不願爲人矣。

埋香塚冷落已久着此一二閒筆略爲點逗亦不可少。

崔家舍後之草場爲夢霞晚來散步之地卽春時於此見梨娘數面者也當時雖惹閒情猶未極纏綿之致今則時序由春深而入秋深入亦由希望旣絕而至於悲愁無底舊地重經那得不感。

石癡未歸而夢霞先憂梨娘先喜兩人之心處處皆同惟此時之一喜一憂則絕然反對然梨娘委屈求全夢霞亦委屈求全反對處均是吻合處也。

計到兩全終是苦此言確是實話三春忙過蜂怨蝶愁人與物同是一癡然則使夢霞與筠情竟遂雙飛之願彼時梨娘之心必有更苦於此日者一死實較乾淨耳。

懷才厭世爲文人通病梨娘之惜夢霞正在於此一樣用情自有公私之判巾幘知音似此者實難再得天遣夢霞遇斯人正天之獨厚夢霞嗚呼夢霞夫復奚恨。

夢霞前經劍青一激已稍稍有自振之心一至此間志氣又復頽落飲恨益深則灰心益甚不僅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之謂矣。

匣底蘿泉四律與上文酬答八絕及下文梨娘歎月詩和夢霞枕上兩絕玉梨魂均未載  
梨影歎月詩寫盡獨夜淒涼狀况雙槳風橫人不渡玉樓殘夢可憐宵可節取花月痕句以評此詩  
隔一重衾如自寒卽脫胎兩嘗軒集隔一重城如自寒句僅換一字而意更警切

向人覲顏求作冰人此層却是強人所難梨娘未免不諒

石癡設問頗驟使夢霞存心欲諱之者此時更不知如何跔蹐也

夢霞自和石癡看梅四絕後日記中久已忘却是人非夢霞薄於友誼實勢有未遑也此處借石癡數言作補筆  
其

杞生告密亦屬意料中事玉梨魂謂杞生已受夢霞誠感化良爲惡實是不確

夢霞欲託石癡之事不能明言反教石癡逼出而杞生又於暗中助夢霞一臂抑何巧妙乃爾

筠倩之歸因得梨娘之信玉梨魂作筠倩會逢其適與石癡同時歸非特無故請假非學生所宜且事亦巧不至是

玉梨魂漏去鹿平卽漏去此時一介紹人婚姻常例執柯須有兩人故此層不可不補

石癡之詩亦佳處境不同故出語亦灑落不似夢霞之專作愁詞

五律之中玉梨魂軼其末二首

靜庵亦深情人故書意懇摯無一語泛設尺牘所以言情必如此類方不負言情二字

## 第十一章

筠倩之勉允姻事。實未知夢梨二人。暗中。有此情感。若早有所聞。吾知其必不肯允也。梨娘之強筠倩。雖爲夢霞。實爲筠倩。以夢霞足爲筠倩佳偶也。不知以他人自由之身爲一己愛情之代價。根本已謬措置均乖。即使筠倩朴順以從。亦不得爲正當之婚配。况乎人各有志。無能相強哉。

夢霞之委屈。承順在彼。固自有說。若筠倩與梨娘。究無何種關係。不願則不願耳。何必曲從。故此事筠倩亦自誤筠倩之灰心求學。引吭高歌。均屬太過之舉。使彼竟不允者。梨娘或不至於死。既勉允矣。能含忍到底。不露聲色。梨娘亦不至於死。然則直接死梨娘者。夢霞也。間接死梨娘者。筠倩也。

夢霞。雖怨梨娘。猶不敢以言傷梨娘。使梨娘不先有書。夢霞亦決不爲此。憤激之詞。此番悲痛。實梨娘自召之。

梨娘第一書。玉梨魂不載。夢霞答書。前後多纂易。二律亦佚去。

夢霞之書。語誠太激。梨娘之還詩贈髮。亦嫌太驟。皆不能忍之過也。到底不能決絕。則又何苦爲此。

夢霞囁血作書。迫於情之不得已。書中作乞憐之語。以感動梨娘。明知梨娘必爲所感。而不忍竟絕也。兩情至此。其苦亦云至矣。

秋兒有言。洞中肯綮。能深知梨娘心事。方以石頭記中之紫鵲。何多讓焉。兩人相見。各無一語。惟以淚眼相看。情景至爲慘厲。

四絕各道心事。針鋒相對。人意與詩情俱苦。有情人何堪卒讀。

梨娘兩絕。玉梨魂僅載二句。夢霞和詩則一字未載。此外尚有十二絕。首二絕爲夢霞之作。曰深深小巷。曰半簾殘月。曰行到塔前。梨娘樓居。字面不合。故淚史獨佚去此詩。其餘十絕。則散見各處。

梨娘語。夢霞君用心若此。我終有以報君。所謂報君者。舍一死外。無他途。然則梨娘死志此時已早決矣。西湖之遊。其後卒未償厥願。此日梨娘不知埋香何處。惜無好事者爲之卜葬於西子湖頭。以慰芳魂也。

梨娘和韻兩律。夢霞續賦四絕。玉梨魂皆未載。末段六律則佚其三。

## 第十二章

梨娘贈物。玉梨魂未載其事。夢霞答詩因物寄意。自然切合。非詠物詩直寫情詩耳。

警夢一段。與玉梨魂無甚出入。惟以時計之。彼在秋宵。此在冬夜。不免舛誤耳。

此夢固非佳兆。然苦海同沈。夢境實已早驗。豈待將來所謂夢者。固以心理造成之。夢無不與心相應。事亦無不與夢相應也。

夢霞續賦二絕。玉梨魂未載。癡人說夢一首。實較前一絕爲佳。梨娘求死。夢霞亦求死。事至無可奈何。只有大家求死。情癡至此。寧不可憐。

繼記夢詩而作之八絕。玉梨魂佚其五。未佚者第三、第六、第七、三首也。而第六又誤爲梨娘之作。且三首分見計時、物、不符、合。

夢霞與梨娘相見。前後實不止兩次。玉梨魂少此話別一番情事。夢霞之留別詩亦佚去。其六未佚之首二絕。則誤載於前一次相見之時。

歸舟四絕。及歸後酬和四律。玉梨魂亦未載。

夢霞歸時。梨娘尙未病。玉梨魂作已病誤也。梨娘之書。首段刪去數句。以符事實。一年所記。惟此月最略。因無可記之資料也。歲闌事集。非繁瑣卽塵俗不合筆之於書。故寧缺毋濫。

#### 第十四章

玉梨魂敍梨娘之死爲己酉除夕。實爲全書之大誤。點淚史卽爲正此誤點而作。故又有此章之補敍。此章所載詩詞共七十餘首。玉梨魂錄入者僅有四律五絕。而計時均誤。

此章夢霞與梨娘又見三次。計前後共有六次見面。與筠倩則終無一面緣亦刻矣。

梨娘死志早決。其未死前種種示意。夢霞均於死後悟之情景逼真。

夢霞戀情忘母。致其母有致梨娘一書而促梨娘之死。不孝不義。吾不能爲夢霞恕矣。

夢霞重賦木筆二律。語傷心梨娘讀之知其終不能與筠倩相合。而死志乃益決。和詩不終。何其痛也。

夢霞續賦兩絕。亦痛絕亦知傷心之梨娘將何以堪。而一彈再鼓之不已耶。此一詩牋實於催命符同其效用。夢霞末次所呈二律。心事已和盤托出。梨娘更以何語相酬。更有何術避死。

石頭記無寶玉祭黛玉文爲全書缺陷。淚史無夢霞祭梨娘文亦爲全書缺陷。顧此文實難於下筆。閱者多有精

人能爲擬作一篇以慰芳魂乎著者爲梨娘馨香祝之

何母遺書爲玉梨魂所無此書措詞婉而多諷口吻逼肖梨娘答書亦稱而悲痛之深過於流涕其感人處却在哀而不豔

明知其必死而不能救此痛寧復有底不痛之痛乃是深痛夢霞所有哭梨娘之眼淚蓋悉驅之向腹內倒流至月明人靜時始得盡情一洩嗚呼痛哉

秋兒忠於梨娘故若有不慊於夢霞夢霞受其冷淡而絕無忤意畢竟多情

筠倩遺夢霞書梨娘遺夢霞書玉梨魂皆未載筠倩之書怨而不怨梨娘之書不怨而怨若此者可以怨矣讀梨娘遺筠倩之書可想見其死時之苦在梨娘欲以慰筠倩之心而孰知又以此促筠倩之命也

夢霞之於筠倩若有情若無情終實未能忘情使筠倩不死者或尙能如梨娘之囑以安生而慰死惜哉筠倩死更冤矣

夢霞兩聞凶耗兩作弔客惟一再恨己之誤人至此地位舍一恨固無他法然豈一恨所可了哉其後從劍青之勸東渡以圖事業死者之心慰矣而崔翁鵬郎置不一顧吾於夢霞終不能無責焉

筠倩日記中時時不忘老父自知其不可死而卒不免一死崔翁雙袖龍鍾疊遭兩人之喪而并不知其致死之由夢霞雖終以一死報兩人其能告無罪於此翁哉

夢霞書筠倩日記後數語自是真心吐露若并此而無之則夢霞直萬古之忍人耳焉得謂之情人

劍青之勸迎機而入石癡之返會逢其適復加以靜庵之贊助無三人則夢霞東渡之舉必不實行故書中敍此三人實爲賓中之主收束數語知夢霞原欲卽以身殉東渡之舉尙非所願固當時應有之意而夢霞之所以爲夢霞亦卽於此處見

東海三郎枕亞氏著

# 第一章 己酉正月

今日爲己酉元旦。余自出世以來。所歷之元旦。并此已二十有三。韶華如箭。余乃如弦箭去。而弦仍寂。然歲自更新。人還依舊。余所以負此元旦者深矣。聰明消盡。祇餘得一片癡獸。將於何處發賣耶。

爆竹一聲。歡騰萬戶。元旦誠可賀哉。而余之元旦獨可弔。三年前之元旦。已撇余而逝。三年後之元旦。復逐余而來。余回溯過去之元旦。而余乃泫然下測。未來之元旦。而余更惘然。元旦自元旦哀樂。人爲之人。謂余性乖僻。無事不抱悲觀。夫余亦猶人耳。非別具肺腸者。余亦有笑口可開。余亦有眉頭可展。使余果有可樂之實際。則對此佳日。將舞手蹈足之不暇。何無疾而呻爲痛哉。余心余固不求人諒也。

夫人所以樂此元旦者。家人父子團聚之樂耳。三年前之余。固亦與人一樣歡迎此元旦。父母俱存。兄弟無故。飲屠蘇酒。舞五綵衣。余固有三樂之一也。而今則寂寂春盤。徒對飴餉。而生苦感。徘徊堂上。觸於目者。乃爲余父之遺容。入於耳者。僅聞余母之歎歎。呼父而父不應。慰母而母無歡。使余兄而在家者。眼看玉樹雙雙。余母或稍忘傷逝之痛。今復遠隔楚天。爲歲暮不歸之遊子。母老矣。自父死後。雙袖乃無乾時。余以一身兼二子職。雖強笑承歡。有時痛淚。亦復難制。一家骨肉死別。生離傷哉。余母慈懷之惡。何如耶。余母無樂。而余尙有何樂耶。

余家先世經商。至余父而改業儒。豐才嗇遇。潦倒終身。晚年督子恭嚴。意失之東隅。或可收之桑榆也。顧屬望方。

殷而名場已畢。余兄猶博得一第以慰親心。余乃一無成就。父愛余特甚。常囁余頃而笑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日得路雲霄爲若翁吐氣者也。比終南逕絕希望成空。嘵世之餘病根遂伏然猶勉力教余吟咏以遣老懷。余兄則繫情書畫金石古心自鞭沆瀣一家頗得陋巷自安之樂。青燈有味不減兒時。惜此中歲月已爲余父養病之年矣。嘗有句云。學堂擾擾此何時。家學翻嫌誤。兩兒伴我寂寥饒別趣。一勤鐵筆一吟詩。此卽余父病中之作。嗟乎。余父之死。余殺之耳。余父歿二年矣。此境此情固歷歷懸余心目。每誦遺詩未嘗不號泣呼天也。余父彌留之際。自撰一輓聯。命余兄書之。俟其書畢。乃含笑逝。聯曰。凡事如是難逆料。誦武侯語妄想都除。此身元自不應來讀放翁詩。老去何戀今。其聯尙在。每歲元旦必出而懸諸。余父遺容之側。過此則卷而藏之。篋笥奉母命也。此慘痛之紀念品。今日乃復入余眼際。余淚甯可收歟。

余得良好之家庭教育。而劣性不除。書籍什物隨手拋擲。縱橫滿案。不事整理。日坐於叢塵積垢之中。已成習慣。今更懶似水。牿牛襟袖上之墨痕作碗子大矣。今晨入書室。擬作一函促余姊歸甯。入則見案頭書冊如疊亂山。彌望皆是。更無橫肱屬草之餘地。不得已略事修整。而其中簽題倒亂。十亡六七。存者或爲貓爪所裂。或爲鼠牙所餘。蓋彼等據以爲博擊之場者久矣。猶憶余父在時所好。惟潔所寶。惟書灑拂拭事必躬親。雖僞促一斗室。而窗明几淨。塵飛不到。琳琅滿架。秩然不紊。入其中者覺有一種靜雅之氣。亹亹襲人。余輩若有移動其位置。或損其書之一角者。必大加呵責。不少貸。兒時好弄深苦其煩苛。受責後輒背父喃呴。嘗今雖几上塵封盈寸。書葉碎舞爲蝴蝶。余父更不復責余矣。余於此數日間。乃無一刻不思余父。蓋余父之愛余至深。而余之所以報余父。

者僅此清潔勤儉之習慣尙未能率由不愆致大好書城鞠爲茂草九原有知當痛恨夫不肖子之無可救藥矣。余父暮年養性屏酒近花家有隙地可開場圃祇以盆栽小本數十種取次花開迎繁送謝君子長卿羅列主座吾廬可愛俗客不來春氣綿綿四時不斷余父雖不精於種植學而無論何花一經余父之栽培卽着手成春無枝不發此是名山經濟非同老圃生涯其灌溉之勤愛護之力真可謂無微不至朝除花虱暮洗葉泥性本好潔以花故雖糞土之污有所不避余母戲呼之爲花爺爺云余父歿後惜花人去寂寞闌干余母乃爲之管領殷勤護惜一如余父生時然而覩物思人難免對花灑淚未幾而諸花次第憔悴死豈花真有知甘殉此多情之主人爲墜樓之綠珠歟抑余父死未忘情知余母之見花不樂而爲之斬此愁根歟今姹紫嫣紅飄零都盡惟剩老梅一株婆娑牆下春到草廬猶着淒花一二然亦冷淡無生意恐不久亦同歸於盡窗紗寂寂冷月窺人瘦影一團只伴淒涼之我魂兮不歸兄行復遠阿誰與共巡檐向此冷蕊疏枝索一回苦笑也

更歲以來又忽忽三日逝矣滿城簫鼓鬧如雷豪興哉曾未解愁人耳邊禁不得爾許噪聒也方余幼時每值新年余父必命收拾書囊盡十日之樂余則招隣兒來搨催花之鼓吹賣餠之簫雜沓歡呼鬧成一片樂乃不支余父雖習靜此時亦不以爲忤或值韶光駘蕩風日宜人必挈余出遊飽覽春城麗景入市見售紙燈者作種種虫魚鳥獸之形裁紅剪翠窮極工巧余顧而樂之徘徊不忍去余父已知余意笑解錢囊購其一二以歸懸之壁間夜燃以燭呼隣兒來觀之喜極則羣於燈下唱田歌以賀余得此新燈余亦樂而和之譁笑追逐於燈光之下當余母呼余晚餐時歌梟餘音猶繞梁未息也今兒年不再而父骨已寒人比春烟事如春夢祇此萬戶春聲依舊

洋洋盈耳。昔日天倫樂事，節節思量，皆斷腸資料矣。雨夜聽淋鈴曲，商女唱後庭花樂者，自樂憂者，自憂傷心人。別有懷抱，彼不入耳之歡，復胡爲乎來哉。

余母愛余之摯，與余父同。平日每值伊鬱寡憊之際，見余跳躍而前，依依作孺子態，輒爲之破顏一笑。余亦不忍見余母之不樂也。乃自余父歿後，余母老困愁城，十日九病，伏枕啜泣，長夜無眠時，或扶病花前聽鶯，窗下青春癢隔，靴搔曾未稍解。其中心之鬱結，迨事過情遷，一剎那間，慘霧愁雲，又繞身三匝矣。今晨余入室，視母時，見其含顰獨坐，對余父遺容，悠然神往，凝睇久之，而珠淚雙雙，無端自落。蓋未能一刻忘余父也。母淚如縷，糜兒心亦如刀割矣。是晚乃謂余曰：「兒年長矣，寒素家風，例無坐食，非可如千金之子，長賦閒居也。」兒亦知若父死後，雖稱有餘，貲而經營喪葬，已去其三年來米鹽瑣屑，親友周旋，復耗其六七。今已床頭金盡，若無汝兄時寄貲，已以相繼續，則汝嫂亦非巧婦，其何能爲無米之炊耶？家累萬端，在理宜兩人共同擔負，彼旣遠遊，汝亦須謀自立行矣。行矣，毋令阿兄笑汝富於倚賴性也。余聞言泣曰：「母訓良是，兒亦不願長此株守，累母及兄。然戶庭寥落，父死兄離，孤苦零丁，備極慘况。况有兒在，母或忘憂，兒復行，母將弔影空房，寂處何以爲歡？兒實不忍再棄母於冷清清地也。」母忽怒曰：「霞兒，汝何言之僨也？男兒志在四方，家食雖甘，而修名不立，恥孰甚焉？兒欲爲食粟之曹交耶？抑欲爲乘風之宗慤耶？余雖逆境，捫心老懷，滋惡然得及。余未死，覩汝有所作爲，桑榆暮景，足自遣矣。又安用是長日相伴者？嗟乎！母言誠甘，母心太苦。彼日望兄歸，豈復願離余者？其爲此言，余知其心之千迴百折也。」

余家無多人。余母與余外一嫂一嫗而已。嫂亦名家女。歸余兄者六載矣。前年舉一雄。今已牙牙學語。骨緊頭圓。白胖可愛。余母儘多愁思。覩此蘭芽挺秀。繞膝依依。以常情測之。亦應易茹荼之苦。爲含飴之樂。顧余母每捧抱此兒。淚輒被兒嫩頰。蓋此兒出世之時。已在余父蓋棺之後。故余母抱孫卽思余父痛此。無知嬰兒。乃未識阿翁一面也。

嫂父固名儒。幼承家學。能解吟咏。歸余兄後。徐淑秦嘉。一雙兩好蘆簾紙閣燈影。書聲消受人間豔福。無端而薤歌一聲。驚破春閨好夢。家庭多故。田園已蕪。芋粟之收難供。菽水余兄。迫於飢寒。遂輕離別。從此東鶯西燕。兩兩分飛。余嫂乃去其膏沐。卸却釵鉢。盡力於事母撫兒諸事。而黃花之句。亦於以輟吟矣。姑良不惡。婦亦大賢。不厭糟糠。能操井臼。不知者見之。每謂得婦如此。不知姥姥幾生修到也。然而高堂白髮少婦青春。死別生離。各含慘痛。雖並無惡感。構生亦祇有愁顏相對。融洩之樂何在耶。今者春到人間。瀛洲又綠。王孫不歸。羅敷獨處。雖余未有室家。不識此中甘苦。然傷離怨別。人有同情。况其爲思婦。征夫於傷春人中。又當別論。值此晴光乍轉。柳色漸舒。客裏思家。樓頭望遠。鳥有不臨風。悵憶異地。同心者余無以慰。母更無以慰。嫂。余嫂此時直是朝朝寒食。夜夜遼西。不悔教夫壻。覓封侯。應亦恨子規啼不到也。

余今年之日記。開卷卽作無聊語。其後每一拈管而愁絲一縷。卽緊繞於余之筆尖。致行間字裏墨淚交縈。一片齎音。幾堪裂紙。牢騷煩憂。爲文人結習。余更天生愁種。自識字以來。卽墮此魔道。今乃更甚。曩者余父屢以是規。謂少年人如方春之花。當時有欣欣向榮之概。雖處境極窮心地。終須活潑。稍不如意。遽抱悲觀。非丈夫也。卽

作爲詩文亦常就雄渾豪放一派不宜恨字類書哀聲疊奏啾唧若蟲吟若鬼哭以自附於傷心人蓋頹唐之音最足短人志氣無多心血盡嘔於區區文字之中殊不值得嗟乎微親愛之余父又誰爲此暮鼓晨鐘發人深省者余年方盛事業正多余之日記方如一齣極熱鬧之戲劇登場之際當振刷精神別開生面由是漸趨縕爛有聲有色蔚爲大觀乃方開幕使嗚嗚咽咽唱起斷腸曲子將未來身世絕妙文章一筆抹煞豈不可憐豈不可惜雖然言爲心聲日記所以記實余今所見者皺眉耳淚眼耳所聞者啜泣聲長歎耳綜言之余之家庭愁城耳恨海耳余處其中如項王困於垓下四面皆敵惟有悲歌一曲以自排遣有甚心情作旖旎風流之文字哉余日草此不祥之日記以寫此可憐之家庭悶苦甚亦局促甚余亦不知余之心思如何開拓余之篇幅如何發展長此以往者余且病而日記之眷料且窮今日乃大幸於寂寞無俚中有不速之客一人來則余姊夢珊也余姊歸甯挈一甥俱來甥名蘭兒年五歲矣登堂拜母語雜笑啼蘭兒亦如小鳥依人活潑可愛老人顏色遂爲之有詒余母性情者固無不知嫗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也一枝解語花便是忘憂草溫言軟語慰藉無聊本爲女子之特長其細膩熨貼懇摯周詳尤爲余輩莽男子所不逮故看護病人必利用之即如余對於余母未嘗不求其癥結所在以藥之而窮搜冥索終嫌隔膜一層余姊談笑之間便回慈意彼蓋能深入余母之心坎而代爲解釋者故如天女散花如水銀瀉地使一室之中滿佈融和之氣余姊能使母樂余乃益愛余姊矣余直視余姊爲喜神爲救星爲偵探余母心坎之福爾摩斯爲余日記中開闢新世界之哥倫布

余姊歸而余之愁擔卸矣。所謂家庭幸福者固屬人爲之。余姊有轉移親心之能力。所以慰母者良深。而所以福余者正不淺也。惜姊自有家室。可小住而不可久留。一旦青輿。担來玉人歸去。余將失所憑依。余母且立復其故態。而余之日記。纔放光明。又將黯然無色矣。余作此想。知眼前歡笑大不可恃。此時一點憂心。雖暫時抛却。已悔然。有復動之機。雖然母之苦樂。姊爲之。余之苦樂。母爲之。既於苦中得樂。復於樂中尋苦。甯非大愚。且余母此時已盡忘苦痛。余乃以來日大難憂思未已。設不慎而形諸詞色。恐適足以召老人之詰問。而大煞風景。夫又何苦來耶。

擲骰門葉之戲。人每於新年無事時。藉以消遣。余家則無人喜此賞心樂事。真不知在誰家院子矣。今日余母興乃勃發。飯罷後。呼余姊余嫂及余團坐擲骰。各納青蚨二百。爲公注所擲者爲大觀園行樂圖。是圖爲余父遺製。手澤存焉。圖之起點。先以人名分配。視事迹之大小輕重。爲勝負之比較。製法與尋常之陞官圖略同。而趣味彌永。余母擲得史太君。余姊擲得王熙鳳。余嫂擲得邢岫烟。余乃擲得寶玉玲瓏骰子。若有神靈。一局四人會逢其適。余母雖無史太君之福。而今日情形。固不減榮禧堂前之佳話。余姊善承色笑。有鳳丫頭之點。而無其奸。余嫂裙布敍荆鹿車。共挽岫烟之食貧安分。庶幾近之。惟余於寶玉殊不相類。蓋寶玉情人。而余則恨人也。以余之身世。再跌入情渦。不知更何所底。止平日讀石頭記。對於瀟湘妃子。頗富感情。然徒羨癡公子之豔福。未敢效癩蛤蟆作天鵝想也。今日怡紅二字。居然冠我頭銜。戲耶。真耶。偶合耶。有徵耶。前因渺渺。後果茫茫。苦海無邊。余心滋

晨起聞烏鵲繞屋鳴。作得意聲。余家更有何喜可報者。而爲是譁噪耶。未幾忽聞剝啄。啓視乃郵卒也。以一函授余。接而閱之。不禁狂喜。此書非他。余兄劍青。發自瀟湘雲夢之間者也。書語懇切周至。先問慈躬安否。次乃及余。并詢余行止。謂吾弟學業有成。可以應世爲謀。生計爲立名計。則掉臂行耳。何戀戀作僵蠶之伏繭者。同學少年。今多不賤。何不就教育界中。稍有勢力者。效毛遂之自薦。最下亦得一小學教師之位置。足以略展平生抱負。家食苦無甘味也。余兄此書。諷余至切。余處家庭。本無生趣。出游之志。蓄之已久。所以遲遲吾行者。祇以有老母在耳。然母意亦殊落落。前固以此言促余。今復有兄函勸駕。則余志決矣。顧投身學界。殊非余願。不得已。當暫以是爲武城雞耳。

書後附一紙。乃致余嫂者。在理余無閱此書之權利。然彩箋一幅。並未加緘。似個裏春光。非不許旁人偷覩者。乃展閱之。則滿紙淋漓。盡作傷心之字。魂羈孤館。夢繞深閨。令人讀之。直欲質問春風。何不送王孫歸去。祇將錦字傳來。書至人不至。徒博得雙方情淚新痕。濕透舊痕耳。余兄固多情人。且能專一其情者。不然。異鄉風月。大足撩人。冶柳穠花。道旁豈少他人處。此殆未有不結託蕭娘。以爲遣此旅愁之計。春風一曲。歡笑當前。忘却糟糠久矣。更何心遠道馳書。存問閨中人之無恙耶。

余今將爲東西南北之人矣。宇宙雖寬。如余之性情冷落。滿肚皮不合時宜。恐走徧天涯。亦少余寄身之地。近來學界人才。斗量車載。而人格穢鄙。志氣囂張。目的只在黃金名譽。輕於白羽。如是者十得八九。余虱其間。熱心雖少。傲骨猶存。其何能伈伈俛俛。長與嗚等伍耶。且昔年同學。多隔天南地北。大好江湖。卽多佳境。余亦未能遽從。

此逝。蓋偏親在堂。阿兄不返。余復更事。浪遊者設有緩急。又無穆王八駿馬。何能千里江陵一日還耶。余可爲負米之子。路不能爲絕裾之溫嶠。在百里之範圍。覓一枝之棲息。則離家不遠。朝發可以夕至。倚閭之望。其稍寬乎。余於是思得一人。名江子春者。錫之同學。與余夙有交誼。聞渠近在錫金學界中。頗占勢力。卽作一請託之函。囑爲紹介。書畢。入告余母。將待母命而置之郵。母笑領其首。若甚喜余之能自策者。余嫂亦在旁。見余懷函欲行問曰。叔今往郵局耶。妾有私函。可否攜與俱往。余曰敬諾。嫂卽入內。將出。鄭重授余小語曰。莫作殷洪喬也。密密函封。中護深情。一片余雖未窺。悉其內容。方嫂授余時。余固見其眼角腮邊。啼痕宛中。一腔心事。未可明言。書中所。有非血淚語。卽斷腸草耳。

入春腰脚不健。蟄伏斗室。未出衝門一步。香衫細馬。花帽軟輿。正不知多少風光爲誰占去。伏繭僵蠶。其亦有出谷新鶯之想乎。人生及時。貴行樂。胡鬱鬱久居此愁城之中。而不岀也。雖然繁華境裏。熱鬧場中。惟彼無心。肝之模糊。墨迹粉牆。祇阿儂別有傷心句。背着遊人。帶淚題。父執方某見之曰。沈鬱悲憤大有杜工部傷春末首意境。少年人胡作此語。蓋杜傷春末首句云。幽人泣薛蘿。詩意相同也。余身雖難拔俗性。不近羣山林中人。自與僕僕城市者異其志趣。春秋佳日。乘興出游。亦惟與二三吟侶躡躅於深山窮谷。留連於野店荒邨。向枯寂中討生活。彼七里山塘。馬龍車水。軟紅丈中。殊未敢一試其風味也。今則恨逐年添情隨境易。因首喪氣之餘。并此青鞋布襪。選勝探幽之結癖。亦復消除淨盡。冷落山靈隔院東。風滿城麗景。從此將永與余斷絕關係矣。

今夕何夕以邀以遊。忽矣過春俄焉臨望所謂重城之屏四闢車馬轟闔五劇燈之九華綺羅紛錯者正上元之佳景也。千門開鎖萬戶騰烟而余家雙扉仍嚴守閉關主義不放一線光明入此室內夜市聲喧燈光大好小窗影悄月色偏多一度團圓之候正萬人鼓舞之時蠻蠻飛烟炫人望眼涼蟾潑水清我詩心一樣良宵畢竟是誰孤負是誰躡躅耶唐崔漪元夜詩云玉漏銀壺且莫催金關鐵鎖徹明開誰家見月能閑坐何處聞燈不看來青蓮春夜宴桃李園序亦曰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夫秉燭夜遊豈真善賞良夜者直殺風景之舉耳以彼號稱詩人猶作是語一般俗物夫又何責甯不令嫦娥笑盡古今人耶不能耐冷偏解趨炎此實驪塘奇辱余所以看月而不看燈者非敢引嫦娥爲知己聊爲古人解嘲爲人今人敗興城闢不夜看到天明人自樂此此真所謂一池春水也。

良辰佳節無歲無之自古及今不知歷若干年月此若干年月中又不知有幾許同性質之良辰佳節而人所以賞此良辰佳節者微特古今人志趣不同行樂未能一致卽同是今人亦豈能一一而強同之匪特此也一人之情隨境遷嬉春傷春前後之觀念迥異余今夜獨賞此淒涼之月而回憶十年前兒嬉時之狀況俯仰之間又生別感矣余年十歲嘗於元夜隨父遊燈市歸而父命賦詩記之有憶昔狄青闢夜奪嬉游愧煞太平人之句余父喜曰此非髫齡口吻也能有此思想將來必非弱蟲噫元宵猶是也昔之觀燈人猶今之觀燈人也覽茲破碎河山果否具有太平景象而需此燦爛之燈光以點綴之王者之民熙熙皞皞醉生夢死年復一年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漫漫長夜中或不乏憤時嫉俗之士與余衣同情而揮淚送此元宵也

事有會逢其適而至者。余於前日函託江子春謀一席地。今日忽有不速之客至。卽子春也。子春由錫來蘇。余初謂其乘此新年無事。駕言出遊來與余尋平原十日之約者。及詢之乃知其不然。且似與余事有密切之關係也。錫北之螺村。有秦石癡者。與子春爲總角交。卓然新學界中第一流人物也。前年畢業於某公學。憤其鄉人之頑鈍。以開通風氣爲己任。請於其父。出貲辦一小學。全校教科一人獨任。三學期後。成績斐然。惟石癡青年有志。不欲犧牲其身於教育之中。熱心任事之餘。忽萌遊學之念。今春決意東渡。校務勢難兼顧。乃託子春代聘一人。以承其乏。子春諾之。因吳門有十數同學爲子春夾袋中之人才。特地來蘇勸駕。以報命於石癡。詎彼所心許之人。已多有他就。一二賦閒家居者。又多以彼鄉陋僻。不願爲此寂寞生涯。不得已乃來訪余。其意欲余轉爲推薦。彼固知余無志於此者。不知余已爲親老家貧。稍磨壯志。一變昔日之宗旨也。子春旣爲余言。余在勢必爲毛遂子春大喜。曰得君願往此行之。結果良佳。余可無負石癡矣。

議旣定。詢子春以開校之期。子春曰。石癡東行有日。需代孔殷。余允於三日後覓得一人來。恐彼此時正目窮帆影耳。聽足音。日盼高賢之駕。旣蒙俯就。卽於明日首途何如。余笑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明日太局促。遲以後日。可攜簽就道矣。子春曰。諾。余當待君一日。然後偕行。今且去。勿溷君。可絮絮與家人話別也。余曰。君遠來。余尙未盡地主誼。蜗居雖隘。尙有容榻地。今夜當與子抵足。一罄闔衷。何言去爲。子春乃止。

余與子春在同學中最相投契。畢業後水分雲隔。倏已二年。彼能奮發。有爲蜚聲學界。不似余之潦倒。今夕相對。聯杯酒之餘歡。話滄桑之別恨。人影西窗。不覺燭之三跋也。然余於是時已別有所感。幾不能復與子春周旋計。

余在此爲此室之主人者爲時止二十四鐘矣二十四鐘後余卽將背離鄉井拋撇慈親爲異地勞人作窮鄉孤鬼世間離別莫慘於斯莫怪余之魂搖而心怯也。

嗟呼余將行矣此行不出百里而今視之幾有千山萬水之遙地北天南之感非別苦也不可以別而竟別則別斯苦矣實慈忍愛爲國忘家溫太真絕裾而去原無累乎盛名而余之出也僅爲餬口之謀不作立名之計室家雖好風雨漂搖骨肉無多死生恝闊留此一身以伴老母淒涼之况已不堪言乃不爲反哺之鳥復作離巢之燕雙袖龍鍤又揮別淚一聲驪唱竟不回頭此後歡承菽水更有何人望切門閨不知幾日誰非人子處此萬難之局未有不徘徊瞻顧欲行復戀者近別甚於遠別小別難於永別固不必道路幾千時序變易始覺此別之黯然銷魂也。

余母爲余治裝襍被一條布衣數襲一一縫綴而摺疊之一針一血其痛由母心而轉徹余心余知此行已無可挽然恝然竟去心豈能安余於是不陳情於余姊之前矣余所求於姊者無他欲妹留家伴母代余之職耳恐臨別倉皇一時說不了者余以是知余母之愛余深也視老人之顏色計別後之情形此心乃震震欲裂顧竭而余母此時雖不沮余之行未嘗不痛余之行成行尚在明朝而叮甯千萬語已於先一夕傾筐倒篋而出之若力制淚不欲復爲母見以傷其心然母若已窺余隱忽正言以勗余旋復婉言以慰余余第唯唯而母言滔滔似恐臨別倉皇一時說不了者余以是知余母之愛余深也視老人之顏色計別後之情形此心乃震震欲裂顧竭江河之不竭世無有慈母而願離其子者余母亦猶人耳因其學問識見俱高人一等故愛子之念寄諸精神不形諸詞色余聆母叮嚀之語足動余兒女之情復聆母訓誠之言又足振我英雄之氣生我者母成我者亦母此

別太無端此恩真罔極也余姊平日談吐生風豪放自喜是夕亦至無歡余欲彼留家伴母彼在理必允余之請彼之愛母固無異乎余之愛母余不能不行彼可以不去也

喃。一夕話余母舌敝余魂碎矣聽到曉鐘惘然就道別時情況至爲淒戀余母轉無一言惟以一雙枯瞳炯炯視余欲淚不淚余此時欲忍痛覓一慰母之言而方寸已亂竟不可得良久始得數語曰母親兒去矣待到清明當還歸視母也母聞言微顫其首余姊則詔余曰弟到校後速以書來免家人盼望此後亦須時時通問毋吝平安二字也余敬應曰諾正徘徊間而舟子不情解維自去好風相送帆飽舟輕一回首間而杳杳家門已沒入曉光迷漫中矣

## 第二章 二月

此行也與子春偕舟中並不苦寂而余則涕泣登舟慈容遽隔聽款乃之櫓聲撥余心而欲蕩滄波路杳遊子魂孤推蓬一望遠山蹙恨如愁亂攢寸寸離腸爲渠割斷湖水作不平之聲嗚嗚咽咽亦若和人飲泣者江春早景大足娛人離人視之傷心慘目子春見余不樂則曲相慰藉謂蘇常猶邾魯耳一水相通往還至易小別數月何事戚戚爲也余歎曰余非戀家戀老母耳余與子春別二年此二年中余家小劫滄桑子春固未知一二今日余願膺斯職在子春亦未嘗不以爲訝謂與余之初志相違也一舟容與絮絮談心乃以不得已之苦衷告余良友子春聞之亦深爲扼腕曰枳棘叢中非棲鸞鳳之所子姑安之騰達會有期也

夕陽在山暮烟籠樹余舟已傍岸歇子春先登旋偕石癡來迎余行裝甫卸看核紛陳同席者爲副教員李杞生

石癡及其父光漢。此外尙有一叟崔其姓。石癡之戚也。子春一一介紹於余。石癡爲人風流倜儻。矯矯不羣。如舊相識。若與余三生石上訂有夙緣者。其父年約六旬。精神矍鑠。談吐甚豪。絕非鄉曲頑固者流。副教員李杞生去冬畢業於錫金師範學校。石癡聘之來。任音樂體操圖畫等科。與余寒暄數語。卽知爲毫無學養者。其一種浮囂之氣。幾令人不可嚮邇。近來新學界人物類李者。正多。余性介介。厭與若輩交接。前所以不願投身此中者。正以薰蕕之不能同器耳。初次任事。即遇此人。姑無論其人品如何。學問如何。而聆其言論。察其行爲。已與余心中所厭惡而痛絕者。一一符合。此後將與彼同臥起。同飲食。晤言一室之内。周旋一年之久。寂寞窮鄉生涯。已云至惡。復得此不良之伴侶。相與共處。其何以堪。余之來此。其第一事未能滿余意者。卽此是矣。

是校係私立性質。校費所自出。秦氏之私款也。校舍所在地。秦氏之莊舍也。屋宇宏敞。空氣光線。俱十分充足。似此適宜之校舍。求之鄉間。殊非易得。余下榻處在室之東隅。四面有窗。地亦不惡。惟與李聯床。殊令余夢魂爲之不安。子春已於今晨去。石癡亦將行。交纔晤別。已驚心。余於未見石癡之前。意石癡亦常人耳。迨既接其人。丰姿比玉。喉唾成珠。才華之茂。器局之宏。胥足動人欽慕。與余性情之投契。真有所謂傾蓋如故者。嘉賓賢主。晨夕流連。彈鋏曳裾。此緣不淺。惜乎會合無常。別離甚促。剪西窗之燭。夜雨多情。挽南浦之船。東風無力。但看片帆開處。卽是天涯。余心之快。快爲何如耶。

余來校二日矣。尙未開課。枯坐無歡。時過石癡家。與共清談。而可厭之。杞生追隨不捨。余行亦行。余止亦止。時來課。聒其所語。乃無一堪入耳者。石癡之意。亦似不樂。與之周旋。聞此人來歷。出於當道某公之保薦。石癡不得已。

而納之者。余初晤石癡時。彼卽以全校主持責余一人。蓋亦知此人之不可恃矣。今石癡將離余而去。惟剩此。尙日擾余之左右。未來之歲月。余正不知其何以消受也。

石癡之行。余惜之。亦復妬之。當此黃禍燃眉之際。正青年勵志之秋。余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顧附尾有心。着鞭無力。相人相我。顯判雲泥。蹉跎余其爲終窮天下之士矣。此行無意得遇石癡。石癡亦引余爲同志。結來短促之緣。莫補平生之恨。從此月明茅店。不敢聞鷄血灑中原。看人逐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謫頌氏之言。能不令余汗珠兒濕透重衫耶。

今夕石癡置酒招余。與余作別。明晨出發矣。離筵一席。反令行人作東道主。是亦一笑談也。杞牛以小病不赴席間。少此一人。殊快余意。因與石癡縱飲。談心豪情勃發。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余之心事。石癡尚不能知。余對於石癡之行蹤。實不勝前路茫茫之感。石癡固無以慰余。余之不能告石癡也。酒酣耳熱之餘。身世之悲。胡能自遏。卽席賦詩以贈石癡。余亦不自知其爲送別之詩。抑爲怨窮之作也。

羨君意氣。望如鴻學。浪詞鋒世。欲空恨我已成下風。手薺花榆莢。哭春風。

唐衢哭後。獨傷情。時世梳粧學不成人道。斯人憔悴甚。於今猶作苦辛行。不堪重聽。秦娘歌。我自途窮涕淚多。高唱大江東去也。攀鴻無力恨如何。榜童夷唱健帆飛。鄉國雲山回首非。但使蓬萊吹到便江南。雖好莫思歸。

更無別淚送君行。擲下離觴一笑輕。我有倚天孤劍在。贈君跨海斬長鯨。  
河橋酒幔去難忘。海闊天長接混茫。日暮東風滿城郭。思君正渡太平洋。  
林泉佳趣屋三間。門外紅橋閣後山。君去我來春正好。蓉湖風月總難閒。  
春宵苦短小住爲佳。竟夕深談不覺東方已白矣。酒杯纔冷燭淚未乾。惜別有心留行無計。僕夫負裝相催舟子。  
整篋以待於是石癡行矣。出門一望曉色猶濛。聽啼鳥數聲。權當驪歌之唱。而小谿一帶稚柳成行。治葉柔條尙未爲東風剪出。不足供攀折之資料也。風光草草。雲影忽忽。聚散終無常。此別亦嫌太促矣。石癡既登舟。余亦惘然返校。五日餘歡從茲收拾。惟於腦海中增一良友之影象。花明驛路不勝去國之思。草長堦除詎免索居之感。迢迢千里可與相共者。惟有江上清風窗前明月耳。

今日爲開課之第一日。第一時上修身課。余方上講壇。而怪象忽見。幾令余不能畢講。蓋鄉校情形本不能與城校例視。而是鄉地點較僻。風氣之閉塞。民情之頑固。尤爲錫金各鄉冠。余初謂石癡辦學夙有經驗。一年中之成績必有可觀。及身入其中。而不可思議之怪象。呈於余之眼簾。其程度與未開化之野人等耳。辦學者過於嚴厲。固足借事專事因循。亦少成效。石癡辦是校。蓋坐寬猛不能相濟之弊。鄉人子弟平日皆所狎習。一旦莊以相蒞。事誠大難。此無庸爲石癡諱。且亦不足爲石癡咎也。

然則是校若永遠爲石癡自任教務。將終不能有所成就矣。此其故。石癡亦明知之。臨岐之際。以全校責任鄭重付余。云弟去之後。一切總望君以大度容之。余方訝其語不倫。而不知其固有爲而發也。鄉中尠讀書之士。愚民。

無知視學校如蛇蝎避之惟恐不遑嫉之惟恐不甚是校之成立石癡蓋已歷盡困難始得規模粗具而察其內容實一完全私塾之不若學生二十餘人額本未足而年齡之相差至堪奇異有長至二十餘歲者有幼至五六歲者是鄉俗尙早婚學生中已授室者有二人問其年齡已屆中學畢業之期問其程度則當初等二三年級而不足有某生者其子亦七歲矣與乃父同時入學子固蠢然父亦木然可笑亦可駭也因年齡之相差太遠管理教授上不免多所窒礙余登壇後一見此狀詫爲得未曾有眼爲之花口爲之噤而當時足以窘余者更別有人在不僅此陸離光怪之生徒也

學校者鄉人所反對者也既反對矣對於校中之教師往往不知敬禮而加以侮蔑甚或仇視之求疵索瘢尤其長技卽品端學優者偶一不慎亦足貽人口實爲鄉校教師其難蓋如此况余非錫人而爲錫校之主教尤足動彼都人士之注意方余初至鄉人聞之鷙集來觀如窺新婦其情景與漁父初入桃源時殆相彷彿幸余非女子不然視線所集踴躇一於無地矣今日開課若輩聞訊相率偕來圍觀如堵來者大率非上流人短衣窄袖有赤足者有盤辯於頂者更有村婦數輩隨衆參觀口中大呼看洋先生看洋先生指點喧嘩無所不至堂中學生皆其子弟於是呼爺者有呼媽者有呼哥與叔者甚有逕入課堂相與喝私語者余不得已爲之輒講禁之不可却之不能婉言以喻之無效嚴詞以拒之亦無效若輩不知學校爲何地更不知規則爲何物旣不可以理喻復不可以威脅若輩非黔驥余竟爲鼴鼠矣

去者去來者來暄擾竟日至罷課後始鳥獸散非特余不能堪卽杞生亦爲之減興幸至次日來者漸稀余又詔

木工於課堂外樹一棚以攔之。(是校附設秦氏義莊內故不得禁人之出入)彼等乃爲之裏足間有一二頑梗之尤不得其門而入則大怒申申詈教師之惡作劇余祇聽之旋亦引去顧外界之干涉未終內部之困難方始學生程度不齊頑劣而不率教者占其大半如木石如鹿豕教之不啻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也余非深山之野人此間又烏可以一朝居耶。

今日課罷晚晴甚佳杞生邀余出遊余亦因終日昏昏欲出外一舒煩悶乃允偕行杞生身操衣足皮鞋橐橐然來路人多屬目焉或竊議私議或指而詈之曰此洋賊也私通外國者也余一笑置之杞生怒目相向然亦無如之何也行盡街得一橋過橋達於北岸北岸無人家彌望皆荒田田中雜叢生亂草蓬勃生意固未歇絕中有塊然而縱橫者則暴棺也卽而視之棺多破碎或亡其蓋間有小樹出於棺之小穴中人立而顫白骨纍纍狼籍地上積而聚之可成小阜生理學家見之當居爲奇貨較之尋常蠟製之品固尤爲確而有徵也余不知研究及此對此枯骸徒呼負負而是間空氣惡濁更不可以久留乃挈李去休歸時拾得脛骨一小枚以爲茲遊之紀念前所記之暴棺大率皆村中貧農死不能葬棄之野田俾與草木同腐遂使陰慘之氣籠罩一村雨夕煙朝啾啾盈耳是鄉固不乏坐擁厚資者而爲富不仁熟視無覩人鬼同居恬不知怪埋齒掩骼一視同仁此至可仰至可崇之慈善事業固不能望之於銅臭翁守錢虧也然長此不加收拾新鬼故鬼絡繹趨赴其間血肉代滋田之水骸骨爲鋪地之金甃惟人道之賊抑亦衛生之障聞每年夏秋之交鄉人中疫而死者必以數計是豈無因而然歟石癡非無力者知興學以加惠鄉人子弟獨不見及此同一公益爭胡厚於生而薄於死此則余所大惑不

解者異日函詢石癡石癡當有以答我。

余又聞之鄉人云。是鄉在數百年前。本爲叢葬所。杳無人煙。不知何時何人。披荆棘。闢草萊。將土饅頭斬而平之。建築房舍。以居民人。遂成村落。惟所成之屋。悉偏於南北岸。則任其荒棄。卽今鄉人乘棺之所。其地原爲古墓。實非荒田。置棺其中。固其宜也。卽今南岸人家。其下皆數百年前之枯骨。鬼不能安。故時有嘯於梁。而鬪於室者。是詆也。余固笑之。而鄉人信之。殊篤有患病者。不爲延醫。先事禳鬼。往往因施治不及。而致斃。迷信之禍烈矣。隻身窮士。舉目無親。偷父頑童。長日相對。俛仰不適。言笑誰歡。課餘無事。欲出遊散悶。而信步所至。途人指摘。於前村兒嬉。逐於後。若以余爲遊戲消遣之資者。自撫藐躬。實不堪爲衆矢之的。是以是不敢出校門一步。埋頸項於斗室之中。聽風雨於孤窗之下。幾悶煞沒頭鵝矣。今日幸於寂寞無俚中。得一良伴。其人何人。則秦氏義莊司會計者。亦秦姓。字鹿萍。其人雖盲於文學。而豪於談吐。樸質誠慤。渾然太古之民。而野性不馴。疎狂落拓。與余亦甚相左。十步之內必有芳草。萍蹤偶合。蘭臭相投。吾不圖別石癡。而後復於斯地遇斯人也。

鹿萍家鄰村。余初至時。渠適歸。今日來。乃與余款接。彼蓋以會計員之資格。兼任校中庶務一席者也。鹿萍嗜酒。余亦爲麌生。至及鹿萍。好奕。余雖不善。此然努力。亦可借。一四五鐘時。鈴聲一振。諸生鳥獸散。鹿萍卽來就余。一樽相對。娓娓清談。其味彌永。鹿萍讀書。雖不多。而見聞殊博。酒酣耳熱。唇吻翕張。上至國家大事。下至里巷瑣談。一一爲余傾倒出之。若海客之談瀛。若生公之說法。雖有稽無稽。未能鑒別。語言淡雜。多半荒唐。然能令余聽而忘倦。其魔力亦復不小。殘酒旣盡。楸枰遂開。相與馳驟縱橫。追奔逐北。局終興盡。分榻酣眠。不知東方之既白。如

是者亦足償一日之苦矣。故自鹿萃來余乃大樂戲呼之爲黑暗世界之明星。每晚課罷非酒風習習則棋聲丁丁。非口誦如流則手談不倦。一周旋猶虞不及而出遊之念自歸淘汰爲吾謝村中人從茲十字街頭三叉路口或不復有洋先生之蹤跡矣。

鄉人信鬼余已誌之日記中多見其閉塞之深迷信之劇而已然信鬼之說固非無因是鄉荒僻過甚人事無聞而鬼迹獨著余來此漸久乃得聞所未聞大諳鬼趣校舍爲秦氏義莊亦爲秦氏家祠講堂之後木主纍纍不知幾百由下而重重疊疊兀峙其間若此數百木主魂各以爲依據此地不啻爲鬼之大巢穴以余等數人與之爲鄰陽少陰多其必無幸且聞莊客言當年平壘築舍時此間枯骨獨多與人同處鬼亦難安時有警告之來不啻逐客之令故膽小如鼷者輒一夕數驚不久卽謝去今所存之莊客爲數不及十皆自謂力能勝鬼故可高枕無憂也又一人言往年六月納涼庭畔月光之下曾親見一紅衣女子掩映桐陰冉冉而沒余固不信言者鑿鑿心亦不能毋動意其言若果可信者余今常客是間亦當有所聞覩此後迢迢長夜益不愁寥寂寡歡矣。

余與杞生同臥室室之外爲庶務室亦卽義莊之會計處也室置一案賬冊縱橫其上鹿萃常據坐是間持籌握算一日萬幾非頭腦清明者固亦無能理此亂絲也其臥處與是室毗連蕭然一榻長夜獨眠室極狹一榻外無餘地余每以不得與之聯床共話爲恨日中余上課之時間亦爲彼辦公之晷刻至余課完而彼之公事亦畢濁酒三杯圍棋一局夜深歸寢日以爲常蓋彼之辦公亦有限制未嘗見其焚膏繼晷以補日間之不足也疇昔之夜事乃大奇風雨聲中夜闌人倦余旣就枕意鹿萃亦作甜鄉之遊矣急雨打窗睡魔遠遁輒轉不能成寐忽聞

有聲來自隔室。知鹿萃猶未睡。方手撥盤珠。其聲滴瀝。益耳。俄又聞磨墨隆聲。展紙。聽。聲與窗外風聲雨聲相唱和。益惱人。眠未幾。諸聲並息。又聞啓抽屜聲。俄而鏗鏘鏗鏘。紛然大作。則以銀幣相觸而成此聲也。余呼鹿萃。鹿萃不應。起視一燈昏然。羣籟未寂。喧擾達旦。那復成眠。黎明即起。入視鹿萃。方披衣下床。余訝甚。問之曰。君徹夜未息。此時不妨假寐。胡便起爲。且余昨夜呼君。君胡以不應也。鹿萃亦訝曰。異哉。君言。余夜睡甚甜。君何所聞。而謂余未睡。余曰。然則昨夜有事於室中者。非君也耶。鹿萃笑曰。君真見鬼矣。余非夜先君就睡。君寧未知。碌碌終日。頭腦爲昏夜長夢多。誰復耐作此瑣碎欲死之生活。是時杞生亦起。聞之笑。余妄謂余與君聯榻眠胡獨一無所聞。君殆誤以雨聲淅瀝爲撥珠聲耳。昔人言鬼而余不之信。今余言鬼而人亦不之信也。宜也。

鹿萃知余非妄言。則俛首而思。久之。憬然曰。是矣。余之前任曰黃老者。精於計學者也。在此任事十餘年。去歲歿。乃承以余。聞黃老。生前頗能忠於其職。十餘年來。賬冊且盈。箱取而覈之。未嘗有鑄銖之誤。昨君所聞必黃老之魂也。彼蓋死而不忘。其主深恐後起如余。或有忝厥職。故不辭風雨而來。一調查余之成績也。若是。則一篇糊塗賤。昨夜必爲渠。揭破余其危矣。余曰。信如君言。余昨夜悔不聞聲。而起覈其作。何情狀。人每以人爲鬼。而余則以鬼爲人。是仍與鬼無緣也。即使君言果確。余終堅持闢鬼主義耳。鹿萃笑曰。強項哉君也。不幸而干鬼怒。連夕與君作惡劇。君將奈何。余曰。昨誤爲君致余心耿耿。覓睡不得。若知爲鬼。早甜然入夢矣。因相與一笑而罷。余初至時。石癡設宴款余。席上不尙有崔翁。其人乎。崔爲石癡遠戚。此子春告余者。當時草草終席。未與一談。余已忘之矣。今日星期。午後乃來謁。余老人鬚髮皓白。顏色甚和。靄可親。傾談之際。乃知此老。固以垂暮之年。歷傷。

心之境。有兒不祿。有女方笄。哀寡媳之無依。恐幼孫之失學。其意欲使余於授課之餘。惠斯童稚。問其年。纔八齡。梵熒弱息。祖若母。均愛之。雖已屆上學之年。不忍令其勝衣就傳。與村中頑童爲伍也。翁之來意。蓋欲余移榻其家。趁黃昏之多暇。沐絳帳之餘春。且謂家有精舍。亡兒往日曾讀書其中。小築一椽。地頗不俗。庭前花木亦略具。一二足供遊賞之資。已遣僮僕掃除敬候。高賢之駕察其言。若甚殷勤。余正以與李同處。厭惡殊深。今得脫離甯非大快。且崔翁之意。亦未可負。竟不躊躇。欣然承諾。

次日。余下榻於崔氏之廬矣。崔氏子名鵬郎。紅氍毹上拜見先生。水神玉骨非凡品也。乃祖云。兒性頗慧。若母嘗於繡餘之暇。教之識字。今已熟讀唐詩數十首矣。試之果琅琅上口。不爽一字。孺子沟可教也。何物老嫗。生此寧馨。有兒如此。其母可知矣。

由余寓達余棧。僅一里有半。余從此朝爲出谷之鶯。暮作還巢之燕。相違咫尺。往返匪難。而昔日村人每見余輒作耽耽之視。今余日日徘徊中道渠等已屬司空。見慣因任。余自去不復加以注意。而余與杞生昔爲鴟鳳之同巢。今作管華之割席。投館如歸。恍釋重負。寧復惜奔波之苦者。惟鹿萃與余無半月之流連。有十分之交誼。豪興方酣。頓被橫風吹斷。從茲棋局酒杯一齊擋起。燈昏月落。大難爲情。此事若余不卽允崔翁而先就商於彼。彼必力爲沮尼也。

余自寓居崔氏後。作客之苦。渾然若忘。思家之念。於焉少殺。蓋崔氏之所以供余者。良厚。感賢主之多情。古旅人之幸福。窮途得此。亦足以少自慰藉矣。崔氏之家庭寥落。之况與余家如同一轍。崔翁之子博學能文。而天不假。

年遽赴玉樓之召。崔翁衰年喪子，老淚痛揮。何來矍鑠精神，祇有頹唐病體。家庭間瑣屑之事，更不足以擾老人之心胸。一肩家政，擔之者誰？則鵬郎之母耳。聞鵬郎之母，系出名門，夙著賢譽，清才淑質，曠世寡儔。十五嫁作崔郎婦，十六生兒，字阿鵬。紅袖青衫，春光大好。笙歌聽盡，便唱離鸞。年纔週夫，花信鏡已斷。夫菱根借老，百年遂成幻夢。遺孤六尺，又復累人。阿翁促搖燭之年，稚子待畫荻之教。秋月春風，如意事消磨。八九事老撫幼，未亡人生活。萬千女子中不幸之尤，殆未有若斯人者。余也萍蹤飄蕩，身爲入幕之賓。花事闌珊，魂斷墜樓之侶。絳盤雙蠟，尙知替客長啼。春水一池，漫說干卿底事。蒼昊無情，遍佈傷心之境。青年多難，孰非失意之人？不知我者謂我輕薄，知我者謂我狂癡。杳杳天闊，真欲訴而無從矣。

鵬郎之母，百姓而梨影其名。此余得之於其侍婢秋兒之口者。秋兒年十四，頗慧黠，且勤敏能治事。凡余室中整理灑掃之役，以及捧匜沃盥，進膳烹茶，皆彼任之。彼自云乃梨夫人遣以侍余者，稍怠且獲譴，又爲余言：夫人深敬先生所進穀饌，皆夫人親作廚，纖手自烹調者。且慎知余嗜飲，每飲必設醴，晚餐已具。秋兒旁侍，余則引壺徐斟。津津有味，秋兒喃喃爲余述聞中韻事，謂夫人才貌俱優劣者，命耳。婢子侍夫人，久知其夙媚吟咏，幼時有學士之稱。既來歸郎君，亦復嗜此妝臺之畔。牙籤玉軸，觸目琳瑯；蘭闇春永，夫婿情深。紅袖添香，綵窗分韻。鳳凰于飛，和鳴鏘鏘。見之者以爲神仙眷屬也。迨少主人歿，夫人哀痛之餘，心灰淚涸，加以百務叢脞，亂其芳心。由是吟情銷歇，筆硯荒蕪，者且半載。其後卒因結習，難獨而無窮幽怨。舍此更無從發洩。月夕煙晨，復時作孤猿之悲。嘯婢子每見其悄背銀缸，輕拈斑管，伸紙疾書。颺颺作春蠶食葉聲，一幅書成，而淚滴盈盈，與墨痕同透。紙背迄

今案頭叢稿積有牛腰惜婢子不識字不知其連篇累牘而說不了者爲何種傷心句也余聞秋兒言乃知夫人非惟賢婦抑亦才女也秋兒言時不期而淚流被面却喜雛鬟能解事燈前細說可憐虫余獨何人能聞此語梨影梨影亦知天壤間尙有傷心人何夢霞耶

### 第三章 閏二月

霪雨初歇濕雲釀陰輕風剪剪客心欲碎悵望鄉雲杳無的信不識故園尙有未殘梅否杞生請假歸久而不來校務委余兼任終日昏昏沈悶欲死惟晚來一枕蘧蘧稍覺甜適不作日記者已半月於茲矣此半月中事亦無可記來此絕境操此生涯旣無資料又少心情此後余日記簿中將多不填之空白矣

石癡抵東已久海天萬里兩度書來稽懶莊荒未有以報其第二函中有詩四絕係與東友在大森看梅之作錄以示余并索余和此書來亦旬日想石癡此時正屈指計郵程翹首盼飛鴻矣書不可不答詩亦不容不利也枕上吟成苦無佳句聊以慰石癡之望而已

東風吹恨滿天涯夢斷羅浮不憶家故國山河殘破甚爭來海外發奇花  
吹葭已變舊時灰纔見森林綻早梅畢竟東方春信晚一枝先已向南開  
倩問何人種此梅今朝盡爲使君開世間急待調羹手儘許東風着力催  
一從遷植到山房忘却當年處士莊鐵石心腸移不得而今也關入時粧

書室前有庭一方庭無雜樹一梨花一木筆而已梨樹大可合抱高亦尋丈木筆則枝幹偃蹇如侏儒其低者僅

與擔齊遙對梨花。若甘拜下風者以二花之品言之一極平淡一極絢爛。一爲出塵標格。一爲媚世容顏。多風流自賞之姿。一俱憔悴可憐之態。雅俗不倫。榮悴異遇。不知當時花主人。何以將此二花並植一處。然而萬紫千紅。無非薄命東風恩怨。一例無邊弱如梨花。易受風摧雨打。燦如木筆。亦豈能常開不謝。吾爲此論。真不通之甚矣。今年春信較遲。斯時之梨花正爛熳盈枝。亭亭玉立。設不幸而遇無情之風雨者。不日且就殘矣。嗚彼辛苦。猶含苞未拆。珍重第一花。賒得春光幾許。誠哉早發不如晚達也。

東風飛快。剪盡韶華。雨雨風風。又值禁煙時節。校中循例放假焉。午飲薄醉。鄉思如焚。粥香餳白之天酒。盡愁來之候。重門深掩。風雨淒淒。憑弔梨花。飄零一半矣。昨日枝上鮮。今朝砌下舞。余固知其無能久戀也。嗟嗟蝶夢成煙。尙有未歸之客。鶯聲如雨已催將暮。之春好景。不常離懷。曷遺誦於翁。又見蟹方作寒食。強持卮酒對梨花之句。能不黯然欲絕乎。

日來風雨二師大行其政。今晨陽烏偶出。遽爾逃匿。若十三四好女兒羞見人也。嚮午淅瀝瀝之聲。又到愁人耳邊矣。院落沈沈。春光深鎖。一時真個冷清清地。酒醒奇渴。自起渝新茗。焚好香。按洞簫信口吹之。居然一市上乞人矣。又如赤壁舟中客所吹。嗚嗚之調宛轉。哀婉。婦安在聞之。或可泣否。一曲既罷。小立迴廊。視梨花正紛紛。自下白戰。一場無言。自泣。風景彌復淒黯。因口占一絕句云。

冷人冷地太無情。一片閒愁眼底生。日暮東風吹更急。滿庭梨雨下無聲。

清吟乍歇鵬郎忽來。手攜芳蘭二莖。爲余插之瓶中。嘻然曰。先生寂寞哉。以此伴先生。余問花何來。曰。此吾家所

固有者阿母最愛此花長日與之相對先生亦愛之否余曰此花香清韵淡余亦愛之惟汝識之花不可輕折也植於盆中可延一月折而養於瓶內不數日而瘁矣鵬郎曰阿母亦嘗以此言戒余今日折而贈先生阿母固不余怒也言已自去

異哉此不可思議之蘭果胡爲乎來哉味鵬郎言則贈蘭者非鵬郎固自有人在也余對此蘭益不勝美人香草之思矣濯濯之委塵飛不染依依之態我見猶憐渺渺兮余懷望美人兮天一方蘭不能言其何以解余心之感乎因作對蘭問蘭二詩以寄意

含烟泣露可勝情折取瓶中懶自呈未許岩巒終志操不妨風雨過清明瘦來只恐香成淚淡極應惟我稱卿從此名香無用爇垂簾靜坐足心傾

怨否芳春占已遲美人空谷儘相思同心結佩知誰許竟體揚芬怎自持明月幾時照清夢託根何地寄幽姿孤標果許人憐惜爲我低頭對面時

環棧皆山也羣峯初霽撥黛若沐掩映於碧油桐子間其狀萬變就中有一山突兀擇空縱橫數十里作勢如奔馬視衆阜如嬰提羣山若侍從者則所謂鴻山是也考之邑乘鴻山山原名讓皇山又名鐵山有泰伯遺墓在焉曩游虞山嘗謁仲雍墓初不知泰伯墓在何處竊意二子之逃也行蹤既非兩歧遺蛻應同一穴而千百年後各占一山遙遙相望此亦不可言者也讓皇山更名鴻山則以梁鴻與孟光同隱於此之故至又名鐵山則不知何所取義矣

每歲清明。遠近士女。在山下作踏青之舉。是日。紅男綠女。踵接肩摩。有萬人空巷之觀。其近者。則攜樽挈榼。而來寂寥。空山淒涼。古墓祇有夕陽。翁仲枯木。寒雲無言。相對而已。蓋是山綿亘十數里。四無人烟。離城篤遠。王孫公子。不來此處。着鞭逸客。騷人更是從來絕迹。一年中惟清明一日。附近村民。相與持裳連襪。山前山後。喧逐如狂。不過循成例。以爲歡趁良辰。而共往熙熙攘攘。殆無有知踏青爲韵事者。就中田夫野老樵子牧童。占過半數。欲求一嘯青吟翠之徒。搜峭探奇之客。蓋屬絕無。僅有如天末美人可望而不可即。此余於未游鴻山之先。詢諸鹿萃而知其然者。

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今歲清明適應是語。風雨無情。敗盡遊人之興。踏青慣例。乃遲三日舉行焉。鹿萃招余同游。余不獲辭。且欲一攬鴻山之勝。乃櫂扁舟而往。蓋是山離校十餘里。一兩芒鞋難勝。是役余復不能健步。故代之以舟。然踏青二字。未免有名無實矣。

山之四圍。絕無勝處。俗傳鴻山十八景。其第一景則曰大脚姑娘。其他尚何足道。最特色之點。厥爲泰伯墓。次則梁鴻祠墓。在山陽崇封屹屹。形勢鬱蟠。墓前有大紅山茶兩株。大可合抱。花如綴錦。殆靈氣之不鍾於人。而鍾於物者歟。祠在山麓。形式至爲簡陋。敗壁頽垣。僅支一角。祠亦無主。惟所祀梁鴻孟光之像。則尚存。男則白山道袍。丰神奕奕。女則絞荆裙布。顏色怡怡。高風千古。輝映後先。瞻仰之餘。令人慨慕。夫以三讓高蹤。兩賢芳躅。所止之地。宜其轉移風化。垂教無窮。數千百年後。生其地者。猶多盛德君子焉。以余所聞。則不其然。豈其遺澤已盡歟。

山勢甚峯巍而枯瘦於秋生意都歇旣無鬱鬱叢林并乏萋萋芳草名曰踏青畢竟無青可踏游人如帶緊束山腰不知若輩所藉以游目騁懷者果何在也而高原之上敗棺縱橫白骨狼藉幾於遍山皆是以點綴此可憐春色較之曩者大田中所見殆如遼東之冢少見稱奇令人到此幾疑深入不毛蕭條滿目甯復憶是踏青時節拾翠風光哉來斯廣漠之區那得登臨之趣祇覺淒涼熱鬧兩不可堪俯仰遊觀一無所得索然興盡鼓棹而歸途中口占兩絕聊記斯游之幻。

綠慘紅愁色未匀出門風物幾曾新故鄉春半不歸去野鳥山花空笑人

青山無語對斜暉人世榮華旦暮非多少枯骸繁蔓草清明不見紙灰飛

東風無賴人軟於綿昨夜中酒今晨攻不能起幸校課在第四小時不妨蘧蘧一枕暫偷半日閒也案頭瓶蘭已僵殘淚欲滴靜中相對悠然而動遐思香魂一縷欲斷未斷呼而祝之花聞之乎花猶如此人何以堪余亦殆將病矣

燈花落稚子不來獨坐寡歡羈愁疊起忽憶故鄉尙有二三知己如汪子靜庵邵子挹青皆余昔時吟友回首當年時相遇從三月鶯花一船詩酒此樂正復不淺嗣余慘遭家難抱恨終天讀禮之餘嘯吟俱輟遂與二子疏然猶未至數月不見也今則故人無恙獨客無聊落月屋梁懷思靡已梅花嶺樹瞻望徒勞重拾墜歡更不知在何日矣永夜懷人不能成寐且憑尺素以寫我心二子得之當有以慰我也與靜庵書曰暮靄蒼蒼關山色死此如何景象耶單牀冷席孤寂如驚此如何地位耶頑童數輩終日聒譟此如何生活耶

而夢霞以一身當之不其危哉蓋自風雨孤舟飄颻到此忽忽已匝月於茲矣愁中滋味嘗遍十分病裏光陰拋來幾日回首荒店品茶叢祠賭奔情瀾不竭密坐談心曾幾何時恍惚若夢渭北江東雲愁樹慘我所忠兮杳不可見浮世光陰隙駒之影耳人生聚散沙鳥之跡耳黃昏不寐攤書獨坐鄉思羈愁百無聊賴不徐不疾之鐘聲若與我問答焉不明不滅之燈光若爲我撮影焉歎世連之不齊傷命途之多舛雞聲落月劉琨起舞偏遲雁影西風庚信傷心太早才人薄命名士工愁同病如公何以教我嗟乎筆墨無情鶯花易老君才如海我志將灰濁酒一杯此身何有耶裂素寫意聊寄殷勤春風多便惠我好音勿使消息如瓶井也

與招青書曰

浮雲一別滯雨三春酒分詩情而今擋起故鄉春半可歸不歸得毋鶯花笑客乎故人無恙否鄉園事事驅人出只有朋歡係客賜別來消息沈沈忘筌之交何藉中山毛生虛問寒溫也風塵知己落落曙星昨日惜秋短章投我頗知近狀徐鄭二子已否昔省雪泥異路恐此後蹤跡如秋葉也寒鄉孤客窮苦萬狀花嬌柳寵觸目儘足傷心燕語鶯歌入耳都成苦趣三杯悶酒一曲風琴近日生涯殊落寞耳足下襟懷灑落才思縱橫詩不  
多作而有奇思昔人句云春物誘才歸健筆未知今春之筆健乎否乎如有佳作肯錄示一二以慰羈人之渴

想否下略

寒食清明都過了雨絲風片正愁人斯時墻下梨花零落殆盡一片春痕狼藉滿地有情人對之殊未能恝然也方花盛時我固嘗爲花之主欄杆時凭香雪頻聞既不能護花于生前免受風饕雨虐復不能慰花于死後任其

墮溷沾泥花死。有知應歎遇人不淑矣。趁着星期無事。何妨收拾一番。俾眼底殘春不留。餘影葬花。韵事埋玉。多情古之人。有行之者。余亦何妨學步。乃就庭畔鑿土成穴。拾花片納諸其中。土墳然隆起。成一塚形。植枝其上。以爲標識。約兩小時而竣事。檢視枝頭所存蓋無幾矣。而彼對待之辛夷。則正嫩苞初坼。濃豔欲流。驕貴之氣咄咄逼人。一若無限風光爲渠占盡。雖然此俗豔也。我殊不喜。我不敢自謂別具看花之眼。夫以梨花之色。靜香恬苟非俗物。殆未有不愛者。余友挹青嘗有句云。萬紫千紅都看厭。還虧本色。此間存余。謂確合此花身分。惜乎瓊姿灌灌。早來零落之悲。玉骨珊瑚易受摧殘。之慘。開時常泣滿枝。都是淚痕。落後誰憐入地。猶留夢影。對此一坯香土。余其能無所悲耶。憑弔未已。哭之以詩。

幽情一片墮荒村。花落春深晝閉門。知否有人同濺淚。問渠無語最銷魂。粉痕欲化香猶戀。玉骨何依夢未溫。王孫不歸青女去。可憐孤負好黃昏。

本是泥塗不染身。緣何零落逐烟塵。明知入地難重活。只願升天早返真。幾縷香魂明月夜。一坯荒土玉樓人。再來此地茫茫甚。莫覓殘英更憶春。

獨吟獨會低徊不能去。一回首間而穠豔之辛夷。又觸余之眼簾矣。彼花雖非余意所屬。然亦不可無詩以詠之。心有別感。詩語未免搪突。然據意直陳。不作一矯情語。辛夷有知。或不嗔我薄情也。

脫盡蘭胎豔太奢。蕊珠宮裏鬪春華。浥枝曉露容方濕。隔院東風信尙賒。錦字密書千點血。纏綻紋深護一重紗。題紅愧令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

夜涼如水。依約三更。此時余早入夢。吟魂栩栩。正繚繞於梨花香塚之間。忽聞一片哭聲。淒清入耳。而余醒矣。辨哭聲所自來。似在窗外。頗疑惑。徐按衣起。就窗隙窺之。見一縞衣女郎。亭亭玉立於月光之下。始則倚樹悲啼。繼則撫墳痛哭。纏綿哀怨。若不勝情。女郎何人。非梨影而誰歟。夜闌人靜。來此淒涼之地。發此悲咽之音。小步低徊。啼痕狼籍。彼非別有傷春懷抱者。何爲而至此。然則此花幸矣。既得余爲之收。豔骨安香。復得彼女郎之情。淚滋斯塚土。但未知彼哭塚中之花。亦曾一念及葬花之人耶。亦知葬此花者。因爲傷心之余耶。隔着一層紅紙。幾眼疎櫺。盡情偷覲。夜深寒重。瘦骨怎生消受。嗟夫。梨影殆鑿兒後身耶。不然。胡淚之多。而情之癡耶。

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送斷腸人。此爛熟之盲詞。乃爲余昨宵之實境。余自目送伊人去後。其嗚咽之哭聲。彷彿常滯。余之耳根。其寂寞之玉容。彷彿常印。余之眼膜。中宵輾轉心事。轆轤百感紛來。雙眸難合。未明而興。徘徊庭堦之下。躑躅香塚之旁。萬滴紅冰。依稀耀目。正遐想間。鵬郎倏至。嘻然謂余曰。先生真個愛月眠。遲惜花起早矣。彼滿地落花。非先生拾而埋之土中耶。先生愛花。若是真花之知己也。余聞此語。知非出自小兒之口。則漫應之曰。余非愛花。特愛潔耳。殘花之當收拾。猶蔓草之必芟除耳。鵬郎唯唯。

今晚余自校中歸室中。乃發現一至奇異之事。檢視案頭。余所著石頭記影事詩一冊。已不翼而飛。并昨日之新稿。亦遍覓不得。異哉。入此室者。果爲何人。竊詩而去。意又何居。個中消息。殊堪研究也。余之出也。戶必加扃而下鎖焉。外人固未由而入也。卽屬外人。亦必無此竊詩之雅賊。余方窮其心思。以偵此事之究竟。而一注目間。醉醺醺然。一朶燄然陳於地上。拾而視之。已半焉矣。反覆而玩索之。簪痕宛在。香澤微聞。知必自美人頭上墮下者。噫。吾知

之矣。其人爲誰？蓋梨影也。梨影之入余室，而取余詩也，有懷春之思耶？抑有憐才之意耶？余之對於此事，將置之不問耶？抑與之通辭耶？雖然，彼已嫠矣，余安所用其情哉？秋娘已老，我無杜牧清狂，文君自奔，我少相如才，調然而窮途潦倒，客舍淒涼，得此解人以慰寂寥，縱非意外良緣，亦屬客中奇遇。而況青衫紅粉，一樣飄零，同是可憐能無相惜？我卽欲已，情又烏可以已？無已，請管生一行，可乎？乃作書曰。

夢霞不幸，十年蹇命。三月離家，曉風殘月，遽停茂苑之樽。春水綠波，獨泛蓉湖之棹。迺荷長者垂憐，不以庸材見棄。石麟有種，託以六尺之孤幕；燕無依得，此一枝之借主。賓酬醉已，越兩旬夙夜圖維，未得一報而連日待客。之誠有加，無已。遂令我窮途之感到死難，忘繼聞侍婢傳言，殊佩夫人賢德。風吹柳絮，已知道韞才高雨濺，梨花更惜文君命薄。只緣愛子情深，殷殷致意，爲念羈人狀苦處處關心。白屋多才，偏容下士。青衫有淚，又濕今宵。淒涼閨裏，月早占破鏡之凶，惆悵鏡中，人空作增珠之想。蓬窗弔影，同深寥落之悲；滄海揚塵，不了飄零之債。明月有心，照來清夢；落花無語，捫遍空枝。蓬山咫尺，尙慳一面。之緣麌劫千重，詎覓三生之果？嗟嗟哭花心事，兩人一樣癡情。恨石因緣，再世重圓；好夢僕本，恨人又逢。恨事卿真，怨女應勸。怨思煎宵，寂寥空庭。曾見梨容帶淚，今日淒清孤館；何來蓮步，生春卷中。殘夢留痕，卿竟攜愁而去。地上遺花，剩馥我真。覩物相思，個中消息，一縷牽連就裏。機關十分參透，此後臨風雪涕，閒愁同戴。一天當前對月，懷人照恨不分。兩地心香一寸，甘心低拜。嬋娟淚墨三升，還淚好償冤孽。莫道老嫗聰明，解人易索，須念美人遲暮，知己難逢。僕也不才，竊動憐才之念。卿乎無命，定多悲命。之詩流水湯湯，淘不盡詞人舊恨。彩雲朵朵，願常殞幼婦新詞，倘荷泥封有信。

傳來玉女之言謹當什襲而藏。緘住金人之口。此日先傳心事。桃箋飛上粧臺。他時可許而談。絮語撲開繡閣。余自來之僻境。塵氛已絕。俗慮全蠲。眼前可與語者。舍鹿草外。幾不可再得。日中上課。如傀儡之登場。傍晚歸來。如老僧之入定。至此境界。方寸靈台。實無用其紛擾。所有者。思親之淚。還鄉之夢而已。乃近數日來。無端而有吟蘭之草。無端而有葬花之舉。又無端而月下忽來倩影。更無端而案頭失却詩篇。種種不可思議之事。忽于清淨無事中。連續發生。繞來眼底。新愁勾起。心頭舊恨。此意。怦怦靜極而動。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意者。此間殆有孽緣耶。

只爲一封書。輾轉中宵。何曾交睫。今日思之。此書殊太冒昧。以彼心同枯井節。比寒松而余無端。以綺語話之。甯不足以召玉人之怒。一旦事發。余將置身何地。然不足慮也。覈自彼開一紙。瑤箋夫豈無因而至。況余心坦白。初無非分之干求。多情如彼姝。讀書是也。其或有同是天涯之感。而以一眶清淚餉余也。彼果不能諒余意者。則流水本無心。余亦何必自尋煩惱。所慮者。情網纏人。欲避之而無由耳。余方默自探索。而爲余傳書之鵬郎。已攜得覆書。至一幅簪花。妙格燦然陳于余之前矣。

白簡飛來。紅燈無色。盥誦之餘。情文雖豔。哀感殊深。人海茫茫。春閨寂寂。猶有人念及薄命人。而以錦字一篇。殷殷慰問于淒涼寂寞中耶。此梨影之幸矣。然梨影之幸。正梨影之大不幸也。梨影不敏。奇胎墮地。早帶愁來。茲弱質。一例飄零。豈獨一梨影也哉。人生遇不幸事。退一步想。則心自平。梨影自念。生具幾分顏色。略帶一點。

慧根正合薄命女兒之例不致墮落風塵爲無主之落花飛絮亦已幸矣今也獨守空幃自悲自弔對鏡而眉不開峯撫枕而夢無來路畫眉窗下鵝鴨無言照影池邊鴛鴦欺我個中滋味固是難堪然低首一思則固咎由自取不加重譴免受墮落之苦天公之厚我已多而尙何怨乎夫以多才多情如林翠卿得一古今獨一無二之情種賈寶玉深憐痛惜難解難分而情意方酣奸謀旋中人歸離恨之天月冷埋香之塚淚賬未清香魂先化人天恨重生死情空梨影何人敢嗟命薄使梨影而不抱達觀亦效翠卿之怨苦自戕感目前之孤零念來日之大難回文可織夜臺絕寄書之郵流淚不乾恨海翻落花之浪病壓愁埋日復一日試問柔軀脆質怎禁如許消磨恐不久卽形銷骨立魂弱喘絲紅顏老去恩先斷而命亦隨之俱斷黃土長埋爲人苦而爲鬼更苦矣此梨影平日所以當以自憐者自悲又常以自悲者自解也迺者文旆遙臨高縱蒞止鵬兒有福得荷裁成梨影無緣未贍丰采自愧深閨弱翰難誇詠絮之才側聞闋苑仙葩頗切傾葵之願私心竊慕已非一朝繼而月中暮花塚碑文燈下誦紅樓詩句尤覺情癡欲醉縷縷交繁才思如雲綿綿不斷幾疑君爲怡紅後身自顧來此斷腸地眷念未亡人殷勤致意讀君之書纏綿悱惻若有不能已於情者梨影雖愚能不知感然竊自古詩人每多情種從來名士無不風流夫以才多如君情深如君何處不足以售其才何處不足以寄其情而六日春竟成烟破鏡豈得重圓斷釵烏能復合此日之心已如古井何必再生波浪自取覆沉薄命之身誠不欲以重累君子也前生福慧旣未雙修來世情緣何妨先種彼此有心則碧落黃泉會當相見與君要求月老

注鴛牒於來生。償此癡願可耳。梨影非無情者而敢負君之情。不以君爲知己。但恐一着情絲。便難解脫。到後來。歷無窮之困難。受無量之恐怖。增無盡之懊惱。只落得青衫淚濕。紅粉香消。非梨影之幸。亦非君之幸也。至欲索觀蕪稿。梨影略解吟哦。未知門徑。繡餘筆墨。細若虫吟。殊足令騷人齒冷。君固愛才。如隨園苟不以梨影爲不可教。而置之女弟之例。梨影當脫簪珥爲贊。異日拜見先生。滌硯按紙。願任其役。當不至倒捧冊卷。貽玷師門。此固梨影所深願。當亦先生所不棄者也。區區苦衷。盡佈於此。淚點墨花。渾難自辨。惟君鑒之。梨影謹白。噫。是人乃有是才耶。則其命之惡也。固其宜矣。一幅深情。如怨如慕。惺惺之惜。余豈無心。此書也不啻爲導余入情關之路線。此後余一副未乾之眼淚。又不愁沒灑處矣。

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余非到處鍾情者。亦非不知自愛者。年逾弱冠。中饋猶虛。不知者疑有他。故實則余之心積愁成恨。積恨成癡。黃塵莽莽。絕少知音。一片癡心。原欲於閨閣中。得一解人。乃求之數年。迄無所遇。此念消滅已久。今歲飢驅到此。初無訪艷之心。而忽得一多才多情之梨影。余固自負情癡。彼更憐才心。切邃引余爲知己。此不可謂非吾生之奇遇。情之所鍾。其在乎。然而名花有主。早嫁東風。豈惟蘿敷有夫。且作姮娥終寡。余以了無關係之人。與之達緘。札通情款。雖云心本無他。畢竟情非所用。將來結果必有不堪設想者。然則絕之乎。難端自我發者。自我收之。固未晚也。無如此時之心。已不由余自主。除非彼能絕余。則余尚可收拾。此已散之情絲。不復黏花惹草。倘彼亦如此者。則此重公案如何了結。當以問之。氤氳使者。噫。知己難得。得一巾幘。知己尤難。余已得之。甯非大幸。已矣。願拚此身。以與情魔一戰矣。

余伏案草此數行之日記。爲時已近黃昏。方擱筆時。而新詞一闋。又發現於硯匣之底。取而讀之。錄其句曰。

罵煞東風總不知。葬花心事果然癡。偶攜短笛花間立。魂斷斜陽欲盡時。

情切切。淚絲絲。斷腸人寫斷腸詞。

落花有恨隨流水。明月無情照素帷。(調寄鷓鴣天)

怨句清詞深情若揭。若非清照後身。定是小青。再世余誦此詞。不期而淚濕紙角。識字爲憂患之媒。多才卽聰明之誤。文人多窮古今一例。况其爲薄命紅顏哉。忍哉碧翁。旣假之以才。何爲慳之以福。旣堅之以福。何不并斬之以才。使其無才。則混沌不鑒。感觸不靈。不知所謂愁。不知所謂怨。并不知所謂情。渾然過此一身。則亦已耳。奈何天生美人。不與以完全幸福。偏與以玲瓏心孔。錦繡肝腸。使之宛轉纏綿。多愁善怨。度幽囚歲月。尋眼淚生涯。終其身無展眉之日。是中因果太不分明。雖欲解之。末由也已。

日前鵬郎爲余插蘭瓶中。歷數日而憔悴。今已香銷玉殞。無復含烟泣露之態矣。鵬郎嘻然來。指瓶而謂余曰。此花枯矣。請以好花爲先生易之。言畢。卽取瓶中枯莖。擲之于地。余急拾之起。鵬郎笑曰。先生何愛惜殘花若是耶。余曰。花雖殘猶有骨。在吾人愛花之容。當兼愛及花之骨。千金市骨。古今傳爲美談。余亦當爲此花遺骨。尋一好去處耳。鵬郎連點其首。若有所會。余回視瓶中。則彼已爲余易一香酣紅醉之花矣。余微慍曰。鵬郎曩語汝花須賞玩者。毋責余也。余再視其花。形如喇叭。色深紅。問此花何名。鵬郎曰。此及第花也。先生言余識之。然此花亦阿母教余折取以供先生逆余耳。此春風得意之花。胡不去媚長安道上之探花郎。乃來伴我淒涼之孤客。不亦辱沒芳名。而羞煞鯀生耶。

彼梨影之贈此花有意耶無意耶惜余之淪落無聊抑嘲余之蹉跎不振耶回首前塵余能無感歎因成六絕句以答之曰。

東風何處馬蹄香我見此花欲斷腸會得折枝相贈意十年回首倍淒涼  
浮生換得是虛名感汝雙瞳剪水清痛哭唐衢心跡晦更拋血淚爲卿卿  
幾回傷別復傷春大海萍飄一葉身已分孤燈心賞絕無端忽遇解情人  
背人花下展雲箋賦得愁心爾許堅只恐書生多薄福姓名未注有情天  
夢雲愁絮兩難平無賴新寒病骨輕一陣黃昏纖雨過離人聽得不分明  
滿目烏鵲噪奈何情緣深處易生魔東風來去須珍重莫遣驚濤起愛河

崔氏之家去村里許竹籬茅舍淡寫春光頗足流連玩賞較之近邨之荒田敗棺一派簷颯氣象真是別有天地  
舍後有一草場廣可一畝場上芳草芊綿迎青送綠間有黃白或深紫之小花點綴其上如鋪五色氍毹履其上  
滑而且軟倦則可藉以爲茵枕手而看晚山頗得宗少文臥游之趣場之前界一小溪溪水潺潺能悅人耳板橋  
架溪上如玉練之橫陳夕陽西下時有牧童樵子渡溪而歸人影歷亂倒入波中如演新奇影戲溪旁綠柳成行  
迎風作蹁躚舞過溪則阡陌縱橫一望無際遠山近水綠樹紅橋如斯風景欲擬桃源矣  
余日周旋于尊嚴之課堂夜坐卧于局促之斗室厥狀類囚幸有此舍後一塊土爲遺洩悶遺懷之地故每至課  
罷歸來輒獨往草場送此忽忽之暮景或席地坐或緣溪行夕陽如醉紅挂柳梢凝眺徘徊得少佳趣直至暮烟

四。合。瞑。色。蒼。然。乃。彳。子。而。返。比。至。書。舍。則。燈。光。乍。明。晚。餐。已。具。又。須。重。理。胡。孫。王。生。活。矣。余。雖。終。日。沈。悶。留。得。此。晚。來。一。霎。之。光。影。亦。足。爲。終。朝。辛。苦。之。補。償。且。比。來。數。日。更。有。一。特。異。之。景。象。入。余。眼。簾。有。足。以。駐。余。之。足。而。使。余。低。徊。留。之。不。能。去。者。則。余。於。此。處。乃。獲。見。伊。人。數。面。也。

舍。南。舍。北。編。葦。爲。籬。以。圍。之。一。帶。粉。牆。斜。陽。戀。其。一。角。余。每。於。草。場。上。遙。望。之。彷。彿。有。衣。光。鬢。影。掩。映。於。亂。煙。殘。照。間。彼。梨。影。者。鎮。日。價。困。守。蘭。閨。亦。應。惱。悶。故。徒。倚。門。聞。風。前。小。立。聊。遣。幽。情。耶。否。則。其。知。余。至。此。不。惜。天。寒。袖。薄。姍。姍。而。來。徒。牆。隅。籬。隙。偷。覩。個。郎。也。分。明。對。面。若。卽。若。離。咫。尺。天。涯。銀。河。遙。阻。唐。人。宮。詞。有。曰。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余。乃。不。如。日。影。猶。待。從。寒。鴉。之。背。斜。過。牆。腰。度。上。玉。搔。頭。也。挑。燈。獨。坐。回。思。日。間。所。遇。似。真。似。幻。賦。律。絕。各。四。首。以。記。之。

夢。也。迷。離。恨。也。迢。啼。鶯。何。事。苦。相。招。多。情。似。說。春。將。去。一。樹。殘。紅。半。已。銷。  
深。情。縷。縷。暗。中。傳。仇。立。無。言。夕。照。邊。將。面。如。何。人。更。遠。思。量。近。只。在。心。前。  
吟。魂。瘦。弱。不。禁。銷。尙。爲。尋。芳。過。野。橋。欲。寄。愁。心。與。楊。柳。一。時。亂。趁。晚。風。搖。  
相。思。無。處。覓。來。由。好。似。癡。魚。自。上。鉤。薄。命。累。卿。卿。怨。否。茫。茫。情。海。共。沈。浮。  
壯。不。如。人。老。可。知。風。塵。我。已。倦。驅。馳。未。能。消。恨。甯。辭。酒。非。爲。憐。才。不。說。詩。壓。病。埋。貧。甘。落。寞。良。辰。美。景。懶。追。隨。

今。來。此。地。茫。茫。甚。受。盡。淒。涼。却。爲。誰。  
宵。深。先。怯。被。池。單。燭。淚。何。心。不。住。彈。好。夢。能。尋。終。是。幻。同。人。相。對。強。爲。歡。(今夕鹿草攜酒來就余飲)雲。沉。

重嶺鶴魂。小月上空梁。燕額寒聞道。蓬萊今有路。好風借便到非難。  
風前小立。瞥相逢。淺黛深顰。有病容。腰帶分明。春後瘦臉波依約。酒餘慵半牋。殘日留纖影。一抹寒烟杳去蹤。  
兩處獨眠。情悄悄。難禁。今夜五更鐘。  
浪迹天涯。感斷蓬落花。何語罵春風。座無佳士眼。常白燈照離顏。影不紅杜宇。寄愁來枕畔。柳絲牽夢度牆東。  
文窗六扇。重重鎖幽會。恐勞想像中。

## 第四章 三月

余父生平酷嗜杯中物。余秉其遺傳性。亦與麴生結不解緣。蓋攻破閒愁。非此無能爲力也。自來此鄉俗冗不斷。常妨把盞。而是鄉茶樓酒家絕無。僅有湫溢霽塵不堪駐足。惟足供田夫野老。息肩解渴而已。呼童行沽。多不可飲。不得已聊以潤我枯喉。放翁詩所謂村酒甜酸市酒渾猶勝。終日對空樽者也。自寓居崔氏。後乃得傾其家製春釀。其味醇醇迥異市品。余乃大樂。且主人愛客。每飯必具壺觴。余之酒腸遂無枯燥之時。加以新愁滿眼。欲撥難開。若無紅友勸人。只合青衫常濕。余因是益狂飲不休。冀作醉鄉之遊。暫脫愁城之厄。然而酒入愁腸。酩然易醉。比醉而愁。乃更甚。或至哭泣。人謂酒能消愁。余謂可消者必非真愁。真愁必非酒力所能消。其反動力或適足。以翻腦海思潮。膨脹心頭。熱血令人研地。呼天不能自己。今晚偶醉。萬恨齊來。成長歌一首。錄示梨影。梨影閱之。或詈余狂。或憐余癡。余亦不暇問也。

夢霞夢霞爾。何爲身長七尺。好男兒。爾之處世。如鈍鎚。爾之命惡。如漏卮。待爾成志。待遂蒼蒲。須有開花期。

憶爾幼時舌未穩凌雲頭角削玉姿偷筆作文學塗抹聰明刻骨驚父師觀者謂是丹穴物他年定到鳳凰池而今世事幾遷移爾何依舊守茅茨十年蹭蹬霜蹄蹶看人雲路共奔馳今日人才東渡正紛紛爾何不隨驥尾甘守雌鳥雀常苦肥孤鳳不得竹實而常飢鳥雀皆有棲孤鳳不得梧桐而傷離人生及時早行樂爾何工愁善病朝歎暮喟而長噫飢驅寒逐四方困日暮途窮倒行而逆施寒餓孤燈一束詩心力拋盡不知疲爾何不詠清廟明堂什惟此寫愁鳴恨紙勞墨瘁爲此酸聲與苦詞爾生二十有三載世間百憂萬憤何一不備罹少壯情懷已若此如何更待朱顏衰吁嗟乎爾之生兮不如死胡爲乎迷而不悟恨極更成癡看花得意馬蹄疾爾之來兮獨遲落紅狼籍難尋覓空對春風生怨思閒愁滿眼說不得以酒澆愁愁不辭傾壺欲盡剩殘瀝洒遍桃葉與桃根一日愁在黃昏後一年愁在春暮時兩重愁並一重愁今夜無人悲更悲三更隔院聞子規窗外孤月來相窺此時之苦苦何似遊魂飄蕩氣如絲淚已盡兮繼以血淚血皆盡兮天地無情終不知擲杯四顧憤然起一篇寫出斷腸詞是墨是淚還是血寄與情人細認之

無端小病淹纏牀褥者一句校課久荒日記亦於焉中斷今幸就痊而鏡裏容顏已非昔日醫者謂須調攝不可勞精疲神卽筆墨之事亦應暫爲捐棄故雖能強起祇於庭前試脚未出舍門一步然醫者欲余捐棄筆墨沈伏斗室中舍此又何以自遣因翻日記簿補記病中之狀況

余之病也半傷於酒彼夜大醉後晨起頭目暈然似宿醒猶未解者繼而大嗽有物自喉間躍出視之血也連嗽連吐余遂失其知覺比醒則余身已僵臥榻上一人以手按余掌崔翁亦在旁知此老熟腸古道訊知余病已爲

余延得歧黃妙手矣。醫費姓頗負時名。既診余脈曰：此似心疾。幸所感尙淺。能捐除萬慮。不涉愁煩。當可瘳愈。藉非然者。則非醫生之所能爲力也。余聞醫言。知病源不誤。心乃大懼。且知咯紅一症。患者多不治。余體羸弱。今犯此。甯有幸者。不幸作他鄉之鬼。尙有倚閭老母。將何以爲情。余罪不更重耶。明知此症係傷情所致。不斬除萬疊。之情絲。將無以保全。一綫之生命。然而孽根深種。怨讐難消。輒轉衾枕。間殉情之念。與懼死之心。交戰於胸神志。爲之益昏。而斯時之梨影。亦爲余多担。一重心思。鵬郎則如穿簾燕子。倏去倏來。以報告病情於玉人之耳。余於

### 昏憫中伏枕書一律以示之。

情魔招得病魔來。愁亂如絲撥不開。天上難平牛女恨。人間誰識馬卿才。三生宿債今生果。九死癡魂不死灰。若使情關能打破。四禪天可免風災。

至第四日。余稍清醒。鵬郎復以書至。隨後秋兒搘方開之薰蘭兩盆。置於榻前之案上。余問何爲。則曰：夫人言以此代先生藥石也。全不覺爲之感絕。徐取其書展而閱之。

醉歌方終。病魔旋擾。深閨聞耗。神爲之傷。祇以內外隔絕。瓜李之嫌。理所應避。不獲親臨省視。稍效微勞。十分焦灼。莫可言宣。聞君之病。中酒也。然中酒者。病之所由起。而傷情者。則病之所由來也。鮮紅一掬。此豈可以兒戲者。情海茫茫。君竟甘以身殉而捐棄。此昂藏七尺。乎嗚呼。君亦愚矣。君上有老母。下無嗣。一肩甚重。莫便。灰頰梨影。誠不敢以薄命之身。重以累君也。君果愛梨影者。則先當自愛。留此身以有待。且及時而行樂。眼前雖多煩惱。後此或有機緣。諺云：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請君卽其旨。而深思之。愁城非。

長生國奈何。久居不出以自困而自囚哉。昨聞醫者亦謂君病係心疾。服藥不能見效。夫心疾須以心治之。一念之苦樂生死之關頭也。但使靈台不昧。奚須藥石爲功。制恨抑愁以熄情火。平心靜氣以祛病魔。言盡於此。願君之勿忘也。芳蘭二種割愛相贈。此花尙非俗品。一名小荷。一名一品。病中得此足慰岑寂。且可爲養心之助。焉臨穎神馳。書不成字。紙短情長。伏維珍重。

書尾附有五絕二首。係分詠二花之作。并錄於下。

一品名休羨。家貧無好花。素心人此夕。應共惜芳華。(大一品)

故與淡煙遮。銷魂是此花。藉茲情種子。伴爾病生涯。(小荷)

余病中得此多情之撫慰。良勝於苦口之藥石。而案上之盆蘭。陣陣幽香由鼻觀沁入心腦。更覺神清氣爽。心胸豁然。病竟若失。感謝玉人所以惠余者良不淺也。今日已能握管。應亦有以報之。乃作小簡。并填小詞二闋。

旣惠名花。復頌佳句。深情刺骨。我病已蘇。重簾不捲。香氣氤氳。不啻與卿晤對。一室促膝談心也。嗚呼。卿之厚。我可謂至矣。卿不忍余爲情死。卿若如此。余又何忍不爲卿死哉。花名二詠。幽嫋婉麗。如見卿之爲人。兩花字韵。不脫不黏。令人歎絕。嗚呼。多才薄命。自古已然。名士美人同聲一哭。然後知余與卿相憐相惜。一往情深者。固非無因也。春風多厲。卿亦宜善自珍攝。千萬勿以余故有傷玉體。則余更無以對卿矣。惓惓深情。筆何能罄。略。

書數語。藉慰錦懷。

思佳客(大一品)

幫答春暉擢紫芽。盈筐合獻帝王家。頭銜品自無。雙貴芳國香應第一誇。承雨露。嗜煙霞。却甘淡泊洗紛華。余情已向幽叢託。不愛春風及第花。

### 憶蘿月（小荷）

花嬌欲語搏露如擎雨。冉冉情根還乞護。恐有鴛鴦魂駐。相遺多感情深。合歡夢裏同尋卿性幽。如蘭性儂心苦比蓮心。

填成自視筆灑詞呆。遠不如來詩寥寥四十字之切合。自然深情刻露。竟不能以多許勝。彼少許矣。昔賈寶玉與大觀園姊妹聯吟。名字常題榜尾。非稻香社主。故加屈抑。亦非寶玉才不能勝。實故作劣詩。自甘讓步。此自是情人作用。余則初無是想。且刻意求工。而卒無以勝。未知梨影之才。視諸林薛諸人。何如。余愧無寶玉之深情。亦願盡焚蕪稿。拜倒粧台北面。執弟子禮矣。

晴日一窗不寫黃庭。而寫情簡自責。亦復自憐。更翻前月日記。有咏蘭二律。此詩已得誦之香口。前次贈蘭慰余客中寂寞。此次贈蘭伴余病裏生涯。用意相同。寓情彌永。彼因愛蘭而推愛。及於余能。不因愛贈蘭之人。而兼愛此蘭耶。感念之深。殊殷餘戀。覺前詩猶未足以盡余之意也。爰武原韵。再成兩律。

馨香遠贈寄深情。露眼如將肺腑呈。君子有心同臭味。美人此意最分明。更無別豔能移我。除却斯花那比卿。

今日素琴須一奏。忘言相對兩相傾。

春風識面太遲遲。令我瀟湘繫夢思。佩豈無緣終不解。芬猶未盡恐難持。任他羣卉誇顏色。只願終身伴素姿。

一掬靈均香草淚蘭闌同此斷腸時

乘養病之餘閒作傳情之密簡疊疊錦箋粉如雪片屈彼大鵬（意指鵬郎）作青鳥使個中秘密殊無慮局外人知其一二也余前欲索觀梨影詩稿渠未允余亦不敢強今乃又向之曉嘵謂閉戶養疴長日寂寂對蘭思卿神爲之往更誦佳句彌殷想慕想卿耽吟自昔積稿必多曩者見索未蒙允偶然憶及情如飢渴卿如念余其毋吝此此函去後果生效力是夕鵬郎以一小冊子來題曰醉花樓吟草余大喜過望開卷則有一箋夾於其中乃先閱之

儂無命且無才君何苦苦逼儂必欲儂獻醜而後已未免太不相諒矣吟詠一事從前頗喜爲之然月夕花朝聊以自遣不足云詩也自遭不幸意興索然此事拋棄已久所存者祇數年前舊稿一小冊中多自傷身世之作如秋蟲唧唧應時訴哀闋之令人無歡夜闌燈死自誦一過淚灑雲藍輒將新痕把舊痕濕透君仔細認之當分得出幾重淚跡也曩所以索而不與者以君亦傷心人似此怨苦之音入君之耳徒累君悲增忉怛耳今若此則魏收之拙不能再藏而君司馬之淚亦豈能自制乎（下略）

嗟乎余得此詩乃盡悉彼妹身世一天歡喜果化作一天煩惱矣此一冊斷腸草固成於未賦離鸞以前當時秦嘉徐淑雙影翩翩正花好月圓之候宜乎蘆簾紙閣疊韻雙聲互織同功之繭不爲蹄血之鵠而乃筆尖吐露只哀音花底推敲盡芟綺思豈詩人名窮閨閣亦難逃此例耶蓋至性所流情難境易外感所觸怨比歡多嗟乎梨影固生帶愁根者幼傷孤露椿萱之蔭無存長伶仃姊妹之花又折人生不幸無過於斯卽令夫婿情多錦

韓春好亦難化。哀思爲烟雲。託禮情於風月。然而篇存懷舊。聊抒已往之悲。子觸靈機。又作未來之識。言爲心聲。感應至捷。無家之痛重。以無夫從此。一生更無餘望。是固彼蒼之故厄。其遇抑亦梨影之有所自取也。披閱數過。茶殘香冷。彌復惕然。乃擇其尤淒惋可誦。及與若人身世有關係者。錄數篇於余日記。以誌不忘。

韞玉余姊歸梁谿顧氏。清才早世。永絕詩筒。逝者悠悠。生者悵悵。花光月影。增悲於清夜良時。剩札遺詩。觸動於窗前燈下。姊也早逝。先赴清虛。我尙偷生渾難。解脫輓歌當哭。了恨無期。

慧業生成早悟禪。消魂恰值放青蓮。一身如寄原無礙。萬事全拋始是仙。料得難忘兒女愛。可能卽到父娘前。

帳中蝴蝶傷虛幻。願祝迢登兜率天。

### 誦姊遺詩感作

姊妹戲呼元白友。何期才美早成仙。余情勝似香山老。痛對遺詩憶昔年。  
韞玉樓中玉化煙。梁谿風月失吟仙。拋詩起問梅花道。我住人間得幾年。  
手把遺編淚似絲。此生無復共吟期。人間多少傷心恨。最苦花殘春盡時。

### 聞鴈

鴈聲風送白雲開。淒咽悠揚入耳哀。兩岸蘆花一條水。年年辛苦客中來。

### 讀長生殿傳奇

亂煙零草不勝春。一樹梨花葬玉人。碧落黃泉無可問。雨鈴淒咽獨傷神。

閱西湖佳話

春到孤山翠似屏。玉梅花曲韻堪聽。不消細辨真和假。總覺堪憐是小青。

閱史有題

爭戰河山得幾年。美人香草夕陽邊。古今多少興亡恨。付與寒鴉啄亂煙。

有憶

蟋蟀聲中雨似煙。關心偏憶少年時。聯床姊妹新秋夜。此景如吟夢裏詩。

閱迴文詩

讀罷迴文月上初。妙文真可愧相如。竇郎猶是鍾情客。不負蕭娘知紙書。

梅花

冰姿玉蕊影翩翩。風送幽香雪後天。雅淡最宜來月下。清高原合占春先。六橋流出空山夢。一笛吹開古嶺烟。不效巡檐爭索笑。知花早已悟枯禪。

統閱全稿。傷逝之作。占其半。茲錄者。尚未及十之二三也。其餘長生殿西湖佳話迴文詩。及梅花之末聯。當時聊寄閒情。後日盡成識語。心之所感。事卽應之。有莫知其所以然者。使梨影自將諸詩玩其意味。而證以今日之境。地應亦爽然自失。知一點靈犀。已早作來。日大難之警告。而當時固未之覺也。余又赴校數日矣。病後精神已如其舊。晨出夕返。蹤兒忽東忽西。枕冷衾單。夢魂兒忽顛忽倒。蓋一病之餘。於

余身初無所捐。而轉有所益。所益者。非他。腦蒂之潮。翻飛十丈。胸頭之血。熱脹一腔。愁絲之亂者。益。夢心灰之死者。復活。明知不宜久戀。而情魔逼人。節節進步。雖未至失足。却大有不肯回頭之意。余亦不自解。何以迷惘至是。昨宵夢裏。竟至離魂彷彿。身輕如燕。飛入香園。與個儂絮。絮話情難分。難解。而飢鼠跳梁。驚回好夢。燈花半萎。寒照床頭。鬢影衣香。杳不可跡。則又廢然而歎。不復成眠。枕上成詩八絕。晨起錄出。以云梨影。不知渠亦曾同夢否也。

落魄勞卿格外憐。青禽幾度費鸞牋。  
世間那有癡於我。悟到癡時癡更顛。  
瘦盡傷春病要成。百般情緒總難明。  
旁人未識余心苦。勸向紅塵學養生。  
遊子他鄉戀舊衣。壯心癡願兩俱違。  
近來不作還家夢。只傍妝台夜夜飛。  
燈寒漏澀夜何如。正是孤窗月上初。  
好夢乍醒衾半冷。臥聽餓鼠嚼殘書。  
仙風無路到蓬萊。此恨終身撇不開。  
蝴蝶已拚癡到死。肯教飛上別枝來。  
愁來愁去兩心知。夢想魂勞十二時。  
幸有詩篇能代語。不然何以慰相思。  
倚門獨立數歸禽。麥浪如雲思共深。  
柳織愁絲長幾丈。應知共繫兩人心。  
多情卻假總無情。見面無言背面行。  
何日素心人對面。訴將哀怨到天明。

余自病後。已戒除杯中物。主人知余意。亦不復以壺觴供客。每屆晚餐。祇登飯顆之山。不入酒泉之郡。今日夏至。校中無課。余乃飯於館中。秋兒復爲余設飯具。且侑以一盤櫻桃梅子。充仞其中。蓋吳中習慣。每逢佳節必荐應。

時果品夏至之食梅櫻猶中秋之供菱藕也。三杯飲盡已覺微醺。更食青梅一顆酸沁齒牙。不復能飯。酒闌意倦。倚枕假寐。俄而一片癡魂居然化蝶。又飛繞於香閨繡閣之旁矣。栩栩移時。聞耳畔有人高喚。遽然驚覺。張目而覩。鵬郎立於余側。余笑曰。鵬郎汝乃學鼠子作劇擾人。清夢耶。鵬郎不答。授余以紙。余曰。是又詩債來矣。接而閱之。紙尾附數語曰。君案頭有石頭記可假儂一閱。余乃起取書付鵬郎。更書四絕以示之曰。

牆角桑陰守野龐。午慵難遣睡魔降。夢中起把新詩讀。蝴蝶當窗飛一雙。

百結愁腸得酒寬。麥風微颺送餘寒。而今始識相思味。直與青梅一樣酸。

前輩風流事。有無春煙蜀市客。行沽詩心應比琴。心苦欲覓當年舊酒壚。

一卷紅樓夢醒餘情懷渺渺。獨愁余今朝付與閨中看。誤盡才人是此書。

異哉余病。不知其所自來。亦不知其所自去。咯紅一症。本非癰疥。余初病時。沈沈若死。藥石不能攻。醫生爲余憂。卽余亦未嘗不自惴惴。而一言之勸。憬然而悟。一念之轉。霍然而蘇。神速若此。生死之權。果操於誰之手歟。余固夢夢旁觀。自有清者清者。何人梨影也。梨影謂余病係傷情所致。斯語殆確。然使不病。梨影決不肯遽爲此言以慰余。彼所謂傷情者。非與彼深有關係在耶。夫余未病之前。梨影於余若有情。若無情。雖瑤緘往返。詩筒唱酬。一點芳心。早暗地作惺惺之惜。而言語動作間。尙不免有所顧忌。未有以表示其愛情之熱度。迨余一病後。不能自制。燈下侍兒傳言。瑣床前愛子顧影。依依沈摯之思。心爲焦灼。聲香之贈。意更分明。娓娓愛語。款款深情。藥煙病榻間。乃儘穀余消受。人情於有關係之▲驟聞其遘不幸。事未有不驚惶無措。言動改常者。究焉梨影視余。

果有關係與否余未敢知然就彼數日中表示於外者測之則梨影之心一余之心耳彼果無意於余者何爲而若此余知彼開病後所以爲余憂者有甚於余之自憂者也余非彼亦不病梨影旣知余矣余復何病哉

個人一點真情表現於余之病後者尤多纏綿懇切之處今日層層追憶殊令余且感且慚又悲又喜也一詩稿也曩日靳不我示者此日索之而一卷清詞已飽余之饑眼尤可感者余病已愈初無需於藥石而秋兒傳夫人命日遣醫生視余意若謂個郎病後身弱如花非得藥力滋補難復健矣余昔日餓此苦口之湯而攢眉梗咽者今日餓之醇醇然有餘味焉鵬郎自余病後輟讀至今余意其荒於嬉也遣秋兒招之來則曰夫人自課矣先生可早眠以將息病體也余赴校之日秋兒尙來尼余謂余大病新愈宜靜心調攝俾可恢復精神毋遽奔波自苦諄諄之密囑復爲草草之勞人固知愛我者之心尙爲余懸懸而莫定也

秋兒能言一鶲鵠耳調而教之者自於人在也余以曠課兼旬久勞杞生庖代今能強步不欲再累他人甯負此余嗜飲而孱軀羸弱不勝酒力此次之病傷於情者半傷於酒者亦半梨影知之則爲一痛切之函戒余輒飲略謂酒能敗德亦能傷身麌秀才非好相識絕之爲宜君如念儂言者其勿再沉湎以自貽伊戚也余得此函曾口占二絕以答之曰

病渴無才轉自危堆腸積肚是相思會看索我枯魚肆瘦骨知能耐幾時  
花前病酒也風流爭奈寒宵形影酬感汝殷勤頻勸誠教儂何物可消愁  
梨影之所以待余者若此余之所以感梨影者何如遲暮相逢嗟此緣之已晚纏綿不解復餘思之難芟余初認

爲片面之相思。今則確知爲雙方之互感矣。方余病中亦嘗自危。自懼。自警。自責。力欲擺脫此情絲束縛。還我一無牽掛之身。而今病後思量彌增癡戀。此心又胡能不作死灰之復活者。情根不可割。病根又胡以除。明知薄福書生終作含冤情鬼。顧後來之事。此時殊無暇計及。惟持余一點癡心消受。此眼前狂福而已。

## 第五章 四月

今日徇杞生之請。舉行春季旅行。赴鵝湖各校參觀焉。鵝湖爲錫金重鎮。山水清嘉。夙稱善地。風氣之開。較他鄉獨早。學校林立。成績斐然可觀。李率學生整隊行。余獨棹小舟往。歸途過一村名蠻里者。云卽昔日泰伯逃居之地。村有泰伯遺廟。規模宏麗。氣象猶新。因率諸生入廟瞻仰。且小憩焉。廟中主持爲一老道士。能詩。年八十餘矣。童顏鶴髮。意致灑然。與語絕風雅。不作長生不死談。真有道之士也。余口占一律以贈之曰。

出門遇道士。雙袖拂紅霞。鐵笛橫吹。晚看山不憶。家呼童撥爐火。爲我煮瓊花。欲叩長生旨。無言指日斜。

余此行雖以舟代步。然亦憊甚。比歸已暝。草草晚膳後。亟思往華胥國一遊。甫擬掃榻就睡。衾中有物。隆然觸於眼際。揭衾視之。則鏡架一具。中貯美人影片。亭亭似玉。飄飄欲仙。展玩之際。狂喜不禁。鏡中人梨影也。余與梨影兩情之戀愛。已臻極點。而一面之緣。尙虛佳會。疇昔之夜。月色朦朧。隔窗窺覲。苦未分明。今乃於畫圖中省識春風之面。何幸如之。此影旣爲余發現。然則今日梨影必來余室矣。余復遍燭室中。冀尙有餘蹤可拾。偶見地上紙灰散亂。檢視之。得燼餘紙角一草書七字曰。悠悠人亦去。如潮殆爲余不在而作也。乃卽夕草一小簡。并賦四律以報之曰。

僕一介書生。寄危根於客土。深蒙過愛。感極生慚。前生之因乎。今世之緣乎。吾不得而知之也。嗚呼。僕之所以獨坐愁苦。塌然摧肝憂憤。墮膺不能自解者。亦以獨操古調。不遇知音。爲恨耳。今旣得卿。此生爲不虛矣。復奚惜。此浮花斷梗身哉。卿前書曰。非冤家則不聚。非同病則不憐。斯言也。卽我所欲言而未言者也。我心卽卿心。卿心卽我心。人睽兩地。情出一源。我心已爲卿殉。我身亦爲卿有矣。今日鵝湖之行。強爲同人挾去。幸卿顧我。徒使卿增室邇人遐之感。剩刦灰於地上。未識詩心覆小影於衾中。深知愛意。此情此情。圖報維難。惟有將卿玉影日夕以香花供奉。祝卿吟懷常健。百病皆消耳。律詩四首。一以答過訪之意。一以謝贈影之情。知我者或不嗔余輕薄也。

鵝湖結隊偶從行。負却殷勤訪我情。湘管題詩痕宛在紙灰牋。字意難明室中坐。久餘蘭氣窗隙風。過想珮聲我正來時。卿已去可堪一樣冷清清。

暫駐仙蹤獨自看。入門如見步珊珊。更勞寄語悲人遠。爲覓餘香待漏殘。命薄如儂今若此。情真到爾古應難。青衫紅袖同無主。恨不勝銷死也拚。

意中人是鏡中人。伴我燈前瘦。病身好與幽蘭存。素質定從明月借。精神含情欲證三。生約不語平添一段春。未敢題詞寫裙角。毫端爲恐有纖塵。

真真畫裏喚如何。鏡架生寒漫費呵。一點愁心攢眼底。二分紅暈透頸渦。深情邈邈抵瑤贈。密意重重覆錦窩。除是焚香朝夕共。於今見面更無多。

今晚得梨影覆書情深慮遠不啻清夜鐘聲警人癡夢也錄其詞於下

我來君不在。君若在我亦不來。留詩一句出自無心。君勿介意。至以小影相遺。實出於情之不得已。致不避瓜李之嫌。亦不望瓊瑤之報。蓋梨影以君爲知己。君亦不棄梨影。引爲同病。然自問此生恐不能再見君子。種玉無緣。還珠有淚。不敢負君。亦不敢誤君。海萍風絮。聚散何常。此日重牆間隔。幾同萬里迢遙。一面之緣千金難買。異日君歸遠道。妾處深閨。更何從再接霞光。重圓詩夢。贈君此物。固以寄一時愛戀之深情。卽以留後日訣別之紀念耳。

是夕余復作書報梨影。并附以二絕。聊以表明余之心跡。蓋卽梨影所謂出於情之不得已也。過三鼓始就寢。啓誦芳札。情怨纏綿。真欲嘔心相示。讀未竟。不知何來一副急淚。將香箋濕透一半矣。卿固非懷春少婦。僕亦非輕薄兒郎。此日兩心均不克自持。總緣情絲一散。難以復收耳。僕也不敢生非富貴之家長無鄉曲之譽。以乖僻之性。擇冷淡之生涯。遭家不造。老父見背。惟一兄一母。是依孤苦伶仃。艱難萬狀。今日此身正如一片春萍隨風飄泊。勞人草草。寐難安。今歲證鴻雪之因緣。未知明年又在何處。則兩人今日相逢。亦如風際楊花。偶然聚跡耳。况今者青鳥書來。已積千行之錦藍。橋路斷。曾無一面之緣。異日者地角天涯。水分雲隔。非特不得形影相依也。恐并魂夢亦不能偷接矣。傷哉。傷哉。念及此而余之悲嘵。寧能自己耶。贈影之意。僕亦知之。何寄情之深且遠也。嗚呼。卿以冰姿玉質。淪於窮鄉僻壤之中。極盡顛沛流離之慘。此才可惜。此恨誰知。幽蘭之挺秀於岩谷也。長養春風。孤根自保。不遇君子。惜春香其不被瀾於荒榛叢莽。見笑於樅李夭桃也。亦僅

矣。謂駭人耶。卿之憤泣不亦宜耶。鵬郎雖幼。聰穎過於羣童。真卿子也。充其學力。將來可耀門楣。然則卿雖薄命。猶可少慰。視僕之沈淪不已。較勝一籌。耶。僕所遭不幸。性復耽吟。聲淒孤韻。一燈一篋。行將終其身於憂愁困苦中。今更自累。不足而累卿矣。卿前言不願僕爲卿累。僕今則不能不使卿爲僕累。但自今已往。無論悲歡離合。卿旣以同病人相待。僕總拚以一死報卿耳。夫人患貪生耳。人事雖難知極。以死而何事不可了哉。情患不堅耳。苟能持此心於永久。人間天上。何患無相見期哉。我書至此。不禁擲筆狂呼。不復知此身何有也。

名花老去。見無期。嗟我尋春到已遲。今日斷腸淚欲盡。斷腸空對半殘枝。

我自狂癡敢怨卿。本來薄福是多情。來生願果堅如鐵。我誓孤棲過此生。

今晨又得梨影書。並頑到香箋一疊。客中正乏此物。謹受而藏之。此後千行萬行。不愁寫不盡。相思矣。賦四絕答之。

鳳紙曾經素手摩。一回持贈意云何。從今遠寄同心字。寫到相語語更多。  
卜居若得傍蘭閨。海燕年年免獨棲。容我桃花源裏住。此身不再出仙溪。

鎮日昏昏夢繞床。小窗消受午風涼。尋常一樣高槐日。偏向愁中故故長。

菜花過。風麥全黃。摘葉提筐。一巷忙。今夜蠶房。籌影畔。有人不睡。倚殘妝。  
命途偃蹇。人海飄零。元龍豪氣。久作冰消。司馬雄心。亦爲灰死。石癡行後。梨影屢勸。余東渡。並願拔簪珥。以助余行裝。自顧駑駘局促。若此愧無以副我玉人之期望也。深宵苦憶。萬感來來。既成長書。復吟短句。

東渡之言出之他人。無足深怪。卿能真知我者。亦以斯言勸我。得毋同於流俗人之見。與素心大相刺謬乎。繼而思之。不覺悄然而悲。泫然而泣。曰。卿固愛我之深。望我之切。不忍我爲終。竄天下之志士。不得已而爲此言也。嗚呼。卿之用心如此。其苦也。能不令我感。卿戀卿。結於腸。而不解入於骨。而不滅耶。雖然。卿固閨閣中第一情人也。僕則天地間第一恨人也。疇曩心跡。已盡於放歌一章。卿已知之。無庸復贅。方今環球競爭時代。有進無退。有志之士。孰不欲爭先捷足。發現於經世作人之大劇場。而我也。獨閉門枯坐。鬱鬱不樂。惟是一腔癡情。託之勞人思婦之詞。以自遣。徒使青春白日。消磨於一吟一醉之中。此其中實有大不得已者。在而豈敢自附於騷人墨士之林哉。嗚呼。河山一局。已剩殘棋。風雨孤燈。空懷磨劍念茲。黃種負我青年。今日者。憤時嫉俗。竟欲將功名富貴。一舉而空之。非年不如人也。才不如人也。實自知命不如人耳。好榮而惡辱。我非異於人情也。故每當春陽暖活之時。風日晴明之候。一草一木。皆有鬪生之心。一花一鳥。盡有矜時之意。對此韶光少年。用世之心。未嘗不怦怦欲動。而一轉念間。歎時運之不齊。傷命途之多舛。則又未嘗不沉醉悲歌。繼之以哭。而不能自己也。當終軍弱冠之年。已有庾信江關之感。死灰終無復燃之時。枯木甯有回生之日耶。卿顧欲以乘風破浪之宗慤。望我此意良足。感此願恐終虛也。肺腑之言。若蒙鑒察。爲幸多矣。

名場失意。早沈淪。盡癡狀。度幾春。名士過江。多若鯽。誰憐窮海。有枯鱗。感卿爲我惜。青春勸我東。行一問津。我正途窮。多若淚。茫茫前路。更無人。此身已似再眠蠶。無補明時。合抱慚事業。少年皆不遂。堂堂白白去。何堪。

世事年來萬念灰。風波險處便驚猜。斯人不出何輕重。自有憂時名世才。

痛余老父爲余而傷其生。功名兩字不啻與余有不共戴天之仇。心灰氣短非一日於茲矣。梨影因自惜而惜。余曩者以及第花相貽寓有深意。使余根觸十年前事。萬倍傷心爾。時之梨影僅知余爲名場失意人。初不知爲此微名已死。余之老父此慘痛之紀念何嘗有一日去。余懷抱折花相贈。原迫於憐才一念而來。余惟自痛自傷。固未敢怨梨影之逆余心坎。其後放歌一章。余已自陳其心跡。聰明如梨影疇不能卽詩見心。相喻於無言之表。乃自石癡東去。復感芳心。時以此逆耳之言。強聒不已。謂君亦健者。着鞭怎讓他鬱鬱居此。胡爲乎忍哉。梨影斯言也。持刀以刺余心痛不至此也。汝胡不思。余而尙有一點名心。未死者何不走馬長安。探春上苑。顧來此寥寂之鄉。共爾銷魂之侶。對泣於花殘春盡時耶。欲爲下車馮婦。余尙有羞惡之心。欲爲投筆班生。余已無英雄之氣。黃塵莽莽舉步皆非。白日攸心。浮生已促。梨影旣引余爲同病。是已知余心矣。又復苦苦相勸。意果何居。今日復得梨影書一片。苦心始和盤托出。彼之用意固有較憐才一念而探焉者。余欲懟之。無可懟也。天乎天乎。所以虐余與梨影者至矣。又何爲而使此一雙可憐蟲無端會合。可望不可卽耶。

嗟乎霞郎。尙願聽梨影一言乎。君書作誓死之語。君詩作非分之詞。亦知梨影果爲君何人。梨影所處之地位。尙可與君自由戀愛。與否君如此用情。果於兩人有所裨益。與否君胡不細加審度。而徒出之以孟浪也。梨影已爲失羣之孤。烏惟欠一死。埋香塚下。嗚咽聲。梨影固自有可悲者。在非爲君也。君自葬花。儂自哭花。雖然一樣淒涼。自有各人志趣。梨影與君之關係果安在哉。初不料因此而一線牽連。又來孽債再接再厲。遂成今

日不了之局。早知其如此。梨影卽有無窮痛淚。亦當暗灑於無人之深閨。不敢爲君所聞。爲君所見。致撥動君心之哀感。惹起君心之愛戀也。夫使吾兩人而三生石上。訂有夙緣者。則相遇亦何待於今日。旣無緣矣。又復相遇。此亦無可奈何之事。放下愁腸。斬除煩惱。斯爲計之上者。其不能也。則爲文字之交結精神之愛。月見燈前。頻傳錦字。天涯地角。不隔詩心。亦情人之末路苦海。之生涯也。君爲梨影病。梨影未嘗不爲君憔悴。君願以一死報梨影。梨影亦未嘗不願以一死報君。然而君固不可死。梨影亦烏可便死。此生各有未完之事。人世已無再到之春。來生之約。姑妄言之可也。必欲於今生捐棄一切。甯非大愚。以君才華卓犖。夫豈久居人下者。男兒三十。不得志。則亦已耳。君今未滿三十。正可有爲之時。又烏知其終不得志。君固自傷身世。無夢功名。然不遇梨影。則固無預梨影事。旣遇梨影。而使君之性情益復悽惻。君之志氣益復頹唐。又復重之以盟誓。要之以他生一若。此爲畢生恨事。從此不願復問人間事者。君愛梨影。而不知自愛。梨影惜君。而君不自惜。夫梨影一女子耳。卽令相逢未嫁。如願以償。亦何足戀。況其爲婦。閨之怨婦乎。君爲一梨影而傷心。至於此極。梨影自思殊覺不類。而恨無法以悟君之癡。東渡之言。蓋欲君速離此傷心之境地。勿遲徊留戀。而自誤其無量之前程也。君戀梨影。以梨影之有微才耳。方今女學昌濟。濟英雌。不乏才貌俱優之輩。如君矯矯。何患不逢佳偶。梨影不祥人也。極君願望。亦不過聽琴計。遂賣酒心甘與司馬文君結千秋同調。梨影縱不難拚此殘軀。償君癡願。而夕陽雖好。已近黃昏。名節旣墮。終身抱慝。君亦何取於儂也。嗟乎。霞郎事已無可奈何。只合大家撒手。君其速悟。勿爲無益之悲。君卽無意進取。而春城鶯燕。海國風光。世界花花。正大有尋歡之處。此間非樂土。速去。

爲佳梨影之所以勸君者止此君能從梨影言是卽愛梨影也否則堅持不決好夢終虛悲苦殞身兩無所益

男兒七尺軀死自有所爲一不可戀之女子而死此所謂輕於鴻毛者也君其念焉

噫忍哉東渡之言余初謂梨影憐才心切與余昔日之勸石癡同一用意孰知彼固欲藉此離余而跳出情關之外爲余計實自爲計也余誠累彼明知其無可戀而與之作非分之周旋尋可憐之生活使彼一寸柔腸爲余帳轉燈昏月冷徒喚奈何不得已以勸勉之言爲解脫之計其用心絶苦其抱恨良深亦知余讀此書當更生若何之感想而遽能拋撇此情耶嗟乎梨影汝固可憐余甯得已此事發端良由於余一書之挑逗然使汝置而不答則余情亦無着處耳何爲而瑤牒疊疊頻傳玉女之言香草離離狂賺靈均之淚青衫紅袖同是天涯缺月殘花偏生幻想蝶迷知夢雙雙待死之魂繭同功一一傳情之作至於今日兩方交感一樣無聊欲合固難欲離豈易余固不能捨彼彼亦何以捨余也埋香何事我誠身世悲多還淚而來渠亦前生債重慕然相遇事豈無因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今乃云君自葬花儂自哭花一若兩人之相感與此事絕無關係者嗟乎梨影若言殆欺余也事已至斯尙有何說余情不二余恨無窮石爛海枯長此終古休矣休矣其毋再爲此苦語以勸余而徒增余之心之痛也余讀此書余言又烏能已披肝瀝血重寫鸞箋更賦數詩以見余志梨影桑影此爲余第二次之誓書矣是韓憑化蝶之時此一點真誠或尙能取信於梨影也

頃接手書諄諄苦勸益以見卿之情而益以傷僕之心卿乎卿乎何忍作此無聊之慰藉而使僕孤腸寸寸斷

也。僕非到處鍾情者。亦非輕諾寡信者。卿試思之。僕所以至今不訂絲蘿者何爲乎。僕所以愛卿感卿而甘爲卿死者何爲乎。卿誦僕紅樓影事詩可以知僕平日之心。卿誦僕前次寄贈之稿可以知僕今日之心。卿謂僕在新學界中閱歷斯言誤矣。僕十年場翼。一卷行吟。名心久死。迄今時事變遷。學界新張旗幟。僕又安能隨波逐流。與幾輩青年角逐於詞林藝圃哉。今歲來錫。爲飢寒所驅。聊以託足。熱心教育。實病未能。卿試視僕今所謂新學界有如僕其人者乎。至女界中人。僕尤不敢企及。僕非登徒子。前書已言之矣。狂花俗艷。素不關心。一見相傾。豈非宿孽。無奈陰成綠葉。徒陽杜牧之懷。洞鎖白雲。已絕漁郎之路。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卿之命薄矣。僕之命不更薄乎。無論今日女界中如卿者不能再遇。卽有之。僕亦不肯鍾情於二。旣不得卿。甯終鰥耳。生旣無緣。甯速死耳。與卿造因於今生。當得收果於來世。何必於今生多作一場春夢。於來世更多添一重孽障哉。至嗣續之計。僕亦未嘗不先爲計。及僕雖少伯叔。幸有一兄。結褵數年。亦旣抱子。但使祖宗之祀。不至自我而斬。則不孝之罪。應亦可以略減也。僕聞之一言旣出。駟馬難追。若食我言。願與薄倖人一例受罰。卿休矣。無復言矣。我試問卿。卿所以愛僕者。憐僕之才乎。抑感僕之情乎。憐才與感情。二者孰重孰輕乎。發乎情。止乎禮義。僕之心安矣。而卿又何必爲僕不安乎。或者長生一誓。能感雙星冤死。千年尙留孤塚。情果不移。一世鴛鴦獨宿。緣如可續。再生鸞鳳雙成。此後苟生一日。則月夕風晨。與卿分受淒涼之况。味幸而天公見憐。兩人相見之緣。不自此而絕。則與卿對坐談詩。共訴飄零之恨。此願雖深。尙在不可知之數耳。嗚呼。僕自勸。不得。卿亦勸僕。不得。至以卿之勸僕者。轉以勸卿而僕之心苦矣。而僕之恨長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僕體素

怯弱。既爲情傷。復爲病磨。前日忽患咯紅。當由隱恨所致。大凡少小多情。便非幸福僕年才弱冠而人世間之百憂萬憤。亦已備嘗憔悴。餘生復何足惜。願卿勿復念僕矣。

杜牧今生尙有緣。撥燈含淚檢詩篇。聰明自誤原非福。遲暮相逢倍可憐。白水從今盟素志。黃金無處買芳年。回頭多少傷心事。願化閒雲補恨天。

顧影應憐太瘦生。十年心跡訴卿卿。佳人日暮臨風淚。游子宵分見月情。碎翦鄉心隨鴈影。驚殘春夢滅鶯聲。客中歲月飛星疾。桑剝空條繭盡成。

萬里滄溟涸片鱗。半生蕭瑟歎吾身。文章憎命才爲累。花鳥留人意獨真。浮世百年成底事。新歌一曲惜餘春。金樽檀板能消恨。莫負當前笑語親。

才盡囊餘賣賦金。果然巾幘有知音。寒衾今夜憐同病。滄海他年見此心。靜散茶烟紅燭冷。凍留蕉雨綠窗深。蕭寥形影空酬酢。夢醒重添苦楚吟。

草草數行喃喃再誓書去。而余之靈魂亦隨之以俱去。心頭小鹿又復作惡。盤鋸方寸間。闢戰場焉。未知梨影之閱此書也。其喜耶。其怒耶。其笑耶。其泣耶。彼欲勸余而反爲余勸。彼之失望將若何。彼之傷心又將若何。彼果能忘余耶。彼閱此書果能漠然無動止。水不波而將余度外置之耶。余知其必不能也。若是則余深苦役矣。然梨影之當諒余。余豈得已哉。劫餘身世忒煞淒涼。覓得知音有如此恨。至於今而余心坎中所貯之歡情已早和萬點殘英埋於地下。疇復願戀人世之春華。作風花之幻夢者。此意也。梨影固知之。知之則又何必再以虛言相慰。夫余

卽不與梨影遇。余亦爲絕無生趣之人。今茲若此。初非梨影能感。余余自感者。實深也。

嗟乎。余書入於梨影之日者。四十八小時矣。此四十八小時中。余固未有一分一秒忘梨影。且未有一分一秒不望梨影之飛溫語以慰余。掬情淚以餉余也。余此時情如大旱之苗。深望梨影以一滴楊枝甘露潤余枯槁之心。田轉生機於一綫。就余意度之。梨影閱此書必不忍恝然舍置。顧余久望梨影書而書終不至。嗟。梨影殆絕余耶。抑以書語突兀躊躇而未能遽答耶。尤奇者。每日晚餐後。鵬郎必捧書就余讀。比兩日來亦絕跡不至。何事輟業。豈亦與余書有關係耶。個中消息。欲偵無從。徘徊斗室中心。事轉轄坐臥。不知所可。木然類待死之囚。

今晚鵬郎來。謂余曰。吾家蠶事大忙。阿母瘁矣。余日夜助阿母餒葉。輒讀二日先生得毋責其惰乎。余聞言乃恍然於梨影。所以不答余書之故。蓋是鄉富蠶桑之利。棟花風過。同巷分功。籌影紅時。有辛勤之少婦。桑陰綠處。無嬉戲之兒童。所謂鄉村四月閒人少者是也。余之校中。因此而放臨時假者。已一星期矣。鵬郎之言殆確。渠家雖不必藉此爲生計。而愛葉垂垂。舊有桑畦十畝。女紅之事。何可廢也。梨影以憔悴遺嫠爲賢能。主婦儉以持家勤。以率下不惜以愁病之軀。任劬勞之職。盡心撫育。徹夜彷徨。三起三眠。殷勤待去。一絲一縷辛苦抽來。蠶耶人耶。是同一人世間之可憐蟲也。以彼玉骨珊瑚弱如風柳。豈耐得勞苦者。蠶功瑣碎。眠食失時。自非健婦甯能堪此。渠爲蠶。擔憂余。又爲渠。擔憂矣。

余自陷身情海以來。晨夕碌碌。課罷以後。無他事。日作此無聊之酬答。詩債共淚債俱償。鄉情與世情並談。殘春筆硯新篇。積有牛腰。明月家山。故里曾無蝶夢。吟魂顛倒。之餘情思蒙葺。之際。并此尋常竹報。亦復懶於下筆。不

知天寒日暮。徒倚門闈者。望眼穿矣。猶憶當時。惆悵。出門。余母揮淚相送。余姊則以別後音書。諄諄。囑咐。今則春光。別去。遊子不歸。盼斷天涯。杳無的信。苦哉。老母思兒之况。何如也。一行作客。忘却老人。余姊知之。又烏能怨余。著而數日前。余兄自湘來書。以暑假非遙。特地舉歸期。相告。謂弟返棹。蓉湖之日。即我回頭。衡浦之時。李頻詩所謂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邱煙者。可爲我兩人詠也。余待此書。亦復漠然置之一。若反以不歸爲樂者。噫。世之真愛余者。舍余母。余姊。余兄外。更有何人。彼梨影愛余之情。縱極懇摯。纏綿。豈得爲正常之愛。余以戀戀於梨影。故將平日家庭間之至情。至性。盡付淡忘。至今思之。余誠不自知其何心矣。趁茲蠶假。補達魚書。聊慰親心。以誌吾過兄處報章。同時將去。楚雲一片。珍重萬千。計荷風梅雨時。家人團聚。細訴離衷。爲樂當無藝也。

夜館無人。可互告語。輒復與麴生晤。而酒入愁腸。酣然易醉。不及一斗。玉山頽矣。醉後忘情。繼之以哭。嗚咽之際。鵬郎忽至。語余曰。先生勿哭。阿母病矣。余昏憊中。驟聞是語。酒意爲之盡消。急詢以何病。且病何速也。曰。家人謂係積勞所致。阿母已亦云然。然以余測之。殊不類。阿母之病爲先生前日一封書耳。余益驚駭。問曰。爲余耶。爲余之書耶。若烏知之。豈若母有以語若耶。鵬郎曰。先生前日書中。不知作何語。阿母初閱之。長歎不語。旋復哭泣。余亦不敢問。比來愁眉苦眼。鎮日無歡。今已病不能起。余猶時見其就枕上翻閱先生書。暗中流淚不止也。鵬郎欲再有言。而秋兒自外入。謂鵬郎曰。夫人喚汝。其速去。語次。以目視鵬郎。意似不欲渠向余喋喋者。余亦嗒然無語。鵬郎乃忽忽隨秋兒行。

異哉梨影。汝竟爲余而病耶。汝嘯余癡。今癡者固不僅余矣。漫漫長夜。黯黯殘燈。魂魄不來。意緒若死。這番驚耗。

既入余耳。余獨何心能不悲哉。梨影之病良如鵬郎言。余與無賴遇之。使然然余目無此。彼亦未能忘余。余已爲彼而病。彼豈能獨免耶。今余卽謗言以慰彼。謂余已願從汝勸從今分手。不復相縕。余爲此言。彼病之能愈與否。未可必。而余自思。豈真能洗空心地。勘破情禪。出此割恩斷愛之舉耶。卽彼情絲一縷。緊繞余身。亦豈能自放。自收。不相牽惹者。噫。余言旣出。甯復可追。彼病而死。則余亦死耳。余今所以慰彼者。祇此方寸間一點真情。終須表白。至後日之悲歡離合。余旣以命自安。彼亦可達觀。自悟。爰就燈下再草長書。附以八絕。仍交鵬郎攜去。此書。

此詩明知其非對症良藥。然余言止此。余力亦止此。其他以問彼。無情之碧翁耳。

聞卿抱病。惻然心悲。卿何病耶。病何來耶。相半荔尺。如隔蓬島。千重安得身輕。如燕飛入重簾。揭起鯀綃。一覲玉人之面。以慰余苦。憶之情閑。聊齋孫子楚化鶴入阿寶。閨中事。未嘗不魂爲之飛。神爲之往也。雖然。爲愈矣。嗟乎。梨姊夢斷魂離。曩時僕狀。今到卿耶。卿病爲誰。夫何待言。愁緒繁心。引病之媒也。誓言在耳。催病終少三生。之果何爭。一面之緣。卽得相見。亦復奚益。覩卿病裏之愁容。適以撥我心頭之憤火。固不如不見之。之符也。我無前書。卿亦必病。但不至如是之速耳。夢霞夢霞。無才薄命。不祥身重。以累吾姊矣。傷心哉。此至酷至虐之病魔。乃集之於卿身也。此可驚可痛之惡耗。乃入之於我耳也。此偌大之宇宙。可愛之歲月。乃着我兩人也。我欲爲卿醫。而恨無藥可贈。我欲爲卿慰。而實無語可伸。我欲爲卿哭。而轉無淚可揮。我不能止卿之病。我又安能保我之不病耶。近來積恨愈多。歡情日減。今又聞卿病訊。亂我愁懷。恐不久亦與卿俱病耳。尚有一言。幸垂愛察。但我書至此。我心實大痛。而不可止。泣不成聲。書不成字矣。我之誓出於萬不得已。世間薄福原

是多情我自狂癡本無所怨卿之終寡命也僕之終鰥命也知其在命而牽連不解抵死相纏以至於此者亦命也我不自惜卿固不必爲我惜矣卿尤不宜爲我病矣痛念之餘癡心未死還望愁銷眉霽勉留此日微軀休教人去樓空竟絕今生餘望

麥浪翻晴柳點風春歸草草又成空庚郎未老傷心早苦誦江南曲一終一日偷閒六日忙忽聞卿病暗悲傷舊愁不斷新愁續要比蠶絲十倍長佳期細叩總參差夢裏相逢醒未知訴盡東風渾不管只將長恨寫烏絲半幅蠻牋署小名相思兩字記分明遙知灑盡香螺墨一片傷心說不清法試春衫引病長鷗鵠特爲送淒涼粉牆一寸相思地淚漬秋來發海棠曉晴多在柳梢邊獨步徘徊思杳然目送斜暉入不見遠山幾處起蒼烟惻惻輕寒早掩門一絲殘淚閣黃昏不知今夜空牀夢明月梨花何處魂綠窗長合作殘燈一度劉郎到豈曾只覺單衾寒似鐵爭教清淚不成冰

余自聞梨影病耗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者數日於茲矣何預余事而關心若此殊可笑也聞秋兒言夫人舊有肝疾乘時再發心煩意亂夜不成寐昨日已延費醫進平肝疎肺之劑尙未見效也秋兒之言如此然病態以目見爲眞傳言寧復足恃使余而得親侍梨影之疾者則黃花人面憔悴若何固足以慰余癡想而藥鎰茶竈事事親承自問余之能力當有十倍於尋常看護者今則格於神禁簾外天涯祇能暗裏擔憂那許公然問訊模

糊想像疑假疑真憤念及此轉妬彼無知之秋兒反得常傍玉人之側相親相近問暖嘘寒也無已其仍借詩篇代語而相慰於無形乎。

被窓私泣不聞聲醉後傷情頓觸情苦溢心頭難自制斷腸血淚一時并自聞病耗膽俱寒粒粒長鎗下咽難竟日攢眉憂底事旁人猶自勸加餐病態愁顏想未真爐熏茗碗恨難親可憐檻外看花客不及牀頭進藥人苦是雙眸徹夜清一燈長伴枕邊明窮途無計堪相慰共爾殘宵夢不成呻吟痛楚病成魔細碎心煩苦緒多不奈眼前還擾擾癡兒頑婢待如何藥餌何功病怎瘳平肝疎肺火還燒願將萬斛如泉淚向汝心頭着力澆

余今下筆草此日記拈管則手頻頻顫久之未成一字坐對書城昏然如歷夢境恍惚間若自省曰余在此作日記所書者何語耶卽擲其手中管就紙視之墨瀦淋漓濡染已遍旣而審之則爛然紙上者淚也非墨也蓋余筆未下而余淚先下紙上寫不盡之千行萬行悉以此兩眶間之情淚雙行爲代表而余竟不自知足徵余方寸之亂矣實則萬種深情已歷歷矚余心坎此無聊之日記卽長此不着一字亦豈能遽付雲煙耶

梨影之病余固知其爲余余何爲而使彼病彼何爲而爲余病當局者且迷離惝恍不識何因彼局外人又烏乎知之余病而彼代爲憂彼病而余亦煩擾若此究竟余之痛苦尙有較彼更深者彼一病而余之神情益形顛倒余之思緒益覺棼亂此心長日懸懸若空中之紙焉飄飄蕩蕩靡有定向而余之腦筋則已麻木靈魂已離其軀

殼而悠然長往。往往何處。殆徘徊於個人病榻之前耳。有時神志稍定。若靈魂已乘風而返。告余以個人病體。若何。萋瘁病容。若何消瘦。幻影重重。亂生眼底。旋轉一室。如入孔明八陣圖。昏迷不知所措。噫此數日間。余雖未身爲鶴鶴殆已。形同木石。使彼病而不卽愈者。余亦將成痼矣。造化小兒爾。虐彼可憐之弱質。毋寧轉而虐余。余能代彼病者。事較佳也。

余當此栗碌不甯之際。而校中兩星期之蠶假。已警焉過去。功課嚴追。殊不因余之心有不適。而稍事寬假。蛾眉知己。情豈能抛。鶴肋生涯。食原無味。形神俱敝。強要犧牲。心緒如焚。更多攬擾。恨也何如。余實自咎。不應以枯寂無聊之人。而任此煩苦之小學教師。既爲教師。復有此許多意外之煩惱。事亂余心。曲余卽欲勉盡厥職。而形爲心役。心與志違。晨夕奔波。總是敷衍局面。安有所謂才具。安有所謂精神。教育界中人。而盡如余者。貽誤寧有底歟。日來身雖在校。而憂心悄悄。鬱不能宣。同人相對。神喪色沮。之態輒流露於不自覺。有一次上國文課。旣登講壇。方悟忘攜其教授本。復下壇往教室中取之。又誤攜修身教本。往返三四。而時間已過半矣。學生見余皆匿笑。其後口講指畫。草草了事。竟不自知作何語。噫余其爲傀儡教師矣。鹿萃察余有異。亦頗注意。謂余曰。君面白紅腫似失精光。昨夜殆未睡乎。余漫應曰。然。攬鏡視之。淚量瑩然。猶存睫際。蓋不僅失睡也。鹿萃以余客久思家。致有此狀。慰藉備至。而杞生在旁。嗤然作綈笑。又從而揶揄之。余雖惡之。亦無以解嘲也。

余欲探病人之真耗。而得之秋兒之口者。多恍惚不可信。或云稍愈。或云加劇。有時余問之急。則並噤而不言。鵬郎。又作冥鴻。去不復至。眼前舍此雛鬟。直令余無所用其探索。微天之幸。今晚乃於廊下遇鵬郎矣。呼而與之語。

問若母病狀若何矣。鵬郎不答。怪而詰之。囁嚅曰。余不敢言也。前以病耗語先生爲阿母所知。乃大斥責謂若再向先生嘵舌者必重撻不貸。阿母素愛余。從未加余以疾言厲色。不知此次何以狂濶至是。殆病能易性也。余強笑慰之曰。汝勿恐。茲且語我以實。不令若母知也。鵬郎愀然曰。先生余語無妨。但望先生勿再以詩若札貺余母。余曰。何謂也。鵬郎曰。余母體弱善病。顧未有如此次之劇者。數日前先生不又有新詩囑余遞送耶。余母得此詩後。病乃加劇。夢中時時狂嘵。所語多不可解。有時推枕而起。脫指上金約。指取藥杵就牀沿力捶之成餅。兩目炯炯。露凶光。狀絕可怖。醫言是有心疾。殆難藥也。時或神識稍清。呻吟未息。呼余至前。取鏡窺之。驚曰。吾乃憔悴至是耶。天乎。吾事未了。不可死也。則又伏枕哭嗚咽。斷續至不能聲。噫。先生可憐余母。面龐兒枯。若人腊矣。鵬郎語時舉袖自拭其淚。余聞而如醉。身不期而自顛。脫非倚壁而立者。或至倒地而踣。良久謂鵬郎曰。不意若母之病竟至於此。此余之過也。望汝善侍若母。且我問汝侍若母疾者。此外尚有何人乎。鵬郎曰。余家無多人。阿姑又遠出。調湯進藥。祇余與秋兒任之。阿翁亦不常至也。余始心安。蓋恐梨影大病之中。神經瞀亂。或於嘵語中自露其秘密。旁人聞之心訝也。鵬郎旣去。余回憶其言。至爲悵惘。余懷莫訴。渠命難長。果使天公見憐。病而獲愈者。余此後再不敢以片紙傳字。重亂玉人之意矣。

星期日午後。余方隱几沉思。倏門帘啓。一老人顫然入。則崔翁也。翁在平時。值余星期不赴校。輒來就余作長談。或檢查其孫之功課。以爲常。今未親其聲歎者。亦兩星期矣。余觀其面和靄之色。已易爲愁慘之容。額上皺紋。如織似較平時尤多。益呈其龍鍾之老態。坐定。乃謂余曰。吾姪亦知阿鵬之母已臥病。兼旬耶。余曰。固嘗聞之。今已

古勿瀆否。翁搖首曰：大難。大難。老夫耄矣。自痛抱喪。明而後暮。境日非家事。如毛。惟兒婦是賴。今渠病。又沉頓若此。真令人焦憂。欲死。余曰：是何病。而若是其可危也。翁曰：醫者言病頗奇異。藥石恐難見功。以老夫之態度。彼青年喪偶。未免鬱懨。自傷女子心地至窄。不能如吾輩男子知逆來順守之義。自爲寬解。加以米鹽薪水。家政獨操。弱質衰羸。殆難堪。此昔人云：積勞致疾。久鬱傷身。病之由來。殆以此耳。余聞而默然。暗思此老殊夢。彼病明。爲我造孽者我也。旣而翁又續言曰：余今日已命舟往鵝湖女學。囑筠兒速歸。渠二人甚相得。得渠歸來。爲之看護。以入耳之言。解其胸中之抑鬱。此病或有轉機之望。彼蒼者天不佑吾宗。中道奪吾兒以去。今若並兒婦而死者。則吾家且立毀白叟黃童後事。將不堪設想矣。言次歎歎不已。余慰之曰：吾丈勿憂。吉人自有天相。醫言殆故。作欺人語耳。噫。余設言以慰彼。彼固不知。余爲此事憂更甚於彼也。翁又言曰：渠未病時。飲食烹調諸事。皆自爲料理。今病莫能興。乃悉以委諸竈婢。日來必多簡慢辱任。知好幸相諒也。余但遙謝。翁旣去。余不覺自歎曰：暮景無多。逆境復相逼而至。可憐哉。此老人也。余已逼人致病。復使此頭白衰翁煩憂。莫釋撫躬自問。誠亦嫌其太忍顧事。且奈何。

## 第六章 五月

崔翁有女子筠倩。肄業於鵝湖某校。曩者清明節假返里。曾識得春風半面。一十四五好女子也。惜其婉麗之姿。已深中新學界之毒。飛揚跋扈。驕氣凌人。有不可近之色。近來女學昌明。閨閣從風。聯翩入學。究其所得。知識未必開通。氣質先爲變化。良可嘅也。梨影清才。較之若人。相去殊遠。蓋二人皆具過人之質。不過一趨於平淡而一。

趨○絢○爛○一○趨○于○恬○靜○而○一○趨○於○熱○鬧○遭○遇○不○同○態○度○亦○因○之○而○異○故○一○則○覺○其○可○愛○一○則○覺○其○可○憐○可○憐○者○未○有○不○可○愛○可○愛○者○未○必○盡○可○憐○吾○輩○用○情○知○其○在○彼○不○在○此○矣○余○書○至○此○又○憶○及○余○當○初○見○女○郎○時○正○值○庭○前○木○筆○盛○開○梨○花○盡○落○余○既○以○一○樹○香○雲○比○此○嬌○闌○之○少○婦○復○以○萬○枝○紅○玉○方○彼○繡○闌○之○名○妹○意○中○二○美○巧○有○此○二○花○爲○之○寫○照○不○可○謂○非○奇○事○也○當○時○曾○賦○小○詩○有○題○紅○愧○乏○江○郎○筆○不○稱○今○朝○詠○此○花○之○句○亦○可○知○余○意○之○所○在○矣○雖○然○人○家○女○郎○何○勞○我○加○以○月○旦○幸○此○爲○余○之○日○記○祇○余○一○人○知○之○偶○然○捉○筆○聊○寄○閒○情○人○固○不○能○得○且○所○評○亦○至○當○也○

余○於○梨○影○憫○其○遇○而○洞○其○情○矣○彼○矯○矯○之○筠○倩○等○諸○隔○牆○春○色○不○甚○相○干○烏○知○其○一○寸○芳○心○中○有○幾○許○柔○情○密○意○就○余○意○私○懦○二○人○態○度○不○同○如○此○其○情○性○之○不○能○吻○合○殆○可○斷○言○然○昨○聞○崔○翁○言○又○似○兩○人○平○日○相○處○實○情○投○意○洽○者○或○者○以○貌○取○人○不○無○一○失○個○女○郎○與○梨○影○惺○惺○相○惜○一○樣○可○憐○固○大○異○乎○余○所○云○耶○果○爾○則○余○爲○失○言○而○梨○影○寂○寂○空○闔○尚○有一○淒○涼○之○伴○侶○也○

筠○倩○與○梨○影○平○時○果○能○相○得○與○否○茲○姑○勿○論○即○果○相○得○矣○而○此○歸○視○梨○影○之○疾○果○能○以○身○代○藥○石○與○否○正○未○可○恃○也○梨○影○病○源○余○一○人○知○之○耳○病○源○不○去○病○豈○能○除○彼○筠○倩○縱○兼○有○慧○心○熱○血○善○爲○勸○慰○之○詞○曲○縹○綿○之○意○中○間○終○隔○着○一○層○厚○膜○余○知○梨○影○必○不○肯○遽○以○心○事○訴○之○筠○倩○則○筠○倩○又○何○從○見○其○胸○膈○間○物○而○爲○之○治○療○耶○事○有○出○於○意○料○之○外○者○余○以○筠○倩○歸○來○於○梨○影○之○病○無○所○重○輕○而○孰○知○不○然○兩○日○間○個○僂○病○耗○傳○送○於○余○耳○者○乃○足○令○余○喜○極○而○駭○昨○晚○秋○兒○告○余○曰○筠○姑○歸○後○夫○人○之○病○即○十○去○其○八○九○昏○者○以○清○嘵○者○以○息○浹○旬○以○來○水○漿○未○

入於口者。今已能啜粥半甌矣。筠姑誠吉人。一來卽立驅病魔遠去。良於醫生。萬萬婢子願其常守。此善病之夫。人而不離也。言畢。目余而笑。若知余聞此訊。亦必喜不自禁者。是兒慧解人意。梨影遣以侍余渠。既病入侍湯藥。常態若自表。其無限之愉快者。則其所言者確也。天相伊人。灾消病退。好音自至。余寧不喜。顧實有不可解者。彼之病其來也。若飄風其去也。若驟雨關鍵。何在豈屬筠倩耶。使筠倩之能力果能療彼心疾者。則彼又何爲而病。此事余滋不信。個中疑有別因。殊難懸揣也。

梨影病臥以來。余亦未有一宵穩睡。今彼病漸愈。余憂可解。黑甜鄉中。宜有余之位置矣。然竟不得以其愈之奇也。余必欲求其故。乃至苦思冥索。輾轉終宵。東方又明。依然無寐。爲余之雙眸者。亦云苦矣。思之不得轉。疑彼秋兒狡猾。造作是語。以欺余梨影。此時或仍是昏沉一榻。懨懨作病瀟湘也。顧余此想。又於事實不合。蓋輒學之鵬郎。今夕又嘻嘻而來。就余補課矣。訊之良確。且曰。余母今日已倚枕支半身起。與阿姑絮絮作閒談。余久不見余母。笑容今復見之。余心滋樂。阿姑愛余。尤愛余母。余因阿姑能樂余母。乃益愛阿姑先生。亦知茲數日來阿誰伴。余寢者。余曰。殆若母耳。鵬郎曰。否。余與阿姑同宿也。余聆到一番報告。心益茫然。童子何知。只知戀母。今其出言之際。亦惓惓於其姑。則筠倩之爲人良有與人以可愛者矣。然余不解其何以能愈梨影之病也。余意筠倩縱河愛梨影之忽焉而愈事。決與彼無關。然則其故果安在耶。思之重思之。忽大悟曰。梨影殆絕余矣。彼爲余牽率同墮苦海。載沉載浮。幾瀕於死。今乃於急流萬丈之中。力求振拔。一躍而獨登彼岸。能如是乎。豈不甚善。然而余懷

渺渺月慘雲愁此恨綿綿天長地久病餘大覺渠早爲出夢之人刻後相憐余已作沾泥之絮天乎無情此局如何便了哉

疑雲一團猶滯心頭余度梨影之心必已瑩然徹悟撥雲霧而見青天故幽愛之疾以解然未得其自示則擬議之詞又烏足據爲定案彼意果如余料者亦當有一言示余以爲永訣果也鵬郎今夕乃又以瑞緘至余意是必絕交之書也孰知一聲內容乃有想入非非令人驚歎欲絕者噫梨影之愛我可謂至矣梨影之用心可謂苦矣乃錄其書於日記

一病經旬恍如隔世前承寄書慰問適瞑眩之中不克支床而起伏案作答愛我者定能諒之梨影之病本屬自傷今幸就痊堪以告慰君前次來書語語激烈未免太癡於情出之以難平之憤宜之以過甚之辭情深如許一往直前而於兩人目前所處之地位實未暇審顧周詳也梨影不敢自愛而不願以愛君者累君尤不願以自誤者誤君也君之情梨影深知之而深感之君之言梨影實不敢與聞君自言曰我心安矣亦知己之心安而對於己者之心將何以安耶況以梨影思之君之心究亦有難安者在也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大舜且嘗自專夫婦居室人之大倫先哲早有明訓君上有五旬之母下無三尺之童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本人生應有人米鹽瑣屑操井臼之勞者何人棄幸福而就悲境割天性以殉癡情旣爲情場之怨鬼復爲名教之罪人君固讀書明理者胡行爲之乖僻思想之謬誤一至於此梨影竊爲君不取也語云天定勝人人定亦能勝天君

癡。若此豈竟欲勝天耶。吾恐無情之碧翁翁。且以君言爲怨讐。將淪我兩人於淚泉冤海。而萬劫莫脫也。青春未艾。便爾灰頽。君縱不自惜。獨不爲父母惜。身爲國家惜。才乎君風流文采。冠絕一時。將來事業。何可限量。乃爲一薄命之梨影。願捐棄人生一切。終身常抱悲觀。將使奇談笑史。傳播四方。天下後世。必以君爲話柄。以爲才識。如君志趣。如君乃爲一女子。故而銜冤畢世。遺恨千秋。恐君雖死九原。亦有未安者。而今顧曰。君心已安。耶。君誠多情。惜情多不能自制。致有太過之弊。過猶不及。君之多情。適與無情者等。梨影愛君。梨影實不敢愛君矣。總之此生此世。梨影與君斷無關係。雖敷自有夫。使君自有婦。各有未了之事。各留未盡之緣。冤債未償。旣相期夫來世良姻。別締何不慊於今生。君不設誓。梨影亦不無從慰。君之情。天下不乏佳人家庭。自多縕境。何苦自尋煩惱。誓死不回效殷浩之書空願伯道之無後。爲大千世界第一癡人哉。梨影爲君計。其速掃除魔障。斬斷情絲。勿以薄命人爲念。梨影以君爲師。君以梨影爲友。我善撫孤。以盡未亡人之天職。君速娶婦。以全爲子者之孝道。兩人之情。可以從此作一收束。梨影固思之審。而計之熟矣。然脈脈深情。梨影實終身銘感。不敢負君爲君物色。一多情之美人。可以爲君意中人之替代。恢復君一生之幸福。此卽梨影之所以報君者也。顧求之急。而得之愈難。寸腸輾轉。思欲得有以報君者。而不可得。此梨影之病之所由來也。爲君一封書。苦煞梨影矣。霞君乎。君非愛梨影者乎。君非以梨影之痛苦爲痛苦者乎。君如不願。梨影之有所痛苦。則當念梨影爲君籌畫之一片苦心。勿以梨影之言爲不入耳之談。而以梨影之言爲不得已。之舉。諒其衷曲。俛而從之。此則梨影謹奉一瓣心香。虔誠禱祝。而深望君不負梨影病後之一書也。梨影之

所以爲君計者。今已得之。崔家少女。字曰筠倩。梨影之姑。而青年女界之翹楚也。髮初齊額。問年纔。荳蔻梢頭。氣足凌人。奮志拔裙。敘隊裏。君得此人。可償梨影矣。阿翁僅此一女。愛逾拱璧。嘗言欲覓一佳婿。如君者。以娛晚景。嗣因筠倩心醉自由事。乃擋起。君歸去。速請冰人事。當成就。筠倩與梨影情甚暱。君求婚於我。翁我爲君轉求於筠倩。計無有不遂者。此失隴得蜀之計。事成則梨影可以報君。君亦可以慰梨影。梨影之病今愈矣。君能從梨影言。梨影實終身受賜。若竟執迷不悟。以誓言爲不可追。以勸言爲不足。信必欲與薄命之梨影堅持到底。纏擾不休。則梨影不難復病。此外無可報君。惟有以一死報君矣。然梨影雖死。終不忘君。梨影之魂魄。猶欲於睡夢中冀悟君於萬一也。君憐梨影知君必能從梨影言。終不忍梨影之爲君再病。且爲君而死也。率書數紙。墨淚交繁。無任急切待命之至。附呈四詩祈察。

殘宵苦憶淚如麻。只爲當初舉念差。垂死病中驚坐起。昏燈一點忽開花。  
他生有福儘堪修。何必今生定不休。儂欲替天來補恨。愁雲啼雨一齊收。  
九轉螺腸苦費思。好春拚付隔牆枝。他年璧月團圓夜。莫忘梨花淚盡時。  
病起心情尙渺茫。重修密札報癡郎。書成不見相思字。此是兒家續命湯。  
嗟乎梨影欲絕余。則絕余矣。胡爲又節外生枝。多此一札一詩耶。夫筠倩何人。何與余事者。亦何據。彼事者。余於世無緣。強他人之緣。以爲己緣。又焉能必其如願。卽如願矣。而人自人。我自我。我固無緣。人且爲我而失其緣。我自福薄。應食此報。而人則何辜。離恨天缺。其一角。豈他山之石所能借補耶。以俗情衡之。余年少。翩翩多情。自负。

塵世風華阿誰無分愛河汨汨情天蒼蒼甯獨少我何夢霞一人游泳迴翔之地何爲而自歧其趨淪入於頽喪  
灰敗之一境卽彼梨影之用心蓋亦爲薄命人一生已矣爾獨何心爲此無益之淒戀脂粉叢中不少憐才巨眼  
爾欲用情可用之情正多獨不應用之於余夫此意何常非是余亦常以之自問年華未老才思猶多欲於情愛  
場中覓一知心佳侶尙非在必不可得之數何不棄而之他自謀幸福天壤之間固豈僅一飄零女子白梨影足  
繫吾情者然而一轉念之頃則復場然而歟吾生固無望也回憶十年來之所遭無一足稱余意少年人歡愉活  
潑之情已爲惡劣境遇摧折殆盡使不遇梨影者余且終爲木然無情之人旣遇梨影同淪落之感一寸心灰居  
然復活而名花已老惆悵春風復活之情不期又如澆冰雪冷澈胸腑總之余非自棄天實棄余今日之事欲余  
力擣梨影於度外余卽自問不逮亦當勉抑此心強歸割忍欲余舍梨影而他圖則余情無多死而復活而復  
死一再打擊之餘決無此自振之能力梨影知余已深今逆余意而爲是言良非不得已蓋謂余心太忍以不遂其  
情之故竟欲將人生萬有一概捐除事涉於彼胡能自安委屈求全迫而出此余甯不知其旨實則余忍心絕世  
初非爲彼一人不過一遇彼而余微生一縷之希望砉然遂斬無可再續人事至一敗到底萬難轉圜之際亦惟  
有逆來順受奄奄忽忽心絕氣平一任彼蒼擺佈而已徒喚奈何固無所益強作解人亦寧有濟梨影愚矣彼之  
一身如風花飄蕩悠悠無極自爲處置尙無把握又焉能處置余者余意彼能絕余事實最佳嫠婦生涯將來或  
尚有苦盡甘來之日至余此後何以自處天意蒼茫余且無權彼更無庸過問若終不能絕余者則余卽勉從其  
言別枝飛上而彼與余之關係終無法以解除新歡不樂舊恨彌長究其結果徒令余多增一重惡業而彼亦刺

目不堪傷心。無既是又抱薪救火之類矣。余知愛情者乃純潔高尚之物。萬不可爲塵俗之見所汚。余今抱此情以終古事。雖茫茫而純潔高尚之質自在。一着塵緣則我且失其爲我不第此無聊酬答可以不必。卽昔日之一塚梨雲亦爲多事。花魂有知將於地下笑人矣。至此而余意已決。則疾書四絕以報梨影。

勸儂勉作畫眉人。得失分明辨自眞。蜀道崎嶇行不得。拏教孤負隴頭春。

俯仰乾坤首戴盆。人生幸福不須論。一枝木筆難銷恨。終愛梨花有淚痕。  
天荒地老願終贖。那有心情戀物華。不見青陵孤蝶在。何曾飛上別枝花。  
便教好事竟能諧。誤却東風意總乖。最是客窗風雨夕。癡魂頻夢合歡鞋。

四詩直書余之胸臆。不作欺人語。方欲交鵬郎攜去。以了此事。忽念梨影讀此詩。將若何耶。則復取梨影來書覆閱之。而余又爽然自失。彼病爲余。彼病之愈亦爲余。余今實操彼生殺之權。余欲彼生。則當立允。此事否則是彼得生機。而余忍絕之也。余可以自絕其生。惟決不可再以殘暴之行爲加之。愛我之人。詩題紅葉。有心却是無心。人瘦黃花。一病何堪。再病彼爲此書知余必不忍。相負成筭。在胸癥結。盡解故不藥而能霍然。總之兩情至此。萬無可合之理。又萬無可離之理。更萬無長此不合不離之理。天下無論何事。美滿者無所用其躊躇破壞者必思所以補救。至於無可補救。則亦必有歸宿。今古情場例無懸案。譬之奕也。落子已錯。則收局殊難。然明知其難。而局終不可不收。收之之法。能出一生於九死之中。轉敗爲勝。斯爲最幸。否則亦至於一局全輸而止。今梨影之於余。一子誤投敗象立見矣。欲不終局而止。歟勢已有所不能然。則此一局殘棋。終必有以收拾之。梨影此言卽收。

局之末着。此着而再失敗者。則舍一死外。實無他法以救余。且以自救。余即甘自暴棄。千災萬毒一身當之。可耳。顧何爲累人至死。前次彼此相戀。固爲自尋苦痛。無可諉者。律之以義。余爲主動。則所受苦痛之分量。自應較彼爲多。今余允此事。歟。則余之苦痛自然增加。而諉之苦痛可以輕減。不允此事。歟。則余之苦痛未能輕減。而彼之苦痛且將增加。余旣願一身受此苦痛矣。則凡一事而可使彼身之苦痛過渡。以加於余者。余皆當勉爲之。以贖已過。允之宜也。况今彼所以爲余計者。旣周且至。情義悉合。有使余不得不允者乎。余思至此。乃將已成之詩草。燬之弗呈。而別作一書。以慰伊人之望。顧下筆之際。艱窘萬狀。汨汨思潮逆流而上。一字一痛。此書結果未知其爲成爲敗。或竟爲後日冥司對簿時一宗罪案。然我何夢霞終不敢曰。余心之願也。

梨影青覽汝書來。知汝病已瘳。且忻且慰。至書中所述。所以愈若病者。乃大與余忤。余已累汝。何必再累一人。卽爲汝計。亦必不願以吾二人冤孽牽連之故。而波及無辜。同淪冤海。汝爲此言。余固知非出汝本意。不過爲人畢生之幸福。爲己輕於一擲耶。以此質汝。汝當云然。然而余之與汝。以情事言。則可云至戀。以地位言。固萬無可戀。此一段。悠謬荒唐之情史。汝卽欲收束之。則收束之可耳。行雲流水。一夢無痕。畫蛇添足。奚爲者。汝當知。汝旣收其舊者。此後余卽有意闢其新者。亦必不再牽汝入內。汝復何疑焉。

書至此。覺語太直。遂仍有相懃之意。梨影讀之。且謂余不諒。非所以慰彼也。則立變其語調而續書曰。

余今爲汝言之。余實能強忍。以絕汝。惟絕汝之後。望汝勿復問我。而汝固不能不問。則余又將奈汝何。嗟乎。梨。

影汝前言今生與余斷無關係斯言良是汝白氏女崔氏婦而余則路人也余非狂且生平不知戀愛爲何物自遇汝而後乃幾不克自支然越禮犯分之嫌所弗敢蹈清夜皇皇若懷大慝魂夢亦爲不適每一夕數驚疑此身之已淪惡孽自苦若此固不如早歸決絕尚可求身心之安適所最奇者初遇汝時早悉汝之身世嘗視汝爲神聖不可侵犯冀以敬畏之心戰勝愛慕而一點傾向於汝之真情乃若本諸天賦非人力所能遏抑雖萬死有所不避明知無分強說有緣則余亦無能自解今卽云余能絕汝不過全汝而已欲自全難也質言之余情已如揉碎之花片片零落欲再集合碎瓣復爲一完美之上之枝頭以媚春風此必不可之事則余惟有將此零星粉碎之情收拾而吞咽之不復爲人所見異日死後挾以入地或挈之升天待汝於黃泉碧落之間一一出以相證今生之事已矣已矣夫復何言雖然余茲喋喋向汝訴此冤苦知已非復汝所願聞汝所望於余者祇欲余允汝書中之語汝爲余迴腸百轉出死入生余寧不知之以汝蘭蕙之姿冰霜之質萬緣皆淨一塵不驚祇以余故復入魔障顛頓至於如此余有良心殊未足以對汝汝今卽與余絕而太空無物之中已着有一點浮雲吹撥不去其終不能恝然於余也固也余已苦汝萬狀今汝所求余最後之一言余明知此言一出口卽定汝生死之局其關係絕重余縱自問萬不肯出此然何忍復吝茲一諾以絕汝一線自全之道耶嗟乎梨影余今允汝矣余嘗謂人不如爲傀儡自今以後余願化余身爲木木無知之傀儡而以處置之權屬之於汝置余於東則東置余於西則西而此傀儡之如何下場亦任汝爲余收拾然此特讐言余固不能真爲傀儡也傀儡不可爲則惟有自置余身於生命之外而擇有益於汝之事盡吾力以爲之以慰汝心而

消吾告。至於能盡力索而止。如是而已。病體新愈。千萬珍重。鵬郎課讀如恆。勿以爲念。夢霞頓首。

余就燈下草此斷腸書。滔滔若瀉紙。有盡時。而手腕且僵。兩目乃昏。不見物。蓋沉悶極矣。長吁一聲。擲筆而起。遠聽街頭寒拆。已報三更。鵬郎此時安睡已久。深夜安得傳書之人。則藏之以待明朝。實則余意初不欲以此書呈梨影。迫於萬難。勉強出此。明知此書一去可全梨影。余實不能自全。今我之爲我止此。一宵自明日始當另易一人。脫皮換骨。裝出一副假面目。行屍走肉。享人世間庸庸之福。已耳。此短促之殘宵。不久即與吾唯一無二之情。以俱逝。而對我之昏燈一穗。膏涸餒枯。亦遂與吾心同時並入於垂盡之境。大局已定。計無可挽。則並此殘宵。一晌之光陰。亦不復加以珍惜。悄然展衾而臥。一回念。問萬種癡情。已成陳迹。則轆轤心事。此時亦漸臻平坦。蘧蘧鬆而立吾床前者。乃爲鵬郎。

余惺忪問何。因宴乎鵬郎曰。尚早。余曰。然則汝清晨奔越至此。又笑。事者。鵬郎曰。余方睡。阿母喚。余起耳。余瞿然曰。然則若母必先起矣。渠病新痊。胡不事休養。而早起。若此。得毋又中曉寒耶。語甫出口。忽自悔。余何爲復瑣瑣。不了此後。余於彼事。當一切付之不聞。不問。斯爲最善。尋思間。聞鵬郎答曰。先生。吾母蓋徹夜未眠也。昨余課罷歸寢。吾母卽詢余。以先生有物交汝。攜來否。余答以無。彼則嗒然。手承其頤。沉思無語。俄起取床前一葦盒。盒將先生疊次寄呈之。書稿一一出而翻閱之。反覆不已。忽而眉顰忽而淚落。旋余卽入睡。不復知其何作。今晨竊覘。之。髮釵未卸。猶然昨夜殘妝。其不睡也。可知。余聞是語。突覺胸中起一不可名狀之劇感。兜的上心。抑之愈蓬然。

而轉無已。則力忍語鵬郎曰汝知若母未睡茲遣汝來曾以何語詔汝鵬郎曰固無所事不過囑我視先生已起否耳。先生吾母皇皇促余起乃祇爲此語已。嗟然而笑噫鵬郎能笑而余則心滋傷矣。卽就枕畔取余昨夜所書者以授鵬郎。麾之速去。鵬郎旣行。余復掩衾僵臥汎瀾久之。日上竿始不獲已而起攬鏡自視目腫如桃秋兒。以盥具至則取巾力拭其淚暈不御晨餐惘然赴校矣。

細雨飛梅風日盡晦傷心撫景益覺惻惻少歡環顧前途亦復沉黑若漆乃與天時適合而斯時也校中暑假之期已過循例舉行季考竟日卽當無術自脫自念心緒若此復有此不耐之事煩擾不休真令人悶苦欲死總恨當日出處不愼不應投身學界更不應來此。蓉湖平白地生出許多煩惱則默呼子春誤我不止校中同人見余悶悶不樂均知所以蓋余以近月以來到校供職恆長日無歡容且復暴怒學生之不率教者乃大爲余苦同人見慣卽亦不以爲異謂余殆由性僻所致否則亦炳發耳惟鹿萃知余較深時就余殷殷慰問然亦隔靴搔癢未得癢處所在而余則苦惟自咽不能將難言之隱與以示人則相與唯唯諾諾然知鹿萃心中一朶疑雲亦正時時團結撥之不開也彼見余今日尤改常度面色如灰疑余且病則力勸休息且謂校中未了事願爲庖代半日余感其意未暮自歸。

足甫及闕鵬郎已迎面至低呼曰先生今日歸何早耶余不應而入鵬郎亦跡余至室中探袖出函置之案上返身欲奔余呼止之欲有所詢而心忽自警目注鵬郎久久不能作一語則復面頰而微唏鵬郎不解亦微詫言曰先生病耶吾視先生狀貌乃大與曩日異也余亟應曰否吾固甚適汝且去吾有需再喚汝鵬郎遂巡遂出室中。

復遺余一人。案頭書赫然固在平日。似此情形。余不知幾經熟歷。殆如印板文字。未或稍易。每得一書。輒心花都開。恨不能一目而盡。獨今日對此書。乃殊不欲觀顧。又不能不觀。木坐有頃。乃徐取閱之。文曰。

展誦來書。思深語苦。宛轉欲絕。想君落筆時。胸賜腸角。不知作幾次回旋。乃有此消魂刻骨之語。卽鐵石人見之。亦當不支矧腸斷淚苦之梨影耶。嗟夫。人生到此。尙復何言。君能決絕。絕之便也。抑梨影中懷机。惺尙有所表白於君前者。則惟是耿耿私衷。盡情傾倒。固未嘗不與君同其眷戀。而返顧己身。復念君事。均不可有。此則力遏此念。使弗萌。且惴惴焉。惟恐君之已洞吾肺腑。而益助君情苗之怒長。持此念也。自遇君以迄於今。蓋半載如一日。而終不能自絕於君。則梨影所不能自解也。竊嘗思之。古今來情場中癡男怨女。一往纏綿者。儘多無不先有希望。而後有愛情。美滿者不必論。彼缺陷者。當時固亦皇皇。然各有所注力。向前趨至。於山窮水盡目的。終無由達。不得已而呼罷手。然後之人。論其事者。已羣笑其癡。若梨影之於君。華年已非。希望早絕。乃明知之。而故陷之落花。同夢止水。再波一若天心。尙可挽回人事。不容不盡者。是誠空前絕後。得未嘗有之。惺癡矣。夫天使梨影識君於今日。是天不欲以梨影屬君也。明甚。君卽欲怨天而天且嗔。君誕妄謂君自淪苦者。必欲使君由我而失者。復由我而得之。則前途始無罣礙。或可以稍蓋吾愆於萬一。今君已勉從吾請。我心甚慰。然尋繹書意。低徊往復。覺允我之語。乃出之至難。則此事似非君所願。若意一允。此事即不能自全。蓋謂得一名義。上之筠倩。卽將失一精神。上之梨影也。抑知此事。卽不發生。君已失梨影矣。亦何嘗可以自全。君苟

悟者此後可全之處正多大事已盡則形神俱適而兩心之維繫仍彌永無既留此瑩潔朗徹之情當放光明共日月以照耀乾坤足矣作如是想則并來生一約亦屬多贅更何有於今生以君高明何觀不達聞此言也其亦破涕一笑乎五月二十日醉花樓主梨影謹言霞君吟

書外另附一紙爲七律二首則並讀之。

我本深閨待死身何須遲暮怨芳春多情終爲多情累失意偏逢失意人流水前番歡已逝落花後約夢常新勸君莫負平生志且向春風懶綺因

今生來世兩休休贖有痴魂終古留八九光陰消病裏萬千心緒諱眉頭重重麁障除非易滾滾情濶遏尙流終是閒然拋未得春光不度醉花樓

大凡人至此情愛關頭把持不定流蕩忘返者十人而九卽能辨明情字之真理而以禮自束止乎其所不得不不止此其人固屬難得而情關險惡一入不可復出乃至痛哭呼天埋愁入地一腔冤憤無處可消終則侘傺無聊以死誠不若無情者之一生安貼也雖然世豈有無情者吾人呱呱墮地旣帶此一點情根能將此情根滋漑而保護之發揮而張大之擇可用之處而善用之方不負上帝生人之責而收果時之爲良爲惡正無庸顧問也余生平常持一種僻論謂情之一字專爲才子佳人而設非眞才子眞佳人不能解此情非緣慳福薄之才子佳人不能解此眞情之眞際於辛苦磨鍊中出之情之味於夢淚狼藉中得之蓋有盡者非眞情不盡者乃是眞情而情之消長卽以事之成敗爲斷吾視世間夫婦之情殆未有不盡者也彼一遇卽合者固不足以言情始離

終合者當初歷盡困難用情雖苦獲果殊甘躊躇志滿自詡豔福泊乎華年既逝情田漸蕪垂老畫雙娥亦覺淡而無味事過情遷終必有灰滅煙銷之日白頭偕侶數十年如一日者固爲情場中所僅見矧卽情終不變而飛鳥投林其時已至美人黃十名士青山又誰向塚中枯瘦說恩論愛哉此等已成之眷屬其中亦不乏有情之才子佳人惟因願旣獲遂轉不能盡其愛情之分量身死而情亦與之俱死是亦豈得爲幸反而觀之彼不能成者顛倒一生艱難萬種生則沈沈飲泣死亦惻惻含冤而此一段未了深情埋於地下或散於人間者乃歷萬劫而尙存共千秋以不朽所謂川嶽有靈永護同心之石乾坤不改終圓臂之盟是亦豈得謂之不幸哉吾故曰天不使有情之才子佳人成眷屬者善以庸庸之福惟庸庸者可享與情字無關天生一二情種不知洩卻幾許菁英而不使之於茫茫情海中作一砥柱挽狂瀾於旣倒綿真源於一線徒以塵世間美滿因緣盡其情量是卽不得爲厚待情種也余持此論自矜偏解先有一不成之見存於胸中因之而言語行爲不期盡趨於蕭颯一路而不如意事紛至沓來捷於影響今則余竟中所虛構之一境竟不幸於余身親陷之余非情種而情之回旋繚繞於余身者乃至纏綿而不解余已拚捐棄一生幸福以保此情於永久而當前苦痛乃有爲人生所萬不能受者如罪人之受凌遲其難堪乃在欲死不死之間也無可如何作曠達語以自解一念方作達觀一念復涉於癡戀此特無聊可憐之想自欺欺人之語實則用情既深萬無覺悟者也莊子妻死鼓盆而歌人以爲達矣不知彼惟未能忘情故歌以自遣達知莊子猶不免此矧吾輩質僅中人心非頑石遭遇如此其能自爲解脫耶梨影此書語則津矣然僅以慰余實不能自慰究之余亦未可得而慰也彼果能如書中之言一切付之達觀者則當逕與

余絕病。又何爲僵桃代李。接木移花。不更多此一舉哉。彼若謂此事成就可以彌補余生之缺憾。則誠大謬。彼意以大局爲重。以私情爲輕。而於余此後之何以自聊。恐亦未嘗代爲計及。嗟呼。梨影欲余捨意中之汝。而與一愛情不屬之人。強顏歡笑。余獨何心。而能耐此。此事結果滋可懼也。坐對一燈。心迹爲晦。輒和二律。藉代鵠訴。

白萍一葉。是吾身。尙許浮花占。晚春萬古乾坤。幾恨事。五更風雨。兩愁人。羅衣病後。腰應減。錦字燈前。意轉新。情到能癡。原不悔。又翻此局。太無因。

今生事業算都休。如水韶華去不留。已到懸崖終撒手。願沈苦海不回頭。僵蠶絲盡。身常縛。殘蠟心灰。淚更流。只有夢魂自來去。每隨明月度南樓。

余旣允梨影之請。梨影尤望此事速成。得早完其心事。而余則意非所屬。志不在諸。且此婚姻問題。在理雖可自由。而有母兄在。亦應得其同意。胡可草草自爲解決者。矧蹇修一職。此時尙難其人。最適當者爲石癡。今又遠在異國。余意俟石癡歸來。然後提議此事。毋須汲汲。梨影亦以爲然。余爲此言。意主延緩。預計石癡歸國。當在八九月之間。爲時尙遠。人事萬變。此數月之光陰。不知更屢。若何變幻。使梨影對於此事之熱度。幸而下降。則一段姻緣。自可融消。無迹。而余之初志。得遂。是亦未爲非計也。

梅雨沈沈。終無霽理。一年中惟此時節。最是惱人。落落一齋。黯如窀穸。一到黃昏。更難消受。喧聲盈耳。起落如潮。手撫空床。欲眠不得。起視孤燈。乍明又滅。窗紙破處。時有雨花飄入。迷濛若霧。陡覺新寒驟加。雙膚難忍。則復蒙被。臥此時。鄉思離愁。一一爲雨聲催起。而一片吟魂。越窗而出。更不知飄蕩。至於何所。遙想彼空閨獨處之梨影。

一陣廉纖十分淒寂。蝦鬚不捲。鴨獸無溫。掩袖含啼。淚點與雨珠並滴。展衾怯冷。愁心和香夢都清。其淒涼況味或更有較我難堪者在也。枕上口占二絕句云。

池塘亂艸長烟苗。困柳欺梅分外驕。已覺淒涼禁不得。窗前幸未種芭蕉。

冷雨澆春春已殘。爐灰撥盡酒闌。醉花樓上書窗畔。今夜平分一半寒。

清吟達曉夢少愁多。風雨瀟瀟之中。鷄聲四起矣。擁衾瑟縮了。無暖意。則亦不戀披衣。自榻而下。推窗四望。雨勢猶盛。黑雲垂垂。一天皆墨。而冷風若鍊。迎面刺人。着膚作奇痛。覺不可當。思掩窗而入。忽遠見一人自西廊來。審之鵬郎也。旣至。謂余曰。先生起。胡夙寒甚。曷加衣乎。時余身御單袷。冷至難耐。鵬郎入室。取一絮祫。逼余易之。日言曰。今晨若非吾母命吾來視先生必中寒而病。吾每每謂先生偌大年紀。乃如一纔離保抱之小孩。起居飲食猶在在需人調護也。余聞言不覺撲嗤一笑。曰。余爲小孩汝且爲大人矣。鵬郎亦笑。旋問余曰。雨風載塗行人已斷。今日赴校乎。余曰。今日爲舉行放假之日。不可不往校事畢。余明日行矣。鵬郎驚愕曰。行耶。行何往者。吾必不使先生行。先生住吾家佳也。余笑曰。是又奇矣。余自有家。今客汝家者三四月。奈何不思歸。且不久。卽復來視汝。吾母止先生勿行。恐先生亦不能自主也。余曰。余欲行。若母又烏能阻。余能阻者。惟有天耳。脫雨不止者。余且作數日留晴後。乃行耳。鵬郎始有喜色。曰。然則吾願天一雨。十年也。余憐其慾抱置於膝。而吻之。隨取一牋。將兩詩錄出。置伊袖內。一回首間。奔入視母矣。

是日校中舉行夏季休業式。午後事畢。余卽出校。風片雨絲。泥濘遍道。幾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歎。踉蹌歸寓。外衣盡濕。雙履亦拖泥不能步。秋兒侍余易衣納履。畢。詢余膳未。余答以已膳。乃去。余思就坐。而目光所及。案頭有一詩牋。在取而閱之。卽和余聽雨之作也。

情苗難潤。愁苗淚洗。眉峯慘不驕。自是愁心容易亂。非關昨夜聽芭蕉。

雨聲滴共漏。聲殘被冷鴛鴦枕。冷珊瑚。拚受涼淒眠。一覺嬌兒獨睡。慣驚寒。

傷哉嫠婦。鞠育孤兒。值此風雨清宵。益覺淒然。弔影火冷香銷。遲徊未寢。而帳中鼾睡之兒。時時夢中呼母。此情此景。怎生消受。未亡人孤苦生涯。盡此二十八字中矣。方嘅歎間。鵬郎復至。余問之曰。汝家後院有芭蕉乎。鵬郎曰。有之。高且過於人。其矮者亦等於余。余曰。此惱人物。何不剪而去之。鵬郎曰。余母手植此蕉。謂蕉之爲物。晴雨皆宜。晝長人倦。綠上窗紗。可以遮日而招涼。何爲剪之。余微歎曰。風雨連宵。繁響不輟。渠獨不怕滴碎愁心耶。鵬郎曰。芭蕉着雨。有碎玉聲。清脆亦足娛耳。先生胡獨不喜。余曰。余所以惡之者。正以其頻作鬧劇。擾人無寐也。鵬郎曰。吾殊不然。渠自作聲。吾自尋好夢耳。余曰。癡兒。汝不知愁。自不畏此。絮愁之物。若汝母者。……至此。遽止續言曰。鵬郎汝以余言告汝。母此後風朝雨夕。欲得安眠。一覺者。其先剪此蕉也。鵬郎曰。諾。

旣而鵬郎問余曰。明日不雨。先生果行耶。余曰。必行。鵬郎曰。吾已言於吾母。吾母謂先生離家久。必欲行者。亦不能相阻。惟囑先生六月中必一來視吾。勿待秋期也。余曰。此必汝饑舌所致。吾知汝母必不使吾冒暑。作無謂之奔波也。鵬郎曰。否。此確母意。兒何敢誑先生。此去正逢炎夏。城市煩囂。不如鄉居。清淨足以避暑。與使在家悶損。

何如來此。小住且先生愛花。吾家有荷花數缸。花開如斗。屆時能踐約者。當留與先生賞玩也。余曰。謝汝厚。我請以荷生日爲期。吾當買棹而來。與汝共祝荷花之壽。

傍晚雨止。天忽開朗。明日之行決矣。乃將案頭亂稿草草收拾之。納諸行篋。憶曩與兄書。約期在五月中浣。同歸故鄉。今已月杪。阿兄必已先歸。而余尙淹滯未行。累家人盼煞矣。整理既竟。即遣崔氏紀網赴校囑鹿萃爲雇一艇。預備早行。崔翁知余將別。治杯酒以相餞。並邀鹿萃爲陪。却之不得。相與偕飲。長者多情。席間亦諄以早定行期。爲囑酒闌人散。余亦薄醉。復於燈下粘管。草留別詩數章。拉雜成之。藉爲紀念。而余之日記簿。明晨亦將挈之。偕返。嘗於下貢別開生面。重敍家庭樂事矣。

寓館棲遲。病客身憐。才紅粉出。風塵傷心。十載青衫淚。要算知音第一人。  
梅花發後。遇雲英。反見枝頭榴火明。無限纏綿。無限感。於今添得是離情。  
略整行裝。不滿舟。會期暗約。在初秋。勸君今日姑收淚。留待重逢。相對流  
兩情如此去。何安愁。亂千絲。欲割難。別後叮嚀。惟一事。夜寒莫凭小闌干。  
夢醒獨起。五更頭月自多情。上小樓。今夜明蟾涼似水。天涯照得幾人愁。  
分飛勞燕。悵情孤山海。深盟水不渝。記取荷生日節。重尋鴻爪未模糊。

## 第七章 六月

大抵情人交際求之形迹。都屬虛假之情。寄諸精神。始臻真實之境。余與梨影。知半稔矣。覩面不過一二。次且亦。

未有一啓齒一握手之歡惟以詩篇代語緘札寄情無形之中兩相默喻雖形格勢禁難開方便之門而在兩人  
心中初不以離合爲離合形迹愈荒疎而精神愈團結且已知無分作鵝鴨之比翼則亦何爭此草草之言歡所  
以死心塌地涕淚互酬願以螺黛三升烏絲十幅了此離奇斷碎之緣不願以無聊之希望爲非分之要求人來  
檻外迹近桑間而適以自汚其純潔無上之聖情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心相知矣又何必形之相合昭昭者可  
按迹以求惟默契於冥冥者其情乃隱微曲折而無所不至彌淪磅礴而靡知所極然則我今日此行與梨影殆  
未足以言別也別之一字對於長聚者而言余與梨影以形迹言之無時非別以精神言之無時或別此後無論  
余至何處余心坎上終當有梨影在如影隨形不離左右極而言之梨影而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終不死卽余  
亦死而余心坎上之梨影亦終緊附余身隨余靈魂之所適質言之梨影與余之精神生生死死殆無有別時也  
今日離彼而去彼實已隨余而歸矣余復何傷於此別雖然妾歌白紵郎馬青馳情人分袂爲離別中之最苦者  
余與梨影可爲情人與否尙難下真確之判斷然而兩心如此固不得謂爲絕無關係者湖上帆開之候正樓頭  
腸斷之時余亦豈能無所戀戀他人以爲苦者余偏不以爲苦實則不言苦者其苦愈深不苦云者於無可奈何  
中作自解語耳於萬千苦緒中比較而言之耳前日之聚非真聚則今日之別亦可視爲假別情非苦更有苦  
於別情者個中滋味恨未能與天下有情人以共喻也

一帆風順朝發而夕抵家矣將至家門心忽自怯念作客半年他無所益祇贏得一身煩惱老母臨行之囑言猶  
在耳而數月以來沉淪於淚泉恨海中幾置家庭於不顧平安兩字屢誤郵程縱母不怪余其何以對母此中

情事既不能掬以示母而懷茲隱匿周旋於倫常之地欺人雖易自欺殊難憶余未行之先庭幃色笑甘旨親承率性而行只有天真一味曾幾何時人猶是而性已非乃至對於親愛之家人聲音笑貌在在須行之以假思至此則背如芒刺悔念復萌然悔固無及且悔不一悔矣而卒不能自拔則余其終負余之老母乎

挈裝入室母姊兄嫂咸在各展笑靨以迎余蓋余兄於先二日抵家余姊則自余行後守余之約留住老母未賦歸也余前見母母審視余面忽詫曰兒乎病耶何憔悴至是驚若母矣於是兄若姊若嫂聞母言均集視線於余嫂曰阿叔果清減幾許矣姊曰頑童擾擾教授勞形況復他鄉如何不憊兄曰吾弟嬌怯哉出門不越百里便爾不耐如阿兄飄颻數千里舟車之勞頓風霜之侵蝕且什百倍於吾弟而容色轉豐腴身軀轉壯碩此又何說大凡人不能耐得勞苦者卽不能成事業弟知之否余方欲答母謂兄曰汝弟氣稟素弱幼時常在病中烏可以例汝使家無衣食憂者余亦不使彼離余一步也語次歎歎余兄唯唯不復言余初不自知其憔悴聞諸人言乃復憇憇余容而果憔悴者其原因固自有在與作客之苦實無關係余母之言愛余之至者也余嫂之言順母意以慰余也余姊之言原情測理之言也余兄之言寓愛於勗者也要之諸人無一非憐余愛余者也旣余受此家人親密之慰問復自省一己隱曲之私情覺我未足以對人人盡足以對我此心益惕然不寧矣

談話有頃晚餐具矣家人圍卓共食余母頻頻停箸目余余知母意欲覩余食量之佳否余爲之勉盡三器余母似有喜色意謂余容雖悴而食未減可稍寬其憂慮也飯罷復圍坐共談余母瑣瑣詢余別後事余一一告之惟隱其私余亦知於家人骨肉之間不應打誑語但茲事若驟聞於老母必疑余有不肖之行爲而大傷其心故寧

暫秘之。縱自知其不當。亦惟有默呼負負而已。既而余母顧謂余兄曰。今日之會。一家骨肉盡在。於是余心滋樂。所不足者。若父早歿。而若弟未娶耳。余老矣。殘年風燭。刻刻自危。汝弟年已逾冠。正當授室之時。深願於未死之先。了此一重心事。兄弟無猜。室家永好。一旦撤手塵寰。亦可瞑目泉下。此事殊汲汲矣。余兄答曰。母言當霞弟姻事。兒亦念念在茲。然好女子非易得。如弟矯。矯合四天人。以兒所見。一派庸脂俗粉。殊不足以偶吾弟也。此事爲弟畢生哀樂所繫。胡可草草比者。歐風東漸。自由之婚。比比皆是。吾母能持放任主義者。兒意不如聽。弟自擇之。爲愈。母笑曰。吾豈頑固老嫗。以兒女之幸福。供一己之喜怒者。何干涉焉。吾所望於汝等者。祇願兄弟妯娌。好合無間。互持家政。於將來耳。余驟聆母與兄提及姻事。不覺又驚又痛。念此事母意若欲強制執行者。余將何以對。梨影幸阿兄解事。代爲關說。得聆母最後之一言。殆無異罪。囚之獲聞赦令。而回念余意中之事。固已早成畫餅。梨影所以爲余計者。其事若成。殆較專制婚姻爲尤苦。則復木木若癡。而此時余姊見余不語。則轉謔余曰。阿母已允。弟自擇佳偶。吾弟旅錫半年。亦有所謂意中人乎。斯言也在姊實出之。以無意而余方涉念及。私聞之。不勝疑訝。意余之隱事。豈已爲阿姊偵悉乎。不然何言之關合若斯也。於是面熱耳紅。不能置答。兄嫂覩余狀。均爲粲然。姊尤吃吃不已。余益慚懼。至不能舉首。余母呵之曰。霞兒。覩覩類新婦。素不耐嘲謔。汝爲阿姊。奈何故窶之。余姊聞言。笑乃止。而余意亦解。事後思之。蛇影杯弓。疑心。牛鬼蛇神。破個中艮可笑也。

是夜余兄伴余宿於東舍。余促之歸寐。兄不可。余曰。兄意良厚。獨不虞冷落。嫂氏耶。兄笑曰。弟願單棲。兄亦不願雙宿也。余以其言適余中隱。於是復如嚮者之疑姊者。以疑兄。既而覺其非。是則又啞然自笑。言者無心。聽者有

意。余今者真成爲驚弓之鳥矣。乃復謂兄曰。兄與嫂氏一別。經年相思兩地。一旦遠道歸來。深閨重晤。正宜乘此良宵。互傾離抱。奈何咫尺鴛鴦。復作東西勞燕。兄非無情者。何淡漠若斯耶。兄怫然曰。弟以阿兄爲情蟲耶。弟夙以多情自負。亦知情字。若何解釋。夫豈專屬之男女者。大凡言情不能離性。父子兄弟之情。以天合夫婦之情。以人合以天合者。雖遠亦親。以人合者。雖真亦假。人不能不受命於天。卽不能捨父子兄弟之情。而獨鍾夫婦之情。以此情之正解。不可不辨。吾視世之自負多情者。往往徒抱一往情深之概。孤行其是。或至割天性以殉癡情。若而人者。美其名曰情人。實則爲名教之罪人。君子譏焉。頃弟所言似尙未明。情字眞際。致以常情測余。亦知吾若戀於兒女之情者。則何爲棄此柔鄉之歲月。度彼羈旅之光陰乎。此次歸來。祇以倚闌之望。陟岵之思。情動於中。遂被子規勸轉以言。夫婦則一年之別。何可謂久。卽云未免有情。亦當知所先後。弟言若此。則異時娶得佳人。便將迷戀溫柔。置老母阿兄於不問乎。吾願弟爲性分內之完人。不願弟爲情場中之奴隸也。噫。余兄此論。清夜鐘聲。良足發人深省。念余今茲之所爲。蔑性甚矣。夫婦之情。猶不可過。戀矧於不可戀之情。而戀之。戀之不已。淪爲癡愚。惝恍迷離。而莫知所適。幸可自救者。中情之毒。雖深而一點良知。猶未盡昧。至萬不得已時。終當制私情。以全天性。然此時一腔情緒。半含怨憤。半帶悲哀。欲忍難。忍言愁。更愁無一可告人。無一足自解。則方寸靈臺。已多血氣之過也。自訟良久。謹答兄曰。聞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弟此後不敢再談情字矣。乃相與抵足而寢。天涯游子。一旦雙歸。比來年。天倫團聚之樂。無美滿於此日者。余母已笑逐顏開。不復愁眉苦眼。余亦暫脫愁城。

之厄。冤歡笑於當前。槐陰攤飯竹院分瓜。婦子嘻嘻笑言。一室極酣暢淋漓之致。晚來浴罷同坐乘涼。余兄則徐揮蒲扇以別後所遭。娓娓爲吾等道海客談瀛。聽者忘倦。余姊問或攬以諸語。博得慈顏。一粲余臻此境。恍離地獄而登天國。聽仙樂之悠揚。如向我胸頭奏恨海瀾平之曲。無窮哀感倏如蟬蛻屑層剝卸障翳一空。信乎外情之蔽終不敵內性之明也。倫常之樂人皆有之。棄之而別尋苦趣。寧非大愚。世界一煩惱場也。就中真實之樂境。舍名教外直無餘地。人生此世苟使天倫無缺陷之事。優焉遊焉全其本性之真。享此自然之福。已足以傲神仙而輕富貴。又奚事得隴望蜀。馳心外驚哉。大凡人之性靈莫宜於養。莫不宜於汨。一涉外感。則聰明易亂。而外感之來。復多愁少樂。則生人之趣短矣。吾今自情海復返性天。已深知此中之苦樂。上帝而許余懺悔。前情者已當立收。此心入腔子裏奉老母。以終天年。於願已足。然而一場幻夢。雖醒猶癡。况復多所牽涉。何可中道棄捐。總由子春勸駕。生此枝節事。至今日始深悔出門之孟浪也。

浹旬以來。余日向家庭尋樂。一切煩憂熱惱之事。暫釋於心。明知樂不可久。而悲者無窮。姑作得過且過之想。盡我之所當爲。使老母不爲我而多所愁悶。此卽我近日對於家庭之唯一主義也。戚友輩聞余兄弟歸來。各加存問。門外時聞剥啄。室中不斷話潮。如汪子靜庵邵子挹青。尤爲余苦岑夙好。亦復時時過從。相與讀詩。賭酒。舊雨重聯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蓋。又有彭澤歸來之况味焉。長日如年。佳趣正復不少。蓋自父死兄離以後。此爲最樂之時期矣。乃不意彼萬惡之病魔。日夜環伺。余旁復乘此歡情暢適之餘。而忽焉惠顧。嘗此炎炎大暑鬱氣如蒸。披襟當風。庶乎稱快。而我乃伏處若繭。擁絮被。作牛喘。寒熱交作。頭汗涔涔。其苦殆無。

倫比雖祇余一人受之然家人爲余病故已盡易其快樂之心腸而爲憂愁之滋味矣一家之中余母焦憂尤甚余旣以胸膈間之祕密負母於冥冥復以形體上之損害陷母於擾擾伏枕以思爲子者殊不應若此余亦不自解余身之何以慣與病爲緣也此次之病來勢雖劇幸係外感尙非難治服藥數劑卽已退減旣而成瘡間日一作醫者謂病勢已轉可保無虞往再兼旬老母之精神業爲余消耗盡矣余病作時余母刻不離余兄爲余皇皇求醫藥幾無停趾余姊余嫂亦均改其起居之常度攢眉蹙額而問訊焉直至余病少瘥而後衆憂始解憶余之病於崔氏也侍余疾者鵬郎秋兒二人而已雖問暖嘘寒調湯追藥事事經心總是不關痛癢未免粗疏使多情之梨影能親至余之榻前者或能如家人侍余之無微不至然而禮防森嚴內外隔絕病耗驚傳徒令彼芳心悶損而余亦一榻孤眠淒涼無盡今余病於家而周旋於余側者母也兄也姊也嫂也無一非親余愛余之人至於是忘餐廢寢勞神焦思而祝余之速愈至性至情每至疾病時而愈見而外感之纏綿總不及天倫之密切者番驟病殆天欲以家庭間之至情至性一一實演於余前而啓余以覺悟之門也余至此益覺余之所爲殊無一分足以對母不第母也卽推誠相愛之兄而余亦報之以欺罔自顧此身已爲天地間不孝不弟之人無處足以容我余之外疾可除余之內疚又甯有已時耶

余於病中覩家人親愛之狀思潮之起落愈頻余之知覺藉以完全回復覺人各有誠惟余獨僞余亦有本來面目今果何在身着茵席如臥針氈不寧特甚旣而思之余惡未極非不可補救者今宜先求一安心之法欲安此心惟有將余之隱事和盤托出於余母之前而求母赦余然終有所畏怯而未敢直陳則奈何思之重思之余其

先訴之。余兄乎。兄爲敵體。且又愛余。余已自陳懺悔。兄或能存寬恕。不至峻責。令余難堪。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余復何憚而囁嚅不能出口耶。思既決。余乃秉余之誠。鼓余之勇。將半年情事。含悲帶憤。傾筐倒篋。而出之而聽。余兄加以判斷。

兄初聞余言而駭。旣而曰。弟平日喜讀石頭記。反覆玩索。若有至味。形之吟詠。至再至三。吾固知弟已深中此書。之毒。將來必爲情誤。今果然矣。余曰。一時不慎。墮落情坑。今已自知悔悟。願揮慧劍。斬斷情絲。從前種種。均可作爲死。去還我自由之身。懺我一生之孽。未知兄能宥弟。前失而許弟以自新否。兄目余而笑。曰。談何容易。吾見有蹈情網而死者。矣。未見有入而能出者也。弟少小多情。宜有此等奇遇。惟用情貴得其當。於不可用之地。而強用之。是爲至愚。弟今已迷失本性。陷入癡情。卽欲力求擺脫。心亦恐難自主。蓋男女苟以真情相交。際不合。則已如其合也。則如磁引針。如珀拾芥。又誰得而分離之。有時自覺知戀愛之無益。託懺悔以自解。然而一轉念間。又復纏綿固結。如陰霾時節。偶放陽光。不久卽復其故。態弟言。將誰欺耶。余曰。兄言然。余固終不能忘梨影也。惟余今戰最後之勝負。未可知也。兄聞言若誤解余意者。卒然問曰。弟與彼妹果相愛。以純潔之情乎。抑參以他種之慾乎。弟其明告我。無諱。余曰。兄以弟蹈相如之故。轍耶。彼妹質同蘭蕙。意冷冰霜。豈可干以非禮者。卽弟雖不肖。亦知自愛。常持圭璧之躬。不作萍蓬之想。兩情之交際。不過翰墨。因緣淚花。生活而已。他何有焉。兄曰。吾亦知弟或不至此。雖然。兩人酬答之作。能容阿兄一寓目乎。余慨然曰。何不可者。半年中之成績。盡在余舊篋中。兄自取閱。

之可也。

余言竟。授兄以鑰。啓篋出所藏。錦牋疊疊。厚逾數寸。一束斷腸書。首尾俱備。酬答之詩詞。亦雜諸其中。一時苦不能竟。余兄略閱數頁。嘆曰。如此清才。何減淑真。清照無怪。弟惘惘至是。阿兄已爲受戒之僧。閱此而一片心旌。亦不覺微微颸動矣。既又言曰。奇哉此女。綿如彼貞潔。又如此情網陷人。一何可畏。勒馬懸崖之上。挽舟惡浪之中。無定力者歟。矣。既而閱至梨影病後之書。拍案而起曰。此計抑何巧妙。若人不僅多情。亦且多智。於無可奈何之中。出萬死一生之計。既以自全。又以全人。一轉移間。而恨事化爲好事。殆鍊石補天手也。復顧語余曰。彼筠倩者。弟曾識其人乎。其才其貌。果能如彼書中所稱道乎。余曰。識之固絕好。一采自由花。書語非虛也。兄曰。然則此事信爲弟無上之幸福。弟意又如何者。余囁嚅而答曰。彼病後以此書相示。有挾而求在勢余必得允。然茲事滋事。鉅一人胡敢擅專。當稟諸堂上。然後取決。彼亦謂然。故今尙擱起也。兄曰。此無慮。老母之前。一掉舌之勞耳。弟不憶前日之一席話耶。母於弟之姻事。念念在茲。且許弟以自由。有此良好姻緣。知之無不允者。弟如羞於啓齒。余當爲弟玉成之。余急止之曰。否。此固非弟願也。兄不悅曰。弟言僕矣。不願將奚爲。豈真欲作鯨魚以終老耶。弟不事。或非弟所恤。獨不爲人計乎。彼係一十分清淨之人。以弟故而陷於憂辱愁惱之境。古井波瀾於焉復起。弟之誤。彼已多。今彼已藉此自脫。弟猶苦相纏。不肯知難而退。則弟之愛彼。究屬何心。良不可解。以余思之。彼所以爲弟者。至矣。茲事在義。弟不能不允。余曰。弟初亦欲勉允之。以了此局。顧我心匪石。終無術以自轉。卽強爲撮。

合而擔個虛名。愛情不屬，則人亦何樂？我亦徒滋身心之累。自維此生不祥，實甚已誤。一人以重余孽，此所以躊躇而不敢承也。余曰：此又誤矣。弟與若人之交際，不過夢幻之空花，究何嘗有一絲係屬？弟顧自比，曾經滄海之身，遽作除却巫山之想，寧不可笑？微論因情絕倫，不得謂之合義。世之多情人，以不娶終其身者，大抵有夫妻之關係，故劍情深，遂甘獨宿，斷無有戀必不可得之情，而置人生大事於不問者。如其有之，其人之行為背謬，已極不啻。自絕於人類，猶得覲然自號多情耶？余爲弟計，若人用情甚摯，而見理至明，弟旣眷眷於彼，必不忍彼之終爲弟累，精神上之愛戀，既相喻於無言，名分上之要求，復何慳於一諾？事成之後，弟縱不能盡移其情，使之別向，亦當強自遏抑，而盡人生之所當盡。異日閨房好合，敬愛有加，亦不可使汝妻因缺愛而生怨望。如此則對人對己，兩兩無虧，方可爲善。補過之君子，非然者，一意狂癡流蕩，忘返公私，兩負情義，皆乖生固無自適之時，死亦留無窮之恨。人格已失，罪惡叢身，以言愛情，愛情安在？弟乎？其毋執迷，不悟而墮落，至於無底也。

余兄侃侃而言，警余至深。此事余已允梨影，惟全由強致，心實未甘。今聞兄言，乃知余之存心，一無是處。余可自絕於人，詎能自絕於家？並何能自絕於梨影？一念之轉移，判善惡於霍壤，余今決如兄言，懺吾已往之愆，尤副彼未來之期望。洗清心地，不着妄想矣。乃答兄曰：弟今悟矣，願從兄命。與崔氏縚姻，惟老母之前，將如何關白？兄其善爲我辭語，未已忽聞履聲細碎，達於戶外。余等立止其談鋒，移時推屏而入者，則爲余母。

余母旣入，顧余等而言曰：頃吾於戶外，聞汝等談興甚濃，胡吾至遂無聲？所談何事？能語老身耶？余兄笑而不言。母復顧余曰：兒病今愈矣，吾意尙宜再服藥數劑，以爲病後之彌補。余曰：毋須。兒已無病，精神亦健旺如常矣。母

復曰。兒體素羸。又不善營衛。病魔遂乘虛而入。此後飲食臥病。宜留意自攝。勿時時致疾。重貽若母憂也。余未及答。余兄援言曰。霞弟之病。兒知之。乃心病。非身病也。母欲絕彼病根者。可毋使之再赴蓉湖。不出戶庭。可占毋咎。也。余聞言驚甚。急目止之。余兄置不顧。母不解所謂。瞪目致詰。更見余慌急之狀。懷疑滋甚。余兄視余而笑。既而曰。此事胡能欺母。弟其自陳。毋事覩。覩弟誠有過。可速懺悔於慈母之前。弟今已知悔。想母當仁慈而恕弟也。余仍俯首無詞。念欺母良不當。但似此何能出口。跼蹐久之心。竊怨余兄之見窘。有頃。兄復曰。弟旣不言。兄當代白。白矣。余母躁急。曰。趣言之。趣言之。何事作爾許態耶。於是余兄遂以個中情事。宛轉達於母聽。而不待聆。竟勃然變色。指余而詈曰。汝做得好事。乃欺老母。祖若父一生積德。爲汝輕薄盡矣。吾誠不料汝有此卑劣之行爲。爲何乎。氏門楣辱也。余泣訴曰。兒罪滋大。知難求母恕。惟尙有所稟。曰。於母前者。此事發端。不過爲憐才兩字。所誤圭璧。之躬。固未敢喪其所守。回頭雖晚。失足未曾天日。在此心可貧母信兒者。或能恕兒也。母怒叱曰。汝猶以未及於亂。自謂有守耶。亦知人之善惡。原不必問其行爲。當先問其心地。故大學必先誠意。春秋重在誅心。苟心地不良。卽行爲能自強制。而其人負慝之深。已終身不能湔滌。男女之間。禮防所在。稍涉曖昧。卽干罪戾。况爲婦婦。則嫌忌尤多。汝乃挑之。以情詞要之。以盟誓使彼黃花晚節。幾誤平生。卽云止乎禮義。而此心實已不可問。豈必待月。西廂聞琴邸舍。始得謂之文人無行哉。汝平時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甫與社會交接。卽首犯此淫字。且犯此極惡之意。淫一生事業。盡隳於此。此後尙復奚望。吾不知汝何以見死父於九原也。言已憤然遽出。余知母怒劇。不敢多言。惟默自引咎。悔恨幾無所容。余兄起謂余曰。弟勿謂余多事。須知此難終秘。母至愛弟。怒尙可回。余當

爲弟善言勸解。挨慈顏稍霽。卽以姻事語之。十八九可望成就。弟母焦急。坐待好音可耳。余曰。任兄爲弟處置。弟甚感。兄成敗均無所怨也。余兄領首。卽亦別余而出。

余兄去後。余徬徨斗室。意至不寧。恐母意難回。兄言無效。余將終身見棄於家庭名教中。無復有余立足地。以是中心惴惴。震盪靡定。如罪囚待死刑之宣告。危坐良久。忽聞一片足音。自遠而近。雜以余姊笑語之聲。余知此事。姊已盡悉。底蘊此來。又將肆其譴浪。令余難堪。殊無術以藏此羞顏。馳思間。余姊已翩然竟入。余兄從諸後。姊且笑且前。曰。弟母悶悶不樂。余特來報喜。崔家姻事。阿母已承諾矣。余不語。轉目。余兄以覘其信否。兄領首示意。知姊所言者確也。於是心爲稍寬。而默感余兄不置。旋姊又語。余曰。弟今將娶美婦。能容我先認彼之嫂氏乎。玉照。安在。可將出以飽余眼。余答以無。姊微慍。曰。弟母誑我劍弟頃語。余若人有小影。贈弟畫裏。真真已不知喚過幾千萬遍。劍弟已見之。獨斬我何也。余亦笑答曰。是誠有之。惟所有權屬諸我不示姊。將奈何。姊窘我者屢矣。此所以報復也。且此物獨不可爲姊見。姊見之。又將添得許多諷諆之資料矣。姊前握余手。復以一手理余之髮。狀至親愛。婉語曰。吾之愛弟。請汝恕我。而示我以玉人之影。吾此後不再窘汝如何。余兄亦笑言曰。今日之事。微阿姊之力。不及此。試思老母盛怒之餘言。豈易入耳。無姊從旁。加以贊助。則慈顏如鐵。決非阿兄三寸不爛舌所能奏效。在理。弟當有以報姊。區區一影。復何斬於相示耶。余聞言。回握姊手。懇切言曰。姊乃助我。然則敬謝。姊卽檢篋取影片授之。姊受而凝視。久久無語。狀似神越。既而淚皆瑩然。盈盈欲涕。余觀狀訝曰。姊素抱樂觀主義。平時笑口常開。若不知人世有戚境。今胡對此而無端垂淚耶。余姊歎曰。哀樂相感。人有同情。吾豈獨異。所不可解者。彼

蒼者天胡於吾輩女子待遇每較常人爲酷以若人風貌之美才思之多宜其含笑春風永享閨闥之福而乃命薄於花愁多若絮紅顏未老倩影已孤俯仰情天殊不由人不生其悲嘵言次以巾自拭其淚若爲梨影抱無涯之戚者余聞而愀然念人世間傷心女子聞之者殆無不動其憐惜固不僅余一人獨抱癡情也余兄亦黯然無語木坐有頃余姊勿轉其笑靨謂余曰弟與若人奇緣巧遇雖禮防難越傾吐未遑而情款深深已至極處得一知己可以無恨何戚戚爲目若人雖佳徐娘丰韻已到中年小姑娘齡當復不惡召和而緩至得失足以相償明年此日行見鴛鴦作對比翼雙棲不復念沈寥天際有悲吟之寡鵠矣非然者一箭雙鵠亦何不可文君無恙只須一曲鳳求凰便可勾却相思之債又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余趨掩其口曰姊真無賴纔替人悲又說出幾多風話不怕口頭造孽耶姊莞爾曰弟何猶急乃爾吾與弟戲耳實則若二人之情愫良不得爲正當弟誠多情何處無用情之地奈何獨眷養一可憐之婦婦茲者奇兵獨出足以戰勝情場舊夢如烟復何足戀弟爲一身計爲大局計總以拋棄此情爲得余應之曰然弟頃受老母一番訓責方寸靈臺已復其清明之本體從此豁開情障別就良姻詎敢重尋故輒陷此身於不義乎姊曰吾弟明達宜有此轉圜之語若人耿耿之懷諒亦深冀弟之能驟雨其去至迅剎那間已雲開見日依然靄靄之容舐犢之愛人同此心而爲人子者受此天高地厚之恩不思若是也

夜燈初上家人傳呼晚餐余以餐時必復見母心趨然趨入室家人已畢集余亦就座偷眼視母乃不復以怒顏向余言笑洋洋如平時且勉余加餐焉乃知慈母愛子之心初不以一時之喜怒爲增減偶然忤之如疾風驟雨其去至迅剎那間已雲開見日依然靄靄之容舐犢之愛人同此心而爲人子者受此天高地厚之恩不思

珍重。此身爲顯揚圖報之地。而惟燒情喪志。恣意妄爲。重陷親心於煩惱之境。自顧實無以爲人思。至此則復內訟無已。且食且想。不覺箸爲之墮。余兄睨余微笑。余姊余嫂則默侍於旁。不發一語。含笑相向。各爲得意之容。推其心。殆皆以日間老母一諾陰爲余賀。故不期而面呈愉悦。余此時已不知爲羞。亦不識爲喜。祇覺家人一片傾向。於我之誠。入於余心。使余胸頭忽發奇暖。如坐春風。如醉醇醪。栩栩焉。譚譚焉。心身俱化。而不知其所以有頃餐畢。余母復訊余數語。大致關於姻事者。旣又以日間未盡之言。加余以警飭。余俯首受教。更魚再躍。乃告辭歸寢。

是日以後。余心漸臻平適。恍釋重負。清淨安閒。度此如年之長日。顧諸念旣息。而胸際伏處之情魔。復乘隙躍躍。欲動半年來。經過之情事。乃於獨坐無聊之際。時時觸撥。心頭眼底。憧憧往來者。皆爲梨影之小影。余初亦欲力抑之。勿思。顧愈抑而思。乃愈亂。則自怨艾。胡吾心與彼結合力。乃若是。其強且厚。至於念念不能或釋。纔作悔悟。涉遐想而乃目光到處。倏忽生花。視書上之文。若滿紙盡化爲梨影。二字疑真疑幻。惘然不能自決。則復廢書而歎異哉。此心今復不復爲余所有。余復何術。足以自脫。則亦惟有聽之而已。然當此情懷撩亂之時。忽憶及余母訓。誠之語。兄姊勸勉之詞。則又未嘗不猛然一驚。汗爲之溢。復懸想夫姻事旣成之後。爲狀又將奚若。更覺後顧茫茫。絕無佳境。此身結果。大有難言。人生至此。眞如羝羊觸藩。進退都無所可。他事勿論。卽欲使此心暫入於寧靜之境。而亦不可得。祇此一端。已足坑陷余之一生。而有餘矣。

獨居深念者數日。梧階葉落夏序告終。荷花生日之期已過。鵬鵠臨行之約勢不克踐。涼風天末盼望之切自無待言。余其有以慰之矣。乃以別後情事成詩八律。投諸郵筒。

無端相望忽天涯。別後心期各自知。南國只生紅豆子。西方空寄美人思。夢爲蝴蝶身何在。魂傍鴛鴦死也癡。橫榻窗前真寂寞。綠陰清晝閉門時。

天妬奇緣計不成。依依誰慰此深情。今番離別成真個。若問團圓是再生。五夜有魂離病榻。一生無計出愁城。飄零便是難尋覓。肯負初心悔舊盟。

半捲疎簾拂臥床。黃蜂已靜密脾香。吟懷早向春風減。別恨潛隨夏日長。滿室藥烟餘火熱。誰家竹院午陰涼。階前拾得梧桐葉。恨少新詞詠鳳凰。

海山雲氣阻峴峯。因果茫茫更莫論。桃葉成陰先結子。楊花逐浪不生根。烟霞吳嶺催歸思。風月梁溪戀病魂。最是相思不相見。何時重訪武陵源。

一年春事太荒唐。晴日簾攏燕語長。青鳥今無書。一字藍衫舊。有淚千行魚緣貪餌。投情網蝶更留人入夢鄉。欲識相思無盡處。碧山紅樹滿斜陽。

碧海青天喚奈何。樽前試聽懊儂歌。病餘司馬雄心死。才盡江郎別恨多。白日聯吟三四月。黑風吹浪萬重波。情場豔福修非易。銷盡吟魂不盡魔。

夜雨秋燈問後期。近來瘦骨更支離。忙中得句閒方續。夢裏呼名醒不知。好事已成千古恨。深愁多在五更時。

春風見面渾如昨。怕檢青箱舊寄詞。

小齋燈火斷腸詩。春到將殘惜恐遲。一別竟教魂夢杳。重逢先怯淚痕知。無窮芳草天涯恨。已負荷花生日期。  
莫訝文園成病懶。玉人不見更無詩。

緘旣付郵。忽憶第二首頸聯。語殊不祥。似非憶別之詞。直類悼死之作。欲反之加以竄易。則已無及。不知梨影閱之。其感傷又當何若。不幸此詩竟成凶讖。亦未可知。於是心爲悵然。是日之晚。忽得梨影書。並製履一雙。相遺。殆因余爽約。遽興問罪之師耶。乃開緘誦之曰。

青帆開去。荏苒彌月。懷想之私。與日俱永。念君歸後。天倫樂敍。風塵困憊。爭看季子之顏色。笑親承先慰高堂。之夢半載。離衷於焉罄盡。一室團聚。其樂融怡。而妾煢煢空閨。依舊自君去後。意彌索然。孱軀衰柳。家事亂絲。耳目之所接觸。手足之所經營。焦勞嫋惲。無一不足。損人環顧家庭。老人少談。侶亦岑寂。其無聊稚子失良師。復頑嬉而如故。蓋君去而一家之人。皆惶惶焉有不安之象。固不僅妾之抑抑已也。比來酷暑燒心。小年延景。侍翁課子之餘。惟與筠妹情話偶展眉顰。此外都爲憔悴。君之晷刻晨興。却鏡午倦。拋書聽蕉雨。而碎愁心。對蓮花而思人。而深情自喻。幽恨誰知。不待西風。妾腸斷盡矣。乃者金錢卜罷。有約不來。秋水枯時。無言可慰。或者善病。文園夢還化蝶。豈有多情崔護。信失來鴻。將信將疑。無情無緒。君心或變。妾意終癡。未知慈闈定省之餘。夜燈笑語之際。曾否以意外姻緣。白諸堂上。從違消息。又復何如。望達短章。慰我長想。錦履一雙。是妾手製。以遺君者。隨函飛去。略同渡海之亮。結伴行時。可代遊山之屐。納而試之。何如。六月二十八日梨影檢柂。

荷花生日之約。余不過姑妄言之。明知言歸以後。非屆秋期。不能離家庭而他適。加以病魔爲祟。直到如今。梨影亦已懸揣及之。余知彼意。初不以失約爲余咎。不渴懸懸於筠倩之姻事。欲得余確實之報告耳。更視雙履細針。密縷。煞費工夫。想見畫長人倦停針不語時。正不知舍有幾多情緒。前詩意殊未盡。續賦四絕。寄以慰之。

線頭猶帶口脂香。錦履雙遠寄。將道是阿嬌親。手製教人一步一思量。

萬種癡情讖落花。判年春夢恨終賒。等閒莫訝心腸變。猶是當初舊夢霞。般勤撮合意重申。曾向高堂宛曲陳。莫道郎癡今已悟。不將深恨絕人倫。

緣在非無再見期。不須多事費猜疑。待聽鬼唱荒墳日。便是人來舊館時。

## 第八章 七月

余行時曾與梨影約。彼此別後通函。必如何可免爲家人窺破。後知崔翁老邁不治。事米鹽瑣屑。從不過問。如有外來函牘。由梨影代閱。需覆者則請命於翁而已。所以一緘詩訊。不妨直達香閨。無慮旁落他人手中也。若彼欲通函於余。則萬難直途。須用他種秘密傳遞之法。繼乃思得一人。卽汪子靜庵。靜庵爲余至友。情逾手足。其家僅一弱妹。餘無他人。囑渠轉達。可無失事之虞。故前日之雙履一箋。卽由靜庵處轉遞而至。靜庵爲他人作寄書郵。庵交好殊非外人。無事不可與言。且渠亦失意情場者。若知之必將動其惺惺相惜之情。而爲余陪掬傷心之淚。也。

今日午後。余獨坐書室。頗涉遐想。忽有不速之客至。則靜庵也。靜庵此來。意頗不善。彼蓋亦以前次郵遞之品。突如其来。苟無別因。何必多此一轉。以是懷疑滋甚。欲就余得其實。讀見余神憫之狀。十分中已參透其六七。含笑一醉。何如。余曰可哉。卽忽忽易衣。與之俱出。旣登酒樓。呼杯共酌。靜庵復申前請。余卽悉傾胸中之隱。且飲且談。聲淚俱下。不覺瓶已罄。而余言尙滔滔也。靜庵慄然有間。拊案言曰。有是哉。情之誤人也。以子之才。當求世用文章。華國懷抱。傷時勉我。青年救茲。黃種急起。直追此其時矣。奈何惹此閒情。灰其壯志。君不自惜。我竊爲天下蒼生致怨。於斯人之憔悴。情場也。余曰。子責我。固然。人孰無情。何以處此。子今日與余侃侃而談。深恐余之不悟。猶憶三年前。與蓉娘。喝。喝。泣。別。時。我。亦。勸。子。不。得。耶。蓋靜庵曩眷一妓。姓名秋蓉。慧而能詩。與靜庵有囁臂盟。唱酬之作。殊夥。風波歷盡。姿有日矣。爲強有力者奪去。佳人已屬沙叱利義士。今無古押衙。靜庵引爲終身之恨。至今猶繆也。當時靜庵聞余言。夷然曰。蓉娘耶。彼一妓耳。烏可以例子。今茲之所遇。余曰。否。人雖殊。而情則一。子與蓉娘。情愫固自不薄。我今重提君之舊事。不過借以證明。人生到此關頭。當局者。肯不能打破子歷劫之餘情。灰寸死。一聞人之身陷情關。知將蹈己覆轍。宜有此警。告之語。然子當日與蓉娘之繢緹。余固目擊之。卽兩人酬和之作。余亦耳熟能詳。猶憶得有一夕。子醉後。傷情。伏枕大慟。傾淚如潮。蓉娘聞之。親臨撫慰。止君之哭。待君入睡。始去。子次日賦四律紀其事。余一字未忘也。因吟曰。

一度持觴一斷腸。醉時慟哭醒時忘。牽衣哽咽悲難語。拂袖辭微近覺香。疊就錦衾還。枕付銀鑰教開箱。

雙生紅豆春風誤枉費殘宵夢幾場

枕函低喚伴無聊多謝雲英念寂寥哭挽裙裾探鳳屨驚回燈影見鸞翹洗空心地歡難着蹴損情天恨怎消離別太多歡會少倍添今夕淚如潮

剩有癡心一點存悲歡離合更休論繁花雨後憐卿病亂絮風前託我魂難制惡魔撓險計剩拋血淚報深恩青衫檢取明朝看無數啼痕透酒痕安得掃除煩惱劍一身飛出奈何天

吟筆靜庵笑曰子記憶力佳哉余曰君詩我記得者甚多不僅此也還憶有一次子與蓉娘因讒傷和後經剖明心跡言歸於好予亦賦四律紀之其詩哀豔刻深直入次回之室余最愛誦因復吟曰

時刻風波起愛河讒唇妬眼似張羅相思無力吟懷減孤憤難平死趣多情入丁年偏作惡夢回子夜怕聞歌歎愁滋味都嘗遍心鐵難教一寸磨

酒醒衾單了不溫囚鸞誰與致存存魂牽重幙輕難繫影失孩燈暗愈昏蝶狂拚花下死嫦娥險向月中奔情深緣淺癡何益畢竟三生少舊根

偶戲何須太認真心期一載百年身玉臺有恨堆香屑銀燭無言照淚人忍死心情拚痛惜含羞意緒試嬌嗔反因青鳥傳訛信又得身前一度親

隔絕歡踪夢化灰。斷雲一片鎖陽臺。微詞着處偏生惱。怨臉回時得暫偎。紅豆悔教前世種。翠蛾終肯爲郎開。可憐淚似黃梅雨。一陣方過一陣來。

吟未竟。靜庵止余曰。可矣。此種詩當時自謂甚佳。及今思之。真不值一笑。余已刪棄。子乃拾而誌之。於心又奚爲者。余視靜庵言雖出口而淚已承睫。則他顧而笑曰。時非黃梅何。陣雨之多也。旣復謝曰。我戲君無故擾君。舊恨良不當。顧君亦無事強作態。實則君之情固癡於我者。則亦不必以五十步笑百步矣。靜庵急曰。我何嘗癡。當時逢場作戲。未免有情。事後卽如過眼浮雲了。無罣礙。子僅記此數詩。亦知我尚有懺情十律之作乎。余曰。子之懺情詩吾亦見之。雖不能盡憶。而沈痛之句。今亦猶能背誦。如曰。百喙難辭。吾薄倖三年終感汝。多情又曰。事從過後方知悔。癡到來生。或有緣。子詩中不嘗有是語耶。今生不了癡。到來生其癡至矣。而今顧自謂不癡。謂非欺人之語。而何靜庵啞然曰。我欲自解而反授子以柄。我亦不辨。茲且談君事。夫我癡矣。人之所以償我癡者亦見矣。苦海沈淪。有何佳境。子固不癡者。殷鑒不遠。何爲步我後塵。亦陷此沈沈之魔窟。我恨回頭之難。而子抑何失足。一字顛倒。衆生之心理。特構此離奇苦惱之境。以待余之自陷。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卽君與蓉娘之情事。當日亦豈能自主者。明月梨魂秋江。芙蓉都是斷腸種子。而我與君乃不幸而先後與此斷腸種子爲緣。一擔閒愁。行與君分。任之渺矣。前途又曷從得諉卸之地耶。靜庵曰。然則君今癡矣。癡且甚於余矣。裙釵禍水良非虛語。古今來不乏英雄豪傑。到此誤平生者。則亦何責於爾。我然如余者。無才厭世。生終無補於時。卽撓情喪志鬱鬱以

終亦何足恤。如君則胡可與我比。英才碩學氣蓋人羣。異日者得時則駕。投筆而興爲蒼生。造福爲祖國。爭光匪異人任也。茲當鵬程發軔之始。便以兒女情懷。頽落其橫厲無前之壯氣。情場多一恨。人卽國家少一志士。今我所望於君者無他。君固富於情者。可將此情擴而大之。以愛他人者愛其身。以愛一人者愛萬人。前程無量。何遽灰頽君。今所遇可謂之魔脚。跟立定則魔障。自除蓋喝。喝兒女之情善用之。亦足爲磨勵英雄之具。惟貴乎徹悟之早耳。余曰。如君所言。我不敢當然。然君固愛我且爲過來人。故言之警切。若此頤我今亦悟矣。茲事不久。當有結果。雖癡無已時。而情有歸宿。則亦足以自慰而慰人。且明告君。若人於余固亦深惜。余之因情自誤。屢以男兒報國爲言。向余東指。勸駕情殷。又知余貧或無力出此。並願拔簪珥以供余薪水。慧眼柔腸。婆心俠骨。巾幘中所無也。愧我駑駘。望塵莫及。頻年抑塞。壯志全消。加以遇合離奇。情緣顛倒。傷春惜別。歌哭無端。悲己憫人。精神易損。白太傅贈詩。潯妓固老大之堪。悲韓熙載。乞食歌姬。亦傷心之表露。俯仰天地。感慨平生。直覺得一身如贅。萬念都灰。更何心此支離破碎之河山耶。靜庵離案而起曰。吾乃未知若人。固紅拂之流能於風塵中識佳士者也。果爾。則君淪落半生。獲斯知遇。尙復何求。而贈珠有意。投杼無心。花落水流春光已去。癡戀復奚爲者。從此盡刻有情之根。自圖不世之業。凌烟閣上。得識姓名。離恨天中。別開生面。豈惟好男兒之所爲。抑亦所以慰知己之道也。有結果。所謂結果者。又何說乎。余爽然曰。我忘未語君。君亦不必慮我。我爲若人所感。誓不爲併命鴛鴦行。且作換巢鸞鳳矣。因以筠倩姻事語之。靜庵聆言撫掌曰。妙哉此計。女陳平良不愧也。旣報君癡復償君恨。轉移之頃。

而缺陷之事已美滿無倫。若人爲君拘可謂情至義盡。君於若人萬不可負彼苦心而虛彼期望。且言且拍余肩曰。因膩友而得嬌妻。書生豔福信不淺哉。我當爲君浮一大白。言次舉杯引滿而立。酌之余見靜庵作此態乃回憶。余兄初聞是事時亦同此狂喜之神情。同此贊成之表示。夫瓦全不如玉碎。庸福不抵深愁。此種委屈求全別枝飛上之行爲良非深情人所宜出。此卽彊勉而行亦屬終身抱憾而旁觀者聞之每以爲可賀亦不可解者也。乃止。靜庵曰。君醉耶。風狂乃如許。我以君爲良友故示君以實。君亦潦倒情場者。個中甘苦甯不共嘗。胡不爲同病之憐而亦作隨聲之和。君尙如此。舉世滔滔。抱此不白之懷。又復誰可告語。我欲效古靈均。拚汨羅之一擲矣。靜庵擲杯歎曰。予以我爲不諒耶。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我豈不識君心所在。然情爲恨介恨比情多。自古鍾情人。都無良結果。况君之所遇尤屬例外。大局如斯。君卽欲不趨於此途。而不得。春蠶心死。劈開同繭之絲。鵠鳳聲清別譜。求鳳之調。是何不慊。有甚爲難。蓋以情言以義言。此事皆不能免。若人已思之爛熟。此真多情而能善用其情者也。且情也者。無形中結合之物。本不以塵世土木形骸之離合。而爲增減。君旣心乎其人。則此心不死。卽此情不死。其餘未淨之塵緣。卽爲人生應盡之責。無可逃避。一家雖微。猶有國在。時局艱難。人才寥落。梁父吟成江山。相待久矣。彼蒼與人以頂天立地之身。豈專爲末路才人作殉情之用者。君何所見之不廣也。靜庵言時頗極慨慷激昂之狀。余微顙而笑曰。最誠然矣。然我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我固見小而失大。君亦未免此明而彼暗。春歸一夢。鱗以三年隔江。桃葉已無再見之期。小圃梅花。直有終焉之概。是又何說以自處耶。靜庵撲嗤一笑。曰諾。吾將娶矣。因相與極歡而散。

余與靜庵一席話不可作尋常朋友謔浪之調。蓋靜庵爲人我所深佩。平日披肝瀝膽無不可以相示。其所言愛我至切。純爲肺腑深談。不類皮膚慰藉。我頑不如石。豈有頭終不點耶。惟我所不解者。世之多情人。無一不聰明絕世。而一惹情絲。則聰明立變爲懵懂。往往勸人易而自勸。則難。彼靜庵者。非多情種子耶。當彼與蓉娘死。生訣別之際。十分眷戀。一味悲哀。我亦嘗以忠告之。言進而彼顧處之漠然。曾不能動其毫末。今我墮情網。彼卽以昔之勸彼者。轉而勸我。我雖感其誠。而心迺愈苦。覺其言愛我滋甚。而逆我心坎也。亦滋甚。設身處地。大略相同。信乎。難乎。其爲當局矣。今而知情之一字。實爲鑒人靈根之利器。不中其毒。則已。一中其毒。卽終身不能自救。至於聰明銷盡。而不覺事業摧殘。而不惜。卽或惕於大義。不敢爲過激之舉。受家庭之責備。爲親友所周旋。勉抑私情。曲全大局。有形之軀體。不過如傀儡之隨人佈置。而此心之隨情而冥然一往者。固已萬劫不復。質言之。凡傷心人之懷抱。決無可以解勸之餘地也。然亦幸有此人倫之大義。障此泛濫之情流。俾溺於情者。知人生各有當負之責。佛門不容不孝之人。不能不於死心塌地之餘。爲蒙首欺人之舉。非然者。一經挫折。便棄身家孽海。茫茫不知歸路。芸芸情界。衆主寧尙有完全之人格耶。

歲序如流。不爲愁人少駐。越兩日而河鼓天孫歡會之期已屆。天上有團圓之喜。人間無晤聚之緣。對此佳節。彌增忉怛。思而不見。我勞如何。此真所謂人似隔天河也。遙想梨影。此夕畫屏無睡。臥看雙星。更生其若何之感想。其亦與小姑稚子陳瓜果。供蝶盒。仿唐宮乞巧。故事以遣此良宵乎。其亦憶李三郎楊玉環長生一誓。成就了夫夫婦婦。世世生生。懷人天末。情動於中。不覺悵望銀河。而亦有所默祝乎。余念及此。又憶起余之兒時情事矣。余

方髫齡曾與學友數人共賦七夕。諸友皆作纏綿綺麗之詞。余竊非之。成詩云：烏鵲填河事，有無雙星未必戀歡娛。怪他宵旰唐天子，不看屏風耕織圖。諸友見之笑曰：牛女渡河不必有是事，不可無是說。詩人卽景成吟，聊以寄興，更何容辨其有無？而予乃作此嘔入之腐語，煞風景！後諸詩上之，余父余父獨取余所作者爲冠，并獎勵之。謂詩以言志，髫齡思想若此，將來必非脂香粉澤恨綺愁羅中人物也。噫！今則何如？一樣七夕，而前後之觀感大異。昔之怪三郎者，今且與三郎互表同情矣。余父之言，卒乃不驗，甚矣！人之一身，已亦不能自主，思想恆隨境遇，爲轉移而情感之生，每出於不知不覺之中，殊無術足以自閑。人生斯世，而爲靈物，豈得謂之福哉？然三郎癡情，雙星感之，余之癡情，雙星亦得而感之歟？是未可知。他生未卜，此生休誦。唐人馬嵬坡詩能不對此沈沈之遙夜，天高地迥，姑想茫茫，數盡更籌，下無邊之涕淚耶？

一年之中惟初秋氣候最適人意。於時炎威盡退，清光大來，心頭眼底正不知有多少塵氛爲之盪滌。然而人事顛倒，哀感之貯於心者已凝結成團，推之不去，卽值此涼秋亢爽，亦無殊盛夏蘊隆到眼。秋光都化作愁雲一片，宵來望月涼蟾撥水照微，詩心游神清虛，一空塵障。若絕無黏滯於胸中者，旣而徘徊就枕，冷簟如冰，夜籟騷然，靜中入耳，寒蟬咽露發感。時之哀音，病葉驚風，作解枝之怨語，剎那之頃，而魍魎魔又爲喚起，帳轉終宵，恨秋曙之遲矣。不幸而雨，雨風叫囂，竟夜則一枕淒涼，更覺萬愁如海，震盪靡定。枕邊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個中情味堪乎？不堪想具有傷秋懷抱者，靡不同余之淒悒無歡也。而當此秋愁無賴，萬難排遣之時，天際鴻音忽焉雙至。蓋一則個儂詩訊，一則開學報告也。折函閱之，其第一箋爲補送別四首句云：

積雨連朝。溪水生吳門。歸棹鏡中行。扁舟一葉人無幾。滿載離愁也。不輕別夢。依依廢曉妝。一心祝汝早還鄉。出門不見帆。開處歸去空房。獨自傷憶罷來時。憶去時。來來去去總相思。揚帆孤客無吟伴。只有瀟湘枕上詩。錦牋疊疊。貯遙囊。鴻去痕。留跡尙香讀。罷留行詩六首。酬君清淚兩三行。

再閱二箋爲暑後懷人八絕。蓋得余病訊後之作也。

忽得癡郎字數行。爲儂憔悴病。支床含情欲寄相思曲。只恐郎聞更斷腸。了盡塵心懾。盡癡小窗獨坐。自追思金釵折。斷渾閒事。翻累他人恨。後時信誓情深我實悲。刺心刻骨恨無涯。不須更說他生話。便到他生未可知。終日顰眉只自知。相思最苦月明時。閑干獨立應難說。此景人生幾度支能結同心。不合時池塘夜。夜闊嬌姿從今不更留。荷種免對鴛鴦有所思。悵望銀河別有天。涼風陣陣到窗前。今宵看月情難遣。却笑姮娥也獨眠。一番好夢五更天。若有詩魂繞枕邊。愧我情癡神竟合。如膠如漆伴君眠。當初弄筆偶相憐。別後離懷各一天。聞病頓添愁。百結祝郎風貌。總如前。

情詞頑豔意緒縹綿七字吟成芳心盡碎。一番病耗又驚我玉人不小矣。更閱校中來函。知開學之期爲七月二十日。計時余尙未能成行。不如先以書覆梨影。免得渠望穿秋水也。書詞如下。

蘭絨遙賁。喜鵲先知剖而讀之。深感愛意。又復浣誦佳篇。只有深愁一味。離恨千絲字裏行間。呼之欲出。一領舊青衫。又把新痕濕透矣。嗚呼。情癡哉。兩人也。情苦哉。兩人也。方兩人之初遇也。偶然筆健。不類琴挑兩首吟。蘭之草許結同心。一枝及第之花不堪回首。斯時也。兩人之情。尙在若離若合之間。繼而一語傾心。雙方刺骨。我有孤棲之誓。卿有始終之言。從此簾外衣香花間吟韵。春光別去。我不無寫恨之詩。燕子飛來。卿亦有傳情之作。斯時也。兩人之情。正在難解難分之際。無如破鏡難圓。斷釵莫合。秋娘老矣。杜牧狂哉。名士沈淪太早。如許傷心。美人遲暮。偏逢空悲薄福。於是淚雨不晴。疑雲漸起。情關一入。永無出夢之期。苦海同沈。不作回頭之想。猝集惡魔難免。一誤再誤。痛揮冤淚。不知千行萬行。斯時也。兩人之情。雖在多誤多疑。之時已入極至極深之境。無何榴火齊明。萍蹤難駐。昔作他鄉遊子。今爲客路騷人。一聲珍重。萬語叮嚀。此後卿住空閨。我歸故里。南浦魂銷。只餘草色西樓。夢斷不見玉容。伴此藥爐茶竈。病忽淹纏。傳來錦字瑤箋。情尤宛轉。六月之約已虛一面之緣。莫卜醉花樓中。臨風灑淚。夢霞閣裏對月。悽懷癡莫。癡於此矣。苦莫苦於此矣。溯自春後。相逢旋於夏初。賦別纔覺風清荷沼。忽悲月冷豆棚。爲日無多。傷心已極。卽令崔護重來。人面尙依然。於此日只恐劉郎。得已矣。嗟嗟。子綠陰濃。今世之情緣已錯。天荒地老。來生之會合。何時。溪水不平。吳山蹙恨。夢霞心死。梨影神傷。卿意云何。我辰安在哉。歸後早將私意上訴高堂。白頭解事諾已。重乎千金紅葉。多情功不虧夫。一簣只此。

佳耗可慰遠懷。迺者涼風幾陣報道新秋。長笛一聲催人離思。不用三年之艾病榻已離。再遲十日之期吟鞭便起。人原前度緣又今番視我容顏爲誰憔悴。埋香塚在淚跡可尋。素心人來詩盟再續爲時非遠。稍待何妨。

絕句四章。聊以奉答。惓惓之意。筆豈能宣。

爲憐薄命惜殘春。我豈情場得意人。回首幾多煩惱事。一生惆悵悔風塵。  
傾心一語抵知音。愁病奄奄直到今。幾幅新詩兩行淚。燈前如見美人心。  
畫葉聲中夜雨時。錦牋寫不盡相思。可憐夢斷魂飛處。枕淚如潮卿未知。  
情緣誤盡復何求。壯志全消也莫酬。只有空門還可入。芒鞋破鉢任雲遊。

七月中元俗亦呼爲鬼時節。各地多有賽會建醮放餗口之舉。人爲鬼忙。滋可笑怪而值此時節。往往天氣釀陰。陽烏匿而不出。淒風惻惻。零雨濛濛。以點綴此沈沈之鬼世界。蓋入秋以來第一種傷心時候也。在此天愁日慘之中。余之家庭幸福亦於以告終。余兄得閩中故友函招定於二十一日赴滬。乘海輪入閩。忽忽整理行裝。安排車馬。家中驟現不靖之象。而余於別人之先。先爲送別之人矣。

湘中多志士。余兄頻年浪遊。足跡不離彼土。得與諸賢豪交接。盡知世界大勢。痛祖國之沈淪。民生之塗炭。非改革不足以爲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今已名列同盟。共圖大舉。此次入閩。蓋應某軍署中某友所招。友亦湘中同志。占某署中重要位置。招余兄往。蓋有所企圖也。余兄在外所爲。於家中未嘗宣布。臨行之際。余獨送兄至舟中。乃密爲余道之。且慷慨言曰。時局至此。凡在青年。皆當自勵。以吾弟才華氣概。自是此中健者。阿兄早深屬望。

今春書勸吾弟辭家出游本欲藉此以磨鍊弟之筋骨增進弟之閱歷開拓弟之胸襟爲將來奮發有爲之地不意此次歸來知弟一出家庭便投情網英姿未改壯志全非反不如在家養晦不見可欲卽無所增長而少年固有之精神或不至消磨至此阿兄實深惜之惟以茲事重大恐驚老母故遲不爲弟言今將行乃不能復忍弟須知人生在世當圖三不朽之業而立功一項尤須得有時機不可妄冀今時機已相逼而來正志士立功之會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匈奴未滅何以家爲蓋以身與家較則家重而身輕以家與國較則國重而家輕男兒以報國爲職志家且不足戀何有於區區兒女之情而不能自克吾弟勉矣從此排除雜念收拾放心愛惜此身以待世用一席青氈本非驥足發展之地今年已耳明春如有機緣當令吾弟至海外一游一面灌輸學識一面與會中同志接近爲立足進身之基改革之事此時尚在經營期內時機未熟萬難妄動最速亦當俟至一二年之後在此期內正足爲吾弟前途進取之預備姻事一層老母已允便爲無上幸福亦屬應盡義務此外情田葛藤都宜一力斬盡莫留殘株餘蒂於心胸蓋男兒生當爲國次亦爲家下而至僅爲一身固已末矣矧復爲情網牽纏不能自脫至欲并此一身而棄之則天地何必生此才父母何必有此子卽己亦何必有此身想吾弟或愚不至此也言盡於此行矣再見余聞此發聾振聵之詞不啻棒喝當頭心乃大動時余兄已送余至船頭臨風小立俯視江流慨然有感卽指而誓之曰弟獨非男兒哉自茲以往所不苦心忍性發揚振厲如阿兄今日之言者有如此水言已卽蕭然登岸余兄亦撥棹逝矣

驕驕歸家回思余兄贈別之言乃與日前靜庵醉後之語同一用意此種思想本亦爲余腦筋中所有男兒抱七

尺軀有四方志爲國爲家均分內事奄奄忽與草木同腐者可恥也惟是人之志氣每隨境遇爲消長余自有生以來常回旋於此惡劣境遇之中致少年銳進之氣常如錐處囊中悶不得出今且摧折殆盡厭世之念漸深而傷心之事未已自問此生會當於窮愁潦倒中了之矣曩者梨影不嘗以東渡之言勸我乎彼之勸我亦正與余兄靜庵之意相同余不自惜而人均爲余惜之余實自棄於人何尤天降大任行拂亂其所爲古來英傑恆從困苦中磨鍊而出余今茲所遭拂逆安知非天之有意玉成胡爲自棄若此前塵已杳來者可追且責我者都爲愛我之人而梨影亦其中之一余於梨影自問實無以償其愛祇此一端或卽所以償之之道乎生平運命百不如人惟此一點勇往之血氣則固有諸己者一旦奮發或尙不至如駑駘之不能加以鞭策而終必有以償余之願望今姑少安事至山窮水盡無能自全則志決身殲孤注一擲終當於鎗烟彈雨中尋余身結果之所在不較勝爲困死情場者之庸庸無價值乎余誌之余誌之矣

余兄行後余母未免減歡諸人亦各惆悵若有所失余於是不得不少留數日藉慰家人至二十八日始宣告成行蓋此時距開棱日已一星期勢不能再延矣旬日之間兩番離別方余兄弟歸來之時固已預料其有此在他人猶能自遣余母老境頹唐曾不能久享家人團聚之樂一月之光陰甚迅而膝下雙鵠又次第分飛不見蹤影忽悲忽喜何以爲懷父母在不遠遊思之思之吾輩良有愧於此言也而此次老母臨行之囑尤諄誠至再刺刺不可驟止蓋已洞矚余之隱衷此行益不能不多所顧慮一念及余客中之苦一念又及余意外之緣勢旣不能止余勿行心又不忍捨余竟去則惟有將此盡情誥誠之言爲深憂摯愛之表示余旣不能祛己之憂更何能祛

惟○將○此○口○頭○慰○藉○之○詞○爲○無○可○奈○何○之○答○覆○去○後○思○量○此○行○之○較○溫○太○真○之○絕○裾○尤○爲○忍○心○害○理○之○

新秋天氣晴雨無常。余舟解維後。從容指南而行。約兩時許。行經一湖。時未及午。忽遇打頭風。舟不能進。俄而萬里長天。黯然無色。陰雲四合。急雨驟來。平湖十里。水聲洶洶。乃有排山倒海之勢。舟子兩人。各披蓑戴笠。一持柂。一撥櫓。冒風雨猛進。而速度已大減。且行且語曰。老天作惡。遇此逆風橫雨。今日恐不及至螺邨矣。余危坐艤中。萬感攢集。念我命窮所如。輒阻旅行。亦當事耳。而不情。風雨偏與我爲緣。豈非不幸。人在在招天之祐。卽此區區百十里之旅程。亦不許其平安直抵。而作態以相揶揄。前途運命。正堪比例。天已棄余。余其可以休矣。又憶及今春與子春同舟赴校之時。雖意緒無聊。而中流容與一路笑言。正不知滅殺多少。離愁別緒。今則少此。知心合意之夥伴。多此風片雨絲之點綴。而余心頭更添得許多傷離憶遠之思情。春老花殘之悲痛。水程無恙。一葉扁舟。亦無恙。而今昔之感。大有難言。時風雨益狂。挾舟上下。顛簸不定。而余忠潮之起落。乃若與之相應。旣而成詩。

#### 四絕吟曰。

藥緣不斷苦愁中。僵蹇居然老境同。只爲相思幾行字。又拚病骨關西風。  
翩然一棹又秋波。流水浮雲意若何。兩面船窗開不得。亂愁攢似亂山多。  
烟水蒼茫去路賒。秋槎獨泛客星孤。人生離別真無限。風雨飄搖過太湖。  
急雨飛來亂打篷。舵師失色浪花中。不須更祝江神助。舟載離人例逆風。

舟行至晚。始出湖達小港。風雨已止。天忽開朗。推篷出望。遙山黛色。雨後若沐。夕陽一角。映帶其間。晴景若畫。心神爲之一爽。旣而暝色漸呈。山容亦死。雲際倦鳥結伴。啞啞歸其故巢。舟子推挽終日。已飢疲思食宿。櫓聲亦稀。計程僅達半。今夜將宿於江干。備明晨早發矣。俄經一石橋。舟子曰。可以止矣。因卽泊於橋陰之下。時渡口人家已燈火齊明矣。問此是何處。舟子曰。此名太平橋。無上之佳識也。比來佳荷不靖。夜航每有戒心。泊舟必擇善地。前進又將入大河。絕少村落。急切不能覓佳處矣。余笑領之念。此橋名良佳。惜與余不合。余一生杌惶。何太平之有。今夕宿於此。幸負此橋多矣。舟泊既定。舟子淅米作炊。艙中亦燃火。俄而炊香陣陣。吹送船頭。余之飢腸亦爲催起。蓋余於晨餐後登舟。其後並未進食。終日昏昏。亦不覺枵。茲獲暫息。乃復思飯。則進艙而就餐。雖食無兼味。而粒粒香杭入口。乃甘美無比。物品之貴賤。亦隨人之遭遇。而定不經患難。則珍品亦賤。淮陰之於漂母。光武之於滹沱。皆此類也。此一飯也。亦幸於荒郵野艇中得之耳。若在尋常。則食且梗咽。物猶如此。而人之隨境遇之。通塞。因以上下其價格者。更無論矣。於是歎世人皇皇求名利。幸而得之。則羣焉慕之。不幸而失之。則羣焉輕之。突之名也。利也。非役於人。乃役人者也。非真能福人。乃借虛無夢幻之說。以陷惑人者也。人爲此虛無幻夢所蒙。乃不惜疲畢。生之精力。以爲之役。其得者安富尊榮。亦不過造成天地間之一濁物。且時運之移轉。無常終。亦不能久。享而不得者。至於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牛衣對泣。一生潦倒。而無可申訴。噫。可憐虫。何苦來哉。其何如捐除萬有了悟。一空棄朝市。返江湖。扁舟逐水。泛宅浮家。一蓑一笠。之附身。一簞一簋。之適口。與人無爭。與世無求。之爲自由。爲無上之清福乎。余思至此。心腑盪然。空無所有。直欲與此艇以終身。不復再履塵世。而轉念之頃。乃復嗒。

然。若。喪。蓋。似。此。生。涯。人。人。能。辦。到。却。人。人。不。能。想。到。却。又。人。人。不。能。辦。到。塵。緣。擾。擾。慾。海。沈。沈。一。入。其。中。不。可。復。出。則。誠。無。如。何。耳。

晚餐既罷。舟子爲余鋪設衾枕。囑余早睡。既而自去。不脫蓑衣。甜然入夢。余復出船。立船頭。遠眺時。則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一彎涼月。徐渡橋欄。橋影弓弓。倒映波心。清可見底。睡魚驚躍。微聞唼喋之聲。螢火兩三。飄舞於岸旁。積草之上。若青鱗之出沒。俄而月上。樹梢巢中。老鴉見而突起。繞枝飛鳴。良久始已。遠望長天。一色明淨。無塵惟有。樹影成團。東西不一。作墨光點點。以助成此一幅天然圖畫。似此清景。人生能有幾度。而忍以一枕黃梁。辜負之乎。兩岸人家。闌焉不聲。回暎兩舟子。月明中抱頭酣眠。鼾聲乃大。作蒼茫獨立。同余之嘵者。何人。若輩舵工水師。生長江鄉。此種風景。固習見之。習見則不以爲奇。且亦不能識其趣。吾輩能識其趣者。又不能常見。此無邊之風月。眞實之山水。所以終古少知音也。蘇子瞻石鐘山記。固亦嘗致慨於此矣。玩賞久之。又不期對月而思及老母。今晨余別母出門之際。天猶晴朗。乃不意而中途猝遇此無情之風雨。余固飽嘗顛頓之苦。余母懸念行人。應亦心魂爲碎。此時月到中天。人遙兩地。當必有摩挲老眼。對此清光。耿耿不能成寐者。嗟乎。余母亦知兒亦在此山橋野店之間。望月而思母耶。思至此。不覺清淚浪浪。與宵露俱下。濺面如冰。夜深寒重。不能復禁。則長嘆歸艤。出懷中日記簿。就燈下記此。一日中變幻之風波複雜之情緒。此日記簿。余挾之以行。意將俟達彼都後。再誌鴻泥。不圖先在此。夜半孤舟中走。此間筆書成。更附一詩於後。以寫今夕之狀况。時篷背露華正盈盈如瀉珠也。日暮扁舟何處依。雲山回首已全非。流螢黏草秋先到。宿鳥驚人夜尚飛。寒覺露垂篷。背重靜看月上樹梢微。

茫茫前路。真如夢。萬里滄波。顧盡違。

## 第九章 八月

次日十一時許。舟抵螺邨。泊於崔氏莊門之外。攜裝入室。風景不殊。崔翁聞余至。支筇來視。言笑極歡。俄呼家人具餐。相與進膳。嘉賓賢主。重與留連。顧獨不見鵬郎。并秋兒亦杳然。怪而問之。翁曰。昨日阿鵬偕母為秦家邀往觀燈。秋兒亦隨去。大約今晚當歸耳。問何燈。曰。此鄉人循例之舉也。每歲秋初。鄉之人必醵錢敬神。以祈豐稔。懸燈設樂。以五日為限。此五日中金吾不禁。彷彿元宵一村盡是閒人。滿望皆成麗景。今已為最後之一日。吾姪此來甚巧。猶得一與斯盛。惜老夫年邁。遊興已衰。未能追陪作長夜遊耳。余笑曰。此亦眼福。今夕當往一觀。以識此間之人情風俗。坐談良久。崔翁意頗倦。卽辭入內。余就室中略事修整。卽出門赴校。

時校中放燈節假。已數日矣。見杞生寒暄矣。鹿萃亦至。絮絮問別後事。意至懃懃。蓋鹿萃愛余甚深。見余容悴。不覺問訊之殷也。杞生有言。鮮與余合。旋自引去。盤桓至晚。鹿萃命校役設飲。具酒杯重把談。興轉濃。既而薄醉。聞市聲一片。震耳如雷。鹿萃曰。六街燈上矣。曷往觀乎。余曰。諾。請與子偕。於是舍酒而飯。既醉且飽。攜手同行。鼓腹而遊於燈市。

所謂燈市者。範圍甚狹。一覽易盡。且燈式古陋。亦無足觀。而遊人來往。蟻附蜂狂。咸煦煦有春意。在窮鄉得之。已為極繁華之景象矣。余所以來此者。意不在於燈蓋。聞崔翁言梨影已偕鵬郎赴秦氏之招。再見之緣。或在今夕。乃鼓餘興。躡躅街頭。冀於萬燈光下。一覲仙姿耳。無何行經秦氏之居。臨街有樓。樓頭笑語如羣鶯亂囀。聲聲入。

耳。余遙立而望之，憑檻以觀者，都爲秦氏之宅眷。而珠圍翠繞之中，有一女郎，縞衣如雪，脂粉不施，如一枝寒豔。亭亭獨立於千紅萬紫中者，則梨影也。余見梨影前後不過數次，此次藉燈光之力，逼視益真。然而玉容憔悴，意興闌珊，一縷愁痕，緊蹙眉際。此惟余知之，及梨影，自知之。他人固莫能察。雖隨人語笑，對景留連，而芳心寸寸早化。寒灰正未必與人一樣有歡腸也。再視其旁，則鵬郎亦在指點喧嘩，不改癡憨故態。余偷覲良久，梨影若有所覺，剪水秋瞳，不期而加余以盼。睞四目互射，久久不離。若有萬語千言，藉此目光綫以爲傳遞之具者。旣而梨影迴身就鵬郎作耳語。鵬郎突起下視行人，作尋覓狀。余急隱身人叢中，避之移時，再視則人影已渺。余亦盡興，乃

### 與鹿萃分道自歸。

余歸時，纔交二鼓。鵬郎已候於門次。知梨影旣見，余挈鵬郎先歸矣。余入門，鵬郎牽衣從諸後，且行且問曰：先生遲至今日始來，乃累人盼，欲死頃阿母。謂見先生於燈市胡我，乃遍覓不得也。余漫應之。旣入室，室中布置已楚。楚則秋兒奉命而爲此也。鵬郎見余狀殊歡躍，喃喃問余在家何病，病幾時，曾服何藥。今愈復幾時，逐層追詰，乃不覺其言之煩。余一一告之。鵬郎曰：今年吾家荷花甚盛，且有並蒂蓮一枝。阿母以爲佳兆，殆應在筠姑惜遭暴雨。纔開即折。先生前約荷花生日來吾家，後聞因病阻行，乃令我掃興。今惟留得碎蓋幾張，殘莖數本耳。余曰：枯荷自佳。昔人詩曰：留得枯荷聽雨聲，蓋亦添愁之資料也。鵬郎曰：先生欲聽此雨聲乎？明日可移缸置之於庭。余曰：否。我惟厭聽此碎苦之雨聲。故前語汝囑汝母將芭蕉剪去。忍聽彼猛雨殘荷一聲，聲打入心坎耶。鵬郎曰：阿母亦以先生之言爲然。後院之芭蕉早付并州剪矣。繼復與余瑣瑣談家事，語至無倫。余不耐聽，乃促之曰：夜

漏已深汝宜歸寢我倦亦欲眼矣隨書六絕付之

尋樂追歡我未曾強扶殘病且攜朋愁心受盡煎熬苦何忍今宵再看燈  
繁華過眼早相忘今日偏來熱鬧場不爲意中人悵望客牕我慣耐淒涼  
萬燈頃刻放光明逐隊行人喜氣迎滿耳笙歌聽不盡一時都作斷腸聲  
叮嚀千萬早登程猶記當時別爾行盼到相逢難一語最無聊是此時情  
依依泣別我歸吳兩處懷人淚盡無莫怪重逢如隔世可憐四目已全枯  
相如一病竟沈沈聞說卿將買棹尋（亦鵬郎語余者）感煞深情真似海此恩何止值千金  
燈節已逝校中續假一日以資休息書齋無事爲鵬郎溫理舊課較前大進知得自母教者深也晚得梨影和來

觀燈六絕

病容瘦損愈何曾客裏扶持少舊朋遲起早眠須自愛夜寒莫再伴風燈  
一從久別兩難忘此夕無端聚一場心自分明身自遠空教癡望各淒涼  
燈光人面映分明暗裏情絲一縷迎聽到笙歌心更怯幾疑又作別離聲  
遊人如蟻滿前程有客低頭獨緩行一樣良宵來趁節如何哀樂不同情  
蝶枕蘧蘧夢入吳人間此境有還無芳心爭不成灰死視此池荷蕊早枯  
涼風颯颯月沈沈此後詩盟好再尋心血嘔完情草在寶君一字抵千金

余此次成行之際。未及與靜庵握別。今日得其來書。殷殷垂訊。累三四紙。蓋猶是前日苦勸之意。恐余爲再來之人。不能自持。仍蹈覆轍。而爲是警告也。牘尾附詩二律。題曰所聞錄之日記。永誌良友之多情爾。

落拓江湖鬢欲絲。尋春更比古人遲。虛憐慈意教鶯遞。敢恨冰心抵玉持。

繡襦同抱還珠怨碧海。青天未有期。

空臺何處着行雲。木筆花前酒強醺。香草多情憐楚客。金徽無力怨文君。

芙蓉自縕同心佩。蘭茝天教竟體芬。

他日畫眉明鏡底。暗中惆悵爲誰分。

石頭記爲言情極作。余幼時卽喜誦之。其後漸解吟咏。戲將書中各人事迹。繫以小詩。積久遂成卷帙。題曰紅樓影事詩。卽梨影攜去者也。余識梨影實間接。以此書爲介紹。蓋無此書。則余無此詩。無此詩。則決不有此意外之情。感故後梨影借閱此書。余口占贈之。有今朝付與閨中看。誤盡才人是此書之句。蓋紀實之言也。今梨影之閱此書者已數月矣。余已爲此書所誤。彼乃尤而效之。亦有紅樓雜咏之著。先以十二律示余。余詩分詠各事。彼詩則專詠個人體制不同。詞華並妙。若能積成百首。蔚爲大觀。則二難已並大足。爲此書生色。恨曹雪芹不見我兩。  
人也。

不荒唐處却荒唐。假語真情兩渺茫。皓月虛呈泡裏影。名花浪說鏡中粧。榮華過眼皆何在。戀愛癡心爲底狂。  
便使卷中人果有也。教何處覓餘香。

憐香惜玉枉勞神。漫說風流自有真。檻外一朝成大覺。園中萬卉爲誰春。當前缺盡人倫事。身後空談夙世因。

猶幸回頭彼岸早。秋闌以後不沾塵。  
杜鵑無語月三更。寂寂瀟湘淚暗傾。  
眉黛蹙來誰識恨。病魔添去總因情。  
題巾剪穗癡何似。絕粒焚詩空不平。  
莫怪紅顏多薄命。誤儂畢竟是聰明。  
性情厚重不矜文。姊妹行中獨此君。  
涵養何妨憑戲謔。姻緣還在意慇懃。  
金玉方諾約其奈。巫山已誤雲。  
孤負良宵應自悔。禮成草草更羞云。  
愁雲鎮日護難寬。只爲情凝鼻暗酸。  
惱意暫因撕扇解。病衾猶耐補裘寒。  
貌空花月生前語。誅得芙蓉身後歡。  
一縷幽魂何處去。長天迥迥夜漫漫。  
柔情百轉意千回。一旦相離自可哀。  
雖未小星明定位。要須全節答涓涓。  
桃花流水香分去。破蓆堆床夢幻來。  
求死笑伊無個所。遙遙千載總猜求。  
茜窗燈火冷清清。生死難明去就輕。  
小草有情憐獨活。子規無血咽三聲。  
獨來花塚聞長歎。合向蒲團了此生。  
只有撼風千个竹替人似作不平鳴。  
莫笑如來無法力。蒲團原不鎖花驄。  
香焚寶鼎俗塵空。羨煞孤高概罕同。  
棄盡人前知意潔。贈梅檻內暗心融。  
邪魔竟致侵方外。素抱堪憐墮個中。  
莫笑如來無法力。蒲團原不鎖花驄。  
一生氣爽若哀梨。莫愛妓娃恰及笄。  
秉節何妨將髮截。報恩寧自不眉齊。  
須知幻境隨人設。縱在侯門未性迷。  
行酒催花才獨捷。香心尤羨等靈犀。

情緣牽處易生癡。况是生成絕代姿。嘆絕蓮還臘手折。忍援金作殉身資。小星詠後恩。何在大限來時悔。已遲一踏危機成大覺。柳是空裊惱人絲。

莫將顏色判妍媸。激烈風高已獨賢。表潔不難拚一死。真情何意枉頻年。惱郎謹語休生怪。完我芳名也值緣。無限榮華終有盡。豈如鶴馭早神仙。

本性雄豪可奈何。名場利藪擅權多。猜嫌切處人忘妬。機變靈時水欲波。弱息枉留花若錦。老奴休怪口懸河。自從月夜幽魂感。不少榮華一瞬過。

余體本尪弱。往往一歲而病者數焉。茲復心爲情役。而精神血氣於不知不覺中漸次消磨。病魔之竊伺余旁者。日益亟。而余遂不能脫床第之危。春夏兩病苦余者至焉。幸而獲愈。病根實未除也。夫以余之心與境衡之。固烏得而不病。病又烏得而能愈。卽愈而病根自在。終有再發之時。余之病卽余之心。不病固不足以爲余也。投館僅五日。而舊病復作。所謂舊疾者。瘧也。今夏患之。服藥而止。今復作。殆由前夜舟中露坐。感寒之所致。瘧雖微疾。而虐人殊甚。間日一來。若有成約。由輕而重。由再而三。如是不已。而余體遂憊然。校課難荒。不能不扶病強支。以盡厥職。故雖頭重目昏。筋疲骨懶。而朝夕奔走口講指畫如故也。余病如是。而人事之苦余者。復如是。猢猻王青氳誠無味哉。幸罷課歸來。安眠無擾。黃昏人靜。鵬郎亦不來讀。蓋梨影憐余神瘁。因自課其兒。俾余得休養地。然余心則又爲之不安。既不能自祛其病。又何能止人勿憂。生命岌岌。尙未卜。若何。余實未遑。多顧釋氏隨緣兩字。將奉以爲吾生自處之方針矣。梨影歷來待余種種。余固無在而不呼。負負課讀一端。未能盡力。猶其小焉者也。且

余卽強求自效病擁皋比燈下三餘不改尋常舊例梨影之心實非所願旣傷吾身復傷彼心孰如任之則彼心且適而吾身亦可以少休也然而病在吾身痛在彼心余病不愈彼心終無安適之時余固知之而無賴疾魔驅之不去則余亦無奈蓋因此一病而兩情更深入一層苦到十分矣口占四絕自知文以情生渠試一吟當必淚隨聲下也。

用情深處尺難量病中新秋瘦沉郎悔把當時腸盡斷而今欲斷更無腸  
帶病登壇漫討論胸前還清淚雙痕人生此苦誰禁得口欲言時眼又昏  
鰥魚照影夢難成莫恨吟蟲訴不清便使蟲聲都寂寂何曾合眼到天明  
病骨朝來漸不支爲伊憔悴至於斯西風落葉蕭蕭夜恐是羈魂欲化時

初瘧之作也以日晡繼而至晚漸移至夜往往額汗如蒸昏迷達旦比醒而熱退則復強起治事梨影以爲憂謂若是則以生命作教育之犧牲矣必不可余從之乃不復赴校日惟僵臥如死人蓋至此而余身已盡失其知覺所未死者胸頭一點情熱耳一燈一榻相依爲命是人是鬼所去幾何昨夜病作時勢乃大劇鬱火內攻喉乾唇燥茶不能解頭痛如裂心痛如割氣咻咻作牛喘旣而力盡若不能續自疑命在須臾矣因強鎮全神歷思往事成絕命詩四律正轉輾間而晨鶴一聲余已豁然如夢醒披衣起視朝敵上窗滿室生耀固然爲吾寄居之舊館而非黑暗之冥途也則又不覺啞然自笑余猶未死絕命詩可廢矣然余固求死者也人事旣不容我死天公亦不放我死一死之難又有若是然余雖苟活終有死時此已成之絕命詩何妨先爲錄出以待將來且以告人

之讀余詩者知余非幸生乃求死而不得者也而今而後竟將余作已死之人觀也亦可也

滴殘銅漏夜三更鬼氣陰陰淒復清血淚已乾雙袖冷誓心猶在一燈明寒風入戶人無影殘月滿天雁有聲此夜遊魂向何處黃沙萬里斷人行

殘軀終要委風塵今日方知我是真死後難拋應有夢病中最苦是無親長將黃土埋吾恨誰爲蒼生惜此人

花落江南春去也浮萍流水悟前身

爐灰已冷再難溫四顧無人燈半昏一刻忽分生死路廿年長負父師恩黃梁客夢將辭枕白髮親心尙倚門  
贖有天涯朋舊在登高應爲我招魂

氣急喉乾力更微眼前恐已絕生機雁行分散身常隔鵠血啼枯夢不歸緣待來生終信有情癡到死未知非孤墳願傍鴻山築今古冤魂化蝶飛

此詩余亦錄示梨影梨影閱之乃大不堪血淚蓋盈箋也彼以余詩中有病中最苦是無親之句遂勸余暫歸謂客中遇病本爲人生最苦之事此間醫藥一切雖可無缺而調護不周扶持誰任一室沈寥無可告語病且日見其增而不見其減不如歸去就家人之撫慰庶幾心胸稍舒藥石亦可收效何必戀戀此舉目無親之地只有愁種苦中之樂一歸而相思之路亦斷能不於病中加病而愁上添愁耶且余尤不欲驚老母夏間一病已大傷慾心今復頹然而歸焦擾當復奚似余不敢以病訊示母更何忍以病顏見母而使頭白高堂爲不孝之身多擔驚

恐也。余以此意告梨影。梨影無如何。則亦聽余而廢寢忘餐。徬徨無計。芳魂一縷。時旋繞於余藥爐繩榻之間。繼乃密囁鵬郎傳話。欲親臨視。余以覘真狀。約期在次夕。月明人靜時。明日何日。則百年難遇之中秋也。

嗟呼。梨影誠愛余哉。竟甘以金玉之身爲薄福。書生貿然作自由之舉。動耶以余相思之苦。一旦得與素心人攜手燈前。喁喁款語。則一宵情話。卽爲治相思之藥餌。余病庶幾其已然。事實有不可行者。渠是遺贊我非蕩子。縱心懷坦白。迹不類乎桑中。而人約昏黃。嫌已多於李下。旣知相見之時。亦至於清談而止。悠悠良夜。空台不着行雲。彼此無心。則亦何必自處於嫌疑之地位。因作書力却之。而一夕因緣。遂成虛話矣。雖然。余非不願見梨影也。余欲見梨影。初恐梨影不我許。今彼自爲此言。是彼眷余之情。已臻極處。茲雖事未實行。而余之所以感之者。乃較彼實行此事。尤爲淪浹難名也。夫刻骨相思。自有至味。必求覲面。則聊橫陳。譬蠟亦何以異。留此希望。以待後緣。爲計至得。梨影深情。此旨諒能共喻也。

余因病不出者已數日。久臥思起。人有同情。得梨影一言。余病又去其泰半。雖瘧勢未已。而精神已較振。於前中秋之日。午後強起。思作野遊。以舒積悶。時一院沈沈。待久亦無人至。余乃加披外衣。反扃室門。悄然由後戶出。一路寒風。剪剪敗葉蕭蕭。雲氣沈陰。秋陽失曜。牧童樵子亦復無蹤。祇有草根鳴蟹唧唧。互答似慰余之孤寂。所謂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不啻爲我詠也。延佇久之。亦不思返。忽聞後有呼者。回視則秋兒全息。至牽時細雨廉纖。沾衣欲濕。天光已垂垂就暝。今夕月色殆無望矣。無聊思飲。命秋兒呼紅友來。秋兒始應之。繼而躊躇。

踏曰此當問夫人許先生飲否婢子無胆不敢導先生入醉鄉也且言且笑而去有頃捧一壺至侑以小碟數品謂余曰夫人言必欲飲者可盡此壺欲請益不能也余舉壺估其重量殆可三杯則笑曰梨影乃敗吾興然病軀不勝酒略進少許卽醺然如已足傾壺既盡起視天際雲垂以不明雨瀟瀟而未已狡哉嫦娥呼之不出百年幾度是今宵殊令人意爲之索善燈枯坐睡魔不來成六絕以寄梨影詩成復以餘墨填小詞兩闋

憔悴容顏鏡亦嫌窮愁萬種一人兼桂香時節懵騰過再到秋深病要添  
隔着蓬山路總遙佳期長負恨難消今生無復團圓望何必相逢在此宵  
素娥斂彩望徒賒恨殺浮雲故故遮惟有羈人偏稱意轉因無月免思家  
細雨無聲濕豆籬金風驟起動疎枝蕭齋不耐秋寥寂來聽孤墳鬼唱詩  
滿盤菱藕及時嘗此夕孤飛燈下觴忽憶故鄉好風味桂花深處栗房香  
支牀聽雨獨徘徊醉看燈花含笑開鴻嶺西村一壺酒明年何處復持杯

### 七娘子

今晚偶至後場獨行踽踽回憶花底勾留牆陰小立時依稀如昨曾幾何時而風林墜葉露草鳴蟲又換  
一番景象舊日香蹤杳難尋覓欲求一見玉人之面而蕭郎已如作路人矣撫今追昔良用惆悵  
西風又見蕭蕭起憶春時落紅庭戶今重倚瘦柳欹橋寒蓉依水十分秋色斜陽裏晚來無限瀟湘意歎天涯咫尺人千里舊約鷗知新詞雁寄飄零未分今如此

村沽無美酒。鄉僻無好花。濁醪半壺清愁。一味不知負却秋光。幾許也。

秋早離魂杳。琵琶一曲青衫老。閒吟久詩初就。無花有酒黯然相對。醉醉醉。情方好。魔來攬。而今相見時尤少。鴻來後。愁時候。西風一夕沈腰非舊瘦。瘦瘦瘦。

余始扶病上課。困頓不可言狀。纖納梨影之勸。乃止。日來校課。又由杞生庖代矣。此君與余意見鑿枘。平日各事其事。幾不聞問。此次代余負責。余意彼且有怨言。孰知不然。彼知余病。乃轉來親余。近日余病室中。除鹿萃時來省視外。乃復有此君之蹤跡。晚來課罷。造廬問訊。狀至殷勤。往往盤桓至晚餐時始去。余亦未知其意之爲良爲惡。但彼旣以其道來。余亦不能不感之。然因是而余心遂不安。深望病軀速健。仍得供職如常。否則余之辭職書。且將發表。不欲時累他人。爲余僕僕也。

今日薄暮。又作野外之遊。秋氣漸深。草木俱露。寒縮態野。風過處呼呼有聲。病骨支離。知不敵也。惘然而返。又成兩詞。

解連環

秋光驚眼。將前塵後事思量。都遍極目處。一片苦痕記。手折梨花。那時曾見病葉。西風這次第。光陰輕變算相思。只有三寸瑤牋。與人方便。蓬萊水清且淺。只魂飛夢渡。來去無間最難。是立盡黃昏。知對月長吁。一般難免。薄命牽連真憐惜。空深依戀。還只恐未償宿債。今生又欠。

送入我門來

舊恨猶長。新愁相接。眉頭心上。頻攢。獨客空齋。孤枕伴清寒。醉時解下青衫。看數點淚。曾無一處乾。道飄零。非計秋風菰米。強勸加餐。老去秋娘。還在。總是。一般淪落。薄命同看憐。我憐卿。相見太無端。癡情此日渾難懺。恐一枕梨雲夢易殘。算眼前無恙。夕陽樓閣明月欄杆。

余瘡漸止。惟病久力弱。不耐久坐。對鏡窺容。已枯瘦不成人狀。計余因病曠課。又兩星期矣。此兩星期之光陰。半從病裏消磨。半向吟邊落拓。藥爐詩卷。是我生涯。蓋吟愈苦。而心愈傷。心愈傷。而病愈深。兩鬢蕭蕭。不勝蒲柳之體矣。而彼梨影秋幃。孤冷一樣。無聊比。聞西風簾捲。亦已瘦到黃花透骨。清愁銷殘眉黛。入秋小極減盡。腰圍此固意中事。所奇者。彼病而余必先。病各因時。無或爽。一若病魔有約。同時分占兩人膏肓。上下者。豈不如是。不足以稱同病耶。

聞梨影之病。感冒而已。幸不大劇。其恐余知而心碎。而自諱以安余耶。是未可知。然余病已漸蘇。彼病亦當早起矣。賦四律探之。

數行情草抵千金。憔悴潘郎懶廢吟。却後鶯花如夢轉。愁中天地忽秋深。寒姑泣露留殘淚。病蝶迎風抱死心。如汝宵來應減睡。月輪孤照合歡衾。

獨臥空齋困莫勝。生涯近日冷於冰。忽聞病體輕如許。更令愁腸結百層。涼模新寒侵曉簟。暗窗零雨入秋燈。萬千情愛皆虛語。只有殘宵夢可憑。

幾時相憶不相聞。零落霞光照綺芬。銀漢築牆高。幾丈金釵劃字透。三分獨尋舊徑多。秋草莫上層樓極暮雲。容易西風吹別淚。擣衣時節怕思君。

敗蟬嘶斷夕陽天。去燕來鴻望隔年。只覺余懷終渺渺。却勞卿意尙綿綿。樹猶如此經秋斷月。自無心對客圓。更到重陽風雨惡。早懷病起菊花前。

梨影詩云寶君一字值千金。噫梨影乃寶余之詩若是之甚耶。雖然梨影余之知己也。梨影不寶余詩世豈復有寶余詩者。以是梨影之詩余亦寶之。寶且甚於生命。遑云一字千金哉。疊疊香箋余悉盛之。以紫羅囊藏諸胸際。永護深情。自謂殆較勝於碧紗籠也。惟近來雨雨風風詩訊殊少。夏玉清詞乃久不琅琅而出。余齒縫間矣。今晨一片雲藍忽又被曉風吹至。帶將殘夢起誦新詩。知我玉人已離病枕爲之喜而不寐。餘疾霍然其效力乃不減杜老之子章觸體也。亟錄其詞如下。

幾首新詞秀色侵桃潭。不比此情深。自驅凶豎偏成悟乍聽寒蛩已變音。錦織萬愁蘇。蕙字曲高千古伯牙琴。感君一種纏綿意。圖報無從只篆心。

不堪回首及笄初。春滿蘭闈樂事餘。楊柳低眉窺綠鬢。桃花含笑挹華裾。重重綺夢鶯能記。渺渺秋愁水不如。長怪風光共流轉。暗驚身世轉蕭疏。  
姻緣有準命偏差。雙影孤窗枉自嗟。微雨乍涼今夕夢。寒缸猶作舊時花。淒涼往事餘酸淚。跌宕流波瀉歲華。怕倚雕櫻聽遼鴈。秋心禁得蠟如麻。

碧漢銀牆一道明五張六角鎮相繫本將朗月爲懷抱肯放浮雲淬太清胡蝶一生真幻相鴛鴦隔世未忘情  
自憐日暮羅衣薄寂寞庭心冒絳英

## 第十章 九月

翻閱秋來日記都半是傷心之句是非日記直詩冊耳然此番因果本於詩裏證之詩可紀事此外正不必多着  
聞墨矣夫詩人多窮秋懷最苦獨對西風狂搔短髮世無有旣稱詩人而少傷秋懷抱者以余耽此甯能強悲爲  
歡然而紅葉新詞黃花瘦句乃得於夜涼如水之時與素心人兩地推敲秋心互訴如此吟情亦不寂寞蓋已屬  
詩人例外之殊遇尙何所不足於中耶今晨又得梨影遞來四絕乃讀余詩而作者句曰

一枕西風客夢孤招魂欲賦更踟躕多應乞得鮫人淚一字分明一顆珠

文字無靈空不平直從憂寫餘生唐衢血淚文通恨并作西風變徵聲

風雨蕭蕭感不休新詩一一繭絲抽君心莫是寒蛩化絮盡秋來萬種愁  
錦字吟殘眼倍青天涯同是感飄零阿儂最怕傷心句詩到如君不忍聽

詩外更有一箇乃恐余爲長吉之續以輟吟勸余也其文曰

幅幅新詞聯翩飛至愁中展誦摧我肺肝豈君之心血必爲我嘔完而後已而我之眼淚亦必以爲君所流盡  
而後快耶秋深矣愁病之軀亦宜自愛苦吟傷心奈何啾啾不輟以自囚而自賊耶我惜君之才憐君之遇又  
有此無聊之勸君從我言其從此戒詩是亦養生之一法留些心力眷念蒼生莫僅爲一個薄命紅顏盡情拋

卻也日來風雨滿城。又近頹糕令節。君亦有劉郎之膽乎。東籬晚節不着。間愁竊恐黃花。不要君詩也。我非情寡。空教掩卷懷人。君自才多莫笑。催租敗興。

三閭被放澤畔行吟。一卷離騷千古傷心。之祖古之人憂時。不遇孤憤難鳴。往往恣情痛哭。放志詩歌。藉彼香草。美。人爲身世無聊之寄。此身在世。百不能遂。祇此一筆一墨。尙足聽余驅遣。自訴不平。若并此而禁之。則滿腹牢愁。更何從得發洩之地。又况秋館空空。一個淒涼之我。舍此長吟短吟。有何他種生涯可資排遣。非人磨墨。墨磨人。實亦非墨能磨。人有令人不得不就磨於墨者。在也。余性耽吟。自是天生愁種。哀思不斷。墨痕遂多。若要棄捐。除非死後。一燈一篋。行將終其身於憂愁困苦中。曩已爲梨影道之。而今爲是言。洵彼所謂無聊之勸已。風雨黃昏。窮愁亂撼。嘵懷身世。余淚澑澑。因更賦短歌數章以示之。

秋高風力勁。瑟瑟鳴林柯。蕭晨感病軀。到眼皆愁魔。憶我成童時。朋從時見過。坐間各言志。促膝無相訶。或言佩金印。立功在山河。或言趨承明簪筆。聽珂或言襄陽賈。被服綺與羅。名韁及利鎖。百口無一訛。賤子獨無。有欲言。涕滂沱。登天苦翻。倦著書。患愁多。聊復敍疇曩。爲君滌煩苛。相憐莫相勸。聽我畢此歌。

往歲先君子。作文如畫竹。毫端挾神思。風雨時滿幅。兒時常在傍。繞案慣匍匐。愛我真明珠。頑劣少鞭朴。父執二三輩。談笑共信宿。顧我輒相告。初生健黃牘。他日毛羽豐。萬里定馳逐。其時五六齡。歷歷在心目。俯仰愧相期。霜風體生栗。

垂髫就父讀。始受四子書。琅琅金石聲。風雨出蓬廬。有時逃塾歸。高堂尙倚闌。顧我顏色嗔。不敢牽衣裾。空房。

暗霜冷刀尺。聲徐徐。一燈課深夜。咿唔讀三餘。更闌不成寐。欲言又踟蹰。餌我出佳果。課我勤經畲。兒今漸長大。兒莫負居諸。此言猶在耳。此時非當初。高堂今白髮。遊子將何如。

十二愛詩歌。動輒薄牋帖。三唐及漢魏。往往喜涉獵。讀之既爛熟。肌髓亦淪浹。無事每相倣。吟成等奏捷。高歌風雨夜。聽者愁欲絕。譬彼貧家女。珠翠少裝貼。亦如秋宵蛩。作聲必淒切。旁人苦勸我。韻語貴宏闊。莫學窮孟郊。清愁瘦銷骨。我聞竊自思。口諾意不愜。心膏常自煎。牙慧偏羞拾。自古稱詩人。多窮而少達。

我非漢馬卿。一生亦善病。病中覓排遣。書卷佐清興。年來瘦如鶴。腰腹苦不稱。飯顆嘲謫仙。清羸等家令。每當風雨夕。擁被輒高詠。秋暮檢詩歌。強半病中定。多感知音人。勸我厲詩禁。肝腎恣雕鎔。亦足伐情性。不知作者癡。哀極淚乃迸。愁坑深掩埋。心田自蹂躪。內憂苟不生。新聲復誰競。因病轉吟詩。瘦直我性命。

我今作此歌。歌與知音聽。知音休笑我。長歎負平生。詩境若時序。當秋無陽春。求名旣莫遂。好事又無成。冉冉歲月徂。涕淚徒縱橫。今夕復何夕。悲歌對短檠。不惜歌聲苦。欲舒歌者情。我歌有時已。我恨無時平。君看白楊樹。風雨長淒清。

螯肥菊瘦。已到重陽。客裏無花。倍增惆悵。聞梨影愛花。後院中亦藝菊數十本。紫黃英。此時開遍也。未寂寥。秋容。乃教人想煞也。前呈小詞。有無花有酒之句。梨影已知余有欲炙之意。特分幾本來伴蕭齋。并附以詠菊二律。噫。梨影。禁余作詩而已。亦不能自禁。出爾反爾。言之啞然。是可知。結習難蠲。而深愁待洩。蜀山鵠叫巫峽猿啼。不至。血盡枯腸。盡斷終不肯收。此殘聲效彼反舌也。錄其詩曰。

連宵風雨惱愁心。曉起疎籬滿地金。顧影影憐秋裏瘦。多情情覺淡中深。且持杯酒爲花壽。自捧冰壺到園尋。  
未受陽和恩。一點不梳不洗謝塵侵。

草勁林凋霜亂飛。小園如斗菊成圍。人從劫後方知夢。花到秋深不耐肥合伴。騷人哈瘦句更添。冷月寫清輝。  
興濃君亦如陶令。籬外今朝有白衣。

梨影贈余之菊。裁以瓦盆。花多佳種。爲梨影所手植者。春蘭秋菊。已三次拜隆情矣。不呈花中偏愛菊。此花開後。  
更無花誦元微之。詩爲之感慨無已。晚芳雖好可憐。秋日無多傲骨空存。畢竟知音漸少。此日重陽偏逢客裏。旣  
分屈子之餐。復領易安之韻。何可無酒。何可無詩。晚來一醉狂奴故態。不禁復作縱黃花不要。余詩余詩殊不能。  
自己也。

一番好夢又南柯。蕭瑟西風喚奈何。襟角空沾司馬淚。筆鋒權作魯陽戈。身如病葉驚秋早。詩似殘棋剩劫多。  
今日對花拚一醉。瓦盆泥首漫高歌。

又到重陽客興賒。梁溪烟月渺無涯。江潮有淚酬知己。風雨無情負菊花。病到他鄉詩是業。愁生遙夜夢爲家。  
題糕贍比劉郎大寂寥。空齋手亂叉。

勞人無暖席。情海有驚湍。白雲蒼狗世事何常。匣劍幃燈人心太險。億數日前余與梨影詩訊互通爲樂。正復無極。今則一片詩情又被橫風吹斷。余復就燈下續此日記而停筆。四顧黃蘆之簾。蠅殼之窗。烏皮之几。櫟木之床。乃盡爲余家故物。非復崔氏寄廬矣。纏離病榻忽作歸人事之變幻。孰有過是而旣歸之後復處於悶葫蘆中不

知余歸之所。自徒陷彼可憐人於萬倍苦惱之境。蓋至此而余之行動亦不能自主。魔鬼之來復有何力加以禁制。徹底追思惟有盡情一哭耳。嗟夫余與梨影一段深情今生明知絕望祇留此無多墨淚之緣爲深憐痛愛之表示。乃彼蒼者天并不欲其於苦吟愁病之中穩送無聊歲月而復釀此意外之變故以間隔之俾之杌惶不甯受盡精神痛苦言念及斯覺余胸頭僅剩之一絲微熱亦就冰冷所謂心盡氣絕者此其時矣怨天耶尤人耶余復誰怨而誰尤耶。

余續此日記蓋在歸後之三日此三日中余心常懸懸如鐘錘自晝至夜搖擺不停茲猶是也記前三日之晨余猶蒙被未起突有一人入余室近榻前呼余視之則爲余家所常雇之舟子阿順余兩次赴校所乘者皆阿順舟也驚問何來阿順曰老夫人命余撥掉來載公子歸去謂家有要事需公子速歸不可稽遲貽誤問何事則阿順亦不知余殊茫茫而一時間之思潮起落交雜驚疑意家中或有他變而阿順不肯言耳急披衣起草草收拾隨阿順登舟揚帆遂行行時甚早崔氏家人強半未起故余亦未留一言以別梨影彼知余忽遽成行必有一番驚測或更涉他疑又將添多少無名之痛苦顧余此時念家急亦不遑顧及矣幸中途無阻傍晚即抵家門登堂見母言笑如常家人亦平安無恙余心始慰而益莫明所以催歸之由旣而老母出一紙示余曰此汝同事友李君來書謂汝諱疾不肯歸彼代爲函報家中囑卽棹舟來迎以資休養汝果病乎何無一言示余也余接紙視之果爲杞生筆跡再讀書語良如老母所云詫極無語母復苦詰不已乃答曰兒病誠有之乃前月事所以不告者以病非甚重言之徒亂母意今愈已久上課亦如常不知彼李君何爲而出此母沈思有頃曰李君殆一熱誠君子

子必憐汝體憊未能任重故不告汝而爲此書俾汝得歸就調養而已則爲汝任課汝何善病乃爾不第令家人懸心且令爲友者亦爲汝而担慮今旣歸來自官靜心調攝俾精神有回復之機脫身果不健者一席青氈樂之亦未爲不得余聞母言唯唯而已

杞生之爲此書良不可解余乃默測其用意之爲良爲惡旣而覺其必非良意蓋彼意若果如吾母云云者則何不於余病時爲之今余已大愈供職亦半月乃秘不余知出此意外之舉事誠可疑且証以彼平昔之居心亦復不類彼之言行爲余所鄙彼且陰爲余敵安肯以朋友間難得之情誼加諸異己者之身然則必爲惡意矣而所謂惡者其用意又何在大凡小人有侮人之心者必先有利己之心彼爲此狡猾果欲逞志於余耶則此固未足以窘余余歸而教席又虛彼且爲余僕僕終日不遑寧處於彼亦未嘗有利也余之揣測如是而在彼必有一定之目的在則可斷言思之重思之而余乃憬然悟而余乃慄然懼

憶余病時杞生每晚輒來視余余以其來意甚殷故亦未嘗偶拒然亦竊訝其何以能化頑爲馴乃戀戀有故人情也記有一次彼方在余至閒談鵬郎卒然至出梨影詩函授余回頭見李頗露倉皇之色余亦驚甚則急鎮其容接函略視卽納諸懷笑曰此余家報殆適纔郵至者耶鵬郎曰然言次色亦解余乃以鵬郎介紹於杞生命之稱先生焉杞生旋亦歡然與鵬郎相戲謔旣而別去當時事出倉卒彼此各無預備雖以一言飾去而自形迹觀之不無可疑之點今知彼殆卽於此時生心有意偵余之隱而余固未察也蓋彼嗣後每至必尋鵬郎鵬郎亦樂與彼戲或同遊歸來鵬郎輒笑掬果餌以示余曰此李先生市以餉我者也余絕不介意及今思之彼之用心誠

不可測。彼殆利用鵬郎以探個中消息耶。鵬郎雖慧而幼稚。時代爛漫。天真。夫安知世間有奸詐欺人之事。彼乃以佳果餌之。以甘言誘之。無有不入其彀中者。或者口沒遮欄。和盤托出。是未可知。蓋在鵬郎視李已爲親愛之大。不復顧忌。彼復用種種手段。加以挑逗。其盡情洩盡也。固爲理想中所應有之事。果爾。則此中秘密已盡爲奸人。偵悉。此次以一書賺余歸。欲謀不利於余也。固也。顧細審。恐更不僅此。彼賺余歸。於余無損。彼殆欲乘余不在。再設計以賺彼可憐之梨影也。蓋彼旣知此事必圖傾陷。由余以及梨影。亦爲事所必至。以彼狡惡之心腸。又何施而不可哉。

嗟乎。梨影。余苦汝者至矣。忍使汝再因余而爲奸人所蹂躪耶。余深悔臨行之際。未有一言告汝。而墮汝於五里霧中。然余爾時方寸已亂。且未知彼突如其来之舟子。皇皇乃何事。今茲事發生之由。余已懸揣而得之。而汝猶茫然未覺也。余歸已三日。於茲彼奸人在此三日中。處心積慮。欲得汝而甘心。又不知將演出若何惡劇。汝旣未知其由。又烏待而不爲所窘。今余身在家中心實未有一刻離於汝側。寒燈搖影。幻象萬千。恍見汝宛轉呼號之狀。汝爲無主孤花。余自謂能任保護之責。一旦拋汝至此。使汝惝恍迷離。復陷此沈沈之黑獄。余之罪寧可逭哉。嗟乎。杞生余固。何仇於汝。而弄此狡猾伎倆。余終亦未知汝之目的。究何在。僅及余一身者。則亦已耳。使敢傷及余心愛者之毫末者。余卽以生命與汝相搏。決不汝恕也。余書至此。憤火中燒。急淚疾瀉。恨不得卽時執彼凶頑而叩。其究竟。又恨不卽時往覓梨影。覩其爲狀奚若。而身無雙翼。不能奮飛。則仍空嘆奈何而已。

今日爲余歸後之第四日。靜庵於午前來訪。余之歸也。人無知者。靜庵又何所聞而來。余知有異。靜庵見余果

在意頗欣然笑曰。君於何日歸我。乃未知汝意中人有書至。係加緊郵件。不知內容。若何可愕。而君猶晏然。若無事耶。言次出函授余。余不遑他語。急接視之。紙角有立盼駕臨四字。已知消息必惡。拆視則滿紙淚痕。與墨俱化。字跡模糊。幾不可辨。良久綴得其句曰。

君此行殊出意外。臨行並無一言相示。雖有慈命。何其速也。君非神龍而行蹤之飄忽。至於如此。豈忍。妾將爲臧倉之沮耶。顧去則去耳。吾家君非從北絕跡者。暫時歸去。不久即當復來。何必以一紙空言。多作無聊之慰藉。抑君卽欲通函。何不逕交。妾手而倩李某作寄書郵。此何事而可。假手於他人耶。君若此直不啻以秘密宣示於人。彼李某爲何人。君果信其必不竊窺君書之內容耶。妾實不解君命意所在。君縱不爲己之名譽計。獨不爲妾之名節計乎。妾素諗君才大心細。事必出以慎重。今竟輕率荒謬。若此豈驟患神經病耶。漆室遺嫠心。如枯井。與君爲文字之交。並無絲毫涉於非分。君亦束身自好。此心可質。神明然縱不自愧。其如悠悠之口。何。今君不惜以密札授人。人卽以密札要我。一生名節爲君。一封書掃地盡矣。不知君將何以處妾。且何以自處也。事已決裂。妾何能再覲顏人世。然竊有所疑者。以此書證之。君平昔與妾之交際。如出兩人。此中有無別情。或爲郵差誤投。或爲奸人所弄。妾殊不能自決。今無他言。惟盼君速來。以證明此事。而後再及其他。方寸已亂。書不成文。謹忍死以待行旌。

余閱畢此書。痛憤交并。忽而撫膺長慟。忽而戟指怒罵。幾忘却靜庵在座。靜庵駭曰。君癟發耶。胡作此態。余昏悶中。竟以函授靜庵使閱。靜庵閱之。深不解詰。曰。君歸究何事。且又何爲以書交李某。生此變端。自尋苦惱。余曰。余

何。著。有。書。此。必。爲。李。假。托。余。歸。蓋。亦。爲。彼。所。賺。耳。因。將。前。後。事。跡。及。余。縣。揣。之。意。語。靜。庵。靜。庵。盼。竟。瀕。盛。良。久。乃。  
言。曰。君。未。有。書。則。事。誠。大。奇。汝。兩。人。時。以。文。字。相。酬。答。筆。跡。當。能。互。認。李。某。縱。能。以。假。亂。真。而。在。習。見。者。視。之。必。  
能。認。出。破。綻。今。竟。懵。然。不。察。何。也。且。余。尚。有。所。詢。於。君。君。假。余。家。爲。通。信。之。機。關。曾。得。若。人。承。認。否。即。承。認。矣。能。  
信。余。否。余。讀。彼。此。函。中。有。假。手。他。人。秘。密。宣。示。之。語。君。之。囑。余。傳。書。蓋。亦。假。手。他。人。以。祕。密。宣。示。也。余。心。乃。亦。不。  
能。無。惱。惱。余。愠。曰。余。心。急。如。焚。子。乃。以。此。無。謂。之。閒。言。聒。我。余。固。曾。告。彼。君。爲。余。至。友。彼。亦。知。君。爲。道。義。中。人。必。  
能。爲。余。守。此。祕。密。之。德。義。也。茲。且。談。余。事。余。意。中。所。懸。揣。者。今。驗。矣。則。將。奈。何。靜。庵。曰。余。前。勸。君。速。求。解。脫。蓋。深。  
知。情。緣。好。處。麿。劫。隨。之。今。果。有。此。意。外。之。變。吾。言。豈。其。妄。哉。然。事。已。至。此。君。亦。烏。能。坐。視。任。彼。惡。人。肆。其。荼。毒。惟。  
有。急。速。一。行。相。機。以。圖。補。救。耳。余。曰。速。行。良。是。老。母。不。允。則。又。奈。何。靜。庵。默。思。有。間。撫。掌。曰。彼。用。一。紙。書。爲。調。虎。  
離。山。之。計。君。即。可。仿。其。法。爲。金。蟬。脫。殼。之。計。可。僞。爲。一。校。長。來。書。謂。有。省。視。學。將。至。必。得。力。疾。來。校。云。云。則。君。可。  
行。矣。余。以。事。屬。欺。母。初。未。敢。承。顧。舍。此。實。無。他。法。則。亦。允。之。靜。庵。即。別。去。

是。晚。余。用。靜。庵。計。母。果。見。許。次。晨。即。成。行。一。葉。扁。舟。又。逐。秋。波。而。去。歸。既。茫。然。行。又。悵。然。倉。皇。急。遽。乃。類。出。亡。心。  
緒。之。懊。惱。行。蹤。之。狼。狽。蓋。至。此。而。極。矣。舟。中。成。一律。曰。

何。事。奔。波。不。肯。休。西。風。吹。綻。飄。霜。颯。吳。門。乍。返。三。秋。棹。蓉。水。重。開。一。葉。舟。蹤。跡。連。番。真。孟。浪。溪。山。此。去。許。勾。留。  
蘆。花。如。雪。楓。如。火。空。有。詩。囊。壓。杖。頭。

江。神。解。事。風。助。一。帆。抵。螺。邨。時。尚。未。晚。來。來。去。去。計。時。未。闇。一。週。脚。跟。無。線。青。山。笑。人。此。亦。石。頭。記。中。所。謂。無。事。

忙也。既返館，卽呼鵬郎至前問之。鵬郎見余似懼，全失其活潑之態。余知余所測者確漏洩春光者必此兒也。鵬郎曰：先生之去，余母不知何事。至第二日晚，李先生來余家，命余出見以一紙授余曰：此先生詩稿，囑余轉致若母者，汝可將去。此外尙有一函囑余，須面交。若母余并向索，李不可曰：此函頗重要，必面交，不能由汝轉達也。余無奈持紙入，如言述之。母前，母閱紙畢，似怒且駭，旣乃命余出請李先生歸，亦不向之索。函李乃遂巡去，余厲色詰之曰：李先生安知余與若母有通函之事？此必汝所曉舌，其速言無隱。鵬郎知不能諱，則亦流涕自承爲李所誘，惟囑勿告其母。余歎息曰：然則若母今作何狀耶？鵬郎曰：李去後，余母卽晚作函，達先生囑先生速來，今蓋病矣。言至此而秋兒呼鵬郎，鵬郎乃與秋兒忽去。

晚餐既罷，秋兒獨來問余曰：公子不別而歸，乃累夫人急煞去後，果有函托李先生否？函中又爲何語？夫人囑婢子致問立待。公子答覆也。余乃告以速歸之故，且言實無函交。秋兒不信，曰：李所交來一紙，夫人謂確係公子親筆，辨認無訛，何得云無？余聞言亦甚訝，辨詰久之。囑秋兒將此紙出待，余自認。秋兒乃去。交二鼓始復來，悄悄語余曰：夫人囑婢子導公子去與公子面談，其速行。余遂巡久之。念此事負梨影滋甚，且疑竇不明，非明證不可。卽涉嫌疑，亦所難避。乃坦然隨秋兒行廻廊曲折，而達於梨影所居之醉花樓。

樓凡兩楹，在內者爲臥室，在外者爲書室。余旣登樓，秋兒囑余於外室中小坐，捧茗獻客，復廻身揭幃入內。久之，無聲。余悄坐一隅，心如鹿撞，而十分驚懼。之中却帶有幾分快慰，念咫尺天涯，相思苦久，一室晤言，恐終無分。乃以奸人播弄之故，居然身入廣寒。許見嫦娥之面，此真爲夢想不到之事。思至此，則私心竊喜。而此時一陣蘭

麝之香由帷罅徐徐透入鼻觀尤令余心魂爲醉飄然若不自持更遊目室中牙籤玉軸觸目琳琅翡翠几湘簾位置閒雅知必爲梨影平日清吟之所則又不禁竊歎其聰明絕世風雅宜人而現於余之眼前者乃無一物不覺其可愛正延佇間幃風動處梨影挾秋兒珊瑚出矣

梨影旣出余起立爲禮彼亦微微檢衽旋示意秋兒納余坐已亦就坐低鬟不作一語余竊窺其容較之前月樓頭瞥見時又不知清減幾許鬟釵不整翠袖微偏極憔悴可憐之致惟楚楚丰姿清妍如故終不改傾城顏色耳又迴想其出時欲前不前之態及此時欲語不語之情一半羞澀一半冷淡知今夕一會事出無奈初非爲彼芳心所可余亦因之自警念此室中良不應有余之足跡而亭亭余前者更爲余所不應見之人一剎那間感愧交乘不覺背如芒刺欲坐難安頭似千鈞欲抬不起矣旣念余此來原欲證明心跡打破疑團非尋常之密約幽期可比梨影不語余何可以無言則囁嚅請曰頃由秋婢轉言一切當蒙夫人鑒諒惟彼僉遞來之紙夫人認係鯢生親筆願得一觀以別眞僞梨影聞言探懷出箋交秋兒轉授之余仍俯首無語余閱箋面發頰箋上所有者爲七律二首題曰今宵詩固余作字亦余書惟久爲字箋中物奈何今忽發現於此間耶余生平性喜塗抹殘箋碎紙往往隨手拋棄略不爲意今竟以此釀禍則此詩胡可不錄之以爲余舞文弄墨之戒也

也有今宵缺裏圓狂心一刻恣流連燈前攜手人如玉被底偎香夢似煙倦眼朦朧歡乍洽柔腰轉側瘦堪憐

枕邊一種銷魂處軟語低嗔笑我顛

月底西廂喜再逢一聲輕嗽畫屏東難將辛苦償前日同把丹誠達上穹有限風光真草草無憑雲影太忽忽

醒來被角空擊住還認雙鈎在掌中

余閱此箋時梨影忽轉眸向余似覩余之作何狀余閱畢笑曰此乃余一日讀隨園詩話見袁香亭無題詩戲仿其體爲之旣而覺其太穢有傷大雅故僅成二律卽棄其稿今且不復省憶不知彼僥乃於何時拾得之今以賺夫人也夫人思之此種淫穢之詞余固何敢妄瀆且無端呈此又奚爲者此中情僞不辨自明夫人幸恕余也梨影聆竟仍悄然無語類有所思旣而發爲一種嬌弱之聲向余致詰噫此余第一次聞梨影香吐也梨影曰君言是矣顧李某何知妾實不解君尙有以教妾乎余思鵬郎漏言一節萬不可爲彼道則隱去之而僅以某日鵬郎傳書適與李值之事告梨影復無語有頃熒熒出涕舉袖微拭之余心痛之而不能覓一語以相慰則亦相與淒然效楚囚焉八之梨影止泣言曰妾以薄命女爲未亡人不持清節復惹閒情兩字聰明三生冤孽是妾誤君非君負妾也而今歷盡風波已省識愛河之滋味實有苦而無甘想君亦當從此心灰情死入悟道之機矣余愀然答曰聞夫人言余心滋戚余累夫人乃以自累大好因緣早成泡影余豈不知而抱此冤憤天闕莫叩地府不聞醉裏吟邊無能而已寄諸吟詠洩我悲哀此實無聊可憐之想若云心灰情死則余固心已早灰情亦早死今生尙復奚望今夫人旣作此悟情之語余亦胡敢弗承行將披髮入山取一領袈裟蓋吾一身罪孽宋人詩云平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消良可爲余詠也言已長歎旣索紙筆含淚疾書四絕曰

金釵折斷兩難全到底天公不見憐我更何心愛良夜從今怕見月團圓  
煩惱重生總爲情何難一死報卿卿只愁死尙銜孤憤身死吾心終未明

詩呈六十有餘篇。速付無情火裏捐。遺跡今生收拾盡。不須更惹後人憐。

望卿珍重。莫長嗟來世。姻緣定不差。死後冤魂雙不得。塚前休種並頭花。

書成秋兒代取箋。置梨影前梨影閱。之至末絕清淚如泉。不期而浪浪上紙。旋復掩面嗚泣。嚶嚶不已。余此時胸際若有萬錐攢集。亦泫然不能自禁。秋兒被感亦在旁。陪淚噤不能聲。室中景象呈極端之哀慘。乃爲余生平所未歷也。旣而梨影微微發一長歎。支案而起。咽聲曰。夜漏已深。留此無益。君舟行顛頓竟日。宜早安息。妾亦病莫能支矣。復顧秋兒曰。汝可送公子行也。余乃掩淚起。并力爲一言。曰。幸夫人自愛。余行矣。言已出室。秋兒提燈送。

余下樓耳中猶隱隱聞梨影泣聲也。

此會無端魂銷幾許。爲時固促。出話亦希。只博得情淚雙行。一時迸瀉相看。無話痛甚。椎心此誠古人所謂相見爭如不見也。余返室後。神猶惘惘。移時就枕睡。又不成。一念及杞。生爲之怒。不可遏。明日見之。又將若何。對付其必有以懲之矣。旣念此殊非得計。犯而不校。賢者貴能責己。遠之則怨。聖人尚費躊躇。良以處置小人最難。措手結之以恩。猶或反噬。結之以怨。後患更何可勝言。杞生平日本有嫉我之心。今彼自謂已得余之隙。余固問心無怍。不妨面加斥責。然彼受此責備。詎肯心甘行見怨。毒愈深。禍機愈亟。萬一彼存心誹謗任意。播揚肆其簧鼓。妄化彼凶。頑亦足以消融。意見蓋使猜忌之心胥泯。則是非之口亦關矣。又念梨影此時尙未知個中底蘊。已盡爲李悉。故驚痛之除。猶可稍慰。若知之者懊惱。當復奚似。且知洩其事者爲彼摯愛之兒。必久有一種難言之苦痛。

鵬郎無知幾誤大事然亦李之險猾有以誘之實不足責余輾轉伏枕終夜以思患愈亂而神愈清睡魔已望而却避不知梨影別余後爲狀又何如也晨起又成四律以寫昨宵之餘痛

秋風一棹獨來遲情旣稱奇禍更奇五日離愁難筆訴三更噩夢有燈知新詞輕鑄九洲錯舊事旋翻一局棋滾滾愛河浪波惡可堪畫餅不充飢

知爾隔江頻問訊連朝數遍往來船一聲哀雁入寥天火冷香消夜似年是我孤魂歸枕畔正卿雙淚落燈前雲山渺渺書難到風雨瀟瀟人不眠

卿是飄萍我斷蓬一般都是可憐蟲驚弓孤鳥魂難定射影含沙計劇工北鴈無情羈尺素東風有意虐殘紅誤他消息無窮恨只悔歸途去太忽

風入深林無靜柯十分秋向恨中過情場自古飄零易人事於今變幻多竟有浮雲能蔽月本無止水再生波乾坤割臂盟終在可許焚香懺爾魔

今日到校見杞生問余何時來余答以昨日此外不提一字彼亦洋洋若無事載笑載言絕無慙色斯真陳叔寶全無心肝者也彼欲賺余并賺梨影卒之余爲所賺而梨影不爲所賺心勞日拙亦何可笑其結果乃不啻爲余先容於梨影以一面慰相思之苦而余與梨影愛情上之信用且因此而益固夫梨影前月欲親視余病余尙却之使無此意外事發生者會晤之緣誠不知在何日然則彼之於余不惟無過抑且有功一番播弄禍人適以福人是又彼之所不及知也黃昏時得梨影書并詩四絕

忽忽小聚未盡所懷。半載以還積下相思幾許。居恆悵悵若有萬語千言待君訴說。到得臨面却又如鯁在喉不能遽吐。楚囚相對一哭無聊所謂爲郎憔悴却羞郎者妾殆有類於是矣。昨君去後欹枕無眠將前塵後事逐一細量。妾之誤君實甚。卽無禍變之來此局亦何可久自經此變更覺相思寸寸灰盡無餘所。死者祇有報君一念耳。從前之事悔固莫追補救之謀今難再緩筠姑姻事已得太夫人金諾便是如天之福。此事一日不就卽妾心一日不安。君速圖之。俾妾得於未死之前了茲心願。卽死作鬼魂亦應滅殺重泉之悲痛冥冥中感君無旣也。妾今在世別無可戀。所未了者僅此事及懷中一塊肉耳。事成則鵬兒亦得所託。留此乾淨之軀。撤手歸泉或尙可告無罪於亡夫也。前聞秦氏家人言石癡返國之期當在嶺梅開後屆時望君卽以蹇修一職託彼擔承鏡臺可下安用金徵。今世有緣無須來世君之幸福全而妾之魂夢亦適矣。附呈拙作數首聊以奉酬。妾之筆跡惟君得之。君其善藏勿再令旁人拾之。居爲奇貨也。九月日梨影叩上

西風吹冷簾。園扇尙徘徊。寂寞黃花晚。秋深一蝶來。玉鈎上新月。照見暗牆苔。爲恐缸花笑。相思寸寸灰。

意未盡續成六絕。

明日黃花蝶可憐。西園夢冷雁來天。知伊尙爲尋芳至。瘦怯秋風舞不前。  
聽琴有意已無緣。癡到來生事可圓。爲祝天公休再妬。相逢須得及芳年。  
愁是堅城恨是田。銷愁埋恨孰相憐。淚珠只爲君。拋棄却比珍珠更值錢。  
終見葵心捧太陽。相思有債總須償。近來怪底吟情苦。客鬢新沾九月霜。

入耳秋聲不可聞蒼苔細雨織愁文無端小病重陽後辜負秋光到十分

惡魔無事苦相纏一點塵心我已捐恨葉歎苗都斬盡無邊孽海湧紅蓮

姻事姻事此二字余實厭聞之顧茲事終不能免梨影必欲玉成余自問此心固萬不能允而欲安彼之心又萬不能不允百轉千迴寸心如割已有五月中之一紙斷腸書矣茲者石癡返國爲時非遙梨影又以前言要余欲再延緩勢所不能記取石癡歸來之日便是此事進行之日此事進行之日便是吾心重就鬱割之時此層苦痛惟余獨喻彼梨影亦不能盡知也草草作答亦附以詩

來書又以姻事爲言此事余已允汝決不翻悔蓋余固深諒汝之苦心其何敢虛汝之望也惟歡情一片久化寒灰事成之後欲余負家庭應盡之責任及夫婦同居之義務則余弗敢弗承若欲於閨房靜對相敬如賓之外再求有以增進伉儷間之幸福則恐非余力所能及雖然果若此者則余負他人矣負他人卽所以負汝余固深知之卽此亦決非汝所樂聞故余亦深望此心之終能自爲轉圜如前言不能於閨房靜對相敬如賓之外再求有以增進伉儷間之幸福者而竟能之則他人之心庶幾可慰慰他人卽所以慰汝也惟吾心悵悵此時尙無把握事到臨頭當再痛加一番策勵使能如死灰再活枯木重榮者則誠大幸否則結果不良余更多增一重惡孽將來赴上帝前對簿時且將累汝卽汝亦當無怨余誦汝嘗一時感憤又爲此過激之言重傷汝意幸汝諒之茲姑從汝言以進行或終不負汝初心也汝疊次寄余詩札余皆納諸囊中懸之胸際俾與吾心相伴永永不離詞異題紅無慮溝中流出也律詩二首附呈敵正臨書泣下不知所云夢霞頓首

秋娘瘦盡舊腰支。恨滿揚州杜牧之。不死更無愁。盡日獨眠。况是夜長時。霜欺籬菊。猶餘露冷江蘋。有所思。

黯淡生涯誰與共。一甌苦茗一瓢詩。  
愛到清才自不同。問渠何事入塵中。  
白楊暮雨悲秋旅。黃葉西風怨惱公鴛夢。  
分飛情自合。蛾眉謠誄恨難窮。  
晚芳零落無人惜。欲叫天闕路不通。

### 夜眠尚穩。今晚得梨影和詩。

病骨珊瑚腕不支。強將書尺答微之。  
魂飛弱水三千里。腸轉迴輪十二時。  
到此餘生真不惜。算來無味是相思。  
早知文字非祥物。爲甚當初要解詩。

多愁多病兩相同。一片詩魂墮個中。  
靈藥何時分月姊。金錢欲卜問天公。  
情方深處魔偏至。心到悲時淚無窮。  
此夕應知眼不得。西風吹夢夢難通。

## 第十一章 十月

剪開愁字便是秋。心故愁每與秋爲緣。秋至則愁集。此其中一種感應作用。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此尙僅爲普通一般人言之所謂愁者。不過對夫秋容之慘淡。秋氣之肅殺。宇宙間之形形色色。無一不呈衰颯氣象。不復足供賞心。寓目之資。遂覺心情懶散。意興蕭條。由樂觀而入悲觀。其意若有所深恨。夫秋者。此假愁非真愁也。此因秋而得之。閒愁非與秋俱至之深愁也。若夫失志英雄傷心詞客。煢煢思婦。草草勞人。一生與愁爲緣。無時非愁。無日不愁。固不待秋至而始愁。不過感秋而益愁耳。蓋以多愁種子。值此釀愁時候。正如積雪之上。覆以濃霜。新

愁與舊愁并。愁心與秋心合。以是言。愁乃是真。愁乃是深。愁然則非。真秋能愁人也。世之言愁者。每若深恨夫秋。不知愁之真而深者。且將深惜夫秋如人之惜春。然秋何足惜。而惜之斯其愁有獨至。而其人之一生。合將一愁字了之也。噫。余今又言愁矣。言愁更愁。實則余之愁固何嘗可言可言者。又非愁也。雖然。恐尚有愁於我者。在余之言。愁止於是。余之愁實不知何時止也。茲者一年好景。又屆橙黃橘綠時矣。秋欲盡而愁不盡。秋漸深而愁亦深。余愁之進行。乃視秋序之進行爲比例。秋去之時。正爲余愁極之時。愁至於極。則轉不怯愁。而反喜愁。對此詩亦惟秋爲最多。秋者愁之紹介也。而詩者又愁之成績也。秋去而余愁失一良伴。余詩亦將因以減色。然則秋雷不可惜哉。於其去也。作惜秋詩。以餞之。惜秋兩字。昔人無題。此者余今題此。亦詩家創格也。

紅樹青山無限思。湖田雁趁稻粱時。飄蕭兩鬢今何似。不負秋光幸有詩。  
鴻雁偏教南北飛。西首瘦蝶尙尋菲。只今臘有傷秋淚。依舊浪浪滿客衣。  
兩三宿鷺點寒沙。秋老空江有落霞。開到並頭真始絕。芙蓉原是斷腸花。  
蕭蕭落葉掩重門。斷送秋光暮。氣昏芳草斜。陽終古在天涯。猶有未銷魂。  
寄愁無處也。惜秋四絕。今日又得梨影之和音矣。

金鈴老圃慰相思。又值秋容爛熳時。漸覺此心支不住。年來愧賦菊花詩。

噫。余欲留秋而秋不可留。所留者愁耳。心如桐樹。從此益孤。一段深愁。夜燈誰語。然伴余愁者。自有人在。正不患。

秋燕離羣不敢飛。飄零桃葉歇芳菲。最憐一手生花筆。血滿香牋淚滿衣。

漫道姻緣似散沙。終看山色屬棲霞。並頭休把芙蓉折。只要勤培木筆花。

送愁落葉夜敲門。夢欲闌殘思欲昏。聽到五更風雨急。寒衾如鐵葬詩魂。

秋云暮矣躡躅空庭見。夫梨樹全凋辛夷亦死榮枯。一例何愛何憎悟徹始終。此情真無用處而余於此乃又生別感矣。莫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動物惟物之靈此非歐陽子秋聲賦中之言乎。夫無情之草木尙不免於飄零彼有情之人又何怪其飄零之易也。窮愁無賴百感惄惄到得此時真是心如槁木與庭前之梨花木筆一例飄零淨盡矣。噫埋香塚下沈沈之花魂將來終有醒時而吾心之隨花而俱埋者爲問何時能起一樣飄零人更不如草木是不能不怪彼蒼待遇人類之獨酷矣。顧今者一線生機忽於此心盡氣絕之時加余以無聊之挽救一若枯木逢春真有重榮之望者此果足以償余飄零之恨乎。夫彼草木歷盡榮枯終不改其故態無情故耳。而人則何能此心一死永永無回復之期余誠不知如何而可自比於無情之草木也。

今晚又至後場獨立望遠山露瘦容水含凍意夕陽無色零葉有聲深秋景象益覺荒寒逼人冷風拂拂若有鬼魅回旋於余側以伴余之覺獨陰森之氣中人欲僵余猶徊徊不忍去遙望醉花樓於寒煙昏靄中露其一角黑雲垂垂暝色且破窗而入不知樓中人此時又作何狀也。口占兩絕句曰

寒風瑟瑟動高樓極目丹陽天正秋獨立獨行人莫會更從舊地得新愁。  
鏡裏浮花夢裏身烟霞不似昔年春錦城儘有閒花柳從此風光屬別人。

今日得石痴書。書由秦氏竹報中附來。到已三日。始入余目。書中有陰曆十月已屆年假之期。考試事竣。便當負笈歸來。一探綺窗消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屈指不逾旬日。先憑驛使報告故人云云。知石癡歸訊已確。故人久別。把袂有期。爲之雀躍者再。而轉念之頃。石癡歸來於余殊不利。姻緣大惡。將卽以彼歸期爲大錯。鑄成之期。西窗剪燭之時。或且因此而減殺多少意興。此一紙書。余直視等非常之警告。彼石癡又安知耶。

梨影又來四絕句。并索和章。原詩錄下。

移花接木怎連枝。盡日攢眉不盡思。計到兩全終自苦。此心悵悵竟無之。

不死此情那便休。滿腔心事悶難籌。今生文字因緣誤我類。詩逋愁更愁。

春花秋月兩悠悠。轉眼榮枯又一週。綺夢消殘慵不起。朔風瑟瑟打簾鈎。

滔滔雖爲挽狂瀾。我惜奇才濟世難。薄命相憐寥落慣堅持。有淚各偷彈而勞梨影之諄諄不已耶。武原韻作答。

更無生意着枯枝。那有閒雲出岫思。黑暗前途渾是夢。盲人瞎馬欲何之。  
徒呼負負且休休。輾轉深情苦。籌寄語人間。衆兒女生來。莫要解開愁。  
無憑身世任悠悠。苦海春秋歷幾週。魂夢十年空想像。棠梨花下月如鉤。  
窮秋相望各沈闌。欲遂心期今世難。覓得知音如此恨匣琴無恙。忍重彈。

雖然梨影之惜余愛余也余既感之自應求所以副彼之望而後已且余冗臨別之言猶在余耳當時若何感奮此日詎便忘懷然而問天不語文人有末路之嗟投筆非時英雄無用武之地落落一身滔滔斯世恐終負一般愛我者之殷殷期望耳旣和梨影詩復以餘意成四律梨影閱之得毋怪其厭世之念太深乎嗚呼余豈特已哉作嫁年年不自由客中草草又深秋楊枝惟汝能青眼蘆管催人易白頭已厭浮名休絆繩敢將末技笑俳優短檠收拾重開卷真有茫茫隔世愁

豈有高才動上卿姿尚餘豪氣厭羣英孤熊兀立深叢見病驥悲嘶伯樂驚直望乾坤懸涕淚羞持文字向功名願披短簡酬知已長鋏捎雲氣未平

依舊秋風吮腐毫鏡中知鬢不堪搔文章自笑爲蛇足同輩於今孰鳳毛世外徒傳滄海沸眼中空見玉山高秋雯寥落鴈飛迅搶抉枋檻讓爾曹

風窗榷燭淚垂垂百感蒼茫發暗悲官閣遙憐何遜在龍門未受李膺知信心虎氣終騰上礙眼蛾眉未入時世運無常吾分定一樽酒共一瓢詩

昨夜風狂似虎新寒驟加中庭月色雖好誰看殘夢方覺半衾已冷淒涼之況復何可言於枕上成兩絕晨起錄出想梨影此夜之淚亦浸透玉釵背矣

鐘聲寒向枕邊聞此夜清愁足十分好夢五更留不得曉風吹作半天雲殘月窺窗人影留風急夜漫漫珠簾十二重重下只隔相思不隔寒

鶼郎晨至。余將稿付之。鶼郎亦於袖中出一紙。余視之。則梨影昨宵獨坐歎月詩也。寒夜孤衾淒涼。一樣新詩吟。出都是愁痕。是可證兩人之心同。亦可證兩人之情苦矣。詩爲古體。非梨影常作者。實爲余所僅見。乃亟錄之。

愁自隨月來。月不共愁去。歲歲醉花樓。夜夜姮娥侶。姮娥碧海頭。有恨不能語。我抱萬古愁。欲向姮娥吐。捲簾月上梁。下簾在簾背。姮娥憐我孤。還來與我對。我有知音者。見月定相思。相思復相望。姮娥知不知。漠漠銀河雲。離離桂花樹。欲上不可階。迎佇雲中路。安得吳剛斧。憑空手一揮折。將金粟影遠映碧羅衣。

今夕又得梨影和余原韻兩絕續錄如下。

鶴唳多從月裏聞。天教詩境得平分。此緣人世應難得。何必巫山問雨雲。

遙夜應憐客枕單。故園夢裏路漫漫。孤眠滋味都嘗慣。隔一重衾各自寒。

余之日記。又十日未續矣。此次輒筆。蓋自石癡歸來之日。始石癡之歸。勾留僅十日。十日後又將赴浙別有所事。而余之姻事。卽在此十日中。匆匆告成。連日心緒甚惡。又多煩擾。此卽爲余日記輒筆之由。今石癡已行。余必亦稍稍定。復偷得餘閑。補記此十日中之事。惟余所欲記者。質言之。實爲余之訂婚史。訂婚之時期爲人一生幸福之開始。使在他人述之。必有一種旖旎風光。纏綿情致。運以得意之筆。綴成極艷之文。以自炫。而炫人。而余之訂婚。乃屬例外。悲則有之。喜於何有。罪則有之。福於何有。余今述此。余心滋痛。故記寧從略。不欲多費。此執筆時間。重傷余心也。

石癡初歸之日。梨影聞訊。卽以書促余。然婚姻何事。而覬顏求人事。絕可羞。余初允梨影。蓋未計及此。茲乃臨事

而懼遲遲未能啓齒。余與石癡以萍水結苦岑之好。以短聚傾久別之情。祇此平原十日之期。宜如何放開懷抱。與石癡剪燭談心。銜杯話舊。以澆離懷。而罄渴衷。乃爲此不如意事。橫梗心胸。遂使相見時應有之歡情。若有所遇。抑而不能暢適。以友誼言。余亦深負石癡。然石癡固已察及之。大凡人每中懷不樂。往往舉止都乖。雖勉爲歡笑。而慘戚之容色。蕭索之神情。不期而自然表露於外。有不及自覺者。余固知無以掩石癡之目也。

石癡歸三日。無日不與余見。或清言霏屑。或雄辯逞奇。顧余之興殊減於彼談話之際。往往彼十而余一。有時欲乘機告以余之心事。張吻待發。旋復戛然遽止。如是者數矣。至第三日晚。石癡邀余至其家。密室中小飲酒。數巡。石癡停箸問曰。君知我今日邀君之意乎。余曰。不知也。石癡曰。我有疑問。將就君決之。校中耳目多深談。乃未便故邀君至此。君苟不外我者。其罄所有。以告我。余聞言愕然。以石癡此語殊奇突。豈與余事有關耶。則答曰。君蓄疑。乃何事。我苟知者。自當告君。石癡視余微笑。曰。事卽屬之君。君館於余戚崔氏者。幾時矣。余驟聞此語。心突一驚。知石癡必已有所聞。乃故設此問。旣念石癡爲人。非杞生可比。雖知亦當無害。且余欲浼以他事。若非明告。以其實者。余言終無自而入。不且孤梨影之意耶。思至此。心神已定。答曰。余自君東行後。未數日。卽應崔翁之請。延余課其孫。自後遂移榻彼家。當時曾作函告君。君忘之乎。石癡曰。然。我未忘也。然則君館於崔家者爲時已九閱月矣。其亦有異遇乎。余此時已決意語石癡以實。心亦無怯。顧聞此言。而面微頰未能遽答。石癡又曰。君勿疑我非探人陰私者。實爲好奇之心所勝。故敢冒昧動問君。試語我。我或能有助於君。石癡言時意至誠款。余亦不欲復隱略舉前事。以告石癡。暗曰。有是事耶。我與君論交雖淺。相知已深。自四五月以來。君書漸疎。往往數上而始

獲。一答。且書來。又多作牢騷語。我固深疑之。蓋白夫人清才早寡。我知之稔。君旣館於其家。爲彼教其兒。閨中才婦牆外。書生或於文字上。生出一番美感。使君顛倒。情懷遂多抑鬱。我在東時之推測。如是比歸而杞生。卽告我必不蹈。相如故轍。杞生之言。我固笑而不信也。噫。杞生已爲余告密於石癡耶。人心之險。一至於是。然彼不爲余言。則石癡亦不設此問。石癡無此問。則余復何能自言。彼存心禍余。乃處處助余。若知之者。應亦自笑其用心之左矣。乃答石癡曰。幸君知余。余固無不可告人之事。閒愁一惹。無計堪拋。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石癡歎曰。然則君自尋煩腦耳。明知其不可矣。又何必浪用此。無謂之深情。今旣牽連不解。以至於此。相思一局。又將如何收拾耶。余至此。乃語以梨影之意。且曰。余爲所逼。乃不能脫君能爲余作牽絲人乎。石癡撫掌稱善。曰。若此。則我何敢辭。茲事何大類演劇。一剎那間而泣者。以喜。洵奇情奇事也。以君之人品學問疇。不願得之爲婿。筠姑娘矯矯天人。才貌亦不弱於乃嫂。以之偶君。恰是一雙。兩好明日便當爲君一見。以覘崔老之意趣。想十八九。當首肯也。是夕與石癡留連至更深。始返。所言尙多。惟於余事無關。今亦不復記矣。

石癡旣允余作伐。余心事已了。意此可以對梨影矣。惟此事余滋不願。故又深望其不成。然崔翁平日頗重。余且又有梨影先入之言。言之必無異議。所可知者筠倩之意。若何耳。果也。次日向午。石癡以覆命至。謂翁意甚嘉納。惟以筠姑沾染新習。醉心自由。翁以僅此掌珠。不欲以己意強爲作合。已囑梨影專函探問。得有覆音。即可成議。余聞此言。心竊爲之一喜。蓋知筠倩旣醉心自由。必不願就此不自由之婚姻。彼如抗議此局。即可無形消滅。

而梨影亦無能爲力矣。傍晚返館。得梨影書。彼蓋恐余以翁意尙有躊躇。因而生疑。故又以言慰余。嗟呼。梨影汝用心若此。真令人感憾俱難也。

鵝湖一棹。筠倩於次晚歸矣。不以書覆。而以身歸。其意若何。不言可喻。余已決此事之不成。故此宵魂夢實適。孰知明晨崔翁遣人速石癡至。忽笑逐顏開。謂已得筠倩同意。前言謹如尊命。此真爲出余意料之外者。豈筠倩竟垂青及我。忽變其宗旨耶。抑梨影恐事決裂。從中加以斡旋耶。此不可思議之內幕。余又烏得而立揭之。石癡以此訊致余其意。若深爲余賀噫。孰知此卽爲余最後之五分鐘耶。余此時神經麻木。幾不能語。顧此苦。惟可獨喻。大功告成。更不能不加石癡以慰勞。然言出口。而心彌傷。此時石癡若留意余面者。應見其色若死灰也。

婚約旣定。介紹人例須有二。則倩鹿萃爲之。梨影欲余卽行文定之禮。余以客中草草。不能備禮。擬延至明春舉行。梨影必不可。石癡亦以行期在卽。不能久待。從而促余。余乃囑彼代余料理。余則函告老母及劍青。碌碌兩日。此事終了。而石癡漸行之期。亦屆攜手河梁。又是一天離緒。彼此次忽返國。曾不少留。一若專爲余事而來者。計俟彼浙水遄歸。當在余年假之後。而明春扶桑重渡。又當在余開學之前。過此以往。一面殊難。而余亦不復知此身之何若。茫茫前路。耿耿寸衷。蓋尤較春初一別爲難堪矣。

以上所述。卽爲余最傷心之訂婚史。當時昏昏如夢。今茲記亦不能詳。惟姻事旣成之後。石癡未別之前。有一事不可不記。卽爲余與石癡之一番酬和也。余以惜秋四絕示石癡。石癡讀而善之。是晚復在石癡家小飲。天陰寒重。雨雪交加。一醉之餘。狂興飆發。石癡取箋紙。提筆和余四絕曰。

夢霞以惜秋四絕見示。風格清高，朗然可讀。勉踵原韻以和之。時屆小春，雨雪霏霏，方自東京歸也。

一燈夜雨故園思。  
梅綻嶺頭釀雪時。  
羌笛忽隨飛琯渺。  
寒窗獨酌復吟詩。  
  
凍煙如縷逐雲飛。  
梅蕊凝寒欲吐菲。  
荒野無人山鬼泣。  
柳隄何日着青衣。  
  
凍雲四合籠飛沙。  
地老天荒斷落霞。  
衰柳暮鴉催歲序。  
一天寒雨濺梅花。  
  
客去談空且閉門。  
新詩敲罷已黃昏。  
窗前雪影浮空動。  
一曲陽春欲斷魂。

余復依原韻答之。惟第四首獨缺，蓋與盡矣。

一樽相對慰離思。  
梅雪風流又及時。  
今日故人麟閣重。  
挑燈再賦送君詩。  
  
無賴鄉心日夜飛。  
綺窗曾否透芳菲。  
可憐今夜瑤堦雪。  
獨照他鄉遊子衣。  
  
功名事業等虫沙。  
淪淪天涯舊夢霞。  
三徑就荒歸未得。  
一團幽夢繞黃花。

吟成酒罷余卽別。  
石癡冒雪返館須臾。  
石癡飭紀綱送一函。  
至蓋又和余三絕也。

風雪夜深與真不淺。  
余亦甘拜下風矣。

夢霞又成疊韻三章。余固拙於詩而好詩者，雖誦數四，興從中來，用效狗尾續貂之意，再踵原韻成三絕，以塵大雅。知不免班門弄斧之謔矣。如蒙不棄，還乞哂政。  
  
連朝風動漢宮思。  
枯落寒山近臘時。  
梅雪紛飛天地白。  
蒼茫爲賦凍雲詩。  
  
寒雲深樹暮鴉飛。  
雪着枯株轉。  
綻菲待到明朝開。  
霽望江山無處不綠。

月籠雪影。雪籠沙寒。水光浮疑。彩霞十里荒郊。惟一色林深。不辨是梅花。

酒醒天涯。石癡明日行矣。九洲大錯。倉卒鑄成一段詩情。從此收束。余旋函報靜庵。并錄寄秋日所爲詩數篇。及與石癡酬和之作。蓋靜庵爲余姻事。時時在念。初握別苦費叮嚀。後此書來。又深囑咐。良友情多。不可不有以告慰也。

十日以來。忽而議婚。忽而訂婚。忽而瀛海客歸。忽而鵝湖棹返。余客此間。常處冷清清地。人事之熱鬧。殆無有過於此時者。惟此種熱鬧之境。實爲余所不喜。不如清淨之中。有雋味可尋也。此議發生。余與梨影各皇皇不能決。因之詩訊遂絕。今事已大定。梨影之心。早慰余雖未慰。而凡可以慰梨影之心者。余皆願爲之。則余亦不啻已慰。後來之事。各有命存。余實不能自主。戚戚又復奚益。不幸而事成兩負。余固負。慝滋深。拚此一身。永爲孽海淪冤之鬼魂魄。有知猶不能不拜梨影之賜。於無窮也。賦五律以見意。

相逢遲我十餘年。破鏡無從得再圓。此事竟成千古恨。平生只受一人憐。將枯井水波難起。已死爐灰火尙燃。苦海無邊求解脫。愈經顛播愈纏綿。

說着多情心便酸。前生宿孽未曾完。我非老母真無戀。卿有孤兒尙可安。天意如何推。豈得人生到此死。俱難雙棲要有雙修福。枉把金徽看意彈。好句飛來似碎瓊。一吟一傷情。何堪淪落偏逢我。到底聰明是誤卿。流水空悲今日逝。夕陽猶得暫時明。才人走卒真堪歎。此恨千秋總未平。

難贖文姬返漢關。好花偏向別枝攀。醉翁意在醇醪外。少婦冤沈海石間。落魄半生銷綠鬢。傷心一例視紅顏。

孤燈獨對何人見。縱不思量也淚潛。爲我憐卿心力窮。要將妙計補天公。換巢鸞鳳情難換。同命鴛鴦夢不同。月老何心煩繫赤風姨。無力起殘紅。情緣似此真奇絕。歡喜偏生煩惱中。

梨影之和句不來。靜庵之報書忽至。開緘色喜如覲故人。而書意殷拳精深幾許。末亦附和詩四絕。并錄之於日記。

吳江楓冷嶺表梅開。秋去冬來又換一番景象。而流光易邁。知已云遙。撫景懷人能無惆悵。日前捧讀惠書。感般般之拳。注切落落之心。期并諗茂陵秋雨。病體已蘇而楚國陽春吟懷彌健。臨風額手快慰。奚如惟浣誦佳篇。覺憂從中來溢。於言表直欲嘔。李賀之心而武屈原之韵。蒼深沈鬱。感慨淋漓。令人一讀三歎。之不置伏念足下境與心違。才爲命姤。庚年未老。潘鬢已星哭。己哭人兩行血淚。耽詩耽酒一副愁腸。無怪乎憂愁悠思而有此逼近騷音之作。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僕豈敢謂君過哉。然而賈生流涕空教越漂。於精神苟倩傷情。幾見挽回夫造化事。無可奈花落水流身。豈自由家貧親人生。到此天道難論。能付達觀斯爲善計。而況胡笳淒咽。寧非返漢之先聲。趙璧完歸尤見贅齊之多智。將卜嬌藏金屋。媯皇有再補之天蠶續玉臺。明鏡有長圓之月。此則僕敬爲君賀而不願君直情孤往。一成不變者也。更誦君與秦君唱和之作。想見嘉賓賢主。晨夕流連。酬酢觥籌。平章風月。白雪不愁寡和黃絹。或且共廣而僕於吟邊醉裏。惟一燈枯坐。顧影自憐。碌碌同人不相。

聞問則不免羨極而妬。嗚呼水萍浪迹香火前緣此其間殆亦各有命存耶。勝呈步和四絕句藉博一粲庶不辜見示之情亦少助高吟之興。十月日靜庵頓首

落月停雲幾度思。等閒負了菊花時。如何慰我懷人意。江上清風枕上詩。  
風颸雨虐落英飛。老圃荒涼悵晚菲。日暮孤城秋信急。砧聲處處擣寒衣。  
天寒孤雁舞平沙。潮落空江有暮霞。十萬金鈴慵不繫。朔風瑟瑟戰蘆花。  
窮途誰識鄭監門。潦倒天涯日易昏。長笛一聲涼月白。吳宮花草美人魂。

## 第十一章 十一月

筠倩之歸余固深疑之蓋事之允否祇須一言相示何必皇皇作歸計其歸也余知其對於此事必處反對地位或梨影之函逼之已甚彼乃星夜馳歸以爲抗阻之計耳。詎彼旣歸之後祇有贊成之表示並無反對之行爲此中真相無從推測噫孰知不可解之事又有更甚於是者倩筠之歸茲已兩星期餘矣假期已滿仍不回校無事羈留是又何故余心滋疑以問鵬郎鵬郎曰筠姑不欲再赴鵝湖日前已有退學書上之校長阿母勸之急乃哭泣不食者數日矣余聞是言懷疑益甚意筠倩固青年有志之女子何爲中途輟學又何爲而哭泣不食是彼心中必有不得已者在所謂不得已者必無他事意者此意外飛來之一紙婚書足以灰其求學之心而動其終身之感耶若然則彼又何爲而見允豈彼之見允全由強致絕無一毫自主之權耶夫崔翁固不嘗言筠倩乃醉心自由者耶醉心自由之人必不願與未謀一面之人貿然訂婚其允也必受梨影

之強迫無疑也。梨影逼之使允。彼雖不得不允而心實相違。故事成之後不禁慨念身世。百感茫茫。無復作進取之想。大凡青年女子以自由爲性命。一旦失却。未有不抱悲觀者。是豈獨筠倩爲然。惟此事之主導責任全屬梨影。彼固無心。余豈有意。明知其爲大錯。而鑄之。是誠何苦。余與彼實同爲傀儡。而余更過之。梨影之意。彼莫能知。彼心或且怨余。而余又將誰怨耶。

余至此一塊疑團。固已自爲打破。爲之悵惘而已。乃未幾而倩筠之一腔心事。竟藉他種之傳導力。和盤托出於余前矣。星期午後。獨坐苦悶。將出後戶。而散步於草場。行經後院之門。忽聞院中風琴之聲。悠揚入耳。審之。知聲出東廂。此時院內寂無一人。因潛步至窗外聽之。俄而歌聲與琴聲並作。泠泠入聽。比歌歎而琴韻亦鏗然止。余初不審。內爲何人。聞歌而後。余身乃大震。蓋撫琴而歌者。非他筠倩也。其歌蓋自傷身世。不意爲余所聞。而彼之心事。乃於琴歌中曲曲傳出。不啻向余面訴也。歌凡六章。當時揣得其字句。今追憶而錄之。

阿儂生小不知愁。秋月春風等閒度。怕繡鴛鴦愛讀書。看花時向花陰坐。嗚呼一歌兮。歌聲和自由之樂。樂則

那雨。

有父有父。髮皤皤。晨昏孰個勸加餐。空堂寂寂形影單。六十老翁獨長歎。嗚呼再歌兮。歌難吐。話到白頭淚如

雨。

有母有母。土一坏。母骨已寒兒心摧。悠悠死別七年纔。魂魄何曾入夢來。嗚呼三歌兮。歌無序。風蕭蕭兮白楊。

語。

有兄有兄胡不俟二十年華奄然死我欲從之何處是泉下不通青鳥使嗚呼四歌兮歌未殘中天孤雁聲聲寒

有嫂有嫂春窈窕嫁與東風離別早鸚鵡淒涼說不了明鏡韜光心自皎嗚呼五歌兮歌思哀棠梨花好爲誰開

儂欲憐人還自憐爲誰擺佈入情天好花怎肯媚人妍明月何須對我圓一身之事無主權願將幸福長棄捐嗚呼六歌兮歌當哭天地無情日月惡

余聞此歌益恍然於筠倩所以退學之故而此事之出於強致益可斷言惟事屬於余余豈能遽置不問梨影強余又復強彼余心固不屬之彼之心亦不屬之余以絕無愛情之人而有夫妻關係結果之惡又何待言然余初無誤人之意人爲余主其事而使余蒙其惡余心何甘且冥冥之中又負一無辜之女子人縱不怨余亦無以對人矧怨情已露將來余心或能自轉而彼意難回終難得倡隨之樂卽彼亦鑒於已成之局匿怨爲歎不歎遇人不淑彼能安命亦徒增余心之隱痛所謂幸福者又復何在梨影此舉誠所謂弄巧成拙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者也雖然余實不能無過梨影苦苦逼余余若堅持不允不過傷彼一人之心而余反可藉以割棄此無聊之情耳鼓使梨影聞之又當如何余茲他無可怨可怒者惟彼彼實誤人又豈能免人之抱怨耶

筠倩之心事。余於琴歌中得之。梨影與之朝夕相處。豈獨一無所聞。彼不與余通訊者。又六七日前呈五律。不得其和章。可想見其近日心情。且復大惡。余欲有以訴之。乃以恐傷彼心。不敢下筆。待至今日。而彼書來矣。

得君詩近一句。未有隻字覆君。君或深滋疑怪。顧我意。且欲與君從此輟筆。不復事此無聊之酬答。以收束此情。別開新局。嗟乎。霞君亦知我近日轆轤寸心。又陷入愁憂煩惱之中耶。我與君所圖之事。當時固欲償君幸福。且爲筠姑得佳婿。今乃知其大謬。筠姑歸來之日。對於此事。初不甚願。我力以利害說之。彼始意轉。固謂我志已遂。從此可以報君矣。乃事成之後。筠姑見余倏變常態。至今未見其歡笑。且又無故退學。使垂成之業。隳於一旦。我又勸之。彼乃侃侃而言。謂求學爲女子之天職。自由亦女子之生命。今自由已失。求學又復奚爲。我聞此言。驚懼不能置答。夫我愛筠姑。此事實不僅爲君計。以君之人品學問。固足以偶彼。而彼竟以失却自由。鬱鬱。至於如此。則我誠誤彼矣。今大錯已成。無可挽救。善後之計。責任於君。我已無能爲力。蓋彼非有所不慊。於君。不過以結合不出。愛情異日。恐無良果。君苟垂念及之。則彼心自慰。而我亦可告無罪矣。我今願將君歷來傾注於我之愛情。完璧奉君。君爲我償之。於筠姑勿使彼含怨望而減少其一生之幸福。我所求於君者。鴻兒。得君訓迪。或非無望。此後尙望賢夫婦。並垂青眼。至我之一身。不敢相累。雖未能卽死以謝君。而其期正復合。與彼則勢無可離。彼自誤筠倩一生。乃欲余移情償之。抑何不諒余心之甚。余情而果可移也。則彼亦何必爲此一書也。若在平時得之初。無輕重。而在此時。則余實不能復耐。彼旣誤人。乃欲置身事外耶。余與筠倩勢無可離。彼則勢無可離。彼自誤筠倩一生。乃欲余移情償之。抑何不諒余心之甚。余情而果可移也。則彼亦何必爲

此求全之計。彼非不知而爲是言。不過爲筠倩一人之故。抑知此事。非筠倩所願。亦豈余所樂。從彼既於事前。強余復於事後。要余是彼之愛。余乃不如其愛筠倩也。余思至此。心爲大憤。則不復顧慮。援筆作答書曰。

來書閱悉。筠倩之不滿意於此事。余亦慎知之人。各有志。胡可相強。此事本由汝一人之主張。齊大非偶。余豈不知。而汝既欲之。則余復何辭。今汝雖已知其誤。而悔已無及。又誰教汝爲庸人之自擾者。嗟乎。梨影余實怨汝矣。筠倩汝所愛。汝奈何以彼屬之。無情之余。而使彼失其幸福。彼之幸福。由汝失之。自當由汝償之。又奚求助於余者。汝書云云。豈欲脫自身之關係。而陷二人於不堪之境耶。造意者汝也。非余也。一重罪案。汝一人釀成。余心匪石。又胡可轉。如何挽汝。自圖之。余愛汝。決不任汝脫離。決不受汝愚弄。汝休矣。戀余耶。絕余耶。余均不問。欲出奈何。天除非身死日。汝其知之。夢霞手覆。

書竟。更附二律於後。

此日先知我負心爲他人賦白頭吟。非求趙氏連城璧。原爲中郎焦尾琴。豈意聰明皆自誤。早知煩惱不來尋。而今欲悔應嫌晚。何必頻將諷語侵。

回頭何不想。從前月老紅絲本誤牽。只惱春風太無信。可憐秋夢已如煙。卿多遺恨何多事。我少眞情亦少緣。還望加餐知自愛。撥開情障見青天。

此書此詩。逞一時之忿。語唐突。知必不堪入梨影之目。旣發旋悔。三日不得消息。余心益徬徨。無已。至第四日黃昏。時坐對一燈。正涉遐想。鵬郎猝至。以一帕裹物。擲余案上。返身遽奔。余拾視之。裏者係一舊帕。啼痕斑斑。滿

瀆。其上知爲梨影。常時拭淚所用。不待展視。內藏何物。已覺魂飛胆碎矣。啓裹則有詩稿一冊。青絲一握。淚牋一紙。詩稿卽爲余之石頭記影事詩。此詩自梨影攜去後。余從未取索。今忽見。還不知何故而截髮相遺。又屬何意。仔細一思。已明厥旨。梨影殆欲絕余。此爲最後之酬贈矣。則含淚取來牋閱之。

君多情人也。梨影飫君之情。願爲君死。而自顧此身。已爲有主之花。難受東風抬舉。無可奈何。出此下策。冀以了我之情。償君之恨。雙方交益。計至得也。不料因此一念。更墮入萬重暗霧中。昏黑迷離。大有悵悵何之之概。所藉以自慰者。君固深知我心。我爲君故。雖任勞任怨。亦所不辭也。今讀君書。我竟不能自解。君言如此。是君直未知我心也。是君心直。並未有我也。亦知我不爲君。則羅敷自有天使。君自有婦。何預我事。而爲此移花接木之舉耶。嗚呼。君與我皆爲情所誤耳。君固未嘗誤我。我亦何嘗誤君哉。今君以我爲誤君。我復何言。我誤君。我不敢再誤君。君怨我。我却不敢怨君。半載相思。一場幻夢。嗟乎。霞郎從此絕矣。紅樓影事詩一冊。謹以奉還。斷情根也。青絲一縷。贈君以留紀念。不能效陶母之留賓。亦不願學楊妃之希寵。聊以斬我情絲。絕我癡念耳。我負人多矣。負生。負死。負姑。負人已甚。自負亦深。而今而後。木魚貝葉。好懺前情人世。悲歡不願。復問望君善。自爲謀。鵬兒亦不敢重以相累。人各有命。聽之可也。本來是色。卽空悟拈花之微旨。倘有餘情。未了願結。草於來生。

余讀此書。乃深悔余之孟浪。余於梨影。向以含忍爲主。不敢重言。以傷彼心。何以此時憤激不諒。至此亦知。彼閱余書。時芳心若何。其輾轉痛淚。若何其縱橫。余百不一顧。貿然下此無情之筆。又何怪彼還詩贈髮。亦以無。

情之舉報余也。且姻事雖由彼主動。然彼不爲余。又何由發生此議。任勞任怨。良如彼書所云。余實誤彼。乃復怨彼。使彼寸寸柔腸。一時斷盡。余誠爲情場中之忍人矣。顧此時。彼已決絕。余復奈何。余書固不能無罪。然彼亦有誤會之處。是烏可以不辨。思至此。則伏案而哭痛極。幾不可耐。良久掩面起取一素牋。咬破指尖。醮血作答書曰。嗚呼。汝絕我耶。汝竟絕我耶。我復何言。然我又何可不言。我不言。則我之心。終於不白。汝之憤。亦終於不平。汝誤會我意。而欲與我絕。我安得不剖明我之心跡。然後再與汝絕。心跡既明。我知汝之終不忍絕我。也。前書過激。我已知之。然我當時實驟感劇。烈之激刺。一腔怨憤。舍汝又誰可告訴者。不知汝固同受此激刺。而我書益以傷汝之心也。我過矣。我過矣。我先絕汝。又何怪汝之欲絕我。雖然我固無情。我並無絕汝之心也。我非木石。豈不知汝爲我已心力俱瘁耶。我感汝實達於極點。此外更無他人能奪我之愛情。汝固愛我。憐我者也。汝不愛我。誰復愛我。汝不憐我。誰復憐我。汝欲絕我是不會死我也。汝竟欲死我耶。汝欲死我。我烏得而不死。然我願殉汝而死。不願絕汝而死。我雖死。終望汝之能憐我。也。我言止此。我恨無窮。破指出血痛書二紙。付汝將死哀鳴。惟祈鑒宥。己酉十一月十一日四鼓夢霞囑血書。

次日爲星期晨。以書付鵬郎。余亦不復起。伏枕嗚咽。昏昏如染沈疴。亦不審梨影閱此一紙血書。又將若何驚痛。時已過午。余倦欲入睡。忽有人步聲近余榻前。張目視之。秋兒也就。余問曰。飯乎。余曰。否。我食不下咽也。秋兒復竊觀余之傷。指問曰。痛乎。余曰。痛。非余指乃余心耳。秋兒歎曰。公子心痛。恐夫人之心痛。且甚於公子也。余急問曰。夫人奈何。秋兒曰。夫人與公子同病。亦不食不起矣。頃囑吾來。視勸公子加餐。今若此。吾將何以覆夫人。余曰。

吾實不欲食夫人。如問及可詭言。吾已進餐。毋以實告也。秋兒含淚點首。忽收拾盤殼以去。

於是知梨影初非真有。絕余之心。故一紙血書。又令彼驚而成病。然則余此書。又大誤矣。兩情至於如此。今生殆難。決撒何苦。自啓猜疑。徒增苦惱。此番齟齬。余罪實多。夫以不如意之姻事。余尙能委屈從之。則其他何不可。之爲愈也。梨影若能恕余者。余願乞盟。夫人城下。永爲不侵不叛之臣。不敢再多言。以自取戾矣。

是晚鵬郎輒讀十二時許。秋兒復悄然至。揭帳低語曰。公子尙能起乎。余問何爲。秋兒曰。夫人欲與公子一見。苟能起者。可隨吾行。余曰。諾。卽振衣起。引鏡自窺。淚痕猶暈。余頰命秋兒取熱水拭之。使淨而雙目浮腫依然。作桃子大也。秋兒促余行。余惘然從之。復登醉花之樓。遂與梨影爲第二次之見面矣。

旣登樓。仍坐外室中。秋兒入報。旋出語。余曰。夫人病不能起。請公子入內相見。余此時心忡忡。進退不知所可。顧念梨影切因。亦不避嫌疑。隨秋兒掀幃以入。時銀缸隱隱。殘燄猶明。鴛帳半鈎。鳴爐未熄。鵬郎蒙首而睡。微聞鼾聲。梨影則和衣臥衾中。支半身起。欹首於枕。鬢髮蓬鬆。玉容狼籍。嫋媚之態傾絕。一世秋兒挽余坐近床。次梨影見余無言。惟以一雙秋波澄澈。目余不復如前之羞避。旣而淚下如散珠。仍注視余而不釋。終無一言。余此時亦覺一陣辛酸直透鼻觀。則與之俱泣。四目瑩瑩互視良久。旣而梨影向秋兒索紙筆倚枕。書兩絕示余曰。

我今爲爾再梳頭。一半遺君一半留。情海驚濤飛十丈。如何不許着閒鷗。  
血書常在我咽喉。半紙焚吞半紙留。一局全輸休悵悵。此心到底總歸劉。

余即依韵書其後曰

千絲萬縷掛心頭。人不留情情自留。從此兩情應更苦。傷心莫負舊盟鴟。  
嚙血成書氣塞喉。一身已矣恨常留。今生猶有未完事。緩死須臾待報劉。

梨影閱余詩微點其首淚復續下向余哽咽曰行矣君用心若此我終有以報君也余起答曰然則汝請安睡余行矣此後願勿相猜是卽所以惠我也梨影復無語轉面向壁而哭余不敢久留黯然隨秋兒下樓矣。

次日復上兩詩於梨影。

春風識面到今朝。強半光陰病裏消。一縷青絲拚永絕。兩行紅淚最無聊。銀壺淚盡心同滴。玉枕夢殘身欲飄。  
風雨層樓空悵望。銀屏秋盡玉人遙。  
時有風濤起。愛河遲。好事鬼來磨。百年長恨悲無極。六尺遺孤累。若何豔福輸人緣。命薄浮名誤我患才多。  
萍根浪迹今休問。眼底殘年疾電過。

梨影亦步韻答余曰

書去書來暮復朝。有腸皆斷淚難消。數行血字非無謂。一握愁絲不自聊。斷夢依依隨月落。吟魂渺渺逐風飄。  
殘燈煮出孤眠味。翻覺蓬山未算遙。  
長教悵望阻銀河。合是頑癡受折磨。情債未償先淚盡。人謀雖巧奈天何。今生緣會曾無幾。此後猜嫌莫漫多。  
到底躊躇惟一事。寸心片刻幾經過。

筆端有舌已成決絕之詞燈下無言又下淋浪之淚一番翻譙不過更令雙方添得幾多悲痛而已今日梨影來書以死自誓且謂生平酷慕西湖山水此後得有餘閒願與君買棹作浙游使六橋三竺間得有吾兩人之蹤跡死當無恨至君之前途我此後不願復問任君所之而已噫梨影欲以一死報余余甯不能以一死報彼此情不解到頭亦惟有一死余意早決復何斬焉若夫山水清游夫豈不願一舸鳴夷追范大夫之遺跡或卽葬身其中將澄湖一片爲吾兩人之墓田亦一幸事但未卜今生尙有此機緣否也賦四絕答之

已甘寂寞萬緣輕猶有難拋生死情此局全輸空拍手更無餘力赴功名

誓須攜手入黃泉到死相從願已堅一樣消磨愁病裏明知相聚不多年及時行樂卽神仙莽莽黃塵醉夢天莫使生前有遺恨西湖早泛六橋船

春風舊恨滿青陵冤蝶千年夢未醒蔓草埋香身殉日好留佳話續韓憑

寒夜孤燈追思往時耿耿不能成眠枕上口占六律次日錄出呈梨影

對鏡終疑我未眞蹉跎客夢逐黃塵江湖無賴二分月環珮空留一刻春恨滿世間無劍俠才傾海內枉詞人知音此後更寥落何惜百年圭璧身

飄颻客土足淒涼更爲情人幾斷腸翠袖寒侵天欲暮銅壺水凍夜初長枕邊雙淚思親苦燈下三餘課子忙無那更闌人不寐雁聲和月到虛廊

淪落天涯一夢霞傷心詞客舊琵琶前途莫問知無路後顧殊多恨有家愁入毫端還作草淚侵燈量不成花

閉門從此無須出。長謝春光萬物華。

曾受蛾眉一笑恩。昔年豪氣更無存。鏡中人遠天猶近。簾外寒多日易昏。酒力銷時霜壓夢。笛聲動處月驚魂。

今宵情怨知多少。明日詩中要細論。

今古飄零一例看。人生何事有悲歡。自來艷福修非易。一入情關出總難。五夜杜鵑枝盡老。千年精衛海須乾。

愧無智慧除煩惱。閑誦南華悟達觀。  
死死生生亦太癡。人間天上永相期。眼前鴻雪緣堪證。夢裏巫雲跡可疑。已逝年華天不管。未來歡笑我何知。

美人終古埋黃土。記取韓憑化蝶時。

## 第十二章 十二月

余以教授餘閒。設夜帳於崔氏。其家本儉。余以極厚之修脯。貧爲人師。余亦不辭。投館以來。梨影愛憐備至。敬禮有加。盤中苜蓿不奉。先生隔戶聞聲。時關痛癢爲師。得此可謂殊遇。愧無時雨春風之化。徒有素餐戶位之譏。今薰將就殘考。視鵬則學業不無進益。私心竊慰。謂可不負賢主人殷殷相待之意也。乃梨影厚。余復於常例之外。私贈余以手製寒衣一襲。銅製烟袋一具。以答余訓讀之勤。余不能却。則亦覲然受之。而賦二律以謝焉。

年年壓綫太漂淪。舊淚青衫半化塵。才華窮早歲。贈綿情義到佳人。荒邱雨雪苦寒月。獨客關河瘦病身。  
敲火薰煙幾度吞。多情伴我破黃昏。偶然吐氣有新意。信否餐霞是宿根。冷暖也隨浮世態。吹噓合感美人恩。  
狐貉自輕恩。自重一經着體暖如春。  
(寒衣)

精銅百鍊纔成就。但願心堅似此存。（煙袋）

昨宵風雨甚厲。鵬郎謀罷歸寢。余獨就燈下閱長生殿傳奇一卷。倦而就睡。而窗外風馳雨驟。聲聲到枕帳。轉久之。睡魔不至。朦朧間。聞乎聲甚詫。揭帳視之。則一垂髫婢立余床前。含笑語余曰。君欲見意中人乎。盍從我。去。余應而起。婢導余自後戶出。一片草場。已易爲瓊樓玉宇。瑤草琪花。非復人間所有。余不覺流連歎玩。既而回顧。則同來之垂髫婢已不見。忽見對面畫樓中一麗人。掀簾露半面。見余笑招以手。余即循徑登樓。樓中陳設甚麗。他無一人。麗人款接殊殷。謂余曰。君意中人尚未至。在此少待可也。既而絮聒不休。心甚厭苦。乘間下樓遁。既出境物已非。一望平原。荒曠無際。聞後有追逼聲甚急。因盡力狂奔。而兩足疲軟。舉一步如千鈞。窘甚。忽遙望見數十武外有一獨行之女郎。審其狀頗似梨影。覺足力頓健。剎那頃已追及。視之果爲梨影。問曰。君何爲至此。余具述所遭。梨影曰。吾亦從彼處來。今與君脫離虎口矣。余視梨影衣履不整。狀甚狼狽。見旁有一石甚潔白。大可容數人。因相與據之而憩。坐甫定。忽覺身搖搖若無所主。驚視則所坐者非石。乃在一葉舟中。四圍大海茫茫。風浪大作。舟已將次就沈。梨影戰慄無人色。余極口呼救。亦無應者。恍惚間。覺有一篙在手。因立船頭徐撐之。思得傍岸。一失足墮入海中。驚號而醒。汗透重衾。起視殘燈奄奄。就滅。風雨敲窗。繁喧未徹。回思夢境。歷歷在目。此夢也。胡爲乎來哉。大海同沈。夫豈佳朕。由是知兩人之結局。蓋有難言者。驚魂搖曳。不復能眠。晨起以夢中所歷錄示梨影。并賦兩絕記之。

分明噩夢是同沈。駭浪驚濤萬丈深。竟不回頭冤不醒。何年何地得相尋。

一念能堅事不難。情奢肯遣舊盟寒。可憐萬劫茫茫裏。滄海乾時淚不乾。

今夕得梨影和詩并錄之。

淒風苦雨夜沈沈。魂魄追隨入海深。不料一沈人。不醒翻身還向夢中尋。  
金石心堅會合難。殘宵我累客生寒。重重魔障重重劫。淚到乾時血不乾。

卽夕復成兩絕以呈梨影歎情緣之變幻證夢境之離奇余心至此真驚定而懼懼極而絕矣。

癡人說夢夢無端。夢到癡時說亦難。我是癡人說癡夢一篇寫出當真看。  
挑燈爲和兩詩來。累汝勞神我不該。苦海同沈原是命敢求殘夢續陽臺。

自經前日一番齷齪兩情愈陷入極苦極深之境蓋決絕旣有所不能而已成之事實又復一誤再誤欲悔無從。  
初時梨影尙有一線之生機今則生機盡絕所餘者死趣而已圖報有心回天無力明知此事將水演成極惡。  
之果卽此愁病之光陰詩歌之酬唱亦正不可久恃而一種深憐痛愛之私乃在此死心塌地之時益覺如醉如癡不能自遭到底終成絕望則眼前同受之苦惱使能有法以縮減之斯爲最幸人祝長生我求速死矣斷夢依依猶憶心目一回苦感又成八絕余之詩心未盡卽梨影之淚債未完忍痛揮毫無能已已今世無聊苦作耽吟。  
之客來生有幸勿爲識字之人。

淚枯我亦爲卿憂翁耄兒孤不自由人世幾多缺陷事今生且把再生修青春易誤志難酬苦海何來般若舟怨女獸兒癡不了不知癡到幾時休

保此微軀。尙爲劉我生。不免淚長流。當初何不相逢早。一局殘棋怎樣收。賞心樂事已難求。對泣徒然效楚囚。會少不如長。死別免教一別添愁。一番噩夢豈無因。兩字憐才總誤人。死報癡郎無悔意。傷心卿自玉爲身。薄命原知命不長。並頭空自妬。鴛鴦最憐費盡心機巧。只博燈前哭幾場。誰識良姻是惡姻。好花肯放別枝春。薄情夫婿終相棄。不是梁鴻案下人。愁城十丈出無門。鬱鬱難如金石存。終恨相思成畫餅。此生無日報卿恩。

歲云暮矣。老母書來催歸甚急。余乃提前舉行校中試驗事。與梨影不通訊者又數日。至昨日事竣。明晨即擬成行。石癡游浙歸來。蓋在黃羊祀竈之後。余已不及待。則留函以代面別。明年之事。石癡未行時。已與余繼續訂定。此行亦不過月餘短別耳。梨影知余將歸。亦不留余。惟囑卽夕一面。以抒別悃。余亦允之。夜闌人靜。復由秋兒導往。余至此已三上粧樓矣。前兩次爲訴冤。此次爲話別。都是相看有淚。慘不成歡。余仍賦詩數章。以留紀念。梨影則別緒繁懷。無心作答矣。

拈毫日日費吟神。苦說燈前一段。因後會不知何處。是卿須憐取眼前人。情愛偏從恨裏真。生生世世願相親。桃源好把春光閉。莫遣飛花出舊津。一回相見一悲酸。苦語聽來切肺肝。牽袂無忘今夕會。蕭蕭暮雨一燈寒。

憐惜算知昔。塵海茫茫難再尋。願與西山老。松柏相期共保歲寒心。

吟牋酬答錦千行。詩債還同情。債償淚點墨痕亂收拾。一齊都檢入行箱。  
朔風吹淚雪中天。鴻爪猶留未盡緣。不爲倚門慈念切。古皇山畔過殘年。  
刻骨相思信不虛。殷勤別後盼雙魚。同心字樣防人覺。要把鴛鴦顛倒書。  
雞聲初唱僕夫催。此去郎須幾日來。只待明年元夜後。瑤窗對坐賞殘梅。

晨鐘動罷余卽登舟。雙櫓悠揚容與乎中流者竟日。而余已抵家矣。匆匆卸裝。

書四絕付舟子攜回呈梨影。

參差碧浪放帆遲。江上伊誰唱柳枝。行過橋西人不見。船頭猶自立多時。

半篙烟水挽愁行。南國歸橈促曉程。我欲西湖尋范蠡。他年一舸寄餘生。  
迎船孤搭出烟嵐。歌嘯中流落日酣。暮地鄉音喧耳畔。遙知燈火近城南。  
客裏欲歸歸未得。鄉心日共雁南飛。歸來却更相思苦。悔不還遲幾日歸。

臘鼓聲聲愁催永。夜葭灰寸寸景逼殘冬。斯時余姊亦歸去。家中惟母嫂二人相與栗碌。據檣爲度。此殘年之計。行蹤甫定瑣事頻陳。余至此亦不得不收拾書囊。屏除筆硯。與家人分頭料理。而余之日記遂無可記之事矣。至今日得梨影詩札。情意殷渥。不可不答。勉踵原韻以寄之。詩不能佳。姑錄之以誌深愛云爾。

原作

故園應有未開梅。心共年殘歸思催人事。終難彌缺望天公。何苦妬奇才。愁中歲月渾如夢。劫後情懷盡化灰。  
春意漸回人意冷。眉心一寸鎖難開。

碧雲天際渺歸舟。此後新詩孰與酬。心事茫茫成泡影。淚波汨汨抵江流。更無餘筆翻棋局。剩有相思訴筆頭。

和作

一枝寄到龍頭梅。暮景匆匆鼓早催。淚到盡時猶有淚。才經恨後更無才。一身渺渺肩還重。萬事悠悠心漸灰。憶自歸來常閉戶。至今未放笑顏開。

天寒江上送離舟。要待明年再唱酬。每爲懷人愁月落。忍將恨事說風流。感卿有志爲紅玉。恐我無緣到白頭。莫忘西湖好。煙水早來蕩漾伴閒鷗。

余之歸也爲十二月十三日前夕曾與梨影話別。雖相對無歡。固未見其有病態。其後於十七日得彼詩札。亦未言有病。今則殘年將盡。正是家家祀灶之時。而梨影一紙告病之函。忽焉遞到。又令余一片驚魂。搖搖無主矣。錄其書曰。

梨影病矣。病數日矣。此病亦無大苦。不過一時感冒耳。君聞此信。爲梨影憐。則可爲梨影愁。則不可也。但孱弱質已受磨於情魔。怎禁再受磨於病魔。偶擾微疾。便自疑懼。不死不休。卽死奚惜。纏縛於情網。而不知脫沈沒於愛河。而不知拔。是無異行於死柩之中。而求生也。以梨影平日之心情。固早知其必死。一病之餘。便覺泉臺非遠。深恐旦暮間溘朝露。離塵海。我餘未盡之情。君抱無涯之戚。況梨影生縱無所戀。死尚有難安。七旬衰老。六尺遺孤。扶持而愛護之。舍知己。又將奚託。此梨影今生未了之事。梨影若死。君其爲我了之。然梨影固猶

冀須臾緩死不願卽以此累君但未卜天心何若耳瞑眩之中不忘深愛伏枕草草淚與墨并霞郎霞郎恐將與君長別矣我歸天上君駐人間一枝木筆銷恨足矣又何惜梨花竟死孽緣有盡<sub>去</sub>豐福無窮伏維自愛己酉

### 十二月十九日白梨影伏枕書上霞君文几

嗟乎梨影病何其驟又何其危篤至斯耶余茲身在家中又何從飛入粧樓一覘真狀惟有默祝蒼天留彼餘生慰余癡望而已乃書二律寄以慰之

苦到心頭只自知病來莫誤是想思拋殘血淚難成夢嘔盡心肝尙愛詩錦瑟年華悲暗換米鹽瑣屑那支持  
知卿玉骨纔盈把猶自燈前起課兒

江湖我亦鬢將絲種種傷心強自支應是情多難恨少不妨神合是形離琵琶亭下帆歸遠燕子樓中月落遲  
一樣窗紗人暗泣此生同少展眉時

梨影之病未卜若何眼底殘年垂垂欲盡彼病卽能速愈而二詩和到計時當在明年余與彼一年來酬和之作  
卽將以此詩作歸結情緣誤盡此生何慕百年心血嘔完成績僅留一卷翻閱數過不勝自惜爰仿浪仙故事滴  
淚和酒呼我詩魂而祭之而此一冊無聊日記亦隨此殘年而告終矣

### 第十四章 庚戌月至六月

余今年未作日記僅留得詩稿若干茲時已七月秋風無恙又到人間而一雙短命之花已先秋而零落回首暮  
湖作客花塚埋愁偶惹閒情遂淪苦刲夢花幻影墨淚奇緣爲時祇一年有半耳而此半年中所經過之事實尤

如風捲殘雲。頃刻。盡愛我者已玉殞香消。不愛我者亦復蘭摧蕙折。一重惡果。生死未明。兩個玉人。後先就殯。迄今祇膳。余無才薄。命不祥之身。猶復覲顏人世。哭望天涯。拚把青衫一殉。其如白髮難拋。獨對西風琅琅。寄涕不堪。回首怎忍偷生。蓋余雖不卽死而去。死之期固已匪遠。泉臺有伴。塵世淒涼。余今復在此前年日記之後。補記此一段痛史。時時擋筆。節節思量。而余寸斷之柔腸。不肯復出而重就。鬱割其苦。有匪可言。喻者自今以往。余殘生一日存者。亦當盡焚筆硯。永別書城心血。已完無可再嘔矣。

梨影之歿。爲庚戌四月二十五日。筠倩之歿。爲六月十七日。相距無兩月也。而今玉骨深深。已雙瘞鴻山之麓。白楊幾樹。蕭蕭作人語矣。兩人之歿。余皆不在。殮不憑棺。窆不臨穴。祇各留得一紙絕命遺書。次第入於余目。至今日猶爲余補記中第一種斷腸資料也。豈不痛哉。

余忍痛作此補記。而一片傷心。又復從何說起。此半年中之事跡。亦極變幻複雜。半模糊。幸有詩稿在個中。情事猶可推尋得之。惟痛定思痛。其痛愈深。未下筆時。腸先斷盡。豈復能慘淡經營。作詳細之紀載。不過略述大概。以存深恨而已。

余補記之落墨。蓋自赴校之日始。梨影病入新春。旋占勿藥。余得書頗慰。至正月十八日。卽辭家赴校。至則石癡已先兩日行矣。是日舟中遇雪。客情甚慘。口占兩絕句曰。

長空一片白茫茫。不辨天光與水光。如此江山如此景。扁舟可惜是離鄉。  
頭白梢公守斷橋。滿江風雪抱船來。笠欹蓑濕孤帆重。雙橹波心撥不開。

抵螺邨後。余仍卸裝於崔氏寓廬。次日卽行開校禮。同事杞生已爲石癡辭去。另聘一曹姓者承乏。鵬郎年漸長。日隨余入校讀暮。則挈之俱歸。亦梨影之意也。如是者越一句無事可記。至二月之初。而兩人之齟齬又生。蓋仍爲筠倩之事。余茲不願重提。惟當時梨影曾囁血成詩四絕贈余。今此箋猶在一色殷紅。余已不忍重睹。余與梨影今年酬和之作。乃以此詩爲開始。余固知其非佳兆矣。詩錄於下。

留春有計總無成。堅守同盟不了情。  
錯弄機心成畫虎。誤君自憤復何生。  
蒼苔白石寄人間。到底此緣賸幾年。  
鶯燕櫻臺春易盡。而今零落夕陽天。  
且趁今朝賦血詩。斷腸時刻我支持。  
雲迷洞口花飛盡。作計尋春已過時。  
命薄恐無歡笑分。情真翻誤怨猜奇。  
天公若有相憐意。許伴江湖暗自知。

余得詩後。曾依韵和之曰。

千蘭百就事無成。生死難拋是此情。  
卿欲輕生我亦死。斷無一死一偷生。  
我本無心戀世間。此緣成就待何年。  
不如苦海回頭早。攜手同歸離恨天。  
縷心作字血成詩。無主芳魂孰護持。  
最是傷心刻骨處。青春同少再來時。  
身入牢籠難解脫。情經阻隔更離奇。  
春風又到人間路。開盡梅花人未知。  
噫。卿欲輕生我亦死。斷無一死一偷生。  
此非余詩中之語耶。今則死者且兩人。而余之偷生。仍如故。則信乎。男兒。  
名薄。倖已梨影得余詩。後復與余爲第四次之見。面中道風波屢經反覆。情長恨長。恩深怨深。此次青禽又傳。

說。信深宵對泣。費盡溫存。熨貼之詞。梨影卽夕成五絕曰。

寄書幾度誤青鸞。因愛成猜解。難見面。又多難訴處。了無數語到更蘭。  
情絲抽盡苦纏綿。此後悲歡事在天。只是病軀秋葉似如何。支得二三年。  
滿紙淋漓血未融。感君常置在懷中。此情此字難磨滅。伴爾丹心一點紅。  
深院鈎簾坐小窗。無言暗泣對殘缸。飛蛾莫撲敘頭餚。留照情人淚兩雙。  
萬千辛苦恨難平。一死頻拚死不成。如此風波如此險。可憐還爲戀情生。

次日余亦成二律呈梨影以寫前宵之苦况。

春鴻難認舊時泥。再入天台路已迷。心到苦時惟一哭。腸經斷盡怕重題。合離情迹緣都阻。今古歡場事少齊。  
春到江南花似錦。黃鶯未得好枝棲。  
煖語排愁強自寬。暫親言笑不成歡。讒唇鼓浪人心險。好夢成煙燭影殘。天肯留人顏色在。卿須諒我死生難。  
血書一紙盡千疊。藏向懷中不忍看。

梨影亦步韵答余曰。

白駒寂寂隔雲泥。路斷仙溪蝶怕迷。辛苦總期拚一死。唱酬何必懶重題。當前張緒風情減。後日文君雪鬢齊。  
江北歸來梁上燕。銜泥且向舊巢棲。  
前宵夢裏帶圍寬。羞向深林報合歡。一語盟心山比重。千回望影月將殘。緣慳空說回天易。命蹇知君閱世難。

尺素未開先落淚。疊來錦字怕重看。

余讀此詩知梨影之心猶未盡慰因再武原韵以解之。

梁巢舊燕再尋泥。只怕高樓咫尺迷辛苦。天教留一死。唱酬我亦願。重題老梅飄雪無人賞。稚柳偷風放棄齊。一度韶華消不盡。瓊枝終許鳳鸞棲。

知爾腰圍日漸寬。玉釵敲斷卜同歡。囊中血字紅。猶濕剪後香絲綠。半殘歡計每愁此意少。私書欲作避人難。形陳意密由來說。病裏容顏夢裏看。

姻事之成錯誤梨影已知之。知彼意不屬余。余情亦不屬彼也。而余所躊躇者更有一端。以余寒素家風清貧自守。待相如獻賦得官。今生恐無此際。遇得婿如余實。無所取。此後余卽能勉移舊愛。以慰新人。而筠倩生長綺羅叢裏。未必能饜糟糠果爾。則誤彼終身益復無底。余以此意示梨影。梨影恍然謂筠倩決不爲買臣之婦。責余太以濁物。視人一言孟浪。又幾起風波於平地。急自認過呈六絕曰。

落梅風急子規啼。草長平蕪綠漸齊。二月春寒能釀病。那禁心緒復淒迷。  
同有丹誠如皎日。不妨披膈各陳詞。兩番血跡重爲證。置袖應無漫滅時。  
相如自恨累清貧。哽咽無端道苦辛。偏是情真疑忌起。一心人似負心人。  
浹旬長遣十函詩。寄托愁魂筆一枝。莫恨蓬山萬重隔。眼前有路只無期。  
徘徊無計遣心情。一曲風琴譜乍成。指上調從心上轉。斷雲零雨不成聲。

一寸心期十丈愁。淚珠如線夢如鈎。銷魂翻恨銷難盡。每到斜陽一倚樓。

梨影依韻和余曰。

殷勤解得耳邊啼。又聽新鶯恰恰盡。日東風吹思亂。一春情緒被春迷。

碧牕記得曾攜手。春鳥回來重寄詞。鴈夜鶯春愁一樣。楚魂湘血怨回時。

唱酬我自患才貧。但是鍾情合苦。辛苦誓死料伊非。薄倖詩人多半屬情人。

莫咏樊川惆悵詩。落花底事怨空枝。韓憑死遂雙棲願碧落。黃泉會有期。

燈昏被冷若爲情。借夢追歡夢乍成。恨煞茅檐終夜雨。夢中時度打窗聲。

樓上無愁亦有愁。香風拂拂動銀鈎。望中柳色無窮處。連日春陰不上樓。

鵬郎折蘭爲余插之瓶中。此蘭也。卽去年相思之起點。招恨之媒介也。人世悲歡至無憑。準斷腸消息。何可復問。而空谷幽芳已兩度春風矣。今日重見此花。能無今昔之感。吾恐再歷幾時。死生雖別。更不知何若。而此花則長養。春風舊苗再登馨香。永久雖經衰敗。而常保孤根畢竟人命不如花命也。重賦兩絕示梨影。

曾惜馨香賦小詩。去年寒食惹相思。歡離合。翻雲雨爾尙濃芬似舊時。

天生靜質爲騷人。只覺幽情對我真。啼眼羞眉終斂怨憐渠長似未逢春。

全年梨影與余詩函往返而外。恆欲面訴相思之苦。余初頗疑之。今乃知彼用心至深。蓋彼固早決一死不久卽將永訣。故欲於未死之前多見數面。以了情癡耳。猶記二月之終。彼屢約余相晤。有四律寄余曰。

愁吟。容易髮成絲。况復尋春。又及時。小院未忘前度約。佩囊空積百篇詩。夜寒度夢伊。堪歎零雨敲窗我。莫知日夕透嘗孤寂味。無端風雨壞幽期。

相如何必患清貧。一舸鷗夷好問津。花外東風真是夢。燈前寒雨苦相親。顏無喜色休看鏡。淚少乾時數易巾。深巷攜籃頻喚賣。杏園落盡有餘銀。

頻添緘札達情深。冷隔歡蹤直到今。怨句不辭千遍誦。濁醪誰勸滿杯斟。青衫又濕傷春淚。碧海常懸捧日心。不道相思滋味苦。愁人只向個中尋。咫尺蓬山有萬重。丹青寫盡病君容。琴心屬意何曾亂。鵠語難憑不可從。楊柳愁中深淺色。梨花夢裏去來衝。煙犯月能相過。秉燭花前一笑逢。

余亦有和韵四律曰。

離腸帳轉攪千絲。單枕空床耐幾時。一種薄寒成薄病。半窗殘雨讀殘詩。愛憐聲影教人瘦。併疊心情付爾知。若許劉郎重問訊。碧桃花發是佳期。  
花前沽酒豈辭貧。還問東風舊日津。幾世幾生修得到。一肌一髮未曾親。追思空剩千行錦。零淚難消半幅巾。直是將年來度日。如何能待髮成銀。  
積得相思幾寸深。風雨到而今。詩惟寫怨應。同瘦酒爲排愁。只獨斟五夜夢留珊枕恨。一生身作錦鞋心。情場不信多奇險。便到黃泉也願尋。

書來一紙意千重。多恐春來減玉容。心上如何拋得下。眼前只是會無從。艱難苦海翻。新浪曲折迴廊記舊蹤。情怨深時期面訴禁煙時節好相逢。

往歲清明余於客裏過之。今春未行之前老母預囑余歸以值彼家家上塚之時。阿兄遠出死父墳頭之一孟麥飯幾陌紙錢非余及時遄返更無人爲之澆奠也。寒食之夕踐梨影之約赴醉花樓夜話賦二絕以誌別曰。

幾時消渴隔愁鄉。一盞瓊漿今未嘗。要識誓言生死守。阿儂金石做心腸。

東風趁棹暫回鄉。此後堪憑只寸腸。纔得相逢便言別。自慚真近薄情郎。

余初意於清明日遄歸掃墓以慰母望。旣見梨影之後歸心乃爲之遏阻。遷延不決瞬屆重三。旣負老母復忘死父。余誠不自知其何心。迄今思之更復大悔。蓋後日梨影之殺亦未始非余欲歸未歸之一念有以誤之也。當時

有自嘲二絕曰。

空卜歸期未是期。此心不定似圍棋。無由覓得分身術。只恐思歸復懊離。  
清明異地踏山春。又近江濱祓禊辰。枉被子規苦相勸。不妨長作未歸人。

余未成行梨影忽有歸寧掃墓之說。余知梨影幼喪父母僅存一叔父及兩弱弟。其家距螺邨七八十里水程遙隔往返殊艱。已十載未歸寧矣。今胡急作歸計。彼蓋自知過此以往將永無回家祭掃之期。未死以前此意固無人覺察也。臨行時和余自嘲兩絕曰。

骨肉無多會少期。清貧苦守半殘棋。謾言兩弟難相識。叔父慈顏十載離。

聊因祭掃趁江春。麥飯澆時已過辰。又卜歸帆心却苦。迎門都是別家人。

梨影此行挈鵬郎。俱去往返期以三日。恐余寂寞未行之前夕。更多囑咐之詞。余復呈兩絕曰。  
臨歧漫寄兩篇詩。爲念癡人費夢思。我未成歸汝却去。算來總有一番離。  
撥棹春江江水香。此行無復可商量。明知三日期非遠。別淚還拋一兩行。

次晨梨影偕鵬郎登舟。余更遣秋兒遙投四絕贈別。

戲言情淨願歸空。急得蕭郎路欲窮。特地臨行重寄語。近來此念付東風。  
衛娘書格謝娘詞。冰雪心肝蘭蕙思。一路春風江上景。烟波此去好尋詩。  
十年親誼隔雲泥。祭掃歸來認舊閨。料得到門愁喜併。一番歡笑一番啼。  
獨泛春波一葉舟。鶯花雖好莫淹留。思卿一日三秋似三日。分明是九秋。

至三日後梨影果如而歸期和余贈別詩曰。

我處榮枯百慮空。浮生自悟淚難窮。憑情割片心肝去。泣盡虛窗一夜風。  
珍重臨行贈別詞。煙波渺渺載離思。桃花溪水分明處。爭奈愁多嬾捉詩。  
多情燕子戀殘泥。重啓風舊日。聞更憶新離。悲久別雨重愁并。一重啼。  
無數青山送去舟。夕陽流水影空留。垂楊三月愁絲亂。何必傷心待暮秋。  
庭前木筆又開第一花。矣憶去年曾賦小詩。有題紅不解之句。只道書生無福。誰知月老有心。輒轉深情演成幻。

劇。今日花尚依然而覽物之情則大異矣再賦二律呈梨影。

可惜東風得意花一枝移植到貧家有精彩筆偏名木無主春光誤照霞只恐錦窠雲易散最憐深院月先斜平泉何待成追憶早向殘枝生怨嗟。

紅紗映日逞狂姿正是梨花淚盡時杜牧傷春愁對酒江淹分夢強題詩更無當意花經眼欲寫同心字贈誰種玉前生偏種恨試看啼血滿千枝。

此詩去後越二日得梨影和作香箋半濕都是淚痕其句曰

杜牧真無當意花春風次第到鄰家葵花抱恨終傾日梔子同心別贈霞錦字織成千古怨綠紗分逗一枝斜僵桃代李原多事後果前因空自嗟。

憐香欲斷乞埋恣薄命累君傷落時舊淚不消都化血新愁無奈少吟詩

第二首僅和二聯下注云和至此更讀原詩喉梗眼花墨乾淚盡下句不能再和矣噫余之詩梨影不能和之梨影之詩余又豈能讀之哉因感其意卽用第二首上二聯原韵成兩絕以存深恨

門掩梨花葬玉姿開時不見見殘時天昏地黑人癡望腸斷蕭娘半首詩

百草千花弄甚姿終無缺月再圓時嘔完心血流完淚從此逢人不說詩

噫此詩余特自鳴其恨孰知卽以此大傷梨影之心而促其速死耶自此次酬答之後梨影詩訊漸絕不十日而咯紅舊症又復大發從此竟不復起藥店龍飛香桃骨損曾日月之幾何而人亡花落往事如烟一塚梨雲魂歸

離恨不堪重問醉花樓矣彼初病時余曾賦問病一律曰

心如梅子濺奇酸愁似抽絲有萬端苦我此懷難自解聞卿多病又何安情根誰教生前種癡恨無從死後寬但是同心合同命枕衾莫更問溫寒

梨影得詩後答余一律此詩爲彼最後酬余之作自後更無隻字相遺矣至今錄之猶覺心酸欲絕也苦吟一字一心酸誤却毫端誤萬端月魄不圓人尙望雨聲欲碎夢難安恩深眞覺江河淺情窄那知宇宙寬儂更近來成懶病和郎詩句怕凝寒

余讀此詩知梨影之病實爲余之木筆詩及續賦兩絕所感而成文字之毒一至於此則更武原韵以慰之傳聞病耗更心酸怨句分明造病端兩處情懷同自苦幾番魂夢未曾安如儂直覺生無趣望汝還將死放寬日對頑童宵對影淚波洗面不知寒

余之婚事本定於今年七月洵梨影之意亦乘石癡暑期歸國之便也屈指計之爲時匪遠事屬違心居恆自怯而梨影一病又沈沈有不起之象則余更何心及此賦四律以見意

生死牽連不肯休到頭結局料無收亂生心病詩難藥強制情魔夢有鈎半世精神消恨血一窗風雨撼窮愁花前一醉還能否寂寂空床擁敝裘

愁恨光陰一載過欲拋終戀奈癡何情灰已冷心猶暖病眼全枯淚轉多白骨生涯人自累紅箋殘字血難磨卷施不死生尤苦誰剔明燈救火蛾

再爲知音拂鏡鸞隔牆春色甚相干情惟入骨猜嫌易事本達天左右難白首他年爲世笑丹心今日嘔卿看舊歡零落新歡誤月正圓時夢早殘

茫茫後果與前因撩亂心情假是真木筆開時空見日梨花落後更無春誰教枉却巫山夢我算經過滄海身憔悴餘生終不惜豈宜再作畫眉人

此詩余曾錄示靜庵靜庵戲步後二首原韻爲余預賦催妝二律徒費筆墨後竟絕無用處然良友惠余詩不可不錄也

黃絹詞成擁鳳鸞嬌嗔低訴倚闌干贅齊豈爲髡多智入蜀方知道不難意外奇緣惟獨喻個中心事早同看郎才女貌歡何似珍重良宵莫放殘

不是今緣是夙因真真假假還真梨雲着意猶含雨木筆強開占早春河鼓沈沈催永夜月輪朗朗悟前身遙知紅燭雙輝裏別有含情一美人

余讀靜庵詩心有所感復成二律此詩爲余末次呈梨影者梨影不復酬余亦從此輟吟矣

玉臺休悵信音稀莫道人情朝暮非無意相逢原宿孽此身不死定長依尙看殘字鵲鵠血終感餘芬戀蝶衣有限光陰愁病裏縱難同穴願同歸

漫勞舊雨賦催耕讀遍新聲暗自傷天意偏教圓缺月儂心不偶似桄榔鏡臺空見新人笑衫袖猶舊留日香福薄苦無歡笑分忍看珊瑚繡鴛鴦

梨影病已兼旬。絕無起色。余心之焦急。蓋可想見。至四月八日之夕。彼忽復命秋兒導余往視。玉容萎捐。尙能強起與余坐談。謂余曰。君清明未歸。恐勞母望。今宜暫返。以理家事。妾已爲君雇一村傭。明日即可啓行。妾病無妨。不煩掛慮也。余唯唯。旣而又謂余曰。石頭記全書。妾已閱畢。此書暫不還君。妾視書中。尙有一段闕文。以寶玉對之。芙蓉女兒尙作哀誄。胡獨於心愛之瀟湘妃子。而無之。多情如君。盍爲擬作一篇。以補其闕。余父唯唯。事後思於梨影之爲此言。固有深意。而惘惘至今。卒無一字。以慰泉壤。悼亡異感也。教荀倩神傷誄死。無文莫諱。江郎才盡。魂魄有知。重泉飲恨深矣。

次晨余遂行。此行也。余謂出自梨影之意。欲余暫歸慰母。孰知彼固受人之挾迫。而爲此。昨夕一晤。卽爲今生訣別之期耶。蓋老母以余歸期屢誤。望眼欲穿。知余久溺癡情。遂忘止事。乃函達梨影囑彼轉勸余歸。梨影諾之。乃從而促余遄返也。歸後老母爲余言。余始恍然。如夢覺。則急索母原書底稿及梨影答書。閱之。母致梨影書曰。崔夫人慧鑒。余今冒昧上書。夫人驟閱之必駭然。閑至終篇。知夫人必能相諒。且必能允余所求。不肖兒夢霞。往歲客夫人家。以浪蕩生得裙釵。知己三生有幸。文字交深。客裏扶持。深蒙照拂。以夫人金玉爲質。松柏爲心。祇結翰墨。因緣不願犧牲。名節余固無慮。其有他所恨者。吾兒早年喪父。庭訓久疎。品性不純。風情獨厚。年餘潦倒。心志全非。老身鍾愛此兒。殊不願其終爲情誤。即夫人節苦心。堅責難任。亦豈宜不斷癡情。致傷賢德。旣蒙不棄。寒微許結。姻好情無不了。事亦至佳。而吾兒一味狂凝。心猶未足。新歡雖好。舊愛難忘。藕斷絲連。迄不可解。此皆吾兒之誤。夫人非夫人之誤。吾兒也。夫人其毋不憚。老身深恨吾兒實深憐。夫人故望夫人之力。

排愁障身出情關自爲解脫兼惠吾兒豈惟吾兒終身感德卽老身亦受賜良多矣茲者春暮遲歸聽子規而不動父骨已朽遂虛祭掃之儀母眼將穿空切門閨之望陷惑之情至斯已極以家人之嘵嘵知己不足以悟彼不肖之心而反之於正所恃者夫人耳夫人而踐余言也其勸之速歸彼愛夫人言當立允旣歸之後卽當禁其復出校中一席余已覓得一相當之人永爲庖代爲吾兒收放心亦爲夫人絕情魔也昧死上言惟夫人圖之歸高陽膝氏檢査

梨影答母書曰

何太夫人尊鑒。殘春方盡。一病懨懨。眠眩之中。忽奉慈諭。開緘展誦。愧極汗淋。如曹瞞之讀陳檄。頭風不藥而愈矣。妾以遺嫠。不能自閑。致陷公子於情網之中。總由筆誤。亦有前因。不比琴挑。各無墮行悔。固難追事。何可久是。不僅夫人抱深憂。卽妾爲公子事。亦已百轉千迴。肝腸寸斷矣。顧知公子念妾摯恐。妾卽能絕公子。公子未必遂能絕妾。則妾亦無能爲力。然妾今已思得一萬全之法。以報公子。可使公子絕妾。決不敢以薄命之身。梗公子之前途。而久貽夫人憂也。姻事早承金諾。鵠橋渡後。便是佳期筠姑賢孝。性成德才並茂。此後公子伉儷之間。定卜十分美滿。且亦爲堂北老人增其福祉。此固妾敬爇一瓣心香。日夕禱祀。以求之者也。至薄命屠軀在世之日。已短事到回頭。只餘罪孽來書。曲加矜諒。不事求全。行間字裏。靄乎如見其容。妾以叢愁積垢之身。於未死之前。得聞慈愛老人之憐恤。語身非犬馬。寧不涕零。蓋得夫人一言。赦妾異日負罪入泉。積孽或當爲之輕減。白骨亦霑餘澤矣。公子歸省。愆期殆因妾病所致。以妾故。幾使公子忘家。妾罪復何可逭。茲卽敬如。

來命力勸公子言旋以慰家人久盼夫人幸少安三日後當見鍾愛之佳兒無恙歸來也扶病作答潦草不恭

無任惶恐屏營之至未亡人崔白梨影謹上

余讀畢此書瞿然而驚哇然而哭曰母殺梨影矣余母問故余曰梨影書中謂有法以使余絕彼者蓋欲以一死報余也彼疾方亟母復以一書逼之其死必矣母厲聲曰若是則仍汝殺彼耳與我何與者汝迷戀凝情流蕩忘返致棄家庭而不顧汝自思汝之所爲尙有一毫似人否乃猶以汝母此書爲不當耶余受責唯唯念余誠不祥之人人之爲余所誤者乃不一而足顧余初無誤人之意胡以人事之逼余者欲不誤人而不得思至此則呼天而泣

余旣歸家不得不順從母意日坐愁城靜待梨影死耗至四月二十七日而一片噩音果應余念而至惟余已決其必死故聞耗而後雖悲極而神不少亂請於余母欲以親誼往弔余母此時亦痛揮老淚領首無言惟於臨行時囑余事畢速歸而已一棹綠波重來崔護祇見靈床燈黯蕙帳風淒去玉化之期已三日餘矣焚香展拜咽淚不聲更視彼老翁頽敗之容稚子悲啼之狀尤覺心如錐刺慘痛難言欲出一語相慰而無可措辭余至此蓋不能不自恨己之誤人甚也

余此次初擬卽歸崔翁以喪事叢脞囑余襄理余不能辭則爲忍痛勉留復居舊館境地猶昔人物已非余獨何心其不能以一朝居矣一夕黃昏月明如晝躡躅庭階百端俱集憑弔埋香遺跡坏土猶存追思哭塚深情伊人已杳魂兮歸來或應依此觸景悲來不覺撫墳慟哭正號咷間秋兒倏至問公子何事傷心乃不畏夜寒入骨耶

余時四顧無人。乃止淚而詢秋兒以梨影臨終之狀。况秋兒冷然曰。公子乃猶未忘夫人耶。夫人之死。公子自知之。何問婢子爲。且人已亡矣。哭之奚益。余泣曰。汝勿爾。夫人之死實余誤之。顧豈真。余願今余問汝亦無多言。祇欲汝答。余夫人彌留之際。曾有何物遺余者。秋兒曰。遺物耶。聞有一紙絕命書。爲筠姑娘所得。余哀之。曰。汝肯爲余向筠姑乞得是書乎。秋兒搖首曰。此難允。公子筠姑自夫人死後。怨公子甚。婢子烏敢爲公子作說客耶。言已拂袖逕行。余挽裾從之。轉盼已杳。則返而復哭。噫。秋兒怒。余亦出至情。余今茲宜爲人棄矣。

次晨余尚未起。秋兒推門入。出一函。擲余枕畔。返身遂奔。余拾而視之。書爲筠倩所遺。中附梨影遺書數紙。知秋兒昨宵雖却。余求仍爲余言於筠倩。得是書以遺余也。先讀筠倩書曰。

何夢霞君鑒此。妾與君無一面之緣。有百年之約。片言未接。寸簡先通。具有苦衷。殊非得已。前日梨嫂死後。得讀其絕命遺書。知君與梨嫂中有一段因果。妾處其間。懵無聞覺。致坐視梨嫂之死。而無從施救。梨嫂之死。一半爲君。一半爲妾。妾深痛之。君亦當深痛之。顧妾所不解於君者。妾與君無係屬。君何爲允梨嫂以姻事。允之以慰其心。猶可說也。既允之後。又何爲不能承順意見。紛岐而陷梨嫂於不堪之境。豈君之存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耶。妾今所言。非敢怨君。實深痛梨嫂之死。遂不覺多所冒瀆。多情如君。回首前塵。當亦甘受妾責。而無怨今梨嫂死矣。妾家零落之况。君亦知之。此後窮老孤兒。將何所託。且梨嫂遺書中所望。君於死後者。又何在。想君爲志士。亦爲端人。終必有以自處而處人矣。至妾身已爲傀儡。妾心亦等死灰。與君名義雖在。緣會終虛。恐不久亦且從梨嫂於地下。君其行矣。不勞置念也。梨嫂絕命書二紙。一以遺君。一以遺妾。茲并附呈。祈察。

梨影遺余書曰。

嗟乎霞君妾今別矣瀕死之際未能忘君掙一絲餘氣留數語以遺君方妾力疾下筆時想君猶含情憶遠癡望天涯而祝意中人之平安無恙也妾在世之日百無可樂蓄死志也已久今更不能少待嗟乎霞君妾死樂也君宜勿爲妾悲以君平日遇妾之厚驟聞妾死必痛不欲生所望君事過之後即使忘懷而盡君所應爲之事是卽所以慰妾至於過情之慟或至傷身一念之痴相從地下置人生大事於不顧果若是者則君且誤妾於死後而妾之死亦爲徒死此則妾在九泉之下一靈不昧終望君能自悔悟不至輕出乎此也筠姑才德勝妾十倍將來君家庭幸福何可限量蘭閨靜好之餘不忘媒妁以心香一瓣淚洒半盂遙醉妾於花飛春盡之天魂兮有知定當追逐東風來格來饗然妾所望於君者更有一事君懷才未遇值此時艱正宜出爲世用曩昔以此勸君君不爲動今妾死而情絲已斷自當努力進行以圖不朽之業若僅奄奄忽忽享庸福以終則妾之陰魂雖慰而猶未盡慰也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惟君鑒之四月二十四日梨影絕筆。

梨影遺筠倩書曰。

余有隱事不能爲妹言但此事於妹終身頗有關係不爲妹言則負妹滋甚而余罪將不可逭今余將死不能不將余心窩中蓄久未洩之事爲妹傾筐倒篋而出之以贖余生前之愆而事太穢瑣礙難出口欲言而噤者屢矣余病已深自知去死非遠而此事終不能秘妹不能與妹明言當與妹作筆談今余握管書此卽爲余今

生拈弄筆之未次余至今日甚悔自幼識得幾個字也僅草數行余手已僵余眼已花余頭涔涔而余心且作驚魚之跳余淚且作連珠之濺矣天乎

余於未言之先欲有求於妹者一事蓋余之言不能入妹之耳妹將閱之而色變眦裂盡泯其愛我憐我之心而鄙我恨我曰若是死已晚矣余不能禁妹之不恨我妹果恨我余且樂甚蓋恨我愈甚卽愛我益深余無狀不能永得妹之愛亦不敢再冀妹之愛余死後之罪孽或轉因妹之恨我冥冥中爲之消滅故余深望妹之能恨我也

此事爲余一生之誤點實亦前世之孽根余雖至死並無悔心不過以事涉於妹以余一人之私意奪妹之自由強妹以所難此實爲余之負妹處至今思之猶不勝懊惱也然余當初亦爲愛妹起見而竟以愛妹者負妹此余始料所不及也余今以一死報妹贖余之罪余死而妹之幸福得以保全矣妹乎此一點良心或終能見諒於妹乎

余書至此余心大痛不能成字擲筆而伏枕者良久乃復續書余死殆在旦暮間矣不於此時將余之心事掬以示妹後將無及故力疾書此妹閱之當知余之苦也余自求死本非病也而家人必欲以藥苦我若以余所受之苦爲未足者余不能言而余心乃益苦妹以余病愛護倍至日夜不肯離余深感妹而愧無福以消受妹之深情欲與妹言而未能遽言余心之苦乃臻至極點余因欲報妹而反以累妹余之罪且將因之而增加眼前若是其擾擾余死愈一日不可緩而此書乃愈不能不於未死之前忍痛疾書然後瞑以待死

余年花信即喪所天寂處孤幃一空塵障縷縷情絲已隨風寸斷薄命紅顏例受摧折余亦無所怨也孰知彼蒼者天其所以折磨我者猶不止此復從他方面施以種種播弄步步逼迫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已余情如已死之灰而彼竭力爲之挑撥使得復燃余心如已枯之井而彼竭力爲之鼓盪使得再波所以如此者殆使余生作孀雌尤欲余爲冤鬼不如是不足以死余也自計一生此百結千層至厚極密之情網出而復入者再前之出爲幸出後之入乃爲深入旣入之後漸縛漸緊永無解脫之希望至此余身已不能自主一任情魔顛倒而已余之自誤耶人之誤余耶余亦茫然無論自誤被誤同一誤耳同一促余之命耳今已有生無幾去死匪遙彼至忍之天公與萬惡之情魔目的已達可以拍掌相賀然余也前生何孽今世何愆而冥冥中之所以處余者乃若是其慘酷也

此事首尾情節頗極變幻此時余亦不遑細述妹後詢夢霞可得其詳今欲爲妹言者余一片苦心固未嘗有負於妹耳妹之姻事余所以必欲玉成之者余蓋自求解脫而實亦爲妹安排也事成之後妹以失却自由鬱不樂余心爲之一懼而彼夢霞復抵死相纏終不肯移情別注余心更爲之大懼蓋余已自誤萬不可使妹亦因余而失其幸福而欲保全妹之幸福必先絕夢霞戀余之心於是余之死志決矣移花接木計若兩得今乃知用心之左也

上所言者卽余致死之由然余幸無不可告妹之事偶惹癡情違罹慘劫此一死非殉情聊以報妹且以謝死者耳余求死者非一日矣而今乃得如願余死而余之宿孽可以清償余之餘情可以拋棄以余之遭遇真可

爲普天下古今第一個薄命紅顏之標本復何所戀而寶貴其生命哉妹閱此當知余之所以死莫以余爲慘死之人而以余爲樂死之人則不當痛余之死惜余之死且應以余得及早脫離苦海而爲余賀也余固愛妹者妹亦愛余姑嫂之情熱於姊妹十年也耳鬟斷磨蘭閨長伴妹無母余無夫一樣可憐蟲幾爲同命鳥妹固不忍離余而去余亦何忍棄妹而逝哉然而筵席無不散之時楸枰無不了之局余已作失羣之孤雁妹方爲出谷之雛鶯青闌秋菊早晚不同老幹新枝榮枯互異余之樂境已逐華年而永逝妹之樂境方隨福命以俱長則余與妹之不能久相與處者命也亦勢也然余初謂與妹不能長聚而孰知與妹竟不能兩全也今與妹長別矣與使余忍恥偷生而使妹之幸福因以減缺則余雖生何樂且恐其苦有更甚於死者蓋此時妹幸福之完全與不完全實以余之生死爲斷余生而妹苦余亦並無樂趣無寧余死而妹安余亦可了情癡也余言至此畢矣尙有一語相要余不幸爲命所磨爲情所誤心雖糊塗身猶乾淨今以一死保全妹之幸福妹能諒余苦心幸爲余保全死後之名譽也至家庭間未了之事情關骨肉妹自能爲余了之毋煩余之喋喋矣嗟乎梨影汝竟爲余而死耶余誠誤汝又安惜此苦吟憔悴之身而不爲汝殉耶顧殉非汝願則余又何敢不留此餘生以慰汝重泉之望然讀筠倩之書因汝死而悲觀之念愈深恐余卽欲勉爲其難而人終不余諒也則余復何以慰汝筠倩之書余欲答之而無從下筆淹留數日余兄劍青自閩歸吳奉母命來迓余矣余亦以傷心境地不願復留遂與兄俱返去時筠倩固猶無恙也

梨影之死余家人亦皆聞而痛之而歎憫之餘轉生歎慰以吉期在卽皇皇焉爲余措備一切時或以不入耳之

言來相勸勉余亦任之此一時之心情真有所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者矣乃至六月十八日而筠倩之噩耗又至

梨影之死尚在余意中筠倩之死實出余意外憶彼前遺余書中有從梨嫂於地下之語余以爲一時憤激之詞不料其今果實踐惡耗重來余寧無痛顧悲極而轉爲彼慶慶彼乃得先余與梨影攜手泉下而女兒家清淨之身終未爲齷齪男子所汚也惟家人驚聞此耗頓使一片歡情化爲冰雪余欲復往弔母不能阻則囑余兄伴余往至則知筠倩自余行後旋病失血於十七日歿因酷熱不能久待卽日成殮矣嗟嗟桃天未賦曇花遽傷嫁衣改作殮裝新郎翻爲弔客生時未接一言死後亦慳一面天下奇痛之事寧於過於是者然不幸如余合償此報彼崔氏之人何辜因余而喪亂疊遭歷家破人亡之慘崔翁哭婦之餘復哭愛女鵬郎失母之後更失賢姑此後扶持愛護又恃何人孤苦伶仃益難設想余至此尤不能不自恨己之誤人甚也

筠倩葬事既竟余卽惘惘隨阿兄俱歸憶當時秋兒曾以筠倩臨終時留下之日記數頁遺余昏迷之際未遑覩問歸後乃更出而閱之忍痛記其文曰

六月初五日自梨嫂死後余卽忽忽若有所失余痛梨嫂之爲余而死余非一死無以謝梨嫂今果病矣此病卽余亦不自知其由然人鮮有不病而死者余既求死烏得不病余旣病則去死不遠矣然余死後人或不知余之所以死而疑及其他則余不能不先有以自明也自今以往苟生一日可以扶枕握管者當作一日之日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此方方之硯尖尖之筆殆終成爲余之附骨疽矣

初六日。自由。自由。余所崇拜之。自由。西人恆言。不自由毋寧死。余即此言之實行家也。憶余去年此日方爲鵝湖女校之學生。與同學諸姊妹課餘無事。聯袂入操場作種種新奇戲。心曠神怡。活潑瀟灑。是何等快樂。有時促膝話心。慨家庭之專制。憤社會之不良。侈然以提倡自由爲己任。是又何等希望。乃曾幾何時而人世間極不自由之事。竟於余身。親歷之。好好一朶自由花。遽墮飛絮輕塵之劫。強被東風羈管。快樂安在。希望安在。從此余身已爲傀儡。余心已等死灰。鵝湖校中途絕。余蹤跡矣。迄今思之。脫姻事而不成者。余此時已畢所業。或留學他邦。或掌教異地。天空海闊。何處不足以任余翱翔。余亦何至抑鬱以死。抑又思之。脫余前此而不出。求學者。則余終處於黑暗之中。不知自由爲何物。橫逆之來。或轉安之。若素余又何至抑鬱以死。而今已矣。大錯鑄成。素心莫慰。哀哀身世。寂寂年華。一心願謝夫世緣。孤處早淪於鬼趣。最可痛者。誤余而制余者。則出於余所愛之梨嫂。而嫂之所以出此者。偏又有許多離奇。果委屈心情。卒之爲余而傷其生。此更爲余所不及知。而不忍受者。天乎。天乎。嫂之死也。至慘。余敢怨之哉。余非惟不敢怨。嫂且亦不敢怨。夢霞也。彼夢霞者。亦不過爲情顛倒。而不能自主耳。梨嫂死。彼不知悲痛。至於胡地矣。煩惱不尋。人人自尋。煩惱唉。可憐蟲可憐蟲。何苦。何苦。

初七日。余病五日矣。余何病。病無名。而瘦骨稜稜。狀如枯鬼。久病之人。轉無此狀。余自知已無生理矣。今晨強起。臨窗吸受些兒新空氣。胸膈間稍覺舒暢。而病軀不耐久立。搖搖欲墜。如臨風之柳。久乃不支。復就枕焉。舉目四矚。鏡臺之上。積塵盈寸。蓋余未病之前。已久不對鏡理妝矣。此日容顏。更不知若何憔悴。恐不能與廉。

外黃花商量肥瘦矣。美人愛鏡愛其影也。余非美人且已爲垂死之人。此鏡乃不復爲余所愛。余亦不欲再自見其影轉動。余自憐之念而益增余心之痛也。

初八日。昨夜又受微寒。病進步益速。寒熱大作。昏不知人。向晚熱勢稍殺。人始清醒。老父以醫來留一方。家入市藥煎以進。余乘間傾之未之飲也。夜安睡尚無苦。

初九日。晨寒熱復作。頭涔涔然額汗出如瀉。余甚思梨嫂也。梨嫂善病。固深領略此中况味者。卒乃脫離病域。一瞑不視。余欲就死不能。不先歷病中之苦。一死乃亦有必經之堵級耶。死非余所懼。而此病中之痛苦。日甚一日。余實無能力可以承受也。嫂乎陰靈不遠。其鑒余心。其助余之靈魂與軀殼戰。

初十日。傷哉。無母之孤兒也。誰無父母。父母誰不愛其兒女。而母之愛其所生之兒。往往甚於其父。余也不幸。愛我之母。撇余已七年矣。煢煢孤影與兄嫂相依。乃天禍吾宗。阿兄復中道夭折。夫兄之愛余無異於母也。母死而愛余者。有父有兄。有嫂。兄死而愛余者。益寥寥無幾矣。豈料天心刻酷。必欲盡奪余之所愛者。使余於人世間無復生趣。而後已未幾而數年來。相處如姊妹之愛。嫂又從母兄於地下。叙天倫之樂矣。今日余病處。一室。眼前乃無慰余者。此幽邃之曲房。幾至終日。無人過問。脫母與兄嫂三人。中有一个人在者。必不至冷漠若此也。余處此萬不能堪之境。欲不死殆不可得。然余因恩余之死。母復思余之生。父老矣。十年以來。死亡相繼。門戶凋零。老懷可云至惡。設余又死者。則歎承色笑。更有何人風燭殘年。其何能保。余念及斯。余乃復希望。余病之不至於死。得終事余之老父。而病彌委頓。朝不及夕。此願殆不能遂。傷哉。余父垂老。又抱失珠之痛。其

惄兒之無力與命爭也。

十一日 醫復來余感老父意乃稍飲藥然卒無效老父知余病亟頻入視余時以手按余之額覘冷熱之度狀至憂急余將死復見余親愛之父余心滋痛矣

十二日 今日乃不能強起昏閃中合眼卽見余嫂豈憶念所致抑精誠所結耶泉路冥冥知嫂待余久矣余之歸期當已不遠余甚盼夢霞來以余之衷曲示之而後目可瞑也余與彼雖非精神上之夫妻已爲名義上之夫妻余不情不能愛彼卽彼亦未必能愛余然余知彼之心未嘗不憐之惜之也余今望彼來彼固未知余病更烏能來卽知余病亦將漠然置之又烏能來余不久死死後彼將生若何之感情余已不及問以余料之彼殆無餘淚哭其未婚之妻矣余不得已竟長棄彼而逝彼知之彼當諒余諒余之爲嫂而死也

十三日 余病臥大暑中乃不覺氣候之炎蒸余素畏熱今則厚擁重衾猶嫌其冷手撫胸頭僅有一絲微熱已成伏繭之僵蠶矣醫復來診視畢面有難色躊躇良久始成一方竊囑婢嫗不知作何語然可決其非吉利語也是日老父乃守余不去含淚謂余曰兒失形矣何病至是余無語余淚自枕畔曲曲流出濕老父之衣襟痛哉余心實不能掬以示父也

十四日 余病甚滴水不能入口手足麻木漸失知覺喉頭乾燥不能作聲痰湧氣塞作吳牛之喘若有人扼余吭者其苦乃無其倫老父已爲余致書夢霞余深盼夢霞來而夢霞遲遲不來余今不及待矣余至死乃不能見余夫一面余死何能瞑目余死之後余夫必來余之日記必能入余夫之目幸自珍重勿痛余也余書至

此已不能成字。此後將永無握管之期。  
所也。

梨影之死，余不遽殉者，以有筠倩在也。今筠倩復殉梨影而死，則余更多一可殉之人。梨影之死，余致之。筠倩之死，亦余致之。余不殉梨影，亦當殉筠倩，以一身而殉兩人，此死寧復不值。余意已決，則援筆書筠倩日記之後曰：

此余妻之病中日記也。余妻年十八，歿於庚戌年之六月十七日。此日記絕筆於十四，蓋其後三日正病劇之時，不復能作書也。余聞病耗，稍遲比至，已不及與余妻爲最後之訣別。聞余妻病中日望余至此，日記則留以貽余者，余負余妻，余妻乃能曲諒余心，至死不作怨語。余生無以對之，死亦何以慰之耶？無才薄命不祥，身直遭凶災，到玉人一之爲甚，其可再乎？余妻之死，余死之也。生前擔個虛名，死後淪爲孤鬼，一場慘劇，遑爾告終。

余不能卽死以謝余妻，余又安能不死以謝余妻行矣！行矣！會有此日，死而有知，離恨天中爲余虛一席，可以余歸後如醉如癡，不言不笑。余母見狀深滋危懼，則禁余出門，而余之迷惘乃愈。甚余兄知余意所在，從而勸余曰：「弟欲覓死，何處無就死之地？時局如此，正志士以身報國之秋。死一也，殉情而死與殉國而死，輕重之相去何可以道里計！」且梨影遺書不願弟享庸福，筠倩亦以自處，勗弟今輕於一殉，貴死者之志。吾爲弟計，弟其東平。余聞言頓悟，則亦允之。靜庵時來視余，亦贊成是議。與余兄爲余籌措東遊之費，適石癡返國，憫余所遭，遺書相慰。余卽與之相約同行。今距行期祇二日矣，忽效乘風宗慤空爲萬里之遊，不作矢死喬生，覓到九泉之下，挾長恨飛渡扶桑。此後寸心更難自信。梨影耶，筠倩耶，魂兮有知，應化作旋風，隨余所適，而視負心人之終歸何。

# 跋一

余友汪君玉如深情人也。每讀石頭記必有淚痕。意頗笑之。殊不知余之笑汪君者。正余之不及汪君也。前讀玉梨魂。拊几而歎曰。惜哉。汪君不及見此也。否則又不知償幾許眼淚矣。獨是玉梨魂之後何必又有淚史。豈天下人之傷心淚非一書所能使之盡。出故復動之以此書耶。抑淚之爲物也。以盡出爲快愈盡愈快。不盡則不快耶。

汪君爲鬼近二十年矣。玉梨魂未曾見也。淚史亦未曾見也。嗟乎。此等文字而不能使吾友見之。則鬱鬱寸心所未能釋然者也。他日白蘋黃葉一棹江南。挾此巨篇於雲山之麓。墓門之前招其魂而讀之。讀已付之於火。紛然作蝴蝶飛。想汪君生而聰明死而英靈。對此一書定揮其生前未盡之淚也。

天下之多淚人。卽天下之多情人。亦天下之多才人。也是則材之一字。卽爲情字之根。而情之一字。又爲淚字之根。僕之老淚無多者。由於無才也。由於無情也。無才尙可無情。烏乎可。昔人云。無情何必生斯世。僕於天地間。蓋贅物矣。

雖然落花如雨幽鳥時啼對此一篇卽不必愴然涕下固已千愁萬緒齊上心來爲夢霞而感歎爲梨影而感歎爲枕亞而感歎問諸落花落花無語問諸啼鳥啼鳥不聞涼雨三更一燈如豆光沉暗綠淡不能然若有人兮掩泣又恍惚兮嘆息幾疑名士倩女之魂卽在此字裏行間矣意爲之動忽爾風度竹窗燈篋一揚傾耳聽之蓋童子睡聲也

夢霞癡人也梨影癡人也枕亞亦癡人也雖然余亦何嘗不癡知其癡而不能自己者癡也笑人癡而欲力制其癡者亦癡也平情而論余之欲制其癡轉不如人之直行其癡之爲愈也吾故云枕亞以其癡鳴蓋夢霞梨影之癡皆其一人之癡也

夢霞何人歟恐卽作者之化身也梨影何人歟恐卽作者之心血也洛妃何曾解珮神女未必行雲我佛云河山大地皆心所造一卷文字當作如是觀

才人著書和血淚於墨瀋而寫之者也不如是不能成佳文字嚼之則無味焉嗅之則刺鼻焉雖典麗堂皇用爲歌功頌德獻媚以取功名則可若云獨寫性靈則性靈將見之而逃矣

茫茫大地何處知音惟有秃筆一枝尙能甘苦共喻耳此才人所以不惜其血淚而任意揮灑也玉梨魂一書不知費幾許血淚矣而此雪鴻淚史也又不知費幾許血淚矣吾不得不爲作者惜更不得不爲作者傷然而不必傷也亦不必惜也旣以血淚成此文章則文章存一日卽血淚存一日文章百世不磨卽血淚百世未乾也能如是是亦足矣

從來談性情者每曰性自性情自情余獨抱一偏見以爲情之正者卽是性情之不正者卽是欲作者之言情卽作者之言性也以其所言皆情之正也嘗題玉梨魂云欲情兩字雲泥別萬衆癡迷辨不清我道此書談正覺茫茫塵海一鍾聲噫昏睡已深苦喚不醒欲海沉淪殊堪憫惻

著書固不易讀書亦不易閱此書者如第賞其構思之巧運筆之奇清麗纏綿悱惻動人雖似得其表面未識作者之苦心也彼枕亞者不將悔浪費其筆墨辜負其筆墨耶昔人譏白傅云留將眼淚哭蒼生嗟乎天下蒼生爲人暗笑死矣孰從而哭之者是以憂國憂時之淚千古幾人乎卽所稱爲憂國憂時者又安知絕無得失之見存於中名

利之思動其感也。新亭對泣識者早疑其非真與其寫假淚以欺人何如寫真淚以悟人乎。憐才之心知己之感皆從血性中流出不容一毫假託者也。君子之於事也亦求其真而已。雖然安知此副眼淚非憂國憂時之念無所發洩而託之於美人香草也會心人自能領之。

功以愈進而深心以力學而虛當夫銳進之時一日千里每有四顧往境爲不足者非真不足也功愈進而心愈虛也。玉梨魂一書枕亞自有不滿之言在他人觀之不過尋常謙詞耳而僕則知其實非謙也。洵苦心孤詣之談也爰爲下一評云讀淚史而後益知梨魂之妙讀梨魂而後益知淚史之精。

乙卯仲秋淮陰陳卜勳醫隱跋